

内 容 简 介

当您打开这部书稿的时候，一座现代化的教学基地——沙川高中便如诗如画地展现在您面前，这里不仅林立着高楼大厦，还林立着清规戒律、条条框框、森严壁垒。这里有温馨花季，蝶飞蜂舞，有银发皓首与莘莘学子们的辛劳心血。还浮动着恶腥的污泥浊水：贪污腐败、蝇营狗苟、阴谋暗算、官场杀机，令人忿然发指；女生自裁、男生戮母，不时暴出血腥冷门，令人唇寒齿冷；天真浪漫的女孩儿被校长“包养”，教书育人的圣土被无情玷污……从学校到社会，一幅五彩斑斓的当今社会风景画令人驻足，令人扼叹，令人深思，令人痛心疾首。

当传统教育的“老牛破车”从历史深处辚辚而来，正前方必定是一部素质教育风光无限的现代化“缆车”。

因为我们毕竟处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先锋时代。
这正是作者的主旨。

第一章

沐 金

沙川市是京广铁路上的一个中等偏小的城市，如同人的脊梁上某个关节处的末梢神经。

沙川高中就坐落在沙川市中心，距离带给这座城市名字的沙川河不远，站在教学楼的顶层就可以眺望如月亮般阴晴圆缺的河水。沙川高中是本市的门面，五十年代便卓然存在了，而那时沙川市还只是个小小的县城，就像姑娘尚未出嫁然结婚照早已出炉，挂在客厅里炫目得很。如今虽说沙川市属各县的高中非常生猛，但沙川高中好比正房夫人，怎么说名分上也比受宠的姨太太们高出一头。

沙川高中“401”教室在所有高三文科生心中都有麦加之于穆斯林的神圣。在他们中间问起：“你这一次模拟考试在哪个教室？”回答若是一句故作漫不经心的“401”的话，这个人肯定引得众人绝望地企羡。其实，401不过是这座造型为半环状的教学楼顶层最西边一间八角形教室，仿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夏天里恐怕只有孙悟空呆得

了。由于不经常使用，不但没有窗帘，甚至有的桌子板凳都缺胳膊少腿像诺曼底撤下来的伤兵。可是应了那句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个不起眼的破教室作为历次高三文科模拟考试第一考场的惯例，已经持续了好几届，每次能在这里考试的三十个人，正是上一次大考的全校文科前三十名，自然都是百里挑一、肩负重任的人尖儿。这间尘封的教室也因为它的仅有的几次开放使用而变得人人向往。每次大考，文科考场分在四楼、一楼以及阶梯教室，甚至有的学生还流放发配到老远老远的实验楼。由高到低且由近至远，高高在上或匍匐在下，形成了这所高中文科生等级森严层次明显的结构图和众生相。

沐金对这种考场安排很有意见。因为他每次都得辛辛苦苦地爬上四楼，过两个钟头还得老老实实地下来——要是学校真的想给尖子生们一点好处，不如把他们集中在一楼——自然，这只是沐金的一厢情愿。从“一模”到“八模”，沐金都是端坐在401应考，整整有40场考试。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越是凤毛麟角的人越是诚惶诚恐，害怕考试就像是皇帝害怕农民起义。而沐金此刻的心情却出奇的好，大有泰森咬掉霍利菲尔德耳朵的快乐。拿手的语文、历史、政治发挥正常，就连最弱的数学、外语也颇为得意。沐金生来是性情中人，奸雄鬼才们的城府总学不到，于是担了个“没涵养”的恶名。今天也不例外，交完试卷沐金居然情不自禁地吹起了口哨，惹得复习班的几个长得很像男生的女生孔武有力地拿书包拍了拍桌子，脑后耀武扬威的发带跳动得如同花木兰的帽缨。

其中一个还有意碰了一下沐金的桌子，示意如果不服可以到操场后边决一雌雄——毛主席曾说过：公鸡好斗，母鸡也好斗，女权运动其实也是以“斗”的方式开始的。

所幸沙川高中还有一位沐金引以为同道的老师，就是教他历史的高华明，两个人凑到一块，自然时常有故事发生。

一次有人听见历史组里高华明咆哮如雷，居然还有一个声音敢与他应和，不由得诧异，挑开门帘，却是师生二人在高谈阔论孟子庄子的是是非非。只见高华明嘴里念念有词：“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庄子·内篇·逍遥游》）。”沐金在一旁听得抓耳挠腮，喜不自胜，仿佛这几千年前的绕口令于他心有戚戚焉。高华明毕业于省师大，来到沙川高中十年有余。他身高一米八零，体态颇有多愁善感的林妹妹的风采，瘦而高的体形让人一眼望去便领会到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奥妙。老高和沐金站在一起，酷似阿拉伯数字“10”，这个比喻传出去后，肇事者的灵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纷纷嚷着要推荐他去斯德哥尔摩碰碰运气。

沐金嘴里哼着歌下了楼，迎面正好碰见老高，只见他照例是胳膊下夹了一本卷子，手里招牌似地夹着一支烟。老高的烟瘾在沙川高中能排到第二把交椅。“烟司令”自然是校长郑金铜，手下高华明、方律行、张肃荣、辛世阳四员大将好生了得，每人手中一杆烟枪都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这四位在上课铃响前一秒点上烟，那么铃声落时手中必定只剩下一个烟头儿。而且沙川高中还流行着一个

著名的笑话：有一天，乡下的一头驴和一头猪结伴去逛县城，走到半路，驴看见半截烟，忍不住吸了几口，猪踢了它一脚，骂道：“你以为你是郑金铜啊，走到哪儿吸到哪儿！”过了一会儿，两个牲口来到了县城，驴没见过汽车，吓得站在十字路口不敢动，猪又踢了它一脚，骂道：“你以为你是张肃荣啊，想站哪儿就站哪儿！”驴气不过，狠狠回敬了猪一脚，骂道：“你以为你是方律行啊，想打谁就打谁！”

沐金等高华明走近了，笑着喊了一声：“高老师！”

高华明吸了一口烟，三股青云从鼻孔和嘴里悠悠地钻出来，仿佛《封神演义》里两个开路鬼的看家本领，道：“你这次成绩应该在 110 到 120 之间，这次题比较平，主要考的是基础知识。”不忘记权威般地点点头。其实老高的乌鸦嘴无人不知，赶得上总爱评球害死无数绿荫豪门的球王贝利，以致民间流传着“老高一开口，地球扭三扭”之说。沐金深知此言不虚，只盼望老高快点去改他的卷子。岂知老高须臾之间洞悉历史几千年的眼睛仿佛看透了沐金的心思，有意与他为难，索性摆开一副准备长谈的架势道：“历史复习到第几遍了？”

沐金恨不能把他的企图扼杀在摇篮里，答道：“第三遍了，世界史还有一部分。”

老高的眼睛瞄向了天空，好像沐金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了天上：“现在的复习应该……”

正要传授给沐金一些独门秘籍，不想远远的有人存心打搅：“高老师！小东又和别的小朋友打架了！被老师留

下来了，要请家长呢！”老高满肚子的秘诀涌到喉咙却被人打断，脸上写满了对沐金无缘消受的遗憾，夹着卷子要去找那老师论理，沐金故作愤慨状目送老高出征。

沐金心想今天还没有碰见林思真是幸甚，决定抓紧开溜。林思是沐金班里最有趣的女孩，乌鸦嘴的程度仅次于老高。沐金套用辛弃疾的词评价她道“最喜此女无赖”，深以为精辟。林思的面部表情细胞极为丰富，每一平方毫米的面积都可以任由喜怒哀乐去支配。她最有别于别的女孩的是醉心于各类饮料而“衣带渐窄终不悔”，并且很有讲究：开心的时候喝可口可乐，特别开心的时候喝百事可乐，伤心的时候喝酸奶，伤心到极点喝雪碧——张惠妹说它“晶晶亮，透心凉”。

楼上欢声笑语响成了一片，高一高二的学生大概已经开始制订暑假疯狂的计划了。这对高三即将高考的学生是个不大不小的冲击，好比小时候换牙，总不忘对在一边幸灾乐祸的弟弟妹妹恨恨道：也有你难受的那一天！沐金终究有些气短，决定回家。38路公交车由于经常承载一些沙川高中学生上学回家，也因此承载了种种典故。一次沐金和几个同学上车，看见理科班的一位美女领着她弟弟回家，几个人一肚子坏水无处寄托。正抓耳挠腮之际，公车路过一小巷口，两只狗在交配，小弟弟好奇道：“姐，它们干吗呢？”美女撒谎道：“它们……它们在打架！”后边沐金他们哄堂大笑，只见美女扭回头怒目而视，一哥们揶揄道：“怎么，想打架啊？”从那之后，此公便大言不惭地以“想打架”自称。

沐金却忘不了那女孩轻蔑的眼神，痛下决心与痞子气划清界线，努力向绅士靠拢。不过中国男人学做绅士与英国男人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先是认为“好男不跟恶女斗”，然后才是对女性宽容一些；而后者则先是无条件地对女性友好，吃尽苦头后方才明白这个真理。沐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懂得拿来主义的必要，本应一帆风顺，到头来却是学得不伦不类，不中不西，有黑猩猩穿上旗袍的效果。

沐金家在沙川市的老市委大院里。沙北区还是农田的时候，这里就是沙川的紫禁城，每日轿车来往不绝好不气派。可惜沙北区建好以后，在那里建了一片新市委大院。新大院好比得宠的姨太太，把掌权的全都吸引了过去，这老大院就成了来不及撤走的和新来的干部们的集散地，地位自然大不如以往，连看门老头都时不时怀念那段可以仗势欺人的黄金岁月。说来也怪，自从搬迁之后，老大院便经常停水停电，幸亏还有几个没有退下来的老同志拍案而起，方能维持局面。后来那批拍案的老同志也一个个摇着蒲扇与看门老头为伍了，让人看了泄气。现在兴起了什么物业管理，这下可好，居委会、物业公司、环卫处三足鼎立，服务大战如火如荼，居民们终于又找回了些许以前的优越感。

沐金的老爸沐森便是坚守在老市委大院的元老。在沙北区的新大院里原本分给了他一套房子，仔细算起来比现在的这个还大一些。可沐森认定沙南区的学校不会搬到沙北区去，为了儿子上学方便，宁愿自己上班多跑跑。

事实证明沐森的决定十分英明。搬到沙北区的同事们如今纷纷痛恨孩子一出去上学就是一天，家长们鞭长莫及，“学坏了都不知道”。现在的孩子统统是免疫力大降，动不动就学坏；或是一些不知名的病毒飞一般地更新换代，让人防不胜防。

沐金的一身盔甲却可以称作标准的“刀枪不入”。沐森的家教整个大院都有名。比如说沐金小的时候和院里别的小伙伴一起玩，首先是严格的时间限制，每天只能在某某时间出去；其次是时段限制，每天只能玩某某分钟。经常是沐金听着窗外的小朋友群聚群飞地打家劫舍，而自己一肚子阴谋诡计无用武之地，不免深深地为自己抱屈，却没有窦娥“天也、地也”那样出口成章的才华，表达的方式自然是原始的大哭不止。直到高三，沐金仍是烟酒不沾、“三室一厅”不进的模范少年。沐森的家教成为众人称颂的经典教程，上门取经者络绎不绝。中国的家教好比现在的作家出书，固然有自娱的成分在内，取悦读者的用意也不小。至于沐金这本书的销路好不好，尚待一些时日方有结果。

其实沐金的少年时代也并非一片苍白。沐森引以为荣的就是他对儿子的读书指导。沐金小的时候社会还没有为小孩准备下如今这么多的儿童读物，但是小沐金还是有缘拜读格林兄弟的童话，提前同龄人好几年填补了关于白雪公主的空白。小学毕业时，沐金便通读了四大名著和外国文学的名篇（可惜只是连环画），弄得满脑子李逵跟七个小矮人打架，诸葛亮和拿破仑斗法，威尼斯商人与他的女

朋友接吻，于连和市长老婆偷情。既不明白为何中国人都是砍砍杀杀腥风血雨，偶有一部《红楼梦》还死的死，亡的亡；又不清楚怎么外国人都那么恩恩爱爱，就连青蛙只要亲上一口也能变成个王子花好月圆。不明不白地读了一脑袋书，上了中学惟一的用处就是一次某个林黛玉型的语文老师生病，他在教务处打杂的李逵型的夫人来代课，误把斯丹达尔安错了国籍，说成是英国人，沐金被抓到痒处，不由得奋起捍卫耳朵的尊严。

沐森见儿子归来，忙吩咐开饭。饭是老早就准备好的。沐金匆匆吃完，一头钻进书房，谁也不理像看破红尘的杜十娘。家人们谁也不敢打搅，生怕耽误了他得道升天的大事。沐森想了半天，随即也就释然，自我安慰说孟子有云：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儿子既然如此入定，自然是好事，少说几句话又有何妨？

罗 艳

罗艳属于那种让人摸不着边际的女孩，不过用“深不可测”来形容她又似乎有些过火。她的两条细长的眉毛仿佛专门为拒人于千里之外而生，但人们对她的印象大概也仅限于此，因为很少有人看了她的眉毛后还敢于再关注下去。即便是班主任周洋，与她谈话时也常常盯着别处顾左右而言它。

罗艳的学习成绩好得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与

沐金不同的是，她的优秀像中世纪骑士的求爱般简洁明了，而沐金的优秀则让人有些不明不白，总觉得像是做了什么手脚。沙川高中的传统是扶正抑邪，像沐金这样旁门左道的高手自然不如罗艳吃香。不过这次罗艳眼瞅着沐金吹着口哨走出 401 教室，心里酸溜溜的好比中国足协看着日韩合办世界杯，干生气没一点办法。加上下楼时正好看见沐金和高华明在谈着什么，不由得心里一凉。在她印象中，高华明并不经常这样。如此一来沐金仿佛成了众望所归的第一名，自己倒显得无足挂齿。失意的心情如同熬汤，时间越长越出味。从学校到家里熬了一路，这锅汤也功到垂成了，罗艳觉得马上就要醉倒。

家里照例是没有人，大可把书包扔到地板上，赤脚跳上几跳。桌子上两张便言笺，第一个写着：“小艳，妈妈有事，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做好的饭在冰箱里，自己用微波炉加热了吃。”罗艳撇撇嘴，看第二个：“小艳，爸爸今晚去林阳办案，不回来了。吃饭照你妈说的做。”配合得极为默契，像清政府与八国联军在签署条约。罗艳光着脚走回自己房间，感到心情仿佛从十几层的高楼上摔下来，跌得粉碎像是三流作家的散文，扫都扫不到一块。

东倒西歪回到家里居然只有两个纸片列队欢迎，如同克林顿在外边被折腾得要死还得跟希拉里斗气，不能不说有一些沮丧。不过在罗艳的记忆中，家里有人的日子并不多，至于回到家就有饭吃，更是无法想象。爸爸妈妈从小就把罗艳当作一个男孩来养活，甚至是个早熟的男孩，一切都应该无师自通。上幼儿园起，爸爸妈妈就在她脖子上

拴上家里的钥匙，教她如何站在砖头上开门，如何站在椅子上通过“猫眼”看敲门的人是送奶的还是抢劫的。罗艳有时对爸爸妈妈相当不满，因为她总是发现自己连表达这种不满的机会都不常有，见见他们好比叫花子想见皇帝，除非皇帝们肯微服私访或是干脆丢了天下。

更让罗艳忍无可忍的是小时候三口人去动物园看猴，爸爸妈妈总拣一些太阳光和人类都不常去的死角来走，大多是靠近围墙的小路，野草丛生昆虫出没，而且极窄。罗艳无法插到爸爸妈妈中间，只好走前边，连跑带跳窜出去老远，回头一看他们几乎原地未动，于是再回去。每次去动物园罗艳走的路要比他们多一倍，连猴山的猴子都路见不平，只吃她扔的糖果。长大了罗艳还有些迷茫，偷偷查书看父母是不是得了什么“惧光症”之类的怪病。上了初中后，爸爸妈妈嘀咕着要把她送到什么寄宿学校，以图了无牵挂，幸亏还在世的姥姥极力阻止才未能实现。到了高中，他们干脆家也不回，各自忙着各自的一摊子事。有一次实在过意不去，就给罗艳买了个很小巧的呼机，时不时留上一句“天冷了，记得加衣服”、“注意身体，别累了”、“记得按时吃饭，早些休息”之类冷冰冰地出现在屏幕上的热情话语，但更多的是“晚饭自己做，我们不回去了”、“中午家里没有人，没事就别回来了”等等。

罗艳认定这样的家庭培养出的自己心理上肯定有什么缺陷，常常暗自翻书以图对症下药，却总是一无所获。偶有一次听说了有一年的全国“十佳”边荣唐的事迹，她专门找来有关的长篇报道看罢方才知晓强中更有强中手，自

己差得远了，于是不再翻什么心理学的专著。心安理得了一段时间又有些困惑，急于了解边荣唐的现状，看他走上了歧途还是在茁壮成长，但毫无收获，不免重新自卑起来。

女孩的心思很难猜得懂，这一点罗父早年从罗母身上领教过，现在把这个观点发扬光大，进化为：女儿的心思更难摸得透，于是知难而退，爽快地把与女儿沟通的重任交给了罗母。罗母因为认真阅读了萨特的情人那本著名的《第二性》，了解到培养女性独立人格的重要意义，于是决定在女儿身上做实验。难得二人在这一点上的高度一致，罗艳便在妈妈绝对开明和尊重自尊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罗艳记得上高中时，妈妈严肃地给她买了一个精致的床头柜，把钥匙全部交给了她以示她像尊重他国主权一样地尊重她。罗艳到现在只在里面放了几本琼瑶的小说——按照罗母的理论，家长对子女的读书，只能进行政治倾向性的指导——也是尘封许久了。因为当初买它们，是听说不读琼瑶小说的女孩子肯定是有男性化的倾向，罗艳不愿别人认为自己性别不纯，就弄来几本充充门面。不料勉强看了一本，实在可笑得看不下去，索性束之柜中判了它们无期徒刑。

罗艳对母亲的教育方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欧洲女权运动的副产品，现在早已过时。看看人家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跟着老爸满世界飞来飞去，美国总统能去的地方她差不多去遍了——把孩子带在身边，这才是最新的教育理论。可惜罗母不肯轻易服输，加上罗艳在这种环境中居然

能每考必中，阴差阳错之中罗母的经验成了中国家庭教育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之一，把罗母喜欢得梦里窃喜，恨不得去联合国申请专利。

罗艳懒懒地在床上伸了伸胳膊，两只脚重重地落在竹席上。她现在什么都不愿去想，什么都不愿去做，只想就这么躺着。墙上的空调嗡嗡地吹着冷风，把屋角处的一串风铃拨弄得微微摇晃，似乎有轻轻的响声。那风铃有好几年了吧？罗艳想，还是生日礼物呢！这被丢弃在屋角的风铃应该是不幸和悲哀的象征，一阵风送过去，发出的声音是悦耳的愁叹。

杜 存 古

杜存古今天感觉好极了，好的心情可不是买彩票撞来的，全缘自几天前的那个晚上的一封信。信封是浅蓝色的，正是他喜欢的颜色。展信一看，淡紫色的信纸上，贴了好多 SNOOPY 的卡通画，温馨得像兑过的开水。只是整个信纸的背景有些俗气：几支红艳艳的玫瑰和一支鹅毛笔零乱地扔在写字台上，一个倾斜的酒杯居然没有倒，几滴鲜红的酒汁顺着酒杯壁滑落，让人觉得像是写信的人嗅着玫瑰喝着红酒拿着鹅毛笔写下了这封信，然后狂奔出去，留下一桌子的东西没人收拾。不过信开始的称呼倒很让他心动：

在我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你：

杜存古对自己的这份梦游的经历一无所知，再往下看下去，更像是有人用草叶撩拨他的情思：

收到这封信你很吃惊吧？或许你根本不会在乎这样的一封胆小的、怯懦的信和与它同样的一颗痴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你就占据了我全部的心灵。我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你，关心着你，幻想着某天的某个时候，我一抬头，会发现你正在微笑着看着我，如果真的是那样，我相信我会幸福得死掉的！

杜存古大吃一惊，想想生命中还不曾有过把别人给看死的经历，断定和她的目光还未曾相遇，老狼唱的“注视你注视我的目光”那样的浪漫情节仍在梦中，不免大为遗憾，啧啧嘴继续看：

可是，这样的幸福你从来不肯给我，只是一味地让我期待……

果然如此，杜存古不由得恨死了自己的小气，决定从今天开始无偿奉送灿烂的微笑，带给别人幸福：

我喜欢看着你在球场上的样子，我喜欢看着

你在教室里若有所思的样子，我喜欢看着你骑车时潇洒的样子，我喜欢看着你从容地微笑时的样子。你知道吗？这些你都知道吗？我的心思你都知道吗？哦，哦，我无法再写下去了！

杜存古正被一碗又一碗的迷汤灌得头重脚轻，想入非非，不想那个痴情的女孩含泪反问几句后，表示不愿再写下去，这下可让他有些舍不得，忙接着看有没有下文：

我每个夜晚流着眼泪对你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你是不会听见的。

话锋一转，不但没有不写，竟有了点吃醋的味道，杜存古好不受用，眯起眼接着看：

我明明知道我们的感情是不会被这个恶俗、丑陋、封建、仇视一切纯洁的爱情的社会所接受的，但这几天来，我心里真的好烦好烦，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身边又无人可以倾吐，哦，我的心上人，我无法再欺骗自己，我的烦恼，我的忧伤，都是为了你！哦……哦，哦。

杜存古没有想到这个女孩眼中的社会居然如此黑暗，来不及怀疑，又被一连串的自白和哮喘弄得内疚万分，却无暇去想：

现在，我已经无法再等下去，我要鼓起毕生的勇气，对你说：

尽管有了过于复杂和喷薄欲出的铺垫，杜存古还是有些羞涩的心虚，额头满是汗，明知故问地把目光聚焦到下面几个字上：

我喜欢你！

我相信随着这句话，随着你看到这句话，
哦，我会开始我另一段生命！！

.....

杜存古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重新把那飘飘欲仙的滋味回顾了一遍，脸上的喜悦像沸腾的水一样洋溢到了桌面，又流得满地都是。不料前边田垒扭过头来威胁说要对他采取武力，凶恶丑陋的样子让杜存古很不舒服。定睛一看，原来自己那一双 44 码又大又臭的球鞋正踩在田垒的脚后跟上，这才明白刚才还像一头死猪的田垒为什么会醒过来。杜存古意识到女孩一般不喜欢一个星期没洗的脚和一个月没刷的鞋，忙找地方躲藏。可惜一双大脚无处藏身，只好别扭地隐蔽在椅子下边，还心虚地四下鬼鬼祟祟地瞅，生怕被写信的人看见，恨不能把全世界的香水都找来洗脚。

杜存古在一节课里第 N 次体会到那种欲仙欲死的感

觉之后，头脑冷静了一些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的漏洞——来信没有署名！

杜存古好比被人抽去了筋骨，瘫倒在椅子上成了一堆死气沉沉的肉。幸福地接到了第一封情书，却不知道写信的人是谁，如同听到了要被委以要职然不知何时上任的小官僚。失恋般痉挛了好一阵子，转念一想方才大悟，那女孩大概在开始了一段新的生命之后，连名字也要换。老名字已经决意抛弃，但新名字尚未想出，没有署名也情有可原。他想到这一点，怅然中燃起了无穷的希望。

事实上杜存古的希望迅速地转化为昂扬的精神状态，接连几个傍晚，他都不知疲倦地在球场上奔波，踢满全场无须替换，并且盘球过人抢点远射如有神助。他觉得以他现在的状态进入国家队，那么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好比张飞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一样水到渠成。场上场下，他都尽量做到矜持，努力耸起胸脯昂起脑袋，目光中多了些掐死你的温柔。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觉得有一双脉脉的大眼睛在注视着他，让他不能再潇洒一点。

几天过去了，那个女孩一直没有再写信来。可能是名字一时不好想，但杜存古此刻已不在乎她是叫阿狗还是阿猫，所以这不能算理由。这几天里她被自己看死的概率也不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杜存古思考起这个问题丝毫不比钻研解析几何省力。现在已经不是爱与不爱的问题了，而是去爱谁的问题。中国几千年来男欢女爱的传统是男人取其“欢”，女人取其“爱”；但如今这男人们太不争气，不但老早就慷慨地把“欢”的权利与女人分享，还要

把“爱”的义务大包大揽，累死活该。

杜存古又等了两天，心情郁闷到了极点，仿佛心脏里流出来的不是血而是慢慢凝固的蜡烛油。终于，他忍不住把心思对田垒讲了，男人们相互帮助是从类人猿时期就传承下来的好习惯，何况这等机密之事。田垒眯缝着眼睛含情脉脉地把情书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得杜存古在一旁简直心酸得要与他决斗。好不容易看完，田垒道：

“有这么痴情的女孩么？我在沙川高中混了三年，怎么没让我碰上？”

杜存古不允许田垒藐视心上人的存在，便愤然道：“这信不就是最好的证据？”

田垒故做老练状：“那就不会是有人想要你？你这孩子，经历的少啊！”

杜存古见田垒倚老卖老，恨不能一把掐住他的脖子把真话挤出来：“你到底要说什么啊？我可没心情在这儿听你上课。”

田垒叹口气，语重心长地道：“小伙子，现在什么时候了，压根就别想这种醪糟事，多庸俗啊！好好学习，不要把自己耽误了，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团结同学尊敬师长，积极向团组织靠拢，‘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听老师家长的准没错……”

杜存古咬牙切齿地要扁田垒，唐吉诃德般捍卫想象中的女朋友的尊严。田垒无奈，推脱说自己黔驴技穷，让他去找谢克兵咨询一下，杜存古求医心切，马上去找。等见了老谢，方才大吃一惊。这几天来只顾打扮自己，没想到

平日邋里邋遢气得死济公的老谢，居然也打起了领带，饱满得好比新蒸的馒头。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明晃晃地像是带了个猪尿脬。杜存古自愧不如，声音也就低了好几分：

“老谢……谢哥，小弟有些事要请教。”

“说吧！看在老交情上，给你十五分钟。等会我还有个约会。”

“知道知道，就因为你忙，所以没有大事不敢来。”

杜存古小心翼翼地把来意说明，把信诚惶诚恐地送过去。偷眼观瞧，却见老谢脸色大变，趾高气扬的神色灰飞烟灭得好比曹操的战船。不由得大为怪异，正要发问，老谢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皮夹，从皮夹里取出一个大信封，从大信封里取出一个小信封，最后抽出一封信，颤抖着手和声音对杜存古道：

“你……”

杜存古一眼看出这信纸和自己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说不出话来，接过来一看，立刻头晕目眩当场喷血。原来不但信纸是双胞胎，连信的内容都只字不差。抬头再看老谢还健在否，孰料就在这一低头的时候，老谢已经松开了领带，挽起了袖口，拨乱了头发气势汹汹地要找人厮杀。杜存古吓了一跳，以为目标是自己，正要自卫，却见老谢张牙舞爪道：“好好好……”杜存古又以为他精神失常，想起神经病打人不犯法于是更加担心。老谢狞笑了半天才道：“不想我老谢纵横沙川高中情场三年居然晚节不保！”叫嚷什么士可杀不可辱要找人拼命——不是找杜存

古，幸亏他看出来这定是另有人捣鬼。

二人痛定思痛，想来想去，不得要领。杜存古把信摩挲成了湿润的卫生纸，突然叫道：“老谢你来看！”

谢克兵忙凑过来看。只见杜存古指着信纸的四个角，分别有蚊子脚一样纤细的四个小字“老田戏汝”。谢克兵拍着脑门道：“其实我看见了！还以为是花边呢！他姥姥的，田垒这厮不想活了！”

结果可想而知，田垒老实招供，把同谋——田嫂也揪了出来，只差没有做一对跪着的铜像谢罪。几天的请客过后，田垒又想出了鬼点子打发时间——泡网吧。上网这玩意刚刚流行，像刚捞上来的带鱼又腥（新）又潮。几个人一拍即合，屡屡“人约黄昏后”。几次下来，田垒自封为黄昏派掌门，手下五大天王：东王杜存古，西王谢克兵，南王高千文，北王卢英本，翼王许会勇，西王以下暂受东王节制，以弥补害得杜存古丢脸之过。黄昏派同仁自觉在高中时日不多，就提倡黄昏会、黄昏饭、黄昏酒以及黄昏恋——专对高三男女生而言。

一日黄昏六条大汉从学校偏门溜走去上网，九点多鬼鬼祟祟往回赶，恰好碰见四大名捕之冷血张肃荣。话不投机半句多，马上被革命群众扭送到校长室——校长有吩咐，凡是名字在所给的名单中出现的学生犯了事，必须由他亲自处理，而那名单上第一个，便是杜存古。

第二章

郑 金 铜

郑金铜的好运气开始于一封信。那是 1968 年，年方 20 岁的造反派青年郑金铜敏锐地认为要做些什么来脱离这个偏远的农机站。在消耗了几个夜晚和五包红地球烟之后，他写出了一封信，连夜送往县革委会。内容如下：

县革委会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友们：
你们好！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我们的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在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我们衷心爱戴和拥护的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中央文革的英明正确领导下，我省、地区、县和本单位的革命

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正在和全国一样天下大乱，乱了敌人，正如伟大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

造反方知主席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红心是联在一起的！今日写信非为别事，只是要请三个金光闪闪无限的毛主席大像章。我们需要请最大的，有冬梅或者军舰的红宝章，有天安门的也可以基本上满足我们的衷心希望。由于刘少狗和他在我县的代理人（现在已被广大人民群众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破坏，我们在本地区目前请不到大的红宝章，只有小的。附上壹元整是请红宝章的费用，如果有欠，通知后再寄去，如果有多，切勿寄来，留下作革命的经费。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战友的红色革命布礼！

某某县农工机傲霜雪战斗队
革命战士郑金铜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县革委会的头头们见了如获至宝，想不到本县还有能

把信写得好比大便般通畅的年轻人，马上满足了郑金铜的革命要求。后来郑金铜在无数次批斗会上大显身手，喊的口号花样繁多又政治性强。终于，一次推荐工农兵学员，他挑了一个老远老远并不知名的大学，头头们替他惋惜，他一脸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几年之后，郑金铜在那所大学毕了业，主动要求分到大学更为遥远的一个县城，即今天的沙川市。这么一来，文凭到了手，并且所有档案都理直气壮地填着：文革期间表现良好。反正老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谁都抓不着什么把柄。

郑金铜稳稳地坐在副校长的位置上多年，满含热泪送走了被自己一手策划倒了台的老校长，登上了校长的宝座。郑金铜在大学学的是历史，虽然《二十四史》看得不到二十四分之一，古代官场的阴谋诡计在脑海里头如刀刻斧凿般难以忘记，并受益终生。

郑校长的一大法宝，就是一个深蓝塑料皮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学生的名字，一年又一年，一届又一届，积攒下来倒也颇为可观。名字分为三类，分别用 A、B、C 区别。这 A 类，是指父母近亲有县级以上干部或副地级以上干部的，属于掌权派；B 类，是指家境优越，荷包充实，估计有几十万以上存款的，属于有钱派；C 类，是指父母亲朋虽无甚权亦无甚钱，但在要害部门工作，如教委、财政局、电业局等等，属于现管派。掌权派得罪不起，今后提拔全靠他们；有钱派怠慢不得，赞助搞活动少不了他们的钞票；现管派不容忽视，时不时给你个小鞋穿可就有苦说不出。记得当年曹雪芹笔下的护官符道：“贾

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不想数百年后郑金铜古为今用，比曹老的杰作更为科学也更有条理，真是进化论的又一铁证。

老郑崇尚诸葛亮的“事必躬亲”，恨不得长成哪吒的三头六臂。学校里事无巨细没有被老郑忽略的，鼻子尖得德国警犬都未必敢与他争锋。一次老郑对学生厕所乱写乱画现象深恶痛绝，责令老眼昏花的总务处长严办。一周过后，老郑亲临厕所微服私访，见墙壁雪白隔板干净，禁不住眉开眼笑，蹲下来要方便。忽见隔板下边隐隐约约有一行小字，见左右无人，掀起屁股细看，只见上写：“校长大人，您现在正在以 45 度角的姿势拉屎，可能不太舒服吧？”还有一串的“哈哈”。

尽管民间——主要是学生——对老郑简直深恶痛绝，恨不得请黑手党在他那辆桑塔纳里装上汽车炸弹，或是干脆把他送到西西里去。无奈老郑福大命大，有如神助，被学生们屡咒不死。不但如此，而且越活越潇洒，越活越有信心，一张老脸几乎时刻红火得如同新切的生牛肉。学校的周末舞会是老郑提议搞起来的，专门为单身教师们提供休闲的去处。但新分的大学生大多刚刚在大四打扫完情场，此时对浪漫业已麻木不仁，一门心思只想赶快找个伴解决“食”和“色”的问题。老郑不甘心计划搁浅，于是把舞会扩大到整个老师的范围，由于老师家属们总有意愿，索性连家属一勺烩了。原来的场地在工会的活动室，后来不堪重负，挪到了会议室。再后来会议室也不够老师及家属们翩翩起舞，干脆在小操场群舞过瘾。这股风愈演

愈烈，以致成为在沙川高中附近打工的农民们周末观赏的一景。老郑看着自己首倡的舞会如此红火，不由得洋洋得意，突发奇想决定与民同乐。于是让人在高三文科班准备报艺术专业的女孩子中挑出了几个身材高挑（不得超过老郑）的，每个周末与老师同舞。这一下连在大学里曾经沧海的男老师们也不再难为水，一个个奋不顾身地跃入舞池。

然而老郑很快发现即使如此，仍有一些老师心有二意，偷偷出去做家教。这请家教的家长与做家教的老师好比嫖客与妓女，偷偷摸摸谈妥了一个钟头若干人民币，再由后者偷偷摸摸地上门服务，而价钱也几乎在一个水平上。不过事毕之后嫖客总觉得后悔，妓女觉得占了便宜，这大概就是教育与嫖娼的一大区别。老郑熟知官场的驭人之道和愚人之术。因为他是学历史出身，对时间概念相当模糊，一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便可以由隋唐直到明清，几百年不过用八个字代替。由此类推可知他对年轻的老师许下的“再等等，上面很快就会有消息”、“先好好干，我心里有数”之类的愿，没有若干时间是兑现不了的，也难怪他们自觅发财之路。

在老郑准确地掌握了情报之后，在一次全校教工会上声色俱厉地不点名批评了几个为首的，那气势如果是丘吉尔在国会里见到，非羞愧得放弃竞选首相不可。从那之后，沙川高中里谈“家教”色变，比谈妓女还见不得人，这一点上，教育反不如嫖娼了。沙川高中第一个做家教的高华明私下里对人说老郑是老夫少妻少妾少丫环，自己精

力不济还不许人家自寻出路。这话传到老郑耳朵里气得他血压骤升，男人的尊严受到严重的威胁，不能不想办法证明自己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

沙川高中的科技楼顶层准备建造一个高 9 米，直径 1.5 米的柱状物。据可靠情报说这是老郑要求加上去的。看了图纸的人，有的说像火箭，可惜没有尖；有的说像柱子，又觉得不伦不类；有的神秘地说这是老郑请人看风水的结果，要把灵气给镇住不让跑了。只有高华明撇着嘴坚定地认为，这是老郑生殖器崇拜的结果。老郑听说了更是咬牙切齿恨不能马上辞退老高以解心头之恨。只是他现在带着高二和高三两个重点班，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替换人选，姑且让他再狂妄上一年半载，这口恶气早晚要出。老郑虽然拿这话安慰自己，可是一见到高华明，满肚子酸气好比被发酵过一般争先恐后地往外涌，弄得在场的人都以为化肥厂的什么原料发生了泄露。

高华明逐渐懂得了韧性战斗的必要，不再满足于一时的口快。因为无论多成功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说真的是让农民坐了天下，慢慢地农民也变聪明，知道抬出来一个领头的有多重要——成功率大增，且失败了“擒贼先擒王”，自己安全得多。高华明如同乱世之中准备择主而仕的高人，眼巴巴希望有明主来顾他的茅庐，可惜空怀一肚子帝王之学无处施展。老高不服气，天天在家里大骂郑金铜，倒也有一种鞭尸的快感。无奈鞭尸鞭得久了，举鞭子的也厌倦，于是老高放弃伍子胥的教诲，改投在阿 Q 的门下。精神胜利法不愧是代代相传的好东西，老高倒也心

安理得了很长一段时间。

周 洋

周洋昨天晚上看到了老孙的讣告。讣告这东西一般不会给人带来很多的快乐，即使快乐，也不便立刻手舞足蹈。何况周洋名义上还是老孙带出来的，无论有多开心也不能表现出来。周洋想起来去年老孙还和自己对桌，于是心中的别扭更加浓得化不开。闭上眼，老孙的梯田密布的脸就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周洋由老孙想到老李，由老李想到老林，再由老林想到老孙，圆圈转得太多谁都会有些晕菜，周洋迷迷糊糊地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老李、老孙、老林是社会组的三个老教师，去年一块退的休。周洋十二年前来到这所学校的时候，正是这三老的鼎盛时代，各自带了一个班年复一年地冲击高考，老李教地理，老林教历史，老孙教政治，沙川高中文科在三老时代真是威风八面，好比在长坂坡扮酷的赵子龙。三老威风之余相互间的暗中较劲，逐步演变成了公开的冲突，这也令初来乍到的周洋不无感叹，暗中保持着一份小心翼翼。一个燥热的夏日的下午，年轻的新分大学生周洋也是一个人在这间教研室备课，老李推门而入，并顺手将门反锁，不由分说地坐在周洋对面，点上一支烟，开始攻击教历史的老林，当他说有了二十分钟的时候，周洋心中压抑不住对无情压青年教师的老林的愤怒，开始附和老李，你

一句，我一句，同仇敌忾，直到把老林说成阻碍沙川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最大障碍，不惩之不足以慰天下。其实周洋心中对老林并无刻骨不满，但这个老林却劣迹斑斑，证据确凿，这样也无可厚非。

接着，这样闷热的日子又过了几天，老孙来找周洋，一进门同样把门反锁上，并习惯地扫了一眼窗帘，用手拉了一下卷起的一角，把它展平，然后踱到周洋桌前，双手扶定，一只脚点着地，人没说话，脸上先露出开心的笑意：

“听说老李的问题了吗？”得意地眯一下眼，头很自然地摇了一下。

周洋道：“他犯什么错误啊？”周洋眼中，某某有问题是与犯错误紧密相连的。

“咳，何止是犯错误？告诉你吧，这下有好戏看了，精彩得很，唉，不过，咳……”老孙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咳嗽一下掩饰过去，又诚恳地说：“不过，我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我二十几年的老党员了，自己的同志成了这个样子，我很痛心呐，提起老李这个人，不光我，很多同志都有看法，小周，你初来乍到，情况不熟，日子一长就会明白……”

老孙讲到兴头上，拉过一把藤椅稳稳地坐下，右手有节奏地拍着藤条断裂的扶手，很有感情地回忆着在沙川高中工作的这三十多年，并且很不经意地捎带出老李在这二十几年中有意无意地做过的所有对不起他的事，无奈而感伤。

周洋局促地听着，越听越气愤，越听越激动，直到老孙言之凿凿地把一件周洋怨恨久矣的事明确地摆在老李身上之后，周洋也加入了老孙的正义讨伐，并且再三申明自己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所有言辞仅仅是凭着一颗沙川高中青年教师正义的心来讲的，与老李并无个人恩怨。你一言，我一语之后，周洋心里开始后悔与老李一起说老孙的坏话，这是对如此有正义感责任心的老孙的诬蔑，也是对沙川高中未来希望的不负责任。周洋心理上与老孙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并且与老孙心照不宣地约定：“只有你我二人知道。”

这样炎热的夏日又过了不知多少天，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在医院看病时，周洋老远就被老林叫住，当老林气喘吁吁地小跑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周洋发现老林兴奋得满脸红光，好比张生得到了莺莺约会的情书。老林定了一下神，深吁一口气，开门见山地问道：“小周，你来沙川高中也有半年多了，凭良心说话，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周洋突然觉得老林在人来人往的医院大厅里问这个问题有点让人为难，于是道：“那……那是自然，您是我尊敬的老教师，为人正派，不弄虚作假，严肃公平，我一直把您当老师来看。”

老林满意地眨巴一下眼，清了清被雀跃的心里话堵塞的嗓子，严肃地说：“那好，小周，你是明白人。话说回来，我虽然不像你说的那样高尚，可我老林拍拍胸膛还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从来没有过捣鬼的心思！人在面上摆着，成绩在面上摆着，大家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小周，作为

一个教龄比你长了二十几年的老教师，小周，无论从做事还是从人品上，我对你一直是很欣赏的，所以我在这儿向你说几句心里话：老孙老李那二位你千万不要接近他们，我并不是说他们对我如何如何，我评职称他们再捣鬼我不是也评上了吗？所以我对你说过了：人在面上，成绩也在面上，别怕别人捣鬼，他们也捣不了什么鬼，我不就是好例子吗？不过我还是劝你最好离他们俩远一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我对谁都是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小周，我为人处世不是冲着一时意气或是一事一地，我是凭观察的。我今天在这里跟你谈话也就是出于对后面这一批青年教师的爱护，我比你大得多，又是一个组的，你的事我绝不会放在一边不管不问，有人说我这样不好，有人说我那样不行，其实你我再接触一段就知道了，我嘴上厉害，碰见不符原则不讲道理的事我都要说上几句，小周，其实你不知道我是刀子嘴豆腐心……”

接下来的日子里，“老某”们、“中某”们、“小某”们一拨一拨地来找周洋，来谈心来聊天。来向周洋自我表白或是期待周洋的附和。日子就这么过去了，“老某”们退了休，“中某”们变成了“老某”，“小某”变成了“中某”，更多更年轻的“小某”们来到了沙川高中。此时的周洋已经臻于“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境界。不再被人称为“小周”的周洋，已经是在这间教研室里进进出出的诸位老师中名正言顺的“二把手”，前途一片光明，形势一派大好。据可靠人士分析，这一批高三学生送走后，周洋很有希望做到教务处的“二把手”，中国

人的习惯将那个“副”字隐去，以示亲切，周洋就会被人称为“周主任”了，当然，前提是三五班得出几个“名牌”、几个“重点”。

周洋揪心的，就是这个。

“八模”的成绩出来了，好比是股市跌宕起伏。沐金如同德国鬼子顾问指挥下的国军，步步为营，把罗艳围剿得只有长征这一条路可走。其他的人也是各有升降，不足挂齿。周洋一直对稳扎稳打的学生青睐有加，不过这沐金着实有些邪气，上课不注意听讲，作业不按时完成，迟到早退更是屡见不鲜。周洋引以为荣的“高考政治专题总结复习法”在他看来一文不值，还私下对别人说这其实是人家陕西的一个老师发明的，证据是他订了一份教参，上面就有有关的论文，周洋的“方法”连借鉴都算不上，简直是大段大段地剽窃。剽窃的水平又太次，焊接的地方清晰得好比新娘脸上的几个雀斑，众目睽睽之下无处可逃。更可恶的一次是周洋在课堂上散发自己总结的专题，人人虔诚得好比阅读《圣经》，只有沐金把活页卷子翻得如同大炼钢铁，惟恐别人忽视了他。这么一来，周洋坚信沐金的成绩昙花一现，生命力脆弱得仿佛前卫女孩的贞操。而沐金自持天生聪明，对班主任采取“深挖洞、广积粮、缓称霸”的九字方针不以为然。

周洋见这次罗艳的成绩不如沐金，像是股票大跌赔了血本，一整天闷闷不乐，甚至打算不公布成绩了。但是这公布名次是黄鼠狼的臭屁，虽然自己闻着也臭，但可以威吓住身后的敌人。周洋倘若放弃了公布名次，如同黄鼠狼

没了法宝，威风自然少了很多。无奈之下，周洋决定晚上公布分数。晚上和上午是最适合公布成绩的时候。若是大面积丰收，就在上午，整整一天都喜洋洋。若是不幸倒下了一片，就在晚上，反正一觉之后太阳又出来了，不良影响发挥作用的时间有限。

晚自习是一天之中最轻松的时刻，屋外黑黢黢的夜色给了屋里的人们拥有光明的快乐。下了课，由光明融入黑暗，有一种偷偷摸摸的紧张的快感；上课了，从黑暗跃入光明，是一种视野升华的喜悦。但三五班的学生今晚无缘享受这份幸福，周洋在讲台上把玩着那份长长的名单，神情闲适得好比坐等着虫子自投罗网的超级蜘蛛精。台下有几个学生想利用课间出去方便一下，又怕班主任不悦，只好忍着。周洋经常在教室里演上这么一出，明明下了课，却仍稳坐钓鱼台，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事关重大需要再三斟酌语言，弄得台下学生们只得寸步不离，生怕漏掉了若干要点。

沐金觉得信心慢慢地离自己远去，拉也拉不回来，绝情得好比送杨贵妃上吊的唐明皇。正烦恼间，却见林思在一边笑容可掬，乐得有些怪异，不由得感慨唐明皇真的老了，居然会找到林思头上。

可能沐金这些念头全被周洋看到，于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女人的瞪眼一般不出这么几个含义：

- A. “我的生气是吓你的，别在意”；
- B. “你别逼着我喊人”；

- C. “你做的太不对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D. “我这一瞪是过渡，下面我要发脾气了”。

沐金苦思冥想不知该选哪个，禁不住吟出声来。孰料声音越小越让人怀疑，台上的周洋仿佛更加看不惯他，眼神越来越严厉。沐金心里痒痒得恨不得一个箭步飞到讲台上扯过名单来看个饱。教室里的不满情绪如同煮过头的鸡蛋，白白的蛋青破壳而出。人人的头上都冒白烟，就像脑子随时也会破壳而出。

周洋分析了半天仓颉造字的成果，大概解决了几个史学界困惑已久的问题，心情一片大好，姑且放下改进微软表格软件的若干想法，趁兴公布成绩。周洋的普通话有明显的家乡口音，好比乡下人赖以出门的西服偏偏罩不住里边的补丁背心。她爱把“成绩”读作“陈绩”，仿佛比谁都明白分数只能代表过去，为提醒弟子们注意，把尚且新鲜的分数统统贬之为“陈”，显得高瞻远瞩。

成绩结果大大出人意料。沐金居然在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中得了第一名，罗艳居然只得了第七，林思居然得了第八，真是风起云涌，榜上变换大王旗。

沐金觉得不可思议，看来唐明皇真是痴情天子，于是把刚才诽谤皇帝陛下的话统统追回来，就地销毁。林思偷偷暗示沐金该请她喝可乐了，沐金不愿意识到这一点，屡顾左右而言它，把绅士风度忘得干干净净。可见绅士并非人人都当得。

杜 平 原

郑金铜丝毫不认为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杜平原的儿子杜存古做得有些过分，相反，他还正奇怪杜存古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越轨的举动。好比在东宫里教太子读书的老先生几天不见少东家打人，还以为是自己消磨了他的英武之气。想来这杜存古一米八〇的个头，身强力壮，仅仅是逃课玩了会儿电脑，有什么大不了的？一没有造成国家集体财产损失，二没有扰乱社会治安，这点罪名算个屁！为了掩人耳目，只把首恶田垒开除了事。那布告说：

查：三六班学生田垒，平时不严格要求自己，经常违反校规校纪，影响其他同学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劝其退学，其不退，勒令退学。以儆效尤。

政教处
某年某月某日

杜平原却丝毫不知道儿子的丰功伟绩。自从迎娶了早有夫妻之实的孔德洁，杜平原就对过去的那个家庭淡漠了很多。中国的男人们本来可以娶上三妻四妾，即使对大老婆不满也不必休妻就可以另觅新欢，因而离婚率低得多。

现在女权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一切颠倒过来，男人们想换换“衣服”只有离婚这条路，所以民政局的蓝色离婚证漫天飞舞像是努尔哈赤的八旗。

老婆换得掉，儿子跑不了。何况现在孔德洁的肚子如同飞机场一般平坦，下一个儿子可能是和孙子一起出生。再说杜存古生得仪表堂堂，身高一米八〇，散步时走在身边自己充实得像冲锋枪上满了子弹，这么个儿子大概谁都舍不得。

杜平原有两个办公室，一个在市东郊的市委大楼上，一个在西郊的马列主义研究院新建的办公楼上。相比之下，杜平原更喜欢后者。他那漆成黑色的大号办公桌，就靠在窗口，分开垂到地板上的水红色丝绒大窗帘，屋外的阳光没遮没拦地从玻璃外放肆地射进屋里，像一把锋利的小刀，硬是在凝重的黑色中剥出一丝丝血红，仿佛这张桌子就是一个有过弥漫的硝烟有过横飞的炮弹有过淋淋的鲜血的战场。

杜平原刚从老山头上撤下来，胸前被热情的祖国人民佩戴上的大红花还来不及蒙上灰尘，一纸命令就让他永远离开了军营。千里迢迢，携妇将雏地回到沙川，风尘仆仆地到市委报到，老市委书记拉着他的手说欢迎啊欢迎啊，沙川区刚升格为省辖市不久正缺一班干将努力做贡献啊，随后大笔一挥一脸真诚的歉意说老杜啊不瞒你说才建市人龙混杂明知你有才是块好料也得按级别一步一步来你先到市马列主义研究院当个常务副院长吧年轻有为今后有的是机会不像我时日无多……

多年之后已经深谙为官之道的杜平原回想起老书记的这段话，仍然觉得受益无穷感慨万千。聪明的人为官与做人又有不同，做人的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不变应万变”，世事变迁之中没有顽强的信念是不行的；为官的秘诀可以总结成“以万变应不变”，宦海沉浮无常，若不见机行事迟早要吃亏。老书记最后的结局也说明了这一点。

老书记说这段话的时候正是一脸戎光的杜平原英姿勃发的时代。而前几天杜平原有些老气横秋地坐着公爵王从一家银行门口经过时，无意中看见老书记拄着拐棍横穿一条马路来银行领这个月的工资。杜平原看着老书记面对着汹涌的车流无可奈何的神态和表情，像是一个变得更成熟更美丽的少女发现自己当年暗恋许久的高中老师已变成一个老态龙钟的落魄老人，满心的期待猛地变成了巨大黑洞般的失落。杜平原当时很想让车开过去，把老书记接上车来到自己家里谈一番，可又没有这么做，他知道自己不能坏了规矩，而这个规矩也是他前几年才明白过来的与战场上刀光剑影鲜血四溅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道”。

杜平原刚刚结束了一个干部培训班为期一个月的培训，最后自然是每人都得到了计划之中的红红的结业证书，无不兴奋得发狂，聚餐会上用歌声把卡拉OK厅其余的客人驱逐了个干干净净。杜平原的唱功本来不错，但局限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敖包相会》、《当兵的人》这么有限的几首，想要表现，却见死里逃生的人走到门口狠狠地回头望，于是打消了念头。

身边有人问：“杜部长，您儿子今年高考吧？”

离了婚的人最怕提起上一段感情及其副产品，看来这个人是喝多了，杜平原一皱眉道：“嗯。”

那人果然喝得忘我，毫不在意部长大人仅用一个字来打发自己的关心，接着道：“杜部长，我女儿今年也高考来着，还和你的公子一个学校呢！”

幸好周围有警惕性高的，忙拉过那醉汉去一边了。杜平原大度地谈起了别的，于是无人不佩服老杜的大气。

其实老杜心里的确后悔这一段时间有些放松对儿子的管教。前妻离婚后一气之下在驻深圳办事处谋了个差使，埋头特区的建设懒得回家。跟现任妻子商量好要他搬过来同住，可儿子一直不肯，倔强得好比马桶里屡冲不下的大便。这么长时间了，不管不问总是自己的失职。

想到这里，老杜决定给郑金铜打个电话了解情况。这老郑一听领导有事相求，顿有君王临幸的快活，可谓“春寒赐浴华清池”；接着恨不得把这两年学校得了灭鼠先进这样的荣誉都汇报出来，醉心于自己的成绩，算得上“温泉水滑洗凝脂”。杜平原听了一阵，忍不住暗示他文不对题，老郑这才吞吞吐吐把杜存古的所作所为拣着最闪光的部分道来，老杜觉得还可以，给了他几句“你多费心啦”之类的套话，岂料老郑闻言已经臻于“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境界，软绵绵地谦虚了几句，留恋地挂了电话，无限地回味“始是新承恩泽时”。

杜平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这么老实，想多方求证。便抽空叫来那个喝酒忘我的人当面询问。不想那人次日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酒后失言，难免得罪掌管升迁大权

的杜部长，恨不得伸长了手给自己一个嘴巴。进了老杜的办公室，痛苦得浑身颤抖，倒让老杜怀疑他酒精中毒留下了什么毛病。

老杜问了一些女人们才关心的问题后道：“上次你说你女儿和小古一个学校？”

“忘我”虽然胆怯，却还没糊涂到把“小古”当作“小姑”，颤声道：“是，的。”

老杜以为他昨晚又喝多了，舌头大得现在还没有下去，心想如今居然还真有喝酒不弄虚作假的人，有些可笑，便接着问道：“那，你闺女学的什么？”

“文科。”

“和小古一样，不一个班吧？”老杜知道儿子在差班，想起自己给他安排好的快班他死活不进，不免有些遗憾。人都有这个毛病，明知自己的不行，偏要问别人，希望人家和自己的一样，但结果往往令人失望。

果然，“忘我”放松了一下道：“我那丫头在五班。”

老杜更加遗憾，于是转入正题道：“你闺女对学校的事，知道得多不多，回家有没有提起过？”

“忘我”明明知道他的小古出事了，几个同伙就他没有受处分，便在心理上平衡了许多，恨不得喜滋滋地说出来。犹豫了一阵，道：“我那个丫头从小就不爱说话，有什么事也不对家里人说。这一段时间好像没什么大事，快高考了，学校里紧张得不得了。”

老杜还没把问题全抖出来，那边已经挂起了免战牌。世界上最无奈的事情莫过于不但支持的人很少，就连反对

的人也不多，何况眼前的这位要么一问三不知，要么答非所问，更是让人咬牙切齿。老杜见“忘我”全然没有了那日醉酒时的爽快，方才明白自己擅长的思想教育手段真是有限，如果把市检察院干警问口供那一手学来，看他还敢不敢知情不报。事已至此，再问也毫无意义，反倒失了身份，于是道：“这样啊，我知道了。也没什么，不过随便问问。对，让你带的材料带来了吧？……”



第三章

罗 艳

一觉醒来，窗外是很好的阳光，罗艳揉了揉发痒的眼睛，看着妈妈把窗帘钩住，露出一片冰蓝色的玻璃。今年流行这种颜色，既有蔚蓝色的平静，又有深蓝的稳重，还有浅蓝色的明媚。早晨的阳光，透过这一片由窗帘造成的三角形的玻璃，穿上了一层舒服的外套钻进屋里，就像一条奇异的小溪在泛滥。窗前书桌上，一份昨天晚上刚完成的活页练习题正懒洋洋地承接着阳光的抚摸，蓝黑色墨水写成的一行行纤细秀气的字体，把纸质有些差的卷子洇得有些轻微的起伏，在阳光的照射下有些隐隐约约明昧昧的投影，显得格外有趣。冰蓝色的阳光映照下，一个个蓝莹莹的字仿佛都变成了透明的质地，在罗艳眼前轻轻地一摇一摇，好像夕阳映衬下微风中轻轻晃动的冰蓝色的氢气球，就这么摇着、晃着，排成一道曲折往复的清浅的水来，溅着一两朵微小的白色小花，悠闲地流开去，淌满了整个桌子，淌满了整个房间。

罗艳眯缝着眼睛想，这一切多像那一首诗——

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意境和氛围都相当地优美，可惜忘了是谁写的。相比之下，王菲唱的“落日有诗情，夕阳有画意，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我心中只有你”倒是差劲得多。可见有时人们心里想要的，并不一定是虚华的表象，而是现实与心灵的契合。就像眼前这个房间，与新家里自己的房间无法同日而语，但罗艳总认为这里多了一种不可言传的魅力，思来想去，又觉得自己的词汇库存有限，竟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来形容，只有“脉脉不得语”。

今天还有一点特别，就是罗母破例地回了家，要给女儿做一顿早饭。虽然她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然而女权运动并不排斥发扬母爱，这恐怕是罗母新近的发现。及时地把发现应用到实践，向来是她的一大特点。比如早些年她发现如今的女人手里闲钱多了，认为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便决意开一家美容院。当时的罗父正为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四处奔波，对此不管不问。谁知数年之后罗母的美容院把连锁店开到了本市全部县区，口号是“让一百万沙川人先漂亮起来”，势头反而盖过了罗父。

然而这对罗艳来说似乎并不是个好消息，本来就各自

为战的家，只会因此更加零散。几年过去了，罗艳倒也习惯了一切——不习惯也没办法。好比清政府办外交，本来一百个不情愿，巴不得闭关锁国，可人家英法联军不答应，只好建个什么总理衙门来应付。

不过今天天气这么好，不许想这么多不开心的事。难得有个不上早自习的早晨，更难得的是不用自己做早餐。罗艳索性坐在床上，用双手支着身子，像个陌生人似的打量着这个住了十七年的屋子。雪白的墙壁，整洁的书桌，粉色的地板砖，浅绿色墙裙。真好！罗艳由衷地感叹着。窗台上，一个精致的鱼缸，有大半缸清水，几块雨花石和两条叠尾的红金鱼。大概刚才妈妈卷窗帘时碰到了，水面在微微地晃，两条金鱼大梦初醒般懒洋洋地活动着鳍翅造成一圈一圈的小旋涡，像隔壁小姑娘的酒窝一样，让人感觉甜滋滋的，扩散到水面，变成了一层一层荡开来的涟漪，像不断旋转的冰蓝色的陀螺，好看极了。

罗艳微笑着把胳膊向前平推出去，像是去抓面前飘忽不定的空气。她调皮地闭上眼睛，凭感觉踢着两只脚在地上找拖鞋，找了半天没找到，不由地低下头看，却发现自己沐浴在阳光里的两只脚轻盈而洁白，就像刚用沧浪之水洗过一样，若隐若现的浅绿色的血管在冰蓝色阳光的抚摸下，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光彩。罗艳轻轻晃动着脚，调皮地一张一合十个粉红色的脚趾，忽地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舒适，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又不愿让它就这么快就悄悄地溜走。把整个身心都沐浴在冰蓝色的阳光里，真是一种简单而又充实的快乐。

“吱……”门开了，罗母扎着围裙，探进身子微笑道：“小艳，醒了？快洗洗，妈做完饭了。”

罗艳随着开门的一刹那，感到另一种阳光，一种没遮没拦原原本本金色的阳光扑面而来，与原本充满了整个屋子的冰蓝色的阳光奇异般地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画家的调色板里都调不出来的瑰丽的色彩，温暖、悦目、柔和，简直像掬了一捧瑶池里温凉的圣水柔柔地敷在自己身上，每一个毛孔都那么舒畅。门口，罗母的身子被金色的阳光镶上了一个明亮的晕边，那么美丽，却模糊了边际，只是更加显露出一张母亲特有的做完早餐后轻松舒心的笑脸，好美，好美。

罗艳开心地微笑着，找到了那两只顽皮的拖鞋，把脚丫伸进去，猛得一下子跳起来，伸出两个手臂最大限度地张着举过头顶，嗓子里发出一种世界上最开心最满意的声音。这个反常的举动倒把罗母吓了一跳，等明白过来，嗔怪一声，转身端饭去了。

罗艳觉得自己的每一个毛孔都张得大大的，拼命呼吸着周围太阳味十足的空气，心情不知怎么地变得格外的好如同窗外朗朗的天气。早饭很简单，热乎乎的豆浆，香喷喷的茶蛋，金黄色的油饼。罗艳觉得自己的胃口大增，突如其来的幸福令她忍不住道：“妈，今天我胃口特别好，简直可以吃掉一头牛！”

罗母不知道自己该笑还是该哭。昨天下午，她和罗父用了十五分钟把保存了二十年的大红色结婚证换成了深蓝色的离婚证，罗父是这方面的专家，自然不费吹灰之力。

二人早有约定，女儿高考之后再告诉她，两个人几乎是同时这么说的，话一出口，却带来了无比的尴尬。现代人面对快节奏的生活，既学会了迅速地开始一段感情，也学会了迅速地结束它。

罗父与罗母的离异如果广而告之的话，大多数人会评论道：“早该离了！”似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夫妻俱显的注定迟早要分手。罗父昨晚在最后的晚餐时道：“小艳是无辜的，我们决不能因为这个影响她。”当时罗母的心里难过得好比大口大口嚼着黄连，满肚子的苦只有独自品尝。罗父罗母昨晚关掉了所有的通讯工具，谈论了一夜的主题，竟是如何瞒住独生女儿父母离异的事实。罗父罗母一点也没有提分财产的事，无所谓分与不分，早晚一把手全给了女儿。这倒是与其他分手的怨侣大相径庭的地方。

婚姻好比一瓶可乐，喝完了那深玫瑰色的液体，手里只剩下一个空瓶。随便丢弃的话实在有失身份，可也不能总是拿着。大概每一个喝完可乐的人都会想这瓶子实在是个多余！然而这就是生活。记得李商隐的一句话很说明问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罗艳的心中却没有这么多的心事。她只是简简单单地感觉到了快乐和幸福，像世界上所有在母亲目光注视下开心地吃着早饭的小女儿一样，何况这种感觉并不易得。她太过于兴奋和喜悦，满足于眼前的一切，却忽略了所有的细节。宛如又亮又红的苹果上，一个芝麻大小的麻点，虽不起眼，却极可能是苹果被虫蛀的先兆——可惜人们往往惊诧于它的漂亮，忽视了早已在悄悄改变的本质。

罗母悄悄叹息了一声，问道：“好吃吗？”

回答是：“好吃死了！”

虽说只有传统的观念才避讳那个字，不过罗母如今已没有当年的意气风发，母性占了上风：“大清早的，干吗要提那个字？以后不许提！”

罗艳顽皮地吐了吐舌头，算是承认了错误。

罗母也微微笑，突然明白以往所有的努力都是无用，什么人格独立，什么女性尊严，统统变得虚无缥缈起来。其实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女人，她们的成熟、独立和尊严，别人是给不了的，也帮不上。好比红艳艳的柿子，尽管可以用什么药水把它催化得快一些长大，但那种沁人心脾的甜和香，实实在在地与它无缘。鲁迅有名言说，女人有了孩子，才会坚强起来；孩子失去了母亲，倒有可能更加果敢，可是……

罗艳突然问道：“妈，你，是不是有事？”

罗母一惊，险些把实话说出来，忙掩饰道：“没有，今天妈妈陪你，早把事情推到一边了。”

罗艳释言道：“那多不好，你平时那么忙，今天也不会闲着。对了，妈，你，”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道，“你等会就去忙吧！反正我要学习，你也帮不上忙。走之前，嘿嘿，”又停了一下，道，“替我刷刷碗吧？我最不喜欢刷碗了，”补充着，“以前都是我自己刷的。”

罗母几乎要哭出来，只觉得眼睑上方的液体疯狂地上涨，好在罗艳害羞地低着头。罗母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笑道：“好好好，满足你的要求。”还想加一句“小懒虫”，

却怎么也出不了口，哽在喉咙里隐隐作痛。

等罗艳有些歉意地去自己房了，罗母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反锁上厨房的门，痛痛快快地哭了起来。从昨晚到现在所有的伤心、痛苦、内疚、压抑和不知所措，在轮番折磨了她的心之后，化作汨汨的泪水，从眼眶和心里同时涌出，瞬间淌满了整个身心。

沐 金

沐金得了第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年级，比感冒病毒的传播速度都迅速，却远远没有它们的杀伤力大。说实话，沐金得了第一名，还不如沐金“又”没有得第一名轰动效应强。这好比报纸上的有关廉政建设的报道，好不容易碰见了一个清官，一部分读者会说：“他未必真是清廉吧？”或是“这是他的本分没有什么”；若是不巧几天后该官东窗事发，更多的人会拍案道：“看看！他真不是个东西！”可见中国人对别人好事的注意程度大大地逊色于关心他们倒霉的热情，沐金的第一名，不幸正落入了这个沿袭了多少代的方程式，一番运算之后，得出了一个结果：早该如此。

这个被最大多数的人们认同的结论，其实有三个意思：

1. 沐金你以前实在太不用功；
2. 沐金你小心着点说下来就下来了；

3. 还是我的眼光最尖说你行你就行。

沐金在脑子里头将这几个论点分析了一遍，发现没有一个是说自己的好话，倒是讥讽的成分不小，不由得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恐怕只有沐森对儿子的称赞最发自内心。得知好消息的第二天晚上，恰好有饭局，沐森满心希望能带儿子改善一下以资鼓励，谁知学校临时安排了什么事情，沐金只得忍痛割爱，沮丧得痛心疾首。沐森也觉得遗憾无比，只好独身赴宴。

请客的是市委组织部的易科长，人称易拉罐，大概出自他的体形考虑，倒也贴切。市委大楼上除了书记部长尚且保留一些威仪外，平级或下级的熟人“老易”或“老罐”叫得相当顺口。围着桌子坐了五个人，大多是酒场上的老战友，无须介绍就很快打成一片。易拉罐的酒量最差劲，啤酒一杯白酒二两，于是又有人成之为“易老三”，不过没有前一个叫得响。

喝着喝着，有阶级敌人不忘刺探我党的机密：“老易，下半年干部评定考核这次由哪个副部长主抓？”老易业已被灌下啤酒白酒各一杯，正臻于嘴没把门的境界，道：“还有谁？老杜呗！”周围几个人相对一看，见鳖已入瓮，兴致上来继续盘问：“老易，我们单位那几个新近报上去的党员名单你们怎么还不批？真要我再去找你烟酒烟酒（研究研究）？”老易终于艰难地打了一个酒嗝，清醒了一些，听出了一些门道，于是笑道：“烟酒就不必了，记着提钱（提前）来就行！”众人快活大笑。

不过易拉罐的确有点喝多了。过了一会，自己把实话抖了出来道：

“其实你那点事，要搁以前早办了，不就是几个新党员么？要是把着不批，明摆着对下级党组织不信任，不利于团结嘛！可这今年和往常不同。”老易停下来，酝酿又一个饱嗝，半天也没打出来。

“卖什么关子！罚酒罚酒！”

易拉罐放弃了打嗝，仍有些憋气，道：“不忙不忙，听我说嘛，今年省里给各地分了些学生党员的名额，市里意思是“七一”时搞个大的入党宣誓仪式，明白了吧？”

沐森听了，好像有人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浑身打了个激灵，追问道：“具体怎么分的？”

易拉罐道：“沙川高中5个，县里每个高中3个。”

“那程序定了么？”

易拉罐笑道：“今天上午的文件才下来，我们又不是防疫站，哪那么快！”

沐森也笑了。不过从那一刻起，他再也没心思喝酒，反反复复琢磨这个事，以至于晚上居然破例失了眠。

真可谓“父子连心”，沐金那天晚上也没睡好。失眠的经历是最近一个月才有的。沐金以前读余秋雨的散文，发现有一句道：“铺天盖地的善良”，顿时佩服得不得了。以后再形容什么事总爱用这四个字。像昨天晚上，先是铺天盖地的喜悦，而后则是铺天盖地的失眠。

本来，考了第一是挺高兴的一件事，沾上了失眠可就麻烦了。一闭眼，什么高考啦、志愿啦、估分啦，甚至是

发通知书啦等等大大小小的事一起涌上心头，沐金不由得为自己的脑袋运转的速度而自豪不已，以为奔腾 X 都未必有它快。可自豪归自豪，睡不着觉的滋味不会好受。四肢懒散地放在床上，像是一堆拆散的机器零件，原来一直以为一个姿势足够睡成一具化石，可不过三四秒立马感到不是胳膊硌着了就是浑身不自在，非得马上翻身不可。颠来倒去就像是被熊熊炉火炙烤着的可怜的鸭子，活着时被人拼命往肚子里塞东西，撑死了还得受这种洋罪——恐怕说“国”罪最合适。

记得有人说睡不着时要数羊，效果好得不得了。实践证明这人不是个骗子，就是跟卖羊肉的有仇。沐金把两千只羊咬牙切齿地数了两遍仍毫无倦意，满嘴都数出膻味了，让他发誓不再吃羊肉。想打开收音机放松放松，孰料几乎所有的电台集体失恋、有外遇或是患了阳痿，到处是靡靡的声音倾诉着心理和生理的烦恼，让人恍然大悟原来全世界的窥视癖和露阴癖的患者都集中到了沙川。

沐金数到第 1020 只羊的时候，翻了第 30 次身，听到了隔壁父母卧室的门第 4 次打开。沐金此前没有过失眠的经历，不知道老爸是不是也时常这样。沐金知道老爸并不算多大多大的官，市委大楼里像这样级别的干部俯拾皆是，可沐金记得有一次在电视上看本市一次什么会议的实况录像，进行中主持会议者道：“下面请市纪委的沐森同志发言。”一阵掌声过后，电视画面上出现了老爸一副忧国忧民、深思熟虑而胸有成竹的面容。沐金瞬间像全身的痒痒肉都被人用小手细细地挠了一遍，油然而生出一种无

比自豪的感觉来。

次日早晨，沐氏父子个个圆睁着通红的眼睛起床，彼此心照不宣。沐金顾不得问就往学校赶，前天晚上出炉的第一名今天就迟到，面子上说不过去。

坐上 38 路公交车，回想起“打架”的笑话，不由得暗暗眉开眼笑。突然记起了“想打架”的一个新段子：一天，流浪在差班的“想打架”又没有写作业，课代表问他要，他见秀色可餐的课代表着急得脸色泛红的样子，灵感就来了，道：“作业交了不一定会改改了又不一定是自己写的写了又不一定会会了又不一定会考考了又不一定会过过了又不一定能毕业毕了业又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找了工作又不一定找得到老婆娶了老婆又不一定会生孩子生了孩子又不一定是自己的，天啊！交作业干嘛啊！那我不交作业啦！！”据说为此他极为诚恳而沉重地在班里作了检讨，才没背上个处分。

公车的岁数并不大，然而由于经常装载沙川高中的学生，给弄得未老先衰，本该在学校门口停下来，可能因为吃饱了亏，下意识地又往前窜了几米。沐金提着书包下了车，一溜烟地钻进教室。教室里人并不是很多，可见善于抢点的高手。

沐金端坐在课桌旁，感觉好像打了一连串的饱嗝一般浑身通泰。眼前的英语习题圆滑了不少，转弯抹角表达着讨好的意思。英国人的确聪明，连字都狡猾狡猾的，要不怎么成就得了日不落帝国。中国人就开窍得晚，写个字还得讲究运笔藏锋，要不是后来果断地学了拼音，恐怕至今

还是一副孔孟之道的倔脾气。

沐金有些看不起英国人的圆滑，厌屋及乌地把英语丢在一边。按照计划，现在该复习政治。沐金觉得计划这东西统统是骗人骗己的，至少自己的统统是。几乎每个周末，自己都兴致勃勃地制定下一周的计划，却故意不去管这一周计划实施的成果，很像是一个没有节制的光棍汉在银行开一个定期存折，决心存下大笔家产那样多此一举。另外，计划还隐藏着每个人的学习套路，知道的不多。比方说在五班，沐金林思罗艳肯定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但这方法一般是密不示人的。周洋倒是组织过几回经验交流会，尴尬地是自始至终都是她一个人在讲。

周洋热情的心碰了几次钉子之后，聪明了许多，再也不搞这样的傻事。其实周洋大概是受了她上小学的女儿的启发，一次女儿回家道老师布置了作业，题目是《我的学习方法》，明天要交。周洋正为本班学生分数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伤神，闻听此言深以为然，兴冲冲地去布置。孰料高中生心里已经比小学生多了些淡淡的忧伤和淡淡的仇恨，儿歌里唱的“你帮我来我帮你”早就是被抛弃到太平洋底的东西了。

沐金的思想境界一向不高，经验之类的东西一来他从没有总结过，二来总结了也不会让你看，三来他的经验在别人眼里是不入主流的歪门邪道，于是几个尖子中就他的口碑最差。沐金发现现在的人们心理极为不正常，一边觉得旁门左道的东西不好，一边又不否认它们颇有实用价值，心向往之然三缄其口，好比穷贞妇羡慕富婊子，为难

得很。

窗外的太阳破云而出，红火得像新娘的嘴唇和脸蛋。天地之间明亮起来，有的生灵正在苏醒，有的生命却正走向死路。有些东西正在清晰起来，有些东西却越来越显得模糊，好像这个世界生来就是一半黑一半白。永远都有什么东西在相对独立，甚至会在一个充满生机的早上开始酝酿一个意料不到的悲哀。

李 明 华

李明华呆呆地坐在床沿，看着保姆把刚热好的鲜牛奶和一块黄油面包放在不远处的茶几上，旁边还有两个剥好的茶鸡蛋和两块切好的油饼。旁边 CD 机里正放着凯立金的萨克斯乐曲，墙上几盏心形的壁灯柔和地亮着，释放出油画一般朦胧凝重的光。窗外，早晨清凉的太阳光被厚厚的金丝绒窗帘挡得结结实实，一点也干涉不了屋里边刻意营造的颇有中世纪西欧某个城堡的王室公主闺房的韵味。

这个房间可是本市最有名的流浪诗人兼前卫画家胡言的得意之作，号称美国第一千金的闺房也不会比它高雅到哪里去。这位流浪的诗人流浪的半径不会超过 30 公里，一次流浪在某个宴会上的胡言先生“偶遇”本市首富李高胜总裁。胡言早已得知李高胜要装修房子，提前恶补了一番室内设计，居然把李高胜唬住了。可惜李夫人不是吃素的，以中国传统的审美观点否认了胡言所谓的仿哥特式室

内装修的种种弊病，差一点把他打击得要自杀。好在李明华看中了他设计的卧室布局，给了他活下去的信心。可李明华喜欢这个房间并不代表她也喜欢这顿中西合璧的早餐。这讨厌的食谱肯定又是李母不知从哪本营养学辞典翻出来的号称营养顶得上一头牛的最佳搭配。

“小华，快吃饭吧！车在下边等着呢！一会我领你去学校，找郑校长和周老师。”李父很绅士地敲着门，不知从哪本有关礼仪的书上看到随便进入尚未梳妆的女士的房间很不礼貌，决意改正，抛弃了十几年来一贯的用抓脚心促使女儿起床的做法。

李明华在房间里安全感十足，索性又躺了下去不耐烦地答道：“吃！吃！吃！一觉刚醒过来就让我往肚里塞东西，人家一点食欲都没有！”

保姆把托盘端到床头，可怜巴巴地道：“小华，吃一点吧！多好的饭啊！”这时李父又在外边催，保姆慌忙自觉地替李明华答道：“吃了！她正吃着呢！”扭过头来目光更加可怜。

李明华叹了一口气，看着这有土有洋不伦不类的早餐无处下嘴。牛奶的味道确实不错，甜甜的，浓浓的，李明华一边喝着牛奶，一边拿起面包轻轻在咬下去，松松软软的面包顿时出现几道牙齿造成的印痕，清晰可辨。

李母不知什么时候走到自己身边，身上还穿着睡袍。李明华不知道说过多少次羡慕她的话了。早上一觉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反正没闹钟催也没人叫，白天想上街就上街，花多少钱钱包也见不了底，晚上打打麻将，看看电

视，VCD，或是抱着营养学的书表来琢磨明天的食谱，总之一切可以享受到的都享受了，起码一个刻苦的高中女生疲惫地做梦时想到的，在老妈身上都一一体现出来。“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的酸酸的感觉时不时冒出来一股。

李母喜不自胜地看着正吃着自己精心设计的早餐的女儿，心里油然而生出一种成就感，心花怒放道：“别听你爸的，我让车再等你一会儿，吃饭别着急，别吃得太快，书上说快速吃饭对食物营养破坏很大，不利于养分的吸收……！”

李明华习惯性地一撇嘴，拉长声音道：“知——道——了——妈！”好像李母远在另一个山头。

李母满意地笑着，看着女儿吃饭，特别是吃自己一手设计准备的饭菜，真是一种愉悦。李母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刚要张口，又迟疑了一下，还是忍不住试探道：“小华……你，你上课的书准备好了吗？有没有带错课本啊？”

李明华越发不耐烦，怀疑老妈的智力一直停留在照搬菜谱做饭的水平，发恨道：“又来了！我真的不是白痴，妈。老爸把市高中的课程表提前一星期就给了我，今天星期三，是吧？哪里会有错！”

李母陪着笑脸，就像宫里侍候公主的老嬷嬷一样，本想不再讨女儿厌，但话硌在喉咙堵得扁桃体痛，克制不住满腔的母爱，又小心翼翼道：“今天见了新同学，可不要有别的想法，咱又不是差生，只不过想在家门口参加考试而已，图个方便嘛！再说你在县高中上学的时候，不也是

前五十名吗？到了那儿，肯定不会输给他们。千万别想得太多，心里有顾虑，反而耽误了学习，还有……”

李父在门外也觉得老婆过于唠叨，索性大踏步走了进来，大声道：“哎呀，别说了，又不是第一次上学，女儿这么聪明，这一点小事还要教吗？小华别吃了！我跟郭校长他们约好了七点见面，早点去，不耽误你第一节课，快拿书包跟我走！”

李母站在篮球场般的阳台上不满地看着女儿被丈夫劫到车里，嘴里嘀咕着什么，又想了半天中午的菜谱，这才回房去。

“进口货就是比国产货好！”李父脱掉外面的西服，对前边的司机小王道，“这辆车开到街上，连交警看见都直瞪眼！车真是没说的，感觉真是好！”小王一边开车，一边美滋滋地说。“小华，你们年轻人现在都爱说真……什么？我记不起来了。”李父扭头对正发呆的李明华说。

“真酷！”李明华看也不看旁边兴高采烈的爸爸，懒洋洋地答道，只顾看手里的一份早报。车里暂时沉寂下来，只有车载CD机在不知疲惫地唱着一支老掉牙的歌，那位歌手和这支歌就像甩不掉的粘鼻涕，明晃晃地真让人恶心。

下第二节课的时候，林思才做梦一般地发现李明华居然低着头坐在自己班里，竟一时反应不过来，又仔细看了看，好比考察新出土的木乃伊。确诊无误后，这才乐颠颠地跑过去，绕到了她身后，夸张地拍了拍李明华的肩膀，

大叫一声：“嗨！”

李明华正把一肚子的问号闷在心里边供内脏们发酵，只觉得满腹的氤氲雾霭。被这一惊顿时脸色大变，两眼圆睁，叫出声来。幸亏是课间人声嘈杂，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仍有几个风雨兼程睡觉的被吵醒，嘴里哼哼着表示抗议。

林思拉着李明华道：“走，这个课间有 20 分钟呢！我们买点东西吃去。”

沙川高中的小卖部躲在教学楼后边，距离学校的卫生科不远，斜靠在墙上歇息的大扫把远远望去好比成片的竹林。因为以前偷偷卖给学生香烟和啤酒，曾经被郑金铜校长严令查封过一次，后来老郑的一个亲戚接管了这里，卖烟卖酒几乎公开化，反倒没有人再去管。一次高华明烟瘾上来了，浑身找不到一根烟，哆哆嗦嗦到处找。不知怎的摸到了这里，老板见他老师，死活不卖，气得老高暴跳如雷，恨不得踢翻了他的场子。最后还是辛世阳帮他解了围。

小卖部里边人山人海，林思抢着买了两支伊犁苦咖啡，塞给李明华一支，自己大嚼起来。李明华笑道：“林思啊，三年不见，你还这么馋？”

林思也笑道：“爱吃有什么不好？这种冰淇淋很好吃的——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李明华觉得如此不顾一切的话也只有林思说的出来，咬了口冰淇淋，苦苦的，依稀的甜，笑道：“是很好吃的。唉！老爸说这里是高考文科考场，要我在这儿考试，一来

离家近，照顾我方便，二来……二来……”李明华本来想说：“二来听说市高比县高应届生升学率高。”可又说不出，就灵机一动说：“二来我想你了嘛！”

林思哧哧地笑了，不禁道：“初中毕业时，你爸妈非要把你送到县里读书，可把你给苦坏了吧？真没想到，咱俩从幼儿园起就是同班同学，小学、初中原来以为高中肯定不在一起了，谁知最后一个月你还是投奔我来了，真有意思！”

李明华也开心地笑了，在这个陌生的校园第一次卸掉了武装。林思又热情唠叨了半天，讲这个讲那个，几乎是像导游介绍珍稀动物一般把全班最出名的几个同学和任课老师介绍了一遍，把李明华讲得云天雾地，应接不暇，课铃响了才给她解了围。

接下来的两节课居然是自习，她在家时就认为这不可能。哪有高考前一个月还让学生自习的？翻了翻书，根据刚才林思的介绍，两个学校复习的进度差不多，只有历史的复习相差比较大，县中是从古代史开始复习，市中是从世界史开始复习，这就是差距了。

李明华老老实实在地抽出历史书，翻开看起来，但似乎怎么也看不进去，抬头看看周围的同学，一个个面沉似水，眼观鼻鼻观心，成熟和尚似的入了定。讲台上，语文课代表——那个应该叫沐金的男孩正大汗淋漓地往黑板上抄着语文练习的答案。窗外，不时有一两个或是忧国忧民表情的领导或是精神紧张的老师来来往往。

那个沐金就是第一名啊？看起来不像多聪明的人呐！

林思前面的，就叫郑莉？和林思外语一样邪门的女生，真让人恐怖。对了，林思左边的空位是沐金的，沐金前边那个挺瘦的女孩就叫田玲玲吧？数学英语都那么棒，太厉害了。噢，那个剪着短发的是罗艳，前几次都是第一，啧啧啧啧……李明华双手捧着下巴，望着前面发呆。有一个男生奇怪地回过头看看她，又扭过去，嘀咕着：“看什么看，跟谈恋爱似的。”听见的几个人小声笑起来。

李明华没有听见，却推断出那男生嘴里不会有什么好话，心想这城市高中的学生跟县里的就是不一样，活泼得多。不像县里的男生，一个个刚出土的兵马俑似的，跟他说句话就像占了他多大便宜，可笑。

一遇到自习就完了。李明华再清楚不过自己的毛病。她就像一座闹钟，不给它上发条，不给它压力它就不会走也不会响。和别人不同，李明华就喜欢老师满堂灌，最好是一秒钟的时间都不要留给自己。一秒钟的时间，都能让她自己的思维跑出去老远，想再收回来都困难得不得了。李明华很苦恼，可这就像吸毒一样，一有机会，那怕是一丁点儿的时间都能让她跑神。县中还好一点儿，实行班主任“坐班”，就像卫兵站岗放哨似的，有的同学很烦，说这样老影响自己学习情绪，还向学校提过意见。可李明华却很喜欢，起码自习时一想走神儿，马上抬头一看讲台上苦瓜一般的老夫子，就一头耷拉下来，继续做事用功了。谁知道这里怎么这样！真可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第四章

郑 金 铜

从市委开会回来，老郑立即召开了本校的党总支会议，传达了市委会议的精神。中心议题是在七一建党节前，在学校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出来五个符合条件的，作为发展对象报到市委组织部。同时市委的红头文件也发了下来，整个活动由常务副部长杜平原负责，可见上面的重视程度。

老郑发完了言，喝了口水道：“几位都是整天在学生堆里泡的人，但这次的事以前可没有先例，怎么个搞法，都说说吧。”

在座的几位都默然。一般领导要下边的人自由发言，不出两种情况。一是领导胸有成竹，让你发言实则是观察你的立场，这个情形下大可遵循“沉默是金”的原则，少说为佳。另一种是领导心里也无把握，又不好贸然开口，于是让自由发言实际是博采众长，给自己决策寻找突破点。这个情形下不说话是不行的，不然领导要么认为你不

合作存心拆他的台、要么觉得你能力不够尸位素餐，但说话也要有分寸，万万不可将话题穷尽，得留下来最后需要点睛的几笔给领导，让领导有总结的话可说，这才是做下属做出了门道。

老郑见大家不语，知道这是在揣摩自己的意思，不由得很受用，于是道：“都是多少年的老同事了，不要有拘束嘛！”

几个下属这才明白老郑自己也没有主意，放下心来。一般第一个开口的是副校长郭桐方：“我先说两句，算是给大家抛砖引玉了。这选拔学生党员，全省还没有先例，所以一定得慎重，程序要无懈可击。我想，这第一步是得办个业余党校，或者叫党员培训班，让郑校长和刘副书记、谢副书记讲讲党的基本知识，这么一来，程序上就完善多了。”

老郑不由得在心里称赞了老郭几句。刘、谢两个副书记都是上了年纪的，因为资格老，又在市人大当着副主任，所以一直保留着位置。这人岁数一大，脾气就不好，两个老头子前几天还抱怨徒有虚名，嚷着道老郑不重视老同志。按老郭的主意，真是两全其美，妙也妙也。老郑微微笑道：“郭校长讲得很好嘛！其他人呢？”

剩下的人见老郭拍到了点子上，不由得技痒，纷纷发表意见。不一会，老郑觉得差不多了，便喝了口水，咳嗽了一声，倒有县太爷惊堂木的作用。众人齐刷刷停下来，望着他等待总结。老郑果然变得胸有成竹，吩咐下去井井有条：

“选拔候选人参加培训的事，各班自己定吧，每个班就分五个名额，原则是上一次的模拟考试前五名。另外，张主任的意见也可以采纳，不能全凭名次，各班的班长、团支书不是前五名的，也让参加培训。培训的名称，就叫‘沙川高中第一届业余党校’，每个周四晚上开课，每次一个小时。授课人员就让刘、谢两个副书记受累吧，回头叫许秘书通知。培训个四五次就可以了，高考才是重中之重——这句话小许你可别记录上去——毕竟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嘛。培训结束后，再由几个党总支委员商量下一步的事。”

众人都知道老郑一旦对某件事感兴趣，就会千方百计把它揽过来，看来他这次又不准备放手了。于是纷纷言道：“郑校长招呼着办，我们没意见。”

散了会，老郑留下了郭桐方。这老郭今年40露头，毕业于省师大，也是学历史的，不过人家可是堂堂正正的研究生毕业。到沙川高中之前，老郭已经在团市委呆了两三年，学生气质扔了大半，自以为堕落得差不多了。孰料这道行在老郑面前走不到三合就被斩于马下。老老实实地一步步从校团委书记做到副校长兼党总支副书记，倒也只用了五六年时间，不过他心里明白要是老郑不挪窝，自己就只有等下去了。

曾经有一群被老郑许下的诸如提拔、评职称之类的愿折磨得夜不能寐的老师——大多数是教文史的——心里着实耐不住冷清，有一薛姓政治老师编了一首诗私下里流传，那诗道：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匆匆一来十年整，
孤坟野岗无处话凄凉！
我心苦如天上月，
一夜圆，夜夜缺，
最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识老薛！

这首厚颜无耻地公然将苏东坡、纳兰性德、王维大卸八块再拼接起来的怪胎，一看就知道不是尚有羞耻感的中文系出身的人所作，几个语文老师见了不予一晒。老郭偶然听见了这首诗却不无感慨。中国的用人制度开始是九品中正制，没有家族裙带关系老死也出不了头；再后来是科举，虽说好了一些，但即使你中了状元也无非放个翰林，没有关系还是作不了高官；而如今用人虽说不拘一格，但正因为等待提升的人太多，却有个年龄限制，超过年龄的不予考虑。老郭今年四十有三，仍属正科级，后年再升不上副处，就得老死在这位置上了。

老郑何尝不知老郭的心事，然老郑明知这副处对老郭的重要，既然重要，就不能随便给予，好比聪明的妓女总是把更多的钱骗到手之后才做本职工作。老郭在姑娘的窗外一连拉了几个晚上的小夜曲，始终不知道要抛下来的是——一盆凉水还是几朵玫瑰花，不免惶惶然。然而妓女的天职

所在，姑娘的羞涩使然，老郭还要再替老郑牵马缀蹬一段时间才算功德圆满。

老郭见老郑单独留下了自己，知道他有话要说，便默默不语。老郑亲热地拉把椅子让老郭坐到自己身边，做推心置腹状道：“老郭……”其实这称呼的灵活掌握是老郑的法宝之一，灵感来自雍正皇帝。那终生背了个“暴戾”名声的天子，朝堂之上叫人是说“某爱卿”，到了偏房就改称大臣的字号，显得亲切。刚才称郭桐方为“郭校长”，现在呼他为“老郭”，正是这个道理。

可惜老郭的历史触觉都在研究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对此毫无察觉。只听得老郑道：“老郭，下午我去市委开会的时候，碰到了市委管人事的胡科长，他给我私下透的信……”放慢声音做欲四顾观察状，确定房顶没人偷听，又道：“今年第二季度末，要提一批副处，得赶在：‘七一’之前，老郭，你可得注意了！”身子向后一仰，道：“当然了，我一向都很为你提劲，也做了不少工作。”老郭脸上浮现出期盼高人点化的渴望，老郑笑道：“我比你大十几岁，算是兄长了吧？当着你老弟我不说假话，据我的观察，这一次很可能要提你，当然领导们有自己的考虑嘛！咱们也不能乱猜测。老郭，你也是四十露头的人了，再不提可就危险咧！老哥说句话，你可要记在心上：从现在起，工作一定得做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老弟你明白吧？这一段时间，学校的活不能放松，另外，领导家里也得多跑跑，汇报一下工作，讲讲一些在新形势下的打算啦、体会啦，和领导接触不要怕惹他们烦，你不会想想

办法不让他们烦？我家你就不用跑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样就生分了……话我就说这么多，点到为止，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嘛！”

老郭听老郑这么一番话，恨自己七年的历史白读了，以史为鉴乃是史家最高境界，不想这工农兵学员出身的老郑居然比研究生毕业的自己得道得早。心里自然是感激不尽，表示要继续在郑校长的英明领导之下发挥自己的全部能量干好本职工作团结群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开创沙川高中的新局面取得新成绩获得新发展尽一份力——为学校即是为他老郑，这是谁都明白的一个事实。

一席话把老郑拍得飘飘欲仙，笑道：“对了，那个党员的事，别太背包袱，万事有我老郑嘛！等确定名额时，我提两个，你提一个，另外的两个灵活机动就行了。什么培训啦、考评啦，都是做参考的，咱们党龄这么长了，还能不亲自给党把把关！”

打发走感恩戴德的老郭，老郑的心里舒坦了好一阵子。记起在某次欢宴之上，酒至半酣，一与自己年纪相仿者兴起，讲了一个笑话，说的是：

有一个农民觉得自己家的公鸡太老了，决定买一只年轻的公鸡来，这样可以让母鸡们都满意。小公鸡买来后，老公鸡认为小公鸡会取代自己的地位，就对小公鸡说：“这样吧，咱们围着院子跑十圈，谁跑赢了，就证明谁身强力壮，母鸡们就归谁。”小公鸡同意了。一开始，老公鸡

一马当先冲了出去，小公鸡在后面紧紧追赶。母鸡们都在喊加油。三四圈一过，老公鸡力气不支，小公鸡逐渐赶上。眼看就要超过老公鸡了，忽听砰一声枪响，小公鸡一头栽倒在地。农民手里拿着一杆枪，气愤地说：“他们又卖给我一只同性恋的鸡！”

静下心来想，沙川高中里的母鸡们大概都在翘首以待新公鸡的到来，自己虽老但身体和计谋不会输给任何人。这郭桐方就是不少人眼中替代自己的最佳人选，就他？老郑不以为然地笑起来，对付他甚至用不着赛跑的方法，稍微一动脑筋就治住他了。

周 洋

周洋一般是没有机会见到校长郑金铜的，一是自己太忙，二是校长太忙，三才是关键的——级别不够。这次教务主任方律行通知自己明天上午去校长室，说有重要的事情要由老郑亲自布置，周洋提前了一天进入了一级战备，从穿戴到言语甚至是走进老郑的办公室的姿势，都做到了有备无患，这才放心地上床睡觉。

周洋对领导尊敬是接受了父母的遗传。当周洋还是个梳着两个笤帚把子的丑丫头的时候，家里接待过一个据说来自乡里的大干部。来人一直住了五天，时值盛夏，那人

每天要求父母从老远打来井水供他冲凉，一日三餐几乎等于她家十天的花消。即使如此，周洋的父母仍感到亏待了那人，诚惶诚恐地小心侍奉。好不容易那人走了，周洋的父母高兴地好比过年，教育周洋道：“干部就是领导，领导就是管你的，管你的就得吃你的，要不然，给你记了仇才是万世不得翻身嘞！”

直到周洋长大了，这种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初到沙川高中，周洋处处谨小慎微，宛如当年林妹妹进贾府时“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后来独自带了一个班，每每在班里提到校领导时，总是加上了官位，比如“郑校长”、“郭校长”、“张主任”、“方主任”，景仰之情溢于言表，让学生们哂笑不已。一学生道：“我老爸在检察院呆了二十年了，那次我去他们单位玩，见每个人都叫‘某检’，我爸叫胡检，我一个邻居大哥才分进去，也叫栾检。要是周洋去了，非把人笑死。”所幸周洋此生进检察院的机会近乎渺茫，沙川市检察院的“检”们逃过一劫。

次日上午，周洋精神焕发地来到校长室，等到了地方才发现大门紧锁，知道时间尚早，只好耐心等待。老郑此刻正在家里同样耐心地等待一个人——李高胜。

李氏父女准时地赶到老郑的楼下，按照约定，李父独自下车上楼叫人。老郑早在窗户看得真切，忙招呼李父进屋。李父坐在客厅沙发上，将这出戏的主角——一个黑色公文包随手放在茶几上，等待老郑说话。老郑知道主动权在人家手里，不得已开口道：

“老李，很准时啊！”

李父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多年，如今碰到了对手。老郑这句话首先套了个近乎，然后暗示道是有求于我，所以才这么守时。李父久经战阵自然纵横自如，道：

“郑校长有令，不敢不准时啊！”也就是说“你老郑要我送钱来了，不想来也得来啊！”

老郑看出来李父不好惹，幸亏与他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笑道：“不敢不敢呐，老李，孩子带来了吗？”

李父也笑道：“来了来了，就在楼下。”将公文包拿起，递给老郑道：“郑校长，这是咱们说好的东西，照你的意思，全是干货，你就现在点点？”

老郑见终于步入正题，忙笑道：“老李见外了。唉，不瞒你说。现在办教育有难处啊，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孩子在楼下吧？咱们这就去？”

这句话正中李父下怀，道：“好吧！车在下边等着呢！”

漂亮的凌志载着几个人驶向沙川高中。一路无话。到了老郑的办公室门口，老郑看见周洋在那里候着，便对李氏父女笑道：“看，那就是小华的班主任。”

周洋正在对着一堆待扫的垃圾练台词，忽听身后车响，扭身看时，只见老郑和一对父女模样的人下得车来，忙迎上去。老郑打开了办公室的门，把他们让进屋里。屋子不大，黑黑的水泥地板，高高的档案柜耸入密布的蜘蛛网中，头上只有一个吊扇，启动起来比摇把拖拉机还困难。正前方是一幅中堂，写的是刘禹锡的《陋室铭》，足见屋子主人的风雅。这个办公室是老郑精心设计用来接待

客人的，这客人又分为几类。一类是上级，程序是先将其招呼到自己这里见见面，然后再引入本校规格最高的贵宾室，既可以示以为官朴素，又不失礼节。这另一类是平级和下属，在这里接待，显示了我老郑清廉的本色，平添了许多威仪。

周洋崇敬地观察着这间屋子，心生敬意，暗暗责备曾经听了不少诽谤老郑的话。李父当然老练的很，一眼看出了门道。李明华则连捂鼻子带皱眉，心想这里简直连自己家的客用卫生间都不如，也不知道怎么会有人在这里办公；唉，校长室还如此，教室更不用说，等着受罪吧！

学生送到了，李父的任务圆满完成，又对女儿的班主任周洋寒暄了几句，起身告辞。周洋这才明白原来只是来接个学生，不由得很失望，又想到这是老郑亲自给自己布置的任务，倒也心安理得。将李明华安置在班里，看了看教室中懒懒洋洋的学生，她心里莫名地慌乱起来，如同面临着一个着了火的宝库，到处是狼烟，不知道先救哪个好。

周洋的心里涌起了难抑的悲凉，这种悲凉她在大学毕业时曾经深深地体会。如今那人那情那事早已变成心底堆积的废弃物，当初的情感也已无影无踪。多年之后回味起来，今天的烦恼又与当时的哀愁何其相似！面临关系到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无助的感觉总会按时来到。这也许就是命运吧！

周洋无奈地笑了笑，似乎对面就站着那个让自己烦忧的精灵。台下的众人一盘散沙，睡觉的人连以前当幌子的

书都放弃了，大张旗鼓地落实墙上“诚实、严肃、活泼、团结”的校训：睡觉不用掩饰，谓“诚实”；睡像横眉立目，谓“严肃”；喉咙不愿虚度光阴，打呼噜助兴，谓“活泼”；周围的人不忍扰了他的好睡，只肯摇头叹息，谓“团结”。面对一个将校训体现得这么好的班级，周洋实在无话可说。

现在的时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在学生面前走上几走，远远不如美女和驴的回头率高，没有一个人会将那么多金子慷慨地扔给看了三年看得口吐白沫的老师。即使有打算今年权当是登陆演习明年再发起冲锋的人，也不准备再把一年的青春压在这里，都想去县中碰碰运气。沙川市乃至全国恐怕都知道县城的高中，是落榜学生的回收站。回炉再造一番，说不定铁块还能变成金子。并且沙川市林阳县中简直算是全省闻名的回锅基地，在别处软不拉几的学生，到这一来没准会像回了锅的油条直挺挺地又焦又香。这里的出锅率，也像80年代中期长篇小说的情节在“文革刚结束，城乡结合部”发生的频率一样高。

教室外边不远处就是工地。由于才下过雨，由卡车宽大的轮胎咬出来的一道道巨大的伤疤，赫然在地上干结着。羞答答蒙着绿色防护网的科技楼，宛如正梳妆的少女，只是浑身爆炸一般向四周蔓延的钢筋铁丝，好比疯长头发胡子汗毛一样无情地去掉了她淑女的面纱，倒像一个没有穿上画皮的不男不女的妖精。几个提心吊胆挂着吊带在半空中晃悠的民工，仿佛那妖精叼在嘴里的早餐，又像是感叹号下四处游走的那一点。

教研室里没有多少人，前两节没课的不必来那么早，有课的早进班了，剩下的是没有课却必须来的，大多是班主任。教政治和历史的能做到班主任的确不易，好比小葱蘸酱被请上宴席，要么是主人的偏爱，要么是宴席本身档次不行。现在流行的是学理工的人做领导，原因是“思维严密，逻辑严谨”，想想也有理。学文史的任你本事再大，也不过是在本国的责任田里折腾，闹来闹去，不会有什么出息；倒是人家学理工的，学识与世界接轨，眼界开阔，不委以重任不足以谢天下。而现在大学里流行的观念是：学计算机的看不起学工的，学工的看不起学理的，学理的看不起学外文的，学外文的看不起学中文的，学中文的看不起学管理的，学管理的看不起学经济的，学经济的看不起学历史的，学历史的看不起一切学教育的，学教育的大概没有人可以供自己看不起，只好看不起同行。这互相看不起的心思都有，又要顾及为人师表，明争暗斗也不能太过于表面化，于是教室里不适合摆开战场，领导的办公室里空间又太小，而这教研室里不大不小正合适，正是兵不厌诈你死我活的好地方。

周洋进得门来，发现只有刚分来两年的小于在，信心大增，雄赳赳地在自己位置上坐下。人一到有什么不开心的时候，总喜欢找茬，特别是找比自己弱小的人的茬——也想过找比自己强的人，可是一般不敢，除非发神经——周洋今天一来心情郁闷，二来没发神经，找小于的茬近乎天经地义。想起自己才来的时候帮老孙抄写教案，几个晚上没有合眼，不由的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恨不得马

上把小于卖到委内瑞拉的甘蔗园里喂蚊子去。冷笑了几声，抽出自己的教案，冲着小于道：“小于，给我誊一下教案吧？”

这句话其实有语病，“给”乃使令性动词，“吧”则是商量性的语气词，二者连用只能说明说话的人水平太低或是心跳不正常。

小于果然惊诧于这一句含糊的话，又惊诧于这么热的天居然有这么冷的笑声，便抬起头来四下里看看，确定这屋里能说话和移动的只有自己和周洋，方才大悟，笑问道：“周老师，你说什么？”

历史上早有圣人教导我们“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周洋这第一炮就是个臭弹，士气大落，第二次就明显有些底气不足：“我看你有事没事，你的字体好，没事的话，想让你帮我誊一下教案。”

小于的脸上分明流露出一解和不屑的微笑，而周洋把它误解为歉意的表达，士气大振，又道：“我带着高三一个重点班，又快高考，忙啊！我见你没事，帮我誊一下，就算帮我一个大忙了。”自以为比当年的老孙客气得多，感叹狠不下心来。

然而小于不愧是新一代的大学生，接受的民主思想熏陶是周洋无法比拟的，见到这公然的挑衅和不平等，一颗自由的心跳动得剧烈程度好比正工作的气泵。但在这个教研室呆了这么长的时间，圆滑的伎俩还是学到了一些：“周老师，我怎么会没有事呢？我这不也在忙吗？”

周洋逐渐骄傲起来的心怎能受这等蔑视，忍不住把冷

笑的温度又调低了几度，道：“哟，你也在忙啊！唉，现在的年轻人可不比以前了，同志之间的感情淡得跟水一样！一点小忙就成这样了。”

小于的涵养即是再高也难以忍受，他提高声音回敬了一个冷笑道：“周老师！你也是老大不小个人了，有什么脾气哪儿发不了，到这找我来泄火！要检查你的教案，又不是不检查我的，凭什么要我替你写？你忙，我还更忙呢！市报让我写个教改的体会，我还得抓紧改呢！给你誊，那是我顾及你还是个往四十上走的前辈老教师，不给你誊，那是我压根就看不起你！咱们明白人不说瞎话，一个组的，什么事不能明着说，找什么茬！我在大学也不是被吓出来的，周老师，你要是冷静下来，咱们还是同事，我还尊称你一个‘老师’，你要是还这么不讲理，别怪我以后耍小脾气！”

周洋的脸通红，好比憋了一膀胱的尿水无处排泄。此刻的士气已到了“竭”的地步，她想不到貌似听话的小于居然如此狷介和不留情面，只觉得天地一起旋转开来，脑子一片空白，颇有“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意境。想不到这结合了老庄思想和禅宗精神的名句竟应和了千年之后的人情体验，真是妙哉妙哉。

罗 之 彦

沙川市最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名叫“之彦律师事务

所”，望文生义可知所里的一把手名为“之彦”。之彦就是罗艳的爸爸，沙川市上镜率相当高的一位法律专家。早年罗父并不干律师这一行，而是在法院混日子。时间一长，法院里的弯弯道道了解得一清二楚。后来兴起了“律考”，趁机制不健全捞了个律师证，索性辞职干了个体。一来二去数年过后居然也发达起来，旗下颇有几位法律系本科生助阵，气势不凡。加上与法院良好的人际关系，倒也打赢几场影响不小的官司。罗父利用电视台的人都是法盲的大好时机，频频出入演播厅，讲解一些民告官的案例，虽然于事无补，但树起了“罗青天”的好名声。暗地里授意几个徒弟做上几面锦旗高高挂在办公室里，外人入内无不肃然起敬。

罗父听手下的大学生们讲大学时的笑话，说有一个问题，是某次酒会上中文系的一位高才生提出来为难一群法律系才子的。

问：律师和精子的共同点是什么？

罗父觉得好笑，可叹大学男生们无聊到了何种地步，三句话不离肚脐下三寸的部位极其副产品。谁知那答案更不像话：

答：都只有几千万分之一的机会变成人。

真可谓一针见血，“把律师灵魂深处的丑恶全抖了出

来”(那位中文系高才生语)。罗父不明白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居然被人认为不是人干的，不能不让人生气又泄气。

其实罗父的为人之道还是相当不错的。比如他接受案子，先拿着材料钻研半天，觉得压根就打不赢的，就劝人家回去，碰上心情好的时候还给那些有告状癖的穷人回家的路费。遇上案子有难度但来人财大气粗，就竭尽全力创造让他们掏腰包的机会，官司一拖再拖，时间越长越好。碰到了有私交的人的案子，甚至干脆免费服务，卖个人情，倒也划算，周洋便是一例。

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的祖训是“屈死不告状”，有些言过其实，真是濒临“屈死”的境界时，大部分人还是会叛逆老祖宗的。去年一个夏天的晚上，罗父和一个法院的老熟人聊天，问有什么新案子，熟人随口给他讲了一个：本市某局的一个局办副主任给单位买电脑，联系了一家人的供销员，两个人私下里有交易，大概拿了供销员几千块的回扣，那供销员也是个新手，哪有没见货款就给回扣的？那副主任见有便宜可占，拿了钱不办事，又跟另外一家公司签了合同。后来供销员因为业绩太差被解雇了，赤条条没了后顾之忧，铁了心要告状。现在那位副主任已经被停了职，法院传讯他两次了。

罗父觉得没什么新意，骗人的太无耻，被骗的太笨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正要告辞，熟人神秘道：“知道我为什么拣这个给你说吗？”罗父摇头，熟人得意道：“这呆头呆脑骗人的便是你家小艳班主任的老公。”罗父闻言心中一颤，接过案宗一看，果然是他！

整个事件由于罗父的介入变得简单明快，几天后除了那供销员之外皆大欢喜，周洋夫妇登门道谢，欢喜得他们等不得来世，现在就想做牛做马来报恩。这件事罗艳自始至终毫不知情，周洋也正因为此对罗父做事谨慎而有分寸大为赞赏。而罗父趁此机会和周洋的笨蛋老公拉上了“同乡”的关系，那笨蛋时不时引荐几个来打官司的，罗父都热情接待，两家的关系竟因此黏糊得好比过年时的糍粑。一日罗父和笨蛋喝酒，聊起了其实20年没有回去过的家乡，居然动了情。

罗父父母早亡，姥姥拉扯他长大。20年前姥姥去世后离家去省城投奔亲戚，就再没有动回家的心思，现在大概也没什么人认识自己了。乡情好比风筝，以为它晃悠悠早没影了，拉一拉线，紧紧的还在。罗父很怀念自己还是露着光屁股满世界跑的日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光着的屁股后面跟着一条叫“气肚”的黑狗。“气肚”是罗父家乡的土话，即对蛤蟆的俗称。罗父从隔村一户人家里把小得比大个的老鼠强不了多少的“气肚”偷到手，心惊肉跳地往家里跑时，满耳朵充斥的都是这么一片蛤蟆的叫声，光屁股的乡间小儿自然达不到“听取蛙声一片”的境界。当同样光着屁股的小伙伴们流着鼻涕上前打听狗的名字时，他毫不犹豫地“刺溜”嘬了一下鼻涕，大声说：“气肚！”又“刺溜”嘬了一下鼻涕。事后多年，他都为自己为狗取的这个如此得意如此恰如其分如此有纪念意义的名字自豪不已。

“气肚”是一条很懒但很忠诚的狗。在罗父的记忆中，

“气肚”一天到晚都在睡，冬天找个锅台边或是在太阳底下睡，夏天找个树荫底下凉快的地方睡，睡醒了伸伸舌头，弓弓脊梁骨，从比它再小一些的狗嘴里抢下一些什么东西，吃了再睡。“气肚”从来不向他要过一顿饭，他也从来没想过给他一顿——他连自己的饭都保证不了。“气肚”的忠诚表现在它的警觉，每次罗父偷了别人家的吃食，饱餐过后昏昏入睡时，忽然听到“气肚”有气无力的叫唤，便一跃而起闷头便跑，身后必是一顿臭骂和棍子与他身体的撞击声。疯跑出去一阵，回头看看，身后跟着救驾有功的“气肚”，虽然它也几近虚脱。

“气肚”死得很惨，被人活剥了皮然后煮着吃了。

那时的“气肚”已进入了风烛残年，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一场大水淹死了大部分牲畜，老气肚凭着与生俱来的逃生经验与本能逃上了堤，与同样惊慌失措的人们和平相处了二十四个小时后，才发现被饥饿征服的人们更可怕。在一个带着颤音的提议下，人们一拥而上，而老狗气肚连反抗的劲都没有，乖乖就范。而作为那锅狗肉的受益者之一的罗父，在多年之后意气风发地品尝着名闻全国的“花江狗肉”时，对周围的食客不无感慨地说：“我吃过的最香的狗肉，就是一九七五年发大水时我在河堤上吃过的那只……”停顿一下补充道：“它叫‘气肚’。”说时一脸的严肃。

老狗气肚是罗父的启蒙老师，他一直这么认为。罗父把世界上所有的人归结为三类，第一类是被吃的狗，第二类是吃狗的人，第三类是吃人的狗。人生在世，做被吃的

狗不如去死，做吃人的狗风险太大，只有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中等水平的吃狗的人才是最符合中国传统处世方针的选择。罗父在这么一个极为实用又阴险的逻辑支配下，完成了从一个即将被吃的狗向中等吃狗的人的转化。

罗父在罗艳上幼儿园时，突然一次来了兴致亲自去接她。在幼儿园门口等了半天不见人出来。一根烟买通看门老头，溜进去找，赫然发现罗艳正在和另外一个女孩打架，而那个女孩的妈妈居然在一旁为女儿加油助威。罗父于是点上一只烟，静静地等待结果。过了一会，阿姨跑过来拉开了两个业已斗成了土鸡的女孩，这时，那个女孩在妈妈的怂恿下突然窜过去抓了罗艳一把，顿时几条血痕出现在脸上。罗父一跃而起，把那女孩揪住推到罗艳面前，罗艳趁机狠狠地踢了那女孩一脚。

罗父从此很为女儿担忧。世上的众多难题处理起来，聪明人好比蚂蚁啃骨头，讲究化整为零；笨蛋们却像狗啃骨头，颠来倒去发现骨头硬邦邦得可以用它来当撬地球的那根杠杆，毫无进展，只能难过地叫唤几声遂丧气而去。罗父既深以狗为耻，便决意不向狗学习。化整为零的原则贯彻了十几年，罗艳的身上倒也着实看不出太多的狗的迹象，所以罗父即使离了婚，也大可放心了。罗父经历过那么多的离婚案件，子女受不了打击神经错乱的、自杀的都有过，不过罗艳从小就是她妈妈那种独立的性格，就是爹娘死了都未必会想不开，何况父母还是一如既往地爱她，关心她。

第五章

高 丽 敏

爸爸妈妈：

几千几万个对不起，我走了，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记得爸爸总是乐呵呵地说“天无绝人之路”，真的是这样吗？我不敢相信。今天是个晴天，晚上的月亮也很漂亮，大概我的生命真是无足轻重，连老天都不会介意断了我的生路。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再面对这个世界，天底下这么多条路，我却找不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希望二老不要太伤心，这是天意弄人。

爸，妈，这样不也很好吗？你们再也听不到我从学校带回家的坏消息了，你们再也不会因为我不争气而伤心了。从小到大，你们给了我多少希望和鼓励，但女儿就是笨，女儿就是什么也学不会、怎么也考不好。我何尝不想让你们高兴呢？我何尝不愿拿好成绩让你们快乐呢？唉，真

不忍心离你们而去，还有这个缤纷的世界。

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三年前，我如果听你们的话，上了师范，现在该是多么的快乐啊！我可以领着一群小孩子到处玩，教他们画画，听他们唱歌，给他们讲故事，还可以拿自己挣来的钱为父母补贴家用——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出现过多少次，但是我知道这所有的不过是一个幻想，它早在三年前就已经破灭了！想想初三时，我的成绩是多好啊，几乎每个老师都劝我上高中，将来考北大、考清华，我天真地以为我到了高中还是会有个好成绩的，于是我哭，我闹，我非上高中不可。现在想起来，怎么能不让我肝肠寸断！你们是对的，我不适合高中那么激烈的竞争，我是个很微不足道、很容易满足的女孩，我不是那种心比天高的女孩，但怎么会知道我的命竟是这样的薄！

因为我不顾一切的自私，我终于受到了惩罚：中考竟然落榜了，高中梦成了泡影，连师范的门都向我无情地关闭了。当我把中考落榜的消息哭着告诉二老的时候，我真想死了算了。可你们竟然把家里的所有的存款拿出来，给我交了一万元的高价费，让我上了高中。爸，妈，你们知道吗？我是怎么开始第一天高中生活的？第一次进校就是分班！分班！分班！分班你们知道吗？我在六班，一六、二六、三六，三年来都是在六

班。我自始至终都在一个差班啊！

爸妈，我从来都没敢对你们说起过。我在差班里学习，周围几乎全是高价生，相比之下，我们家实在是太贫寒了。（爸，妈，我实在不忍心把这句话说出来，但我就要走了，原谅女儿好吗？）同学们都说文科“五班比成绩，六班比钱”，五班是重点班，都比学习成绩，六班是差班，都比谁家里有钱。我们家的情况，我最清楚，我们家要是有钱，就不会让我每天吃从家里带到学校的饭，我们家要是有钱，就不会让我借来同学的参考书来抄。妈妈，每次我接过你给我改做的你穿过的衣服，都是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我那是装出来的，是怕你们伤心，穿着“新”衣服上学路上，我流过多少泪啊！别人每天在学习，我每天也在学习，可我就是不行，我也付出了很多，但就是得不到。比成绩，我比不上别人，比有钱，我还是比不上别人。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一个成绩很差家里又很穷的学生，简直是一个多余，是一个附件，永远都是被人比较的对象，我都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着。爸，妈，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全力来供养我，可我还是决定要走了。我学艺术专业，我喜欢唱歌，喜欢画画，你们不是说过我很有这方面的天赋吗？可我现在的成绩，连艺术专业这么低的分数线都上不了，马上就高考了，别人复习的忙着复习，告别的忙着告别，

聚会的忙着聚会，我呢？整天一个人呆在座位上发愣，别人忙碌的与我无关，我无论如何也不知道怎么溶入这个群体。三年了，整整三年了，每天坐在这个几十号人的屋子里，我都觉得像在与完全不同的一群人相处，用什么样的语言都无法与他们沟通。

爸，妈，别怨我的班主任孔老师，这不怪她，她像个大姐姐地对我好，我真对不起她！要怨就怨我吧！怨你这个不争气的女儿吧！女儿实在不是应付考试的好孩子，但这个世界上没有考试又偏偏运行不下去。考试，考试，我不行了，爸，妈，我真的不行了，我的专业课成绩再好，又有什么用？我的文化课那么差，我还有什么希望，高考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我也想过再复习一年，可看看那么高的报名费、资料费、授课费，我就没有信心了。今年你们下岗了，虽然你们一直瞒着我，但女儿发现你们这几个月来每天早出晚归，咱家的伙食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即使是我要高考了，也不再有一天一个的鸡蛋，我就知道出事了。那天中午，我撒谎说补习功课，偷偷去你们原来的工厂，厂里的公告栏上贴的下岗职工名单，最前面的两个就是你们的名字！虽然我从报上看了许多这方面的消息，教政治的周老师也讲了很多，但我还是忍不住哭了。在那名单底下我就哭了，我也不知道哭

了多长时间，后来我回到学校，一个人在课间、在课外活动、甚至在上课时我都小心翼翼地哭了出来，如果我的学习会好一些，如果我能在初三时听你们的话上师范，如果你们当初不生下我，那就不会有现在的一切痛苦了。可惜现在都晚了，什么都晚了。

爸爸妈妈，虽然我一百个不愿意你们下岗，但是既然是事实了，就要勇敢地面对它。你们虽然不再年轻了，但你们都有技术在身，社会是不会不管你们的。我听周老师讲，下岗是社会改革的必然结果，一定要相信自己，从头再来。

爸爸妈妈，你们不是说我的手巧，可以画出世界上最美丽的画吗？可女儿竟用它写出了让二老最伤心最痛苦的文字来，女儿真的不孝。爸爸妈妈，我就要走了，今天晚上我逃课了，这是我临死之前最后一次惹你们生气。现在是十点，你们就快下班了，我得在你们回来之前赶快死掉，要不你们会更伤心的。女儿死了以后真的很快乐！

女儿：小敏绝笔

亲爱的同学们：

如果不是我死了，你们恐怕永远不会在意我，一个三年来都是那么默默无闻的女孩。整整

三年，我一直在一边偷偷地看着大家，希望能够找到一份真挚的友谊，但等了三年，也没有一个人在意过我。我从来都是一个人，我觉得与你们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的成绩在班里是最差的那一类，我没有足够的钱来参加你们的聚会，我只能在你们开心的笑声之中分享你们的快乐。我的天地只属于教室的那个角落，就我一个人。

我无时无刻不在努力融合到你们的群体之中，我觉得如果三年来我的友情世界里始终是一片空白，将会是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于是我傻傻地做了好多傻事，不敢去计较公平不公平。好像上帝故意跟我开玩笑，让我所有努力都是白费。

记得今年元旦吗？大家都互相赠送贺年卡，多温馨的场面，每个人都得意地炫耀着自己收到的贺年卡。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其中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张很特殊的，就是手工做的，上面有卡通人物的那一种。大家都不会想到，我给全班五十四个人都寄了一张，每张上面都有我为大家画的不同的卡通漫画，整整五十四张！我用去了从早餐里面节省下来的所有的零花钱，我充满了幻想与信心把它们从邮局分好几次投递出去，每投一次，就有那么多的甜蜜在我的心里涌起，我故意分几次投，就是要把那一种小心翼翼的甜蜜和幸福分成几次来享受，我那时真的好快乐，好

幸福，我真的好像看到了每个人都给了我一张好看的贺卡，整整五十四张，好厚好沉的一大摞啊！我看着每个同学收到贺卡时激动幸福的表情，真快乐极了，高兴极了，我给大家送去了一份幸福，太好了，太美了！

在我投出的每一份贺卡上，我都没有写自己的名字，我幻想着总会有人明白的，总会有人想到是我这么一个根本不起眼的小女生寄出去的。五十四张装饰一样的贺卡，用同一种笔画的小卡通，全班人都有，怎么能没有人联想一下呢？

可结果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就是没有！没有一个人给我回一张贺卡。或许如果有一个人给我一张贺卡，哪怕是一张空白的小纸片甚至是一声真诚的感谢或是一个真挚的眼神，都足以感动我，让我重新有了希望，让我重新感受到自己被别人注意，让我不至于心死！我的要求并不多啊！我真想在安静的教室里大声喊：“我给你们贺卡，你们都收到了，为什么不给我一份呢？”可无论如何安慰自己等下去，我都明白结局都是一样的。其实根本不会有结局，连开始都没有，何来结束呢？原来的我，是幼稚可笑的我，从一开始就傻乎乎地错了。

我眼前摆着 240 多片安眠药，快了，我快要睡熟了，安详的睡梦中，我的身心会得到永远的安静。其实我的心早死了，从那一次我寄完贺卡

后冷冷清清的一个月，我的心就死了。心都死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高中是不该有友谊的，不会有的。没有一个人像我这么付出我的等待，也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静静地入睡。这里只有考试，只有卷子，只有分班，只有分数，只有名次，别的，什么也没有。

唉！就要走了，别为我伤心，你们会为我伤心吗？我不敢想。或许你们觉得我脆弱，或许你们觉得我不坚强，那对我已经不重要了。你们应该对我笑一笑，好吗？冲我开心地笑一笑，我感觉得到的，我真的感觉得到的，也许大家很快就会忘了我，但我永远也忘记不了大家！

今年9月17号是我18岁的生日，我永远也不能是成人了。但作为一个小女孩死去，不也很好吗？我从心底里祝福你们都考上一个好学校，真的，真心地祝福你们！等到我生日那天，如果还记得我，就在你们的新学校买一张贺卡，给我好吗？我会收到的，我真的会收到的！

我真的好爱好爱大家！

同学：高丽敏绝笔

百祥街派出所档案记录

一、高卫东

问话人：百祥街派出所民警王四喜。

记录人：百祥街派出所文书李秀芬。

被问话人：百祥街 47 号居民高卫东，死者高丽敏之父。

问话时间：1988 年 5 月 17 日。

警察同志，我怎么也想不到我女儿会这样啊！她还不到十八岁，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小孩，（失声痛哭，经提示，叙述事件详细情况）详细情况？我女儿死了！小敏死了！（情绪异常激动，问话被迫中断）

（半小时后，情绪逐渐稳定，开始接受问话）。我见小敏最后一面是在昨天（5 月 16 日）下午晚饭后。小敏要上晚自习，回家吃晚饭，秀荣（死者之母，记录者注）抽空回家做饭，碰巧忘带了那套钳工工具，就回家去拿，那时她很平静，就跟没事一样。我们一家三口很少在一起吃饭，那时也没想到会是最后一次，（哭，问话中断三分钟）。吃饭时，还说……还说一辈子也没有见过一个歌星，说她很喜欢他的歌，恐怕这辈

子都见不到了。我那时急着上班，也没有去想太多，吃过了饭，我们两口子先去上班去了，小敏说她等一会儿再上学，我们以为她要在家里整整学习资料，也没在意，就急着上班去了。同志啊，我们两口子都下岗了，找个临时活干干不容易啊！我干钳工活，她去给我打下手，还帮队里其他人干活，挣个钱不容易啊，全花在小敏身上了。谁知她（哭，问话暂停）……

晚上十点半时，我们俩收了工，急着赶回去给小敏开门，她妈还专意买了个瓜，说是先搁在水里冰一下再吃。那天发了工资，我们俩一共五百多块钱，老板还多给了二十块，我们俩都很高兴。小敏前天说高考每科还得交考试费，这下有钱了。我们回到家，发现小敏书包还扔在屋里的小板凳上，厨房锅也刷好了，我们不知道咋了，就开始找小敏，她那间小屋子门锁着，我们听着里面动静不对，叫门又不给开，我就把门踹开，一看，小敏已经从床上滚到了床底下，两只眼往外鼓着，都快瞪出来了，嘴里全是白沫，手脚乱抖。我还以为是羊羔风，就赶快出去喊人，人一乱不知谁打电话报了警，一会儿 110 来了，把小敏带到医院，在路上小孩就不中了，（哭，语言断断续续。）医院里大夫还是抢救了半天，也没救活……好孩儿啊！吃饭时还好好哩，咋说没人就没人哩？咋转眼就不要爹娘哩？这叫我们以后

咋过啊！（长时间大哭）

二、王秀荣

问话人：百祥街派出所民警王四喜。

记录人：百祥街派出所文书李秀芬。

被问话人：百祥街 47 号居民王秀萍，死者高丽敏之母。

问话时间：1988 年 5 月 17 日。

我还有什么好说？小敏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哭，情绪激动，问话暂停。）昨天晚上，我给小敏做了最后一顿饭，本来只有我们娘俩儿，正吃着她爸回来了。我们一家三口很长时间没在一起吃饭了。吃饭时小敏神情有点怪，一会扒两口饭，一会看着我们吃，一会傻笑。我还以为她在学校有什么不如意，就问她，她还说没事，我们俩都急着去上夜工，连锅都没工夫刷就走了……没想回来时家里就出事儿了……门打不开，她爸一着急，踹开门一看，小敏正在地上打滚，一只手还抓住床单，浑身乱颤，两眼往外瞪着，一嘴白沫。她爸赶快去喊人不知谁打了 110，一会儿 110 来了，带着小敏去医院，在路上我就觉得不中了，身子都硬了，越来越凉，到医院抢救了半天，还是不中……（大哭）。那谁知道她会死哩？晚上吃饭还好好好的，那咋会说不

中就不中哩？我跟她爸一个月没日没夜干活，就是想让她成才，这么一走，我们活着还有啥意思？恁听话的女儿，咋说不要爹娘就不要爹娘了？（晕倒，问话被迫停止）。

三、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报告

死者姓名：高丽敏（女）

年龄：17 岁

死亡原因：服镇静类药物过量致死

死者于 1998 年 5 月 16 日深夜 11 时左右，由百祥街派出所 110 报警服务台送至本院，立即开始抢救，抢救前死者已经停止了呼吸，血液动输功能丧失，瞳孔放大，手指呈深灰色，当时初步确认为中毒症状。随后进行紧急抢救，使用了人工、电击等多种方式，都未见效。晚一时五十三分，确诊为死亡。死后，进行尸体解剖，确认为上述死亡原因。

诊断人：李新洛

1998 年 5 月 17 日

杜 存 古

我们的祖先们早就总结出一条格言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麻木的世界中，让人感受到刺激的事情的范围正在缩小，而人们对刺激带来的新鲜的疼痛感又无比向往，于是大部分人对意外的事情病态地敏感。比如大学里学新闻的都知道一条本行的祖训：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就是新闻了。有好事的变态弟子将其篡改为：人“要”狗不是新闻，狗“要”人才是新闻。至于问他们这“要”字表达了什么意思，自然是“嘿嘿嘿”回答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最无聊的时候往往最能够等到最刺激的消息，而人们也只有在极大的刺激之后才会倍感刚才的无所事事。杜存古知道这件事是在课外活动时，他睡了一个下午，刚刚醒过来，精力旺盛得想到处找土匪歹人打架。等到了走廊，却见三三两两的学生散落在各处，好比街边大排档收摊时地上丢弃的一次性筷子杯子和用过的纸巾。他见人人脸上有鲁镇的人听完祥林嫂阿毛故事的神色，走到一个五班的同学跟前问道：“出什么事了？”

那人看见杜存古头上傲视天下的一小撮头发，心中诧异声音发颤，连杜存古都替他难受：“你……还，不知道？”

杜存古以为是郑金铜和载重卡车接吻了，兴奋道：

“怎么了？快说！”恨不得替他说：“哈哈，老郑出车祸了！”

那人叹口气道：“唉，你们班的事，你会不知道？”看看杜存古脸上的兴奋消失了许多，接着道：“你们班高丽敏，她……自杀了，你真的不知道？”

杜存古觉得世界忽然冷了起来，又冷又黑又潮好比午夜时的太平间。想象的天空落入到现实中的峡谷。这时，他方才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眼睛——从四楼到一楼，每一双眼睛都肆无忌惮地用好奇、怜惜、不信、感叹的目光轰炸着自己的教室。而班里，早已经没有几个人，大概统统到什么地方避难了，步调一致得像一起投海的企鹅。

杜存古远远地望见草地上几朵祥云处躺着几大天王，垂头丧气的模样似乎刚刚被贬下凡尘。走过去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倒像是坐在尖刀上一样生疼。忽然，谢克兵骂了一句，道：“学校真他妈黑暗，人都死了，还封闭消息，怕什么？怕再死一个？考试时怎么不怕？念分时怎么不怕？开除人怎么不怕？分班时怎么不怕？他妈的！”卢英本叹口气道：“学校怕什么？不是怕死人，是怕死了人影响升官发财！是怕人家高丽敏家长要赔偿！”旁边有人捅了他一下，用百分之五十的目光表示赞成，用百分之三十的目光表示愤慨，用百分之十的目光表示反抗的决心，用最后的百分之十的目光遗憾地提示卢天王：老郭目前到这里只有十步的距离。

几个人一起沉默，诗人道“最有力的反击是无言”，满心希望这能给郭桐方一个心理的震撼，却发现老郭他看

也不看这边就匆匆而过。世界上最无奈的便是自己的挑战不为人所知，孤独地做一个挑战者，不如当个繁忙的附庸。听说老郑去黄山的云海里溺水去了，这下子有老郭的好看。

杜存古抬起头，看着湛蓝湛蓝的天，天居然这么蓝，这么晴，这么好，原来并不是一切悲惨的故事都发生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晴朗的天空下也可以酝酿这如许的凄凉。杜存古不清楚究竟这是不是残酷，又觉得好像高丽敏并没有离开，甚至认为她根本就未曾真真切切地存在过，一切都像是一块蒙着白色轻纱的蓝水晶一样的冰，白纱被风吹走了，冰也不复存在，连痕迹都没有留下。

不知不觉，有一个女孩走到了近前，众人看去，却是班长温静。温静当上班长与她长得漂亮关系很大，现在她眼中忽闪的眼泪倒像是玫瑰花瓣上洒的几滴露水，凭空多了些哀婉的气质。今天班长的美丽像是献给死者的鲜花，愈美丽愈凄然。

温静是来喊人的。班里准备给高丽敏开一个小小的告别聚会。

大概人们都天真地认为只要不提“死”这个字，高丽敏就还活着，只是要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去了。痛苦的感觉好比一根棒子打过来将到未到的时候的绝望，一旦打过了，随之而来的只有麻木。

进了教室，他们发现黑板上画了两个洁白的小天使和一个长发飘飘的小女孩，下半身是一朵幻化的白云。整个黑板再无其它内容，连一个简单的字都没有，也正是这黑

白分明的肃穆与静宁，让每一个坐着的人都不敢说一个字，发出一声响动，仿佛整个教室，整幢大楼，整个城市都是用一种极度易碎的透明的陶瓷做的，稍一动作，便会在一阵哗啦啦的裂响中，把天地万物化为一阵烟，一撮土。

杜存古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右前方便是高丽敏的座位，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立放着的一排课本，用一条很精致的粉红色的橡皮筋固定着，橡皮筋上还挂着她自己画的两个特别清纯的日本卡通少女，一如她自己。大大的眼睛，长长的头发，单薄的身材。她最喜欢的那支绘图笔还在桌子上放着，映着窗外斜射过来的光亮，发出一种特别清亮的光芒。杜存古眼里忍不住充满了泪水，忙深深地低下了头，生怕让人看见。这时他想起了妹妹，远在另一个城市的杜存玲。

杜存古眼里含着泪，低着头。所有的心情在一刹那化为一汪静静的水。高丽敏的死像是一双手，撕开了尘封已久的酒坛的封皮——“红酥手，黄藤酒”，多么黯然的画面——弥漫开来一股辛酸的香气。时间过得真快啊，回忆起童年的情形，好比清晨回忆昨夜的梦，分外模糊又确实记得某个清晰的情节，伸手去触摸又远不可及。那些日子初想起来是油画，颜色浓重而凝练；慢慢地变成了水粉画，留下黑白的淡影，飘逸而淡泊；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素描，只剩下简单的线条，扼要而简明——

那天还是暑假，突然说要返校，尽管好多人故意让自己迟钝得好比山顶洞人的石头，仍然逃脱不了来校看分班

结果的命运。杜存古坐在六班最后一排的位置上，不耐烦地诅咒这一天赶快去死。周围几个女孩开始小声地议论，无非是惊叹杜部长的少爷会沦落到这里。谁都知道六班的人参加高考，不死也得高位瘫痪。杜存古无所谓地闭上眼，想起了一个在五班时经常玩的一个游戏：闭上眼，数九下，然后再睁开，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的幸运男（女）孩。杜存古玩过不知多少次，进来的不是周洋就是高华明，或者是修理工之类的。这一次怎么样呢？他开始数数，大概他闭目的样子很可笑，周围几个人笑了起来。杜存古不去管它，固执地数着，像是王子守候着睡美人。

睁开眼，门口却没有人——比以前还糟！以前好歹还能看出来个性别，这次干脆一无所有。正叹息间，却见一个女孩走进教室。女孩的头发很长，大概刚洗过头，柔柔地遮住了半个脸，只露出鼻尖。天气正是热到了极点，那女孩的鼻尖上分明有一滴小小的汗珠，盈盈欲滴的样子。她谨慎地走进教室，脸上一种时时在意的表情，迈着同样小心的步伐，走到了最后一排。杜存古的心猛地跳起来，多么想让她就坐在自己周围，又多么想让一个如此瘦小的女孩坐到位置更好的前几排去。走……走……走，女孩轻轻地走着，女孩轻轻地走着，停下来，温顺地四下看了看，又走两步，坐到离杜存古隔了一张桌子的最后一排，是个墙角。

杜存古的心霍地停下来，又开始了不紧不慢的跳动。他开始偷偷打量这个女孩。平凡，一个平凡的女孩，一如她穿的那件蓝色底点缀着些小花的普通衬衫，然而很纯，

纯得像自己妹妹那熟悉的银铃般的笑声。她并不特别漂亮，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如果有，也是她那种规规矩矩的神态。在一个差班里，这样做什么都规规矩矩的学生并不多见。她的桌面上竖放着一排书，两边各用一个很精致的书夹夹着，使它不至于东倒西歪。最为特别的是她读书的姿势：安安分分地坐着，似乎没有在意任何人。两条腿紧紧地并在一起，细细地观察，还能看见它们在轻微地晃动。她的两支手交叉着放在腿上，身体微微地向前倾着，头垂得很低，几乎与桌面平行。脑后，一个暗红色的蝴蝶结温柔地握着一头乌亮的头发，在夕阳的照射下，发出一种金黄色的光亮。

一切都那么像远在异乡的妹妹。杜存古刹那间轻松了许多。她就坐在不远处，好像在背书，又好像在想心事，好像在笑，又好像没有笑，好像在为什么伤感，又像是很快乐。仿佛是从窗外一片绿叶里冒出来的人似的，甚至可以说她是另外一个星球、另外一个世界上来的，这里的一切，学校、教师、课堂还有这个世界，都似乎和她没有联系。

可这个人，竟然用一种极其原始和传统的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在杜存古眼里另类的生命。

千真万确，死了，消失了。原来一个生命的消失这么容易，一杯水，一把药片，一颗绝望的心就行了。全然没有顾及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痛苦。讲台上，胸前戴着白花的温静呜咽着说着什么，接着是一阵轻轻的哭泣，女生们的哭泣，你们有什么好哭呢？杜存古莫名其妙地愤

怒起来，自己拉帮结派，整天疯玩，谁理会过这么一个普普通通一直生活在角落里的女孩？平时言语之间，对她有那么多的轻视和不屑，今天怎么这么多愁善感？杜存古的心剧烈地跳着，仿佛脑海里汹涌着一场极其骇人的洪水，奔腾而来，将脑子里所有的思维全部冲走，回首一望“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桌子上被人轻轻放了两张复印的东西和一朵白花，抬头一看，温静正在走过自己的桌子，这大概就是高丽敏的遗书了。不是说当众读的吗？怎么不读了？……

没有人敢读那篇直逼人的良心的文字。没有人能承载得了这种伤心和这种伤心带出的自责。从第一个接到遗书的人开始，便有一种被压得极低的哭声逐渐泛滥开来，一个，两个，由前到后向前蜿蜒在这间不大的教室。杜存古右手拿着遗书，左手小心翼翼地捏着白色的小纸花，生怕弄脏了它，就像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个水晶般纯净而易碎的生命。他神色迷离地凝望着前面黑与白主宰的墙面，忽然灯火通明，一座楼二十八间教室的电棒全部亮了，像是黑色屋子里忽然出现一个明亮的眼睛，杜存古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好多东西，又好像一下子什么都变得模糊了，连自己顽强的心跳都变得很苍白。世界间仿佛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眼泪，又好像变得空空荡荡。一场让人心烦的东西都自觉地跑得远远的不敢近前。一切都变得自然起来，很自然，自然到了极点。所有的人都变得毫不掩饰起来，一切刻意的压抑都变得那么虚假，那么亵渎。整个教室哭声一片。谁都在回忆那个小心翼翼的模样，回忆那个规规矩矩的神

态，回忆她所有的好，似乎这样就可以让她微笑着活过来，重新走进这间她呆了三年的教室，回到只属于她的墙角。蓦然所有人都回过头来看杜存古，像看一个正受伤的兵马俑。因为一直低沉的呜咽从那个高大的男生所在的位置传过来。

杜存古伏在自己的手臂上老牛一般哭了，很恣肆很无忌。



▲哀乐

第六章

周 洋

周洋在教研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原因之一是她刚刚被宣布为历史政治组的教研副组长，具体管高三的学科教研工作，“文人相轻，自古已然”，古时的文人大多广收门徒，自然也可以说“师者相轻，自古已然”，所以这个原因不难理解；原因之二，是比她资格小得多（周洋的观点）的小于居然也当上了副组长，负责高一的教研。人类大概有一个通病，就是一旦发现自己得到的东西别人也得到了，而且这得到的人还是自己的死对头，这占有的快感便要大打折扣。好比一个欢天喜地的新郎发现合欢床上的新娘不是处女。

尽管周洋认为小于有一千个不称职的理由，可惜学校的领导对她的观点不予理会。无奈之下，周洋只好安慰自己道“小人得志”，此念一出便一发不可收拾，什么“鱼龙混杂”、“滥竽充数”、“沐猴而冠”一起涌上心头，甚至后来“龙游沟壑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狗欺”的京剧唱词都

冒了出来，真是文思如拉肚、挡都挡不住。

周洋满脑子的明争暗斗，小于作为少年得志的少壮派，趾高气扬的样子让周洋很不舒服。且说这一天周洋上了两节课，成功地对一屋子精神抖擞的少男少女进行了一百五十分钟左右的催眠。等回到教研室，发现自己组的几个老师对虾般抱成一团，以为又在争论哪里的鸡蛋最便宜，遂做皱眉威严状进去。便将教案由自由落体改为平抛，期望达到知县出巡时开路锣声的效果。果然几个人回头，见是周洋，纷纷做“大梦谁先觉”状，惊道：“周老师！你怎么还在这儿？”

“怎么了？”

“你真的不知道？”

周洋以为是房改的补助取消了，也大惊，道：“真的不知道，你们快说！”

众人又做恍然状：“小于的女朋友那个班出事了……”

小于的女朋友就是孔丽媛，隔壁六班的班主任。既然是男女朋友，离结婚也就不远；既然不远，小孔出事，当然可算做是小于出事了。一想到是小于出事了，喜欢得周洋血压骤升，食欲大增，恨不得马上请客吃饭。急于了解详细情况，然几个老师的表达能力脱不了学科的影响，教历史的高华明抚沧海于一瞬，文字简单却不明不白，让人以为他自己死了；教政治的何家勇洋洋洒洒废话连篇，能把死马气活过来，半天也不入正题。最后方才明白事情的经过。好在中国早已废除了连坐的刑法，否则周洋也逃脱不了干系——毕竟她在理论上掌握着高丽敏的意识形态

发展方向。

听说自己的学生死了，周洋也不免伤心感叹。

郭桐方的办公室里，小于和小孔正颤颤栗栗听候发落。郭桐方的脸好比宣纸上打翻了一瓶墨水，黑黑的色素蔓延开来遍布了整个空间。老郭连生气的劲都没有，何况向这二人发火又于事无补，索性省着点力气好跟高丽敏家长谈判。人最可怕的时候是你知道他要发火却还没有发作出来的那段时间，好比点了一只大炮仗眼看着就要炸可偏偏哑了火，让人不敢接近，又不忍放弃。小于小孔被郭桐方的表情吓得要大小便失禁，两条腿颤动着仿佛上了劲的发条。四只眼睛里的光又绝望，又期待，又不知所措。好比旧社会金店里的学徒，学手艺做坏了首饰不算啥，回炉化了重来，学手艺学丢了首饰可就有理说不清了，被师傅打死也活该。

小于小孔虽说不至于被打死，至少可能被打入冷宫。这辈子若是背上个“逼死学生”的恶名，在教育系统也就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好比害死窦娥的知县一样在官场上实际在民间里万世不得翻身。

让老郭奇怪的是在小于小孔的对面坐着的高氏夫妇为什么不说话，他们才是最有资格的发言者。焦急和恐惧好比是融化了的冰淇淋，由固体转化为液体，而液体的特性就是没有形状，可以充满任何的空间。老郭深知在外交上，谁先开口谁就会陷入被动，所以板门店才会出现沉默几个小时的谈判。他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沉得住气的父母，或者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老郭不由得哆嗦起

来，眼前这个男人个头比自己高出一头，强壮得可以跟泰森较量，一拳下来自己脑袋就难逃一劫，不免心虚，只好放弃了外交上的金科玉律，打破了沉默道：“老高同志，事情发生了，我代表学校也感到很痛心，还希望你们节哀，”停顿了一下，算是默哀了，又接着道：“那么，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打算。”

这应该是最得体的话了，老郭说完，硬着头皮等着被丧女之痛折磨得心力交瘁的高氏夫妇发作。不料他们还是没有做声。谈判中一方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而另一方捂着底牌不亮，于是双方除了沉默，就是谈判破裂。如今这谈判是破裂不得的，所以老郭只好厚着脸皮和头皮又道：“老高同志，现在学校郑校长不在，我负责全权和你商量解决问题。老高，人已经不在了，还是商量个办法，早些让孩子有个归宿。”

提到了孩子，高父慢慢地抬起头来，两只眼睛里蓄满了泪水，缓缓道：“是啊，得有个归宿了。”转脸对高母道：“小敏她妈，咱回吧？”高母早已哭得没有个人形，这时也抬起头，惨然一笑道：“好咧，咱回。”

老郭听起来这三句话却好像三根冬天屋檐下的冰琉璃朝心窝狠狠地扎过来，冰凉的疼痛让他浑身颤抖。高氏夫妇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高母竟身子一歪差一点倒在地上。老郭如梦初醒，忙颤着声音道：“留步留步！”站了起来，却没有再说话——他实在不知该说什么好。小于小孔见老郭如此，也站了起来，和他一起沉默地接受心灵与良知的折磨。

高父勉强地抽动嘴唇，试图作出一个笑容，然肌肉的牵动反而拉下了几颗豆大的眼泪，高父微微仰起头，叹道：“郭校长，你们也不容易啊！一千多人的场子，搞起来难哪。咱能要你们干啥？咱是个粗人，只上过小学，刚刚还下了岗。命里该有这一道子，咱们两口又有啥话说！丫头死在家里，也算是魂儿不会认生了。自己的人死了，你们心里也高兴不到哪里去，是她自己不争气，丫头信里也说了，别为难学校，都是她一个人的不是。丫头自己这么说了，咱们做爹娘的还能有什么要求？咱们来，不贪图什么，就是再穷，能拿自己丫头的性命去置钱？咱们是穷，给自己的丫头还是买得起口薄棺材，天热啦，丫头也不能久放，那医院每天都给算着钱嘞！早些入土为安才是正理。咱们真的没什么好怨的，咱寻思了半天了，这学校像是咱工地上的缆车咧，这头是高中，那头可就是大学嘞。每一次上的人的数，你们领导就是打造这缆车的，咱们的闺女小子就都往这上面挤，每回都得有挤不上的，不然一兜的人都得掉下来。咱闺女就是那被挤下来的，自己又想不开，都是她自己的命！咱们没有什么文化，从小就听老一辈讲不能当瞪眼瞎，咱们供着丫头上，上了十几年，上到头赔得一千二净。咱们当爹妈的还有什么颜面再哭、再闹？咱们两口下了岗，脸早就丢尽了，这边丫头又是寻了短见，还是因为她自己不争气、不上进，咱们往后还咋见人？郭校长，您是领导，您是管事的，您说咱们还能再有脸面来学校闹么？郭校长，咱们不说啥了，再也不说啥了。咱们这就走，下半辈子还得过嘞！丫头那事，也

让你们领导费事了，咱们没能生养出个好闺女给你们送来！咱，咱回家咯！”

高父言罢，颤巍巍想要给老郭鞠个躬，却身子一抖险些栽到地上。众人同时低声叫着跳过去，高父自己挣扎着站直了，歉意地向老郭小于小孔黯然一笑，搀着高母蹒跚离去，留下了一股工地上特有的水泥和橡胶的混合气味，久久不能消散。

郑 金 铜

黄山向来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景闻名天下，老郑来到之后，先被奇松吓了一跳，又因怪石吃了一惊，三为云海眩花了眼，四被温泉泡软了腰。一个星期的会议过了一大半，老郑还赖在宾馆里不肯动弹。本来这年头的会议好比开业剪彩，没有开始的时候人最多，剪过之后领导先撤，记者尾随，坚持到底的来宾都是被请柬上最后那行小字“活动后有工作餐”诱惑来的。这会议也是如此，议程定的是六天讨论，一天休息兼会餐。会议通知上当然得这么写，不然人家还以为是旅行社的报价表。实际上提前一天人员报到，次日上午由请来的领导致开幕词，下午讨论，晚上舞会。第二天再开会时，人已经溜了大半，剩下的恨自己老实，于是怂恿别人一起开溜。再过一天，会议室空空如也，集体改到鲫鱼背讨论素质教育的百年大计了，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老郑惟一感到不痛快的是居然和林阳高中的老车共居一室。这老车在沙川市可算是大大地有名，手下一班拼命三郎式的老师好生了得，人人手里一柄铲子将全省各地的落榜考生铲回锅炉重炼，一来二去居然靠这个搞出了名气，老车自然是风光八面。好比“文革”时大炼钢铁，什么废铁皮、废钢板、甚至是废炮弹都可以拿来回炉，反正我老车的技术棒，加上革命需要，再加上形势一片大好，不出名才怪。

野史上说拿破仑虽然身高有限，但精通外交事务。他教育新派出去的外交官们道：“我一生的外交经验，总结出一句话就是‘请客菜要好’。”法国的外交家们几百年来恪守这个祖训，因而法国大菜名扬四海。在宴会上谈外交，其实并不是法国人的专利，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老郑和老车就深谙个中奥妙。男人们喝酒吃饭时的欢声笑语虚伪得好比一个完整的臭鸡蛋，亮丽的壳里包着臭汪汪的物什。老郑与老车谈笑风生相见恨晚，相互吹捧得私下里不住地又骄傲又脸红。宴会散罢，众人纷纷回房歇息好明日去爬天都峰，个个意气风发仿佛那天都峰是自己家后花园里的土圪□。

二老回到房间，觉得意犹未尽，于是秉灯夜谈。老郑奇的是老车今年六十有六仍牢牢地在校长的位置上“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领导几次安排他退休，都有数不清的老师学生集体签名挽留老车再跑几年，几次都没退成。领导无奈，只好几乎每年都派一个新领导去分担老车的重担，老车的接待原则是领导来到时领导班子集

体迎接，规格高得好比接待某某太平洋岛国的总统。“趁敌人立足不稳，予以劈头一棒”，先砸晕了你再说。新领导不知底细，屁颠颠地走马上任，两天下来就被安排到了教学一线，“与一线的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出一周，调走的调走，请假的请假，谁都翻不起什么风浪。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车管理学校的确有一套。在林阳高中里，一年考不上正常，两年考不上可以，三年考不上还行，四年考不上也不是不可接受。大概这复习就好比温剩饭，既然第一遍有些生，不妨多热几次，即使过了火也在所不惜。也许是胃不好，本省的同学们对剩饭有一些特殊的偏爱，温一遍两遍总不放心。于是每年新学年开学时，全省大批大批的上一届毕业生，其中不乏已经上了大专或甚至本科线的人，纷纷跑到林阳高中，渴望在这个全省闻名的锅炉里另造一个新的自我。高四生几乎占学校学生总数的一半，这便成就了林阳高中的一大景观。沙川的学生们很有福气，第一遍先在沙川高中里过过油，没有金榜题名的还可以去林阳高中加加热，不亦快哉！

沙川虽然建市不久，然教育风气极为浓厚，孔夫子如果地下有知，定会不禁涕泗交流。但本市人民深恐孩子的老师不学无术以致“毁人不倦”，对学校的选择比选美还艰难。想那旧社会妓女拉客的时候，大多把所有的胭脂都抹在脸上，以图吸引嫖客；而学校想多辟些好生源，不往脸上抹上些东西也是不行的。于是每年的招生季节的沙川比美国大选还热闹，各个学校的校长纷纷然在电视上露面，做小鸟依人秋波盈盈状；找来现在“被打”（北大）

“情话”(清华)“负担”(复旦)就读的师兄师姐摆在镜头前，做深情款款抚往追昔状；或让学生家长来到演播室，做感激涕零现身说法状。总之谁都憋着一股劲，谁都不服软。好比争夺同一个美眉的两个小男生，不分出你死我活不会罢休。

老郑和老车虽然相距很远，但每年的招生大战里总是要过过招的，好比那“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华山论剑一般。不过两个人各有法宝，尚未出现过一统江湖的盛世。比如说沙川高中，便是“万人上线率”全省五连冠，原因是沙川市的计划生育搞得好，市区人口常年在 25 万人上下。县里就不同，一个县就有 100 万人，饶是老车再厉害，在这个“率”上也比不过老郑。但人家也有看家本领：“上线率”，看的是上线人数与全校报考人数的比值，老车在高考前把模拟考试不好的统统改成社会青年报考，不算正规人数，上线率自然压别人一头。

虽说是对头两个人却是神交已久，只可惜公务繁忙，当面较量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时候是想象中的厮杀，结局不消说都是敌人大败而归。但是情敌之间相互的牵挂，远远地比情人之间相互思念热烈得多，所以老车老郑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把黄山当作了雅尔塔，自比当年三巨头指点世界风云变幻，好不威风。二老无江山可点，无风云可变，但威风决不可少。不时故做开怀大笑，震得三丈之内的老鼠望风而逃。值夜班的服务小姐在楼道里吓得瑟瑟发抖，以为来了两只北方的狼。隔壁的房间住着两个南方的女校长，大概不是神经衰弱就是失眠，每十五分钟必披着

件白睡衣上一次厕所，咚咚咚的脚步像是僵尸在跳舞。后来那两个僵尸中的一个实在忍不住敲门讲了一通为难死语言学家的方言，虽然听不懂，但从口气上可以判断来者不善。最后那僵尸恨恨道：“腩勿欹嗒银，吾潺一忽哉！”老郑下意识里觉得这婆娘在骂人，又听不懂，只得做若无其事状；那老车教的是语文，隐隐约约知道这“腩”与牛屁股有关，便回了一句家乡的土话：“这娘们浪的不轻，圣人蛋！”那女人也听不懂这边的话，自以为吃亏，喊来另一个僵尸助威。这一下狼人与僵尸混战起来，场面好不热闹。

折腾了一宿，谁都没有休息好，恰好第二天的活动既累又不好玩，于是二老决定在房间里补觉。那两个僵尸神经衰弱已过，病态地亢奋，穿上鞋跟最高的皮鞋在楼道里练台步，二老这才明白什么叫生不如死。老车正迷迷糊糊地骂人，兜里的手机叫了起来，把老郑也弄醒了，乜斜着眼光来抗议。只听得老车道：“喂，是我，嗯嗯，……什么？你，你是三岁小孩子啊？这么大的事能这么办？迷瞪蛋啊你？平常都干啥去了，……嗯嗯，……放屁！我能不知道你是咋想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说什么？……市里有批示么？没有？好，你们几个准备咋办？……放屁！找他有个屁用，……嗯嗯，他说他要多少？五万，噢，五万，给他五万不就去球了！丢卒保车都不懂，平时咋对你们说的？……好好好，我马上就回去，你们一定稳住他家，……对，先把条件除了钱之外的统统答应下来，……对，对，是我说的！……嗯嗯，挂了啊！”

听得老郑心花怒放，昨晚的疲惫一扫而光，兴奋得他忍不住用咳嗽来掩盖心中的愉快。眼看着别人不顺心，无疑是很多人快乐的灵丹妙药。老郑强忍住笑意，凑过来问，那神情好比黄鼠狼关怀一只下蛋的母鸡：“老车，家里出事了？”

这是句最歹毒的询问，大凡家里出事的人不愿承认，没有出事的人觉得又它晦气。果然老车咬牙切齿冷笑一声道：“哼，老车我也不是吓大的，等我回去了，再看看谁厉害！”既像是对老郑表态，又像是对他宣战，老郑也不由得嘀咕起来。第二天，老车匆匆回林阳，倒是把老郑留给了那两个女校长。僵尸见狼人势单力薄，士气大振，进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老郑苦于招架，暗暗埋怨老车临阵脱逃。心里气不过，准备晚上给学校打个电话，看看郭桐方把学校搞得怎么样了，顺便问问他林阳高中出了什么事，把老车弄得急匆匆如丧家之犬，连山也不爬了，嘻嘻嘻嘻。

沐 森

一群人被领进沐森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电话里跟“易拉罐”唠扯，顺便打探一些发展学生党员的事。“易拉罐”今天的原则性很强，不断暗示不见酒席不交底，好比不见兔子不撒鹰。沐森戏言上一次那酒店老板被他喝怕了，怕出人命，不敢再让他进门。“易拉罐”拍胸脯这一

次要请到外号叫“酒井罐子”的某主任作陪，你沐主任大可放心。双方都兴致勃勃之际，大队人马一拥而入，占领了沐森的注意力，两人只好依依不舍地挂了电话。

古往今来，当官的没有几个喜欢老百姓告状，尤其是告自己。老百姓以前没敢告过领导，这几年消息灵通，知道人家美国连总统都敢弹劾，于是胆子也大了起来，这正是沐森的办公室前门庭若市的原因。谁知有的老百姓告状告上了瘾，农闲时不去给村长乡长找点麻烦心里很过意不去，于是成群结队来城市里逛。不过现在正是麦收季节，在淡季出现供销两旺的局面，不能不说是有些来头。

上访的人叫刘铁程，领着四个女儿和四个女婿为儿子刘正英而来。刘正英，是林阳高中上一届的学生，去年高考前两星期他突然感到不适，校医院检查得出结果是肺炎。刘正英是林阳高中复习了三年的老学生，前两次都上了本科线，老师说两回都上本科线了，第三年肯定上得了重点，弄好了还会上名牌。于是，刘正英给乡下老父亲一商议，父亲道：“那个……中呗。”召集四个女儿开会，又给儿子凑了一年的学费。眼看一年熬掉了十一个月零两个星期，最后这两个星期，刘正英说啥也不能在病床上熬过去，就是愿意进医院，看病的钱往哪里出？麦子四毛多一斤，就是把今年的口粮预支上也不一定就够用——到城的医院看病贵着哩。于是他把皮带又紧了一圈，每天咬着牙多买一个鸡蛋，课堂上老是回荡着他撕心裂肺的咳嗽。三天高考过去，刘正英身心俱瘁地回了家，到了领通知的时候，刘铁程端着碗凉开水，蹲在村口怎么也等不回通

知。等啊等，又等了一天，儿子的病危通知和省城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块寄来了。尽管有爹陪着，但刘正英身子太虚，病又拖了许久，在县城医院那个最便宜的病房里，终于拿着通知书去找他早就在地下等他的亲娘去了。

这事在林阳高中并不是头一回，老车早就放言在外，俺县里条件不好，生活条件不高，享福不成。宝贝儿子、女儿送来了就是来受苦的。可家长着了魔一般把自己的下一代往这儿送。每年高考，林阳高中的学生是考得不错，可每年要么有学生疯了，要么有学生死了，反正每年都得出个事，老车不管这么多，我只管教育学生，反正我又没教你咋去死，咋去疯，你死你疯与我有什么关系！省城一家报纸的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记者采访过伟大的林阳高中后痛哭流涕，扬言要写一篇以《透支青春》为题的爆炸式的东西，揭露这所全省闻名的学校，老车好酒好肉好招待后，冷冷一笑说，“随你便吧”！就送走了，稿子到底没发出来，老车心里有底，那报社主编的侄子就在这儿透支着青春呢！

可这次情况不同了，其一是刘正英在校医院的确检查出了肺炎，是学校劝其再坚持两天的。其二，刘正英的父亲兄第五个，下一辈中就刘正英这么一个男孩儿，眼看着一个半大小伙子说没有就没有了，老刘家五兄弟显然不干。其三，林阳高中校医院刚被评为教育系统优秀卫生单位（当然仍是老车运作的结果），这一来无异于自己煽自己的耳光。三刀齐下，老车招架不住了，于是林阳高中招架不住了。

刘铁程和他的四个哥哥把刘正英的棺材抬到老车的办公室门口，一摆三天。学校害怕事情闹大，答应赔偿五万元，先给一万，剩下四万等过了年收了学费再给，利息按国家银行定期利息利率算。刘家五兄弟才罢休，转眼过了年，新学期开始，林阳高中却以各种理由推来推去——我又没给你签协议，又没有立字据，告到法院我也不怕。刘家五兄弟去法院一问，打官司还得要一千多块钱，不打，我上访，上访不要钱？乡里说管不住林阳高中，县里说这事儿得慢慢协调，一协调就是几个月，眼看收麦了，事儿连个眉目都没有，刘家老大一拍大腿，走！咱全家去市里找书记去！五个家庭每家出四个人，共二十个人，坐五六辆农用车要进城，在市郊被交警拦住说农用车不能载人。连警察都欺负农民！刘家老大一声令下，20多个人浩浩荡荡在市委门口坐下了，反正有最先那一万块钱撑着，坐一月也饿不死。既然到了这个份上了，刘家五兄弟一合计，非市长市委书记不见！

这只是刘家兄弟的一厢情愿，想见谁就见谁，那还不乱了套。好在市里专门有信访办等着他们，而且信访办的头是老练的沐森沐主任，市长书记大可放心。沐森点上一支烟，推了推面前的材料，道：“林阳高中是怎么说的？”

立刻有男男女女十几个嗓子尖叫道：“他们说不管！”

沐森皱眉道：“有没有个领头的？让他一个人说！”

刘金程挺了挺胸道：“我，我就是领头的！”

沐森见此人一副做作的大海航行的眺望模样，心里就有了底，暗暗气愤县里信访的人都是窝囊废，连这么好对

付的人都搞不定，带着气道：“领头的是你？好你留下来。刘铁程，你也留下来，其余的去接待室等着去！”

刘家军显然没有料到这一点，知道遇见老手了，气焰便消了一大半。刘金程一愣，又不肯示弱，摆摆手让其他人下去。屋子里安静下来，沐森觉得舒心了许多，道：“把你那材料上的东西再说一遍吧？”

刘金程额头见了汗，其实沐森早看出来这材料不是他自己写的，依他那架势，有勇无谋而已。果然刘金程结结巴巴把事情讲了个支离破碎，连刘铁程都听得迷迷糊糊的，着急地跺脚也插不上话——他比他哥还怯于跟领导交谈。

沐森见达到了预期效果，微微一笑。事情的虚虚实实他岂能不清楚，只是刘备早有教诲道“投鼠忌器耳”。眼下正是高考紧要关头，市委大楼上在林阳高中有子女的不是小数，要是论真格的，得罪的人可不少。要是不办吧？这里的几个人看来不会马上善罢甘休，再闹起来惹得书记市长不悦，倒也是个问题。办法么，不是没有，一个字——“拖”。

想到这里，沐森开始在刘金程的语言里挑刺，找出了一个又一个破绽和疑点，直把他说得目瞪口呆，差点以为自己犯了法。刘铁程更是汗如雨下，连连叹气。鸡蛋里拣了半天的骨头，沐森又诚恳地为他们合计起来。他知道刘家这么嚣张全靠那一万块垫底，估计也花得差不多了，就提醒他们要分清主次，眼下就要收麦，保命的事可是耽误不得。那诚心诚意的样子让二刘很感动，加上沐森同意去

给林阳高中做工作早日赔钱，他们终于同意先回去，等农闲了再来。沐森估计他们再来的时候自己已经另有高位了，难题留给下任吧！回想起他接手信访办的时候也是个烂摊子，不由得开心起来，认为足可以快慰一番了。



第七章

舒 怡

爸爸妈妈：

你们好！我现在是在小约克街的一家出租的房子里给你们写信。来到这里已经三天了，总算找好了住的地方，能安顿下来了，房东是个福建人，靠海边的一个渔村的，十几年前来到这里，也算个“老外”了。她说一口很难懂的福建普通话，比广东话还难懂，英语也很蹩脚，沟通起来很费事。不过她女儿 Judy 倒是个热心肠，Judy 年龄和我差不多，汉语水平看点中文还可以，说话不行，我还可以教她口语，她教我英语会话。对了，爸，我来之前那两个月的英语培训白上了，这儿的英语发音和教的根本不一样，咳，算了，举个例子你也不明白，省点事吧！

我住的小约克街是这里的“中国城”，有好

多中国人开的餐馆和商店，真想不到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还有这么多中国人，不过好多年纪小的，中文都讲不好，岁数大一点的还可以。初来的时候，我真是举目无亲，一点门路都没有。下了飞机，发现我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外。拿着那份入学通知，幸亏有中文说明，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找到后我才大吃一惊，这个在国内广告上吹得天花乱坠的“××学院”竟只有三个教师，还好有一个年轻的女士是中国人，姓杨，好像是在那里打工的，偷偷地把我拉出来，一阵广东话说得我一头雾水，好不容易我才明白她的意思是这个学校尽是骗我这样人生地不熟的中国学生的钱的，还说她良心受不了，准备辞职。我听了吓了一跳，也不敢就全信了她。

我将信将疑地去找“校长”，一个红鼻子老外一会儿说校长很忙，一会儿说校长出差了，就是一个劲管我要钱，我能给他吗？逃了出来，还是靠那位杨小姐，在小约克街的中国城里找了这么个地方住，忙活了整整三天。这个杨小姐人真好，还帮我联系了一所学校，据说是某某大学开的一个技术学校，收费也不错，而且是先听几节课再交钱，学校也不远，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就准备在那里上学了，Judy说还可以帮我找个工作，平时可以打打工，挣点外快。

爸、妈，真想你们！现在沙川应该是夏天

吧？我这儿可是冬天呢，沙川的冬天真好玩，下雪了，我们一家人上街去，多有意思啊！现在这儿就我一个人，有时闭上眼睛想想这个地方连一个人我认识的时间超过一星期的都没有，好像我根本就是变了一个人，或是刚出生不到一个星期一样。我住的房间很小，很多东西连放的地方都没有，可我还是把我们三口人在沙川市照的那张照片摆在床头，睡觉前总要看上半天，然后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我才在这里三天，时间就像三年一样，我晚上睡觉不敢把灯拧灭，我害怕，我怕房间里黑就会有坏人闯进来，不拧灯又害怕Judy她妈妈唠叨说浪费，只好把亮度拧到最小，磨砂的灯泡，红红的灯丝变得朦朦胧胧的，我看着看着，就想起了在沙川的那些日子，什么都不要我操心，晚上睡觉也不用提心吊胆。在家时光想啥时候晚上不用熬夜做作业，不用早上起那么早上早自习，现在学习倒不用担心了，可比沙川学习时还让人费神。明天我就上学了，Judy说那个学校她知道，功课一点也不紧，学历相当于中国的中专，咳，先说到这儿吧，安顿好了再说。

真的有好多话想给家里说，可提起笔来又觉得什么都写不出来，今天先写到这儿吧！我以后每周都给你们写封信！

女儿：小怡

沐金：

你好！收到这封信肯定吓了一跳吧？你肯定会想：那里怎么会有人认识我呢？哈哈，只要你有这种感觉，我的“阴谋”就得逞了。很奇怪吧？去年高三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之后，我就悄悄离开了沙川，到北京去了，上了一所出国培训的学校，对了，去年我期末成绩怎么样？听说没有压力去应考，考得特棒，是不是？来信告诉我。

接着说我的事，我在北京呆了两三个月，今年四月签证才办好，准备了一下，又花了几个星期，这才动身，到了这儿才知道，我们国内的英语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绝对的劳民伤财，我还培训了两个多月呢！连汽车站次表都看不懂，好不容易找一家国内联系好的学校，谁知是一群骗子在那里。幸亏有一个杨小姐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把实情告诉了我，这才脱离虎口，你说险不险？还是这个杨小姐，帮忙又替我找了一个学校，是某某大学办的（某某大学听说过吗？好像参加过国际大专辩论赛的那个。）听起来挺吓人的，其实也就相当于国内的中专，没办法，千里迢迢来到这遍地是袋鼠的国家上中专。你们也快高考了吧？现在可是月底了，“七七”快到了，怎么样？胸有成竹吧？你的水平我还不清楚？肯

定没问题。咳，其实挺想念在沙川高中的日子。我、你、林思、井小彦、杜存古，多少好朋友在一块，有说有笑，有玩有乐，就是晚上熬到十一点，早上五点多钟就得起床，也是觉得有滋有味，咱们班主任周洋还是那个样子吗？各科老师没换吧？真想你们！

我这里一切都变得很正常，我也开始为自己的适应能力吃惊，真的，我现在一个人坐车去上课，一个人回来，饭是和我的房东一家一块吃，当然得交钱了。我的课一点也不紧，发的教材也不难，靠个词典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还成天没课。这里坐公车特有意思，这里是分区坐的，我从住的小约克街到那所大学那儿去，属于二区得付两元，一区只需付一元了。不过，要想省钱的话还是买卡，一张二区卡 17 元，全市通用，可以用十次。我第一次坐公车用卡的时候，紧张得不得了，看着别人样，把卡插进前门道口边的电脑“滋滋”几声卡就从另一头退了出来，上面被打上×年×月×日×点钟，××路车，有意思吧？还有，我这里坐公交可以用票，有年票、月票、周票、日票，连二小时的票都有，你信不信？当然票值越高卖得越优，买了一张日票，什么公车都能坐，上公交车、有轨电车、市内火车都可以坐，很省钱的。看我是不是很唠叨？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在沙川市整天无忧无虑，就

知道伸手要钱，财政大权真的给了你，就知道仔细了，咳，给你说你也没有体验，再过几个月，你上了大学就明白了。

林思她们现在怎么样了？代我向她们问好。别的就不多写了，来这里不到一个月，汉字都写不好了。记着给我来信！

老同学：舒怡

沐 金

舒怡：

你好！接到你的信的时候，我真是想不到会是你，更想不到你会在国外。寒假匆匆一别，转眼暑假也快到了，不知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你在那儿上学，恐怕没有国内这样紧张吧？再过一个月就要高考，我和林思还有一大帮老朋友，就得冲向独木桥了，现在学习很忙，各科老师疯了一般地抢时间，这个老师抱着一堆卷子刚进教室，还没发完，那个老师又挤眉弄眼地走进来。对了，咱们各科的老师都没有换，班主任还是周洋，老狗学不了新戏法，她还是照以前的老样子教我们，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看上去又老了些

多，你要是回国看见她的话，保准认不出来了。

其实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想，觉得一切都很有意思，又好像一切都很没意思，该变化的，不会因为你的留意或是无心而凝固不变，不是吗？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每天在阳台上等着你喊我，你也很准时，每当我听见：“沐金，沐金！”我就飞快地跑下楼梯，一直是这样，然后是初中，然后是高中。看来上大学是没有希望在一块了，我总不能也去你那里吧！小时候的日子，是很值得回味的，现在我一看见楼底下一群小孩玩“真假地雷”，玩“打了就跑”，一个个小耗子般地开心，我就有一种很老的感觉，像那一个无忧无虑的时代已经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儿了，说真的，我真羡慕你有机会出国去转一转，可能你这一转就转不回来了吧？在国内呆得太久了，看了你在信中那轻轻松松的样子，林思眼馋得晚上多吃了一个豆腐串，回班以后还对我大讲学外语专业的好处，动员我也报外语专业，我说去死吧你，我学外语专业，就跟让你林思节食一样没有一点可能。

说实话，没接到你信的时候，一直替你担心。你走后班里面消息真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版本都有，有的说你转到北京的高中上学去了，有的说你跟你老爸去香港了，也有的说你去了美国、加拿大。有的同学知道咱们俩关系好，又是

老同学，又是一个市委大院的，就来问我，我可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啊！他们还说我不肯说，弄得我跟做贼似的，真冤枉。教历史的高华明，没忘吧？有时候在讲台上一不留神自语道：“要是舒怡还在，……唉。”台下就一片快乐的窃笑，看来高老师还是很想你的。还有一位咱们从小学就一直同学到高中的老同学，井小彦，也不上了，在她老爸的银行里，找了个工作，她是在过了春节后走的，寒假补习只上了两天课，就不辞而别了，隔了好久，我才知道信儿。你们女生也真是的，有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老朋友通告一声儿，真没把我沐金放在眼里。上一次不知为什么事，井小彦又来了，她还参加高考呢！真是学习工作两不误。她老远看见我，挺不好意思地跟我打招呼，我故意装着一点儿也不知道的样子说：“哎呀，井小彦啊？这么长时间不见，到哪儿忙去了？”井小彦瞪了我一眼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我在银行嘛！”井小彦说后一句时低下头，很心虚的样子。我笑着说：“哟，你都能挣钱了？我们穷学生还在这儿吃爹妈呢！”没想到井小彦一听这句眼圈就红了，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把林思找来，林思先把我给批了一顿，然后花言巧语地劝井小彦，好半天，井小彦才抬头含泪道：“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认为我目光短浅，一点儿远大志向都没

有，可是我爸说，马上全国银行机构要调整，到调整后再进入就难了，一个本科毕业的想进市直银行都难，别说我要是考不上大学了。我妈也说考那么远干嘛，毕业了不就是找个好工作，再找个好老公就算了，不想让我再受苦，我是个没有主意的人，禁不住他们再三劝说，就顺着他们的意思退了学，可高考我还是要考的，以后工作了，我还可以上成人、上自考，我不会放弃学习的。”我和林思听了，除了唉声叹气，哪儿还有心思说什么别的。

舒怡，记得你、我、林思、井小彦、杜存古我们五个是老的不能再老的同学了，关系最好，现在呢？就剩下我和林思在一起，大家都分开了。林思、杜存古看了你的信好半天说不出来话，我们毕竟还都是 17、18 岁的年轻人，未来的确还长着呢，总有见面的时候，等我们这里高考结束了，都上了大学，你在那儿给我们抓回来一只袋鼠玩玩如何？

另：学校里这两周接连出事，真可谓流年不利。六班的高丽敏自杀了，这几天学校里弄得人心惶惶，几个校长急得抓破头皮。好了，不说那么多了，真羡慕你明天该睡懒觉了吧？

别忘了来信！

老同学：沐金

罗 艳

老远就瞅见了自己房里那片冰蓝色窗玻璃后面柔柔的光。路口的那家馄饨摊的老板已经封了炉火，收拾着板凳桌子准备回家了。每晚这个时候罗艳总要在这个地方跳下自行车，慢慢地走回家去。沙川的夜色很美，尤其是上过晚自习回家的时候，大多数上班族已经入睡，而路灯还昏黄着没有熄。有夜归人的家里，灯仍然亮着，像太阳神阿波罗守护着的神火。幸运的话，仰头可见满天的星星，一眼望去并没有看到几颗，但只要用心去看，一颗又一颗星星，或大、或小、或明、或暗，都在黑黑的背景下眨巴着眼睛，原来有那么多！每到这时，罗艳就会有顷刻之间成为富翁的感觉。当然还有一轮清清楚楚的月亮，真的就挂在头顶，在不远的前方。

罗艳的心里微微晃动起来，像一块入水的石子荡起的涟漪让水草般的心绪轻轻摇摆。她想起普希金和他那个著名的回答。普希金在结婚以前，未婚妻问他会不会爱上别的女孩子，普希金指着头顶的夜空，随口答出一首短诗：

天上有多少的星光
世上有多少姑娘
而我只会爱你一个

就像天上只有一个月亮

罗艳记不清她是在哪里看到的这首诗，只知道在这以前她就很希望凝望夜空，傻傻地想上很多很多，但那已经属于很久以前的事了。每次罗艳看到一轮在夜色中和蔼的月亮，她就莫名地体会到了一种执著和感动，甚至是快乐，而这种感触是她在家在学校连想都不会去想的另一类的东西。罗艳觉得自己只有在这种柔柔的冰蓝色的月光下缓缓地走，才是一个 18 岁少女最想做的，才会让她确信自己的年龄。而她的整个身心也只有这样的氛围中才会得到一种纯粹的放松和宁静的幸福，罗艳微微闭上眼，开心地呼吸着夜风带来的清凉的空气，果然很纯很纯。

慢慢地，眼前明亮起来，罗艳惋惜地睁开眼，到家属楼了，单元门口那盏明亮的灯冷冷地还给了罗艳一个现实的世界。罗艳流连地回过头去，馄饨摊主码好了最后一个小板凳，蹬着三轮车静静地离开，这是一条怎样奇妙而幸福的路啊！可这幸福只有三步路了，是的，只有三步了。罗艳心里默默念着，再有三步，她将走入黑黑的楼道，然后是空无一人的家，还有那张疲惫的书桌。三步后，才是罗艳的真正的命运和生活。一……二……三……，罗艳匆匆地走进楼道，把一片洒满了冰蓝色月光的短短的宁静的路留在身后。

路真的不长，只有十几米。

家里的确没有人，看来奇迹发生的主要地方是小说和电视。所有房间的灯都亮着，罗艳不喜欢回到家时面对黑

洞洞的一切，仿佛里面隐藏了许多的阴谋和秘密。罗父和罗母这段时间很少一块回家了，像总是打架的两块吸铁石。罗艳随手打开了电视，里面正演着《还珠格格》的续集。刚才上楼的时候，整个楼道里都是这个电视剧的声音。这个剧罗艳看了几集，觉得跟幼儿园小孩胡闹差不多，特别是那个扎着小辫的男的，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表情，好像刚从金字塔里出来跟人私奔的木乃伊。这类电视剧居然能吸引那么多人看，倒算是个不小的奇迹了。

电视上格格和太监和间谍几个人打成了一团。正乱哄哄时，却有一个美女出来兜售卫生巾，并且很挑逗地在床上滚来滚去以示那卫生巾的效果好，用心何其毒也，连身为女性的罗艳都感到脸红。然后是一连串卖药的，补钙、补肾、补铁、补脑，仿佛中国人又回到了“东亚病夫”的时代。好不容易江湖郎中退了场，格格又出来了。刚才打的不过瘾，或者是喝了补钙的口服液，要从头再来打一遍，几分钟的重复好比难产般让人痛苦。

罗艳觉得这电视剧无聊得用“味如嚼蜡”形容都不介意，简直令人发指。索性放下格格们在那里胡闹不去管它，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才发现桌子上留着一张纸条。纸条不大，内容却不少，这几天来罗父罗母的留言越来越□
嗦，让罗艳有些奇怪：

小艳，今天爸爸回家了，给你打扫了一下。
空调的遥控器电池也换过了，晚上不要对着自己
吹。冰箱里有新的牛奶和面包，还有咸鸭蛋，自

己早上加热了吃，不要空着肚子。另外，你的身份证办好了，就在抽屉里放着。记着不要乱拿，别弄丢了。晚上早些睡，不要熬得太晚，注意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给爸爸或者妈妈打电话，别硬撑着。你要的那种闹钟沙川已经没有卖的了，不要着急，我已经让人去外地买了，先用着这一个，放在你床头了。爸爸。

罗艳觉得老爸肯定是看了《还珠格格》的续集，拖沓冗长的好习惯学得生吞活剥。简简单单的一张留言，用了五个“不要”，两个“别”，仿佛自己是第一次独自在家。那种玩具狗形状的闹钟，其实沙川根本买不到，是罗艳在电视里看来的，只不过随口对罗父说了，谁知他居然放在心上。这个新的闹钟也挺有意思的，是一个鸡窝的造型，平时是母鸡领着两只小鸡在外边吃食，一旦到了时间，就会从鸡窝里跳出一只公鸡来打鸣。一家鸡美美满满幸福无比，不过这幸福的代价也不小，得用去四节电池。可见幸福的家庭未必都是相似的，罗艳认为自己家四车电池都买得起，却不见得幸福到哪里去。

外边的电视里传来了赵薇业余的歌声，原先在罗艳印象里“两栖”只是青蛙的特性，不想现在连人都学到了手，看来仿生学的研究大大地进步了。随着赵薇声音的消失，对面楼上的灯光噼里啪啦几乎全都灭了，居然这么多人熬夜都是为了看小燕子，真真让人吃不消。罗艳摇摇头，拉开了抽屉，里面果然有一个巴掌大小的卡片，反射

着五颜六色的光，宛如童话里开启神秘的大门的钥匙。

罗艳原以为自己会兴奋地跳起来，可这时全没兴致。她站在原地，默默地注视着这份迟到的证明。照片有些失真，好像每个人的身份证都是一副恶狠狠的模样，记得《老照片》里日伪时期的良民证上的人全长着张苦瓜脸，原来旧社会的人是苦巴巴的，新社会好了，改成恶狠狠了。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罗艳刚跟林思斗过嘴，她自然不是林思的对手，心里窝了一肚子火。不小心照了下来，十年之内恐怕是变不了了，真是一生气成千古恨。

晚上的时间本来就有限，先是被格格们和广告谋杀了大半，接着被罗父的纸条占去了许多，后来连照片和蚊子也来凑热闹，时间马上变得像抗战时期的西药，紧俏无比。罗艳看看表，已经是十一点，那公鸡突然跳出来“咯咯咯”地叫起来，妻子儿女也跟着掺和，全家倾巢而出劝她睡觉。罗艳也觉得有些疲倦，然而不看点书又有些搁不下，好比政府机关里的人每天上班，不消耗掉几吨开水，看穿几十份报纸，讲几个小时的黄色笑话就愧对国家俸禄。遂抓起一本不知名的书放在肚皮上，斜靠着枕头想睡，还未来得及与周公探讨梦的问题，却忽地想起一段轶事：小学时一个女同学名叫“黄月坡”，因为才学写字，写的既大又开，极易出错。一日老师发作业，把老花镜后的眼都快瞪出来了，才无奈道：“黄肚皮，来领作业。”第一遍无人理会，又试探道：“黄肚皮，在吗？”连问三遍那女孩才胆怯的道：“老师，我，我就是黄肚皮。”想到这里，不由莞尔，居然睡意全无，又翻了几页书，方才沉沉

睡去，脸上还挂着笑意。

井 小 彦

井小彦在永福路储蓄所里的出现，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很多人都认为她不过是某个行里领导的关系户而已。直到四个月后，井小彦离开永福路储蓄所调往市行办公室后，才有人想弄明白她的来头，调查结果自然是让所有的人都吃一惊而后心安理得，井小彦原来就是市行井副行长的独生女儿。

中国古代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被五四时的前辈和现在的兄弟姐妹精诚合作破坏殆尽，包办的婚姻少了许多，但包办的前途倒是一片光明。前些年流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不少领导们紧跟潮流贪污受贿。后来打击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人人喊打，使得不少人想起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古训。不如学习先人，看透世俗名利，给子女一个长乐窝要紧，又能落个“清廉”的好名声。趁手中有权，安排个把子女的工作，又没有行贿受贿，简直是天经地义。这么一个问题，五四的前辈们大概还没有发现之，现在的兄弟姐妹们可能并不讨厌之，因而生命力顽强得好比亚马逊河边的老鼠，历经万年磨练之后尚且进化不已。

井父官居市某行常务副行长，主持日常工作。这常务副行长与行长的区别，如同暴雨与大暴雨的区别一样难以

捉摸。为官多年，眼看着将家里以前的保姆都安排了工作，女儿却一直在学校没日没夜地受罪，生怕突然有一天地位不保，女儿将来待业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加上小道消息说今明两年全国银行系统大调整，办事不力的统统解雇，再不搭这个末班车，可就哭天无泪了。于是抓紧活动，在井小彦高三的最后一个月开始的时候，办了退学手续。

其实井小彦还是很留恋学校时光的。她天生讨老师喜欢，一来模样乖巧，二来成绩也还行。高三几次模拟考试都是中等偏上的水平，考个一般的本科还是大有希望的。井父则给她泼凉水，说省财大是省会有名的“三乱”之一，仅次于省大。这两个井小彦最有希望考取的学校一个不如一个，还是在父母身边的好。井小彦虽然不以为然，却拗不过父母，只得离开了学校。

永福路离沙川高中不太远，而永福路储蓄所却躲起来羞于见人，好比脸上刺了金印的囚犯。储蓄所里的装备倒是挺先进的，从监视器到双保险的防盗装置都可以说是领导全市潮流，只可惜“养在深闺无人识”。整个所里连同井小彦和主任在内共七个人。主任姓洪，其他几位分别是老杨、老萧、小冯、小韦、小石，虽说人不太多，可也明争暗斗得非常厉害。老职员工资总是不涨，小职员房子总分不到手，主任官职总提不上去。老某们认为主任赖着不走是他们工资几十年不变的罪魁祸首，小某们埋怨老某们仗着老资格非要两套房是自己不能破坏计划生育国策的卫道士，主任痛恨手下这一批人真是“肥猪也哼哼，瘦猪也

哼哼”，就是没有一个肯踏踏实实干活的，导致行里业务上不去自己升不了官。

明争暗斗得再厉害，同事还是同事。既然一块干活，闲暇时打打麻将啦，玩玩升级啦、拱猪啦，亲亲热热得好比是一家人。等麻将、扑克、象棋都勾不起他们的兴致时，天南地北地神侃是免不了的。通俗小报上的案情是他们最喜欢的谈资，领导干部的贪污受贿是他们咬牙切齿的骂点，彼此熟人的风流韵事，更是他们永不厌倦的话题。井小彦感觉自己离他们很远，而他们也似乎并不在乎自己的存在。除了月末有人来催交电费水费之外，几乎没有人来。就是有领导来检查也不怕，所有的秘密活动都在里面的保密间进行，那里冬暖夏凉人迹罕至，就是把本拉丹藏进去美国人都未必知道。

直到井小彦上班有一个多月时，市行开会，各储蓄所要派人去。主任正和其余几个人打升级打得兴起，知道这次去是评比本月市区先进储蓄所，主任深知自己所的深浅，不肯去丢人当陪衬，就随口说小彦你去吧，记住签个到就行了，别坐得太靠前……主任的升级从 2 打到 Q 的时候井小彦回来了，高高兴兴地捧着一面锦旗：“沙川市区优秀储蓄所”，主任的眼从 A 变成 Q，再从 Q 变成 A，连声说好好好，小彦真有福，刚来上班就评上了先进，好好，这个月咱们所每人都能多拿 50 块钱，太好了！今后大家都得好好干，下个月再拿它个先进。到了下个月，主任又心怀不轨地假装有事还让小彦去，结果井小彦不负重望又把锦旗捧了回来，如此者有四。

等井小彦调往市行办公室后，主任只好重新硬着头皮自己去开会。他居然发现自己所的量化考评成绩是在倒数第六位，会上市行领导还点名批评了永福路储蓄所骄傲使人落后，主任垂头丧气地回所里告诉大家这个月 50 块钱没了，还得倒扣 20。杨萧冯韦石五人觉得这个月跟往常没有什么区别啊，凭什么扣我们的钱？大家一脸义愤，没有锦旗的日子真难过啊！张牙舞爪纷纷要找市行领导讨个说法，不说清楚决不罢休。主任假模假样地拦住众人，于是众人齐道：“主任太善了！”主题转向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陈胜吴广了就是有个洪秀全也行啊，倒把揭竿而起的豪言壮语忘的一干二净，最后是集体缅怀我们的好同事井小彦同志。

井小彦对那个中国最典型的街道储蓄所并无好感，也没有什么留恋，好比那是出痧子，每个人都非出不可，出过了反倒没有什么记忆。但在那里的四个月，使中国的大学里少了一个美少女，让中国的写字楼里多了一个小白领，不知道这应该算是中国教育界的不幸还是中国金融界的大幸。

市行的办公室大得像世界地图，门在伦敦，窗户在好望角。井小彦的桌子在中东一带，离门和窗户都很远，阳光罕至故虫子十分猖獗，个头大得好像受了什么核辐射。每天早上上班时先拿灭害灵狂喷一通，不料那虫子被弄得晕晕乎乎一个个使出了“醉八仙”反倒功力大增，咬得更加起劲。可叹那中东乱纷纷的脾气这里的虫子也学到了家。无奈某晚撩起裙子让井母看看伤痕累累的腿，赚了地

不少同情的眼泪，两天之后便调到了新的位置。这一次是在约翰内斯堡，身后就是明媚的太阳。夏天的阳光好比剥人皮的刀子，恶狠狠地晒在井小彦的身上，几天下来好像把杰克逊的一身黑皮全移植到了她的身上。井小彦恨不得把全世界的防晒用品都抹上才放心。

其实哪里都有勾心斗角，只不过市行里的更加隐晦一些而已，大概这就是市行比储蓄所先进之处。一次井小彦在打文件，某大姐来道：“小彦，帮我把这个文件处理一下。”井小彦接过来，还没有打完，又一位大姐道：“小彦，快给我打一下这个文件，某主任急着要。”还没等井小彦反应过来，第一个大姐的脸上就可以刮下来一层霜，跑过来道：“小彦，我的文件怎么样了？某行长正等着呢！”仿佛所有的主任和行长此刻都无所事事，盯着天花板等这两份文件。井小彦倍感责任重大，马虎不得，只好更加卖力。

汤恩伯撤离上海时狠狠地道：“上海是个大染缸，来一个，黑一个。”不过解放军毕竟是解放军，没有给染黑。这市行机关不说是个染缸也得说是个染瓶，加上井小彦比解放军的革命意志差得多，于是迅速地被沾染了一身“职业某女”的习气和做派。这“某”字可以是“少”，也可以是“妇”，说她是前者有些宽容得过火，说她是后者又有些不近人情，圆滑一点也罢。好比现在英美的女士们都喜欢别人叫 Miss，看不出结了婚没有；如果叫 missy 就有些矫情，故作青春状；至于那 madam 有些人会理解成 procuress 的意思，还是不用的好。

第八章

郑 金 铜

古人云“黄山归来不看岳”，老郑急匆匆从黄山赶回，发誓永远不出去爬山了。好在“岳”都不用再看，其它的山也大可不用去管，只是高丽敏这件事不好处理，却比爬山还难。万幸的是她的家长居然没有闹事，市里的工人觉悟就是比乡下的农民强。郑金铜此刻好比一个本来觉得肯定要判死刑的犯人，突然听说改成了死缓，兴奋得不得了；虽然人家说了不给学校找麻烦，但老郑觉得不表示一下于心不忍，就像恋爱失败不去耍耍酒疯算不得十全十美。于是让老郭带去了一万块钱，害怕高父高母不收，谎称是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捐款。这捐款和抚恤金又有不同，前者的钱出自老百姓，后者则出自官府。二者相比，前者出自民心，后者源于“官”念，自然是前者更好接受一些。

老郑想不到事情这么快就会结束，偷偷咬了咬手指头发现生疼，证明不是在做梦。几天过后，市公安局某副局

长来访，言马上就要考察干部，因为不打算被发配到乡下去第二次插队，想请老郑在本校两位在人大做副主任的老谢老刘面前多多美言。声称事成之后定有重谢。老郑想起护官符上面没有他的名字，便在心里道声对不起，老郑我无能为力。然而嘴上却说不得，只是一味的答应帮忙。老郑深知这位副局长已经臻于项羽对虞姬唱歌时的境地，自己又没有百万雄师去救，只好作隔岸观火式。即使帮上了忙，那副局长也不会给他多少的好处，好比一头驴辛辛苦苦把主人拉到饭店门口，吃饭是主人的事，驴跟进去混碗饭吃纯属虚构，如有雷同……才怪。

人大要考核副处级以上干部，自然也包括他老郑。考核并不可怕，老郑经历得多了，经验丰富，从组织程序到结果统计的所有细节，如何进行如何搞鬼无不了然于胸。外国有竞选，那是政客们最乖的时候，咱们有考核，有“打勾”，运用得当不比他们选票的威力小多少。当官的人没有不怕倒台的，贪官怕，是因为心里有鬼；清官也怕，是由于得罪人太多恐小人公报私仇。贪官下了台自然人心大快，清官罢了官却也难得有人不平，于是清官也不得不留几手。幸亏上级明察秋毫，派来有考核监察组，这才让老郑放下心来——领头的正是老谢和老刘。

二老是沙川高中的老教师了。这老教师之“老”有很多种含义。既可以指人老之“老”，也可以指教师的学问老之“老”，当然也可以二者得兼。老谢老刘便是这得兼之人。老刘当初的俄语教得是一塌糊涂，改成英语后又苦学不会，不忍误人子弟，索性跳槽干了行政，惟一显示他

深厚的俄语功力的方式是出没于大小晚会用无人能懂的俄语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老谢是山东人，教的是语文，从小被山东快板熏陶，以至于讲话都像是说快板，后来给杂技团送了好几个苗子。他的快板也是每年元旦晚会的保留节目。舞台上快乐的人生活中未必不倒霉，二老由于成分不好，屡屡遭到打击，对加入我党丧失了信心，一个进了民革，一个进了九三学社。谁知这么一进倒进出了名堂，正赶上沙川区划成市提拔民主党派，领导们一看哇噻这么多的老民主党派！统统提升为市人大副主任。每逢电视台给会议录像，少不了在“某某某在主席台就坐”里加上老刘老谢的大名。

二老挺进人大对沙川高中的好处不少。比如说有一次省里来人考察沙川市各个高中，要挑选出来一个作为省级示范性学校。考察组自然先从市里的学校看起，老谢老刘使出了浑身解数把沙川高中的伟大历史讲得天花乱坠，令人唏嘘不已，不像在考察学校倒像是参观历史博物馆。考察组破例在沙川市区多呆了一个晚上，当晚老郑请众人到市里最豪华的白云宾馆吃饭，席间老郑娴熟地运用“各个击破”的战术，把考察组七八个人分别请进了四个包厢，自己亲自上马对付正副组长。老郑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了解到这两位组长文革时当右派下乡受了不少的罪，就现编了几个段子打算出奇制胜。酒至半酣，老郑道：“大家尽情喝，我给诸位扯扯淡。”在座的纷纷笑起来。老郑不紧不慢的讲道：

我“文革”时在某县某乡当农机员，县革委会的头头不学无术又极其阴毒，常常下乡视察革命妇女的发动工作。

两个组长大概经历过这种事，不禁会心地微笑，众人停下筷子听他讲。

“三八”节头头要到我那个乡妇女会上讲演，知道有个右派能写，逼他写个讲演稿。那右派挨过这个混蛋的打，有心坑他，就凑了一篇，头头真还就一字不差地给念了：

老郑故意停下来，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所有的人都在望着他，二组长脸上的笑意都快发芽了，老郑才绘声绘色的模仿道：

“……我是搞妇女的，很有经验。最近我到你们下面摸了一下，搞到了第一手资料。我是个大老粗，到底有多粗，你们妇女主任最清楚。昨晚我就跟她整了一宿。开始她不知我的长短，我不知她的深浅，躲躲闪闪就是搞不到一块。经过多次交锋，将心比心，情况终于摆到了桌面上。伪装既然剥去，下面就好干了。我们针对焦点，摆正姿势，一鼓作气，深入浅出，坚持不懈，直到积压许久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真是一泄如

注，痛快淋漓啊。最后她高兴，我满意，这有多好！……全体妇女同志都站起来”在场的女同志因惧怕头头的淫威，“哗啦啦”都站了起来等待指示。头头舔了一下指头翻了一页接着念：“了！”

全体听众哄堂大笑，门外偷听的服务小姐笑得浑身颤抖把可乐瓶子扔出了好远，好像抱的是个小妖精。正副组长大概回想起了什么，满肚子感慨得好比起化学反应的试管，咕嘟嘟的冒泡。回省城后向领导汇报自然是满嘴的沙川高中的好处，把它吹捧得让领导觉得自己占了个大便宜，想不到自己的地盘里还有这么一个宝贝，大笔一挥，示范性高中的名号划给了老郑英明领导下的沙川高中。

从黄山回来的第三天，老谢老刘的考核监察组就下来了。好在高丽敏的事已经烟消云散，成不了什么气候，老师学生还处于“亲戚或余悲”的状态里，正是考核的好时机。这一日民主评议考核准备会如期召开，由于是周日，除了高三补课的老师之外，全体老师必须参加。会上老郑请只差没有吹嘘自己是老红军的老谢老刘讲话，二老毫不客气，把一个准备会开得风声鹤唳鬼气森森，颇有“若有人兮主席台”的气氛。下边的老师们平时拿学生开心惯了，一下子角色转变不及，倒把学生们私下里看小说、聊天、打牌、下棋的绝招搬到了会议室，加上主席台上下的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们一起释放烟幕弹，一时间乌烟瘴气让人惨不忍睹，若有视力不好的看见窗口冒出来的浓烟，还

真会以为里面失火了。

幸亏烟界枭雄的高华明没有来开会，减少了消防队员空跑一趟的可能。老郑最担心的就是这四大烟枪里最不听话的老高。想当年老郑还是副校长的时候，老高在他手下干得挺欢，不料数年之后两个人分道扬镳，关系几近决裂。见了面彼此连最虚假的微笑都装不出来，双双投师于Q哥门下，把阿Q的“怒目主义”学到了手，以为自己学会了《沉默的羔羊》里可以用眼神杀人的绝招。

高华明知道要开民主评议考核准备会，恨自己有课不能大闹天宫，悻悻地去班里，憋了一肚子火等着晚上正式考评时发泄出来拿老郑当烧烤。无奈晚饭时突发急性肠胃炎，一个排泄的出口根本不够用，恨不得另外开辟几个来缓解危机。老高的老婆见老公痛不欲生，慌忙送他去医院挂了急诊。老高恨不得身上所有能插针头的地方都给插上一个，可是清醒的护士坚决制止了他这种邪门歪道的念头，大概在液体里加了什么镇静剂，不一会老高便去梦里给老郑划“叉叉”了。等醒过来已是凌晨两点，大势已去，只好捶胸顿足回天乏术，不由得心中高呼“天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天！地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地！”

老郑见最头痛的老高没有来，一打听是突发急性肠胃炎，顿时颇有渡江胜利的喜悦。本来眼巴巴等着看老高烧烤老郑的好戏的众教师大失所望，都懒洋洋起来。老郑见状大喜，只恨自己不会画符念咒，不能将之催眠。对你有意见的人越胡涂越好，统统睡着了才是菩萨显灵。众人走进会场，见里面摆着十几张桌子，人多桌少，只好将就。

这一下一个普通的双人课桌要坐四五个人，众目睽睽之下，谁的脑子都不敢转的太快，惟恐被别人把心思偷看了去。

见众人落座，老郑便宣布考核开始。准备会好比自己老婆的裙子，越长越好；考核时间则像别人老婆的裙子，愈短愈佳。本来不少准备偷偷给老郑划个“叉叉”的人，见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头，心虚得好像医院里高华明的肠胃，总以为身边有老郑的心腹，这才感叹古人创造“做贼心虚”的用意。无奈只好违心地划上个对勾，又不忍心过于欺骗自己的良心，便掂起那对勾的两端把它拉长，达到近似直线的效果方才停手。

老郑心里跳得好比从鱼缸里蹦到地上的鱼，剧烈跳动一阵后平静下来。从头到尾把安排又温习了一遍，确信万无一失，静待结果出炉。不一会众人交上选票，像“文革”时上交决心书。老郑见结果已出，装模作样的请示了老谢老刘，便命令几个教务唱票。这几个教务无不跟老郑有八竿子以内的关系，自然心照不宣。唱票结束，结果是郑金铜同志这一年度的工作被全校教工充分肯定。老郑表示感谢师生们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我校的明天全力奋斗，同时又许下了若干斯芬克斯之谜一般虚无缥缈的愿，众人鼓掌表示衷心的支持。最后少不了老谢老刘的结束总结，好比每次什么抽奖或是什么大赛最后那一男一女两个公证员的废话，不过由老谢道来却有山东快板的韵味：

同志们，听我言，今天咱进行了干部考核大检验；

我们俩，全程看，衷心感谢大家顾全大局想的远；

到现在，考核完，咱们宣布结果真实可信水不掺；

向大家，道晚安，睡个好觉明天起床还得好好干！

郭 桐 方

周二是郭桐方做“校风督察”的日子。需要“督察”一下才能安宁的地方肯定不怎么样，好比腐败的官僚多了，检察院才设了反贪局。老郑的一大创举是制定了“校风督察”制度，贯彻起来如同春节前的严打，狠狠地治了一批。但刚把沙川高中的治安情况从水火里拉出来，新一批的不安定因素又开始形成，好像人嘴唇上生出的疖子一般，开始的时候又白又大的怪吓人，吃了两天泄火的药，下去了；于是忍不住嘴馋大吃火锅，第二天疖子又开始在唇上大兴土木。

如今的情况是泄火的药还是那么几贴，而捣乱的疖子却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老郑发现男生厕所里的烟头比苍蝇都多，学校为了施工的方便开辟的小

门成了想上街遛遛的人们进进出出的通道。更为严重的是，虽然本校在老郑及其党羽的高压控制之下，把有提前开放意图的花朵掐了个干干净净，但这挡不住校外被沙川高中的女生们吸引的校外街头少年不顾一切的入侵。这几天放过晚自习后，居然有好几个这样的混混被校警抓住，大大影响沙川高中在全市人民心中一尘不染的形象。除了苦口婆心的批评教育之外，老郑一筹莫展。现在是法治社会，不能像人治时期那样把人家捆起来游街。老郑不由得感慨教育的确不是万能的，回想当年刘百昭率领男女流氓冲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叱咤风云的英姿，颇有心向往之却无缘实践的遗憾。

其实学生们私下早给开了一道良方，但自古“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向来好办法都不会被当权者采纳，真可谓报校无门。这道理也很简单，与其让校外的混混来扰乱治安，不如放开观念，让妹妹们在校内就可以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谁还会舍近求远？马上有人作卫道士状反驳说影响学习，这么古老的借口连女孩子都不屑一顾，自然没有人去理会他。不过这蠢蠢欲动的多是高二高一的弟弟妹妹，高三的除了六班的黄昏派之外，没有几个人热衷于黄昏恋的。

老郭一直以为自己的学校里“污七八糟”的事情不会出现，但一晚他亲自目睹了某混混像模像样地接某女孩回家，方才如梦初醒。博马舍在《塞维勒的理发师》中嘲笑那个妄图占有女主角的老头道：“你须知道年轻和爱情要战胜衰老和独裁是轻而易举的，这就叫做‘防不胜防’。”

老郭自认为不衰老也不独裁，而学生们颇喜欢以年轻的智慧去追求令校长们防不胜防的爱情。就连被人们淡忘了许久的汪国真的诗都用来发表宣言道：

给予你了
我便不期望回报
如果付出
就是为了 有一天索取
那么，我将变得多么渺小

如果，你是湖水
我乐意是堤岸围绕
如果，你是山岭
我乐意是你装点你姿容的青草

在缴获的某男生的爱情宣言本子上，发现了这首诗。老郭看了半天，模模糊糊有些印象，好像是汪的诗作。回家开矿一般发掘了一晚，终于被找到，诗倒是真的姓“汪”，不过被砍去了双脚，好不凄惨。砍去的几行是：

人，不一定能使自己伟大
但一定可
使自己崇高

单看汪诗的上半身，活脱脱一个任贤齐版的伤心大男

孩无怨无悔的样子，无奈现在的女孩子不再是以前新婚之夜说“从今天起俺就是你的人了”那种被动挨打的类型，全改成快嘴李翠莲的好姐妹。分手的时候无不遵循小齐《心太软》里“该放就放”的劝告，快得好比打喷嚏。一旦加上这条光明的尾巴，大男孩的伤心立刻变成中年学者劝人奉献的箴言，崇高了许多。老郭不由得感叹这学生想恋爱都想出水平了，好比抗日战争中地雷战、地道战都被用来打日本鬼子，学生为了“爱情”对差点去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汪国真进行五马分尸，要是搁在“汪威时期”的80年代，非被唾沫星子淹死不可。

老郭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成熟得早，总以为还是他那个营养不良的年代，到了初中几乎还分不出性别来，男女生光着膀子合伙打篮球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如今家长恨不得把孩子埋在补药堆里，巴不得他们赶快长大，孰料这生理等不及心理和它一起成熟，眼巴巴地期望赶快证明自己成熟的魅力。老郭唏嘘了半天，觉得没有什么万全之策，倒有“狐狸打不着，反惹一身骚”的忧虑。从古到今“生活作风”问题都足以置任何人于死地，古有陈世美，今有克林顿；现在不但有问题的不好过，就连查问题的也不顺畅，爱写报告的斯塔尔便是明证。老郭心底里认为对付这等“风流罪过”无需本校长亲自出马，实在有失身份，就连市里“纠风办”、“扫黄打非办”也没有副市长一级的出马挂帅，自己不必学老郑事必躬亲，吩咐给政教处的几大名捕就行了。

其实问题就出在政教处这几个名捕身上。名捕共有四

人，分别是吴处铎、那利涛、卜旭东和贾壬益，加上主任张肃荣共五条好汉。除了老张之外，都还是光棍，自嘲是两根筷子加两根鱼刺，逮住谁谁倒霉。四个光棍如今正在猛追本校音乐组、美术组、体育组、校医务室里的四位“名旦”。本来四位名旦抱定了信心择良木而栖，无奈本市真品梧桐甚少然冒牌凤凰甚多，一来二去之后可以做窝的地方急剧减少，再不出嫁就只好出家了，才肯兔子勇吃窝边草。四大名捕配四大名旦，着实是可以大做文章的组合。于是名捕们天天在一起探讨这捕获名旦的心与抓学生违纪有什么不同，名旦们则日日在一块商议如何让名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又不至于被吓跑。这么一来，政教处的工作基本被废弛，音乐老师天天教《知心爱人》或者《婚礼进行曲》，美术老师不是分析雕塑《大卫》就是让画裸体美女，体育老师大教交谊舞和蹦迪，女大夫打针也格外温柔。科学家们说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太平洋就会有风暴，名曰“蝴蝶效应”。名捕们贪图恋爱享受把学校搞得草木皆怀春，可以称作“名捕现象”。

可怜老郭用人不疑，学校被社会上的好事者戏称为“沙川鹊桥”都不知道，仍是兢兢业业地克尽职守。今天是老郭的值班时间，对工作他一向不偷懒，何况这还是老郑安排的工作。

老郭看了看表，才早上5点50分，还有10分钟才是这位校长督察行使权力的时刻。一年四季的清晨都不会暖和，今天尤甚，风仿佛蓄满了一夜的清凉，使得皮肤一阵阵地发紧，方知这初夏的清晨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老郭

紧了紧领口，把衣服里的温暖收敛一些，抬头向前边望去。

高三高四的学生已经开始了上早自习，高一高二的学生正骑着车子打着哈欠往学校赶，狭窄的简易校门一下子热闹得像要砍犯人脑袋的菜市口，人声、车铃声、脚步声、车与车的碰撞声，被随着人气扶摇直上的尘土搅成一锅麻辣烫，热乎乎、油汪汪、湿淋淋地被掩盖在黑夜最后一丝阴影下的校门大口大口地吞进肚里，边吞边打饱嗝。

老郭的鼻孔里面充斥着沙粒与烟尘的混合物，又痒又疼难受得好像有人狠狠地捅。搅拌机睡了一宿迷迷糊糊地起来，赖着不肯工作，被工人重重地敲了两铁棍，嗷嗷地叫唤起来。四楼两个教室的灯忽地灭了，传来复习生愤怒的抗议。一旦供电出了问题，木工队也得忙起来，桌子椅子在黑暗之中饱受摧残大多奄奄一息。学校的电工形同虚设，猪在吃它的时候还能挺身而出迎刃而上，电工则是上阵就拉稀，根本派不上大用场。

说起这电工，算是历史遗留问题。

当年教历史的老林呼风唤雨的时候，央求学校领导把他惟一的一个侄子调到学校来混碗饭吃。那时老林是沙川高中复兴时期少有的几位能拿出手的“知名教师”，好比秃子头上的假发，万万缺不得。

假发提出的要求，秃子只好照办。

谁知这位号称在部队里学过电路管理得过标兵奖章的何保同志，除了换电棒管接电灯泡之外，连最简单的电路都搞不好。惟一能让人们想起他的是校工会一年一度的拔

河比赛，那时身强力壮的何保如同是天气奇热时的扇子，谁都抢着要。虽然业务技术不行，偷电手段却是一流，全家上下电饭煲、电炒锅、电热水器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连液化气都省了。这样的小打小闹虽然在学校里占不了多大分量，可他那标准的农民式的狡黠和阴谋让人不由得恨恨——你恨恨是你的事，反正我的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就成。

前边忽然急匆匆跑来了总务费主任，老费今年满五十，教生物出身。自从生物被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从高考科目里砍去之后，老费剪去一头偏分长发发誓要头发和生物高考同呼吸共命运。无奈若干年过去考试中心仍没有恢复它的意思，看来老费的头发还无出头之日。老费今日正在家中欣赏老婆煎鸡蛋的姿势，忽然接到教务方主任的电话告急说复习班的两个教室又瞎了，学生们趁黑起哄说要求退水电费。这一下非同小可，老费顾不上吃鸡蛋，匆匆下楼往学校里赶。一路上把何保从头到脚骂了个狗血喷头，还不解恨，顾不得把狗血擦去，便又要活活将他烧烤了来吃，以泄不能吃鸡蛋之火。

老费宛如鲁智深见了告状的金二老汉，只待去寻镇关西打架。见着老郭后气急败坏地领着他去教学楼后的平房找何保。那平房原先只有一间，近几年屡屡东征西讨好比美国领土的扩张。老费的嗓子像是老母鸡抗议主人煎鸡蛋，把教室里的不少学生从睡梦中叫醒。不一会，何保光着膀子一只手使劲挠着胳肢窝，懒洋洋的出来开门。老费一见分外眼红，恨不得马上大刑伺候。何保的眼再模糊，

校长和主任他还是认识的，吓得浑身的肌肉乱跳。老费怒道：“何师傅，复习班的电是怎么回事？”

何保偷偷抬头向上看，果见两个班的灯灭着，好比两个黑黑的窟窿。着急得不知所措，竟无话可说，只是一个劲地道：“这个这个……”

老费又怒道：“还说什么废话！”

何保更惊，结结巴巴道：“那个那个……”

老郭一锤定音道：“什么都别说了，何师傅，现在快去修！十五分钟内修不好，郑校长怪罪下来，咱可秉公办事！”

何保知道这秉公办事就是卷铺盖滚蛋，屁滚尿流的回家取了工具，跌跌撞撞地上楼抢险去了。老郭不放心，让老费同去监工，自己还得继续“督察”校风。便摇摇头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转身离去。地上的那摊唾沫如同一只不规则的眼睛，同情地看着老郭远去的有些蹒跚的背影。

高 华 明

老高在师大学的是历史，四年学习下来，除了满身的球艺之外所获甚少。毕业时同学大多扛上一副眼镜以示没有虚度光阴，惟有老高两只眼个个1.5，灵敏得好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一块毕业分配到沙川的中文系才子胡言和美术系才子乱雨是他最要好两个球场哥们，不过高妻却不买账，心想冲这名字就知道不会是什么正经的人。谁知

一晃十年过去，胡言成了本市最著名的流浪诗人兼前卫画家，乱雨成了本市最著名的前卫画家兼流浪诗人，只有老高还是本市最著名的高中里最普通的老师。幸好胡言、乱雨致富不忘故人，屡屡给老高介绍脱贫的机会，老高心领神会，该出手时就出手，频频出击倒也收入颇丰。高妻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开着个饭店，边做生意边炒股，挣的钱是老高工资的两倍。老高坚决不干“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勾当，只是偶尔回店里帮老婆做一些她无法解决的问题，譬如扫地擦玻璃进货之类的事情。

胡言、乱雨虽然喜欢流浪，但他们流浪的半径固定在十公里之内，并且交汇点总是在老高的饭店里。两个人既然流浪，见闻自然与众不同，屡屡有惊人之语。某晚胡言道：“老高，你们的老郑犯事了！”

老高早已习惯将胡言的说话当放屁，不以为然道：“是么？是公安局来抓人还是检察院来抓人？”

胡言笑道：“这还真难说。这老郑两家都给记着号，我得提醒他们去，别抓人时两家都去还闹笑话呢！”

老高以为胡言又是开玩笑，不再搭理他。乱雨在一边插话道：“老高，真的，胡言他没有说假话。”便娓娓道来。原来胡言、乱雨接了一个活，给市郊别墅区的一家新售的别墅设计装修。开始是个50多岁的女的来谈，后来定图纸的时候，户主来了。胡乱二人立刻发现是老高的死敌老郑。为了替哥们出一口怨气，二人偷偷地在装修时做了些手脚，使得卧室的顶部时不时漏点水，好借口经常免费上门维修，实则是进行侦察。

老高闻言大叫起来，原来他的新房也是胡乱二人的杰作，这几天马桶得了重病奄奄一息，眼看性命不保，大概也是他们的把戏。胡乱二人对天发誓绝对没有此事，答应免费再给装一个老高方才罢休。

乱雨接着讲述。其实一个校长能在别墅区买个别墅，本身就大有文章可以作。中国人传统的观念认为那别墅都是了不得的人才可以住进去的，有别墅就证明你有钱，有钱就证明你作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如果奉公守法，怎么能挥金如土呢？如此看来，老郑的确有问题。

胡乱二人见老高沉吟不语，知道他相信了一大半，纷纷发挥流浪诗人骗姑娘上钩的伎俩乘胜追击。说那老郑连买房子带装修花了不下 30 万，就算他是分期付款，首期也得交付 12 万，在沙川可不是个小数目。关键的还在下边。一次乱雨接到老郑气急败坏的电话，说是卧室又漏水了，乱雨忙叫上胡言一起去。进得门，老郑衣冠不整地大发雷霆。二人忙道歉不迭，等进了卧室，没少看日本小电影的胡言乱雨立刻明白了老郑为什么火气如此之大，相视一笑，决定按计划办。老郑以为二人还会像往常一样手到病除，谁知今天二人大失水准，把卧室的毛病修到了书房，一连几个钟头都不行。老郑昂着非洲变色鸡一般火红的毛脸，把楼板跺得咚咚直响，仿佛雷公今天闹肚子。终于修好了，二人也几乎转遍了老郑所有的房间——名正言顺得很。

老高如同听侦探小说，高妻在一旁也目瞪口呆。胡言、乱雨骄傲得好比打鸣的公鸡。老高与老婆同时道：

“后来呢？”二人笑道：“那还用问？自然是有些三不四的事情啦。”老高跳起来道：“这两条就够他老郑说不清了！他妈的，真是不出我所料。”愤愤然一夜没有入睡。

现在的环境下，心里坦坦荡荡的人屈指可数，大多心里都埋着不大不小秘密，好听一点叫它隐私也行。而那些没有隐私在心的人格外踏实，好比没有女朋友的男生，不必担心有人横刀夺爱，却可以横刀夺他人之爱，妙得很。即使有了女朋友，只要长得比安室奈美惠和广末凉子差一些，都算没有后顾之忧的，大可以横刀立马以待时机。老高边教书边作幕后老板，不能说是“君子坦荡荡”，也算不上“小人常戚戚”。何况即使被老郑撵出学校，还有“BOSS Gao”可以作，也算是没有后顾之忧了。想到这里，老高开始了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勾当，经常有意无意地刺探老郑的黑材料。

大凡心虚的人，做事总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对头，则是越“对”越有信心。老高觉得老郑能安然无事地生活到现在简直是奇迹，恨不得马上联系检察院来抓人。但是人家“以事实为依据”，自己的材料充其量也就是个“野史”之类的东西，上不了台面；不过毛主席有言道“野史才是人民大众的语言”，可见它的可信度还是不低的。

老高偷偷打老郑的主意这个消息，慢慢的传播开来，渐渐地老郑也有耳闻。领导听说手下有人反叛，有火也不好当着别人的面发，一来显得没有气度，二来让人觉得自己心虚。既然“心中有火发不得”，自然内火旺盛，烧得老郑七窍生烟，脸色难看得像是鲜艳的毛毛虫，见了他的

人无不骇然。白居易有诗云：“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如今老郑准备大“骇”一场。

窝里斗向来不被人称赞，却被人广为实践，老高本想秘密进行侦察，无奈手段比 007 差了好几个级别，不小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时好不尴尬。窝里斗兼以下犯上的从来没有好口碑，不是“乱臣”就是“贼子”，好不容易有了个孙大圣还得戴个头疼的铁圈圈。老高深知如果有个闪失，卷铺盖走人事小，丢人事大，宛如闹肚子的人吃了药把作乱的蛔虫连同大便拉了出来，臭烘烘供人观赏和耻笑才是人生一大失败。

于是情况就是老郑肚子里有蛔虫但不好说出口，老高在老郑肠子里折腾得正欢却需要掩饰，因此两个人都为了面子吃尽苦头。越是这样，二人见了面越不能过于怒目而视，既然都在竭力掩盖，就彼此心照不宣。在和别人谈起对方时只好用“这个问题么……哈哈”来搪塞。既回避了敏感的话题，又不至于显得软弱，真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不过好事的人们不愿错过二虎相斗的好戏，屡屡创造他们碰头的机会。两个人都不失风度，好比鸡尾酒会上见面的政敌，碰杯微笑聊天亲热得好像是一家人，殊不知明天新闻发布会上又准备公布多少置对方于死地的把柄。想当年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而下台，实在有些不值得。他要是早些学会老郑老高这些“兵不厌诈”、“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等《三十六计》里讲烂的招数，就犯不着因害怕竞选失败而出丑。

第九章

舒 怡

爸爸妈妈：

上一次的信收到了吗？怎么没有回信。现在还很早，几天以来我都是熬夜到很晚的时候才睡觉，没有办法，我在国内学的英语根本派不上用场，只好临时恶补。昨天晚上又是到将近凌晨才睡的，感觉不到一个小时天就亮了。A—a - a - a，嘻嘻，我打哈欠了，听到了么？我现在最害怕见到的就是枕头，离十米之外要是看到它我就会瞌睡得东倒西歪。唉，本来以为一到这里，起码不用像在沙川高中那样没日没夜的干了，谁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学生走到哪都得受罪。

上了学才知道，唉，和国内就是不一样。就拿英语课来说吧，上课简直像是聊天，一堆人坐成了一个椭圆圈，老师在中间不断地提问。开始

我还有些不好意思，不过后来听那些印度人、日本人、东南亚人的水平比我好不到哪里去，索性也说起来了。这种方法果然很有效，刚开始我只会说“Where are you from?”“How old are you?”记得初中老师还教过什么“Are you a girl?”之类傻乎乎的问题，本来准备黔驴技穷是救急，后来实在觉得说不出口，就放弃了。其实和一大群外国人相处还挺有意思的，比如我们在一块时，讨厌某个人了，就大声骂他一句“你他妈的”或者“你爷爷的”，他还不知道，以为我在夸他呢！就是给他翻译过去，无非是“How about your grandfather?”谁都不会生气，还挺感激呢。

回想起在沙川的日子，简直跟做噩梦一样。什么早自习啦、晚自习啦、周考啦、月考啦，现在看起来就像 vampire 一样，恐怖得很。我能从那里逃出来，真是 very lucky。对了，老爸什么时候去香港？去的话赶快给我打个电话，我就把信寄到香港去，会更加快一些。我在这里见很多人都上网，就是 internet，国内的我也去过，不过是打游戏用的。我的房东女儿碧碧对我说如果用 E-mail 收发信件，相当 expediently。如果你在香港能用的话，那我们联系起来就更方便了。

唉，还有很多的话想说，一时又都想不起来了，What a bad memory！噢，我想起来了，你要

是见了沐金，给他说我在这边一切都很好，让他给其他同学转告我祝他们学习顺利，哎呀，几天不写中文，句子都写不好了。嗯，还有什么呢？让我仔细想想，大概没有什么了，噢，噢，还得问奶奶好，这么大的事都忘记了，该死该死。祝奶奶永远开心快乐，还有妈妈。

小怡

沐 金

高丽敏走的时候，校园里正在流行《伤心太平洋》，第一句就是“离开真的残酷吗？”像是任贤齐懂得算卦般未卜先知，接着是“逃避比较容易吧？”又给众人指出了一条远离残酷的好办法。然而逃避也不是谁都作的到，古代的隐士是一种逃避，可隐士的最高境界是“大隐隐于市”，学生们还要高考，只有逃在市里，又达不到“大隐”的水平，只好放弃。然而放弃就意味着品尝残酷，但为了高考，再残酷也只好去面对了。

沐金在此之前对高丽敏一无所知，只是听杜存古说六班有个特别像他妹妹的女孩子，大概是她。杜存玲沐金也认识，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只是现在到另外的一个城市去了。大凡失意的人不会拒绝心灵去找一个寄托，好比旧社

会的穷人都在墙上面贴几盘高高的金元宝。杜存古这几天以来魂不守舍，也许是想他妹妹了。感情一片空白的人一旦动了情，会比任何人都懂得去珍惜，沐金没有感情的冒险，对楼上学弟学妹的晕头转向地忙于恋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听说六班几个差点被处分的“黄昏派”大仙提倡黄昏恋，但反应者寥寥。身为该派二号人物的杜存古首先就声明不参与，倒是有几个校内校外的小妹妹想以身相许，无奈他意志甚为坚定，几个蚂蚁啃不动这块骨头，快快而去。消息传到班里，却有一番争论。有人说是不是他暗恋高丽敏，“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杜存古”。

一日中午沐金提前到校，因为看了一篇8×年的高考状元的文章，说必须适应考场的温度，最好是能在摄氏37度的高温下静坐120到150分钟没有胸闷气短头晕眼花的迹象。沐金看了如获至宝，心想真是天助我也。吃过午饭忍痛割爱放弃了冰淇淋，趁意志还算坚定兴冲冲赶往教室。不料状元的话十几年来经久耐用，知道者甚多，几乎所有的人都来磨练汗腺。学校大力提倡这种磨难教育，故意不给电扇送电，使得教室里面好比《包身工》里缫丝的锅炉房，弥漫的都是汗水和瞌睡的混合气体。最难以忍受的是今天值日的某女孩，提着比杯子大不了多少的喷壶作清代宫女状来回晃悠，身上冒出来一股热烘烘的味道布满整个教室。那女孩生得奇怪，穿得精简，尽管如此所过之处仍然人人侧目，惟恐占了她的便宜。不过人家还有杀手锏，正当你试图拨开云雾见青天时，感到涓涓细流在脚上爬行，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一个嚤嚤的声音道：“哇

——噫，不好意思 ye，我没有戴 contact lenses，不小心洒到你的脚上了 ye！”

沐金对这类女孩深恶痛绝，惟恐中招。见她过来，立刻做柳下惠状，即使把她本人洒到身上都无动于衷。女孩见沐金城防固若金汤，灵机一动道：“哇——噫，有一张纸掉在地上面了 ye，是不是你的？幸好我的水没有洒到上面，你好幸运 ye！”沐金不由得眼前金星乱晃，跌跌撞撞冲向男厕所。边吐边想她要是去了美国，绝对是国宝级的宠物，有人民示威时把她往队伍里一放保管药到病除。

等回到教室，人人脸上都是讳莫如深的微笑，阴险得好比乌云梦游到了上边。林思坏笑着道：“好哇，这下子神智清醒过来了吧？”

沐金慨然低声道：“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体现我佛慈悲的大无畏精神啊！”

林思继续着坏笑不再搭理他，倒使得沐金很诧异，宛如看见不会笑的弥勒佛，等了一会，搭话道：“林思，看什么哪？这么用心，是不是情书啊？”说完，自己也吓了一跳，幸好声音不大，从周围的人的反应来看听见的人只有林思。只见她立目道：“放屁！”嘴里放的“屁”却比纯正的屁杀伤力更大，沐金的脸羞得通红，嗓子哑着说不出话来。只好埋头看书，时不时偷偷瞄一眼林思，心里更虚。身体虚弱的人爱出汗，心虚的人也如此，加上天气炎热，那汗好像是在蒸发太平洋的水，不知何时是个尽头。

好不容易熬到下午课外活动，屋子里的众人仿佛得知操场那里发现了金矿，呐喊着出去淘金。校广播站里两个女孩在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把舒婷的诗糟蹋得如同日本鬼子洗劫后的村庄。沐金惴惴不安的趴在桌子上，反思中午的事情。女孩子发脾气好比西门吹雪使剑，简单明快一剑封喉，又让人死不瞑目。沐金正在回味那一剑的风情，忽地发觉有人拍拍自己肩膀，以为西门的剑锋已到，霍然而起。却见林思笑眯眯的望着自己，这一笑在他看来真是难看到了极点，幸好腹中已无粮草供应。林思笑道：“怎么了？一下午都不见你动弹。”

沐金见她居然毫无今天中午的表情，也就假装健忘道：“没什么，只是——想起了高丽敏。”话一出口，又吓了一跳，心想今天的好运气全被那倒霉女孩给气跑了，两次说话都这么不假思索，口气像是浪迹情场多年的老手，实在有损三年以来辛辛苦苦树立起的形象。可林思只是睁大了眼睛道：“你是不是看见我看的東西了？”沐金忙说没有。林思不可思议地摇摇头，叹口气把手里的几张纸递给沐金。沐金见有东西递过来，警惕的四下望了望才接过来看。

看罢多时，沐金揉了揉眼睛，哑声道：“哪来的？”

林思答：“六班的班长温静给我的，开始我还没有在意，后来看了才，才……。”

沐金默然。林思给他的是高丽敏的遗书，给同学的那一份。他仿佛看见了一个与世无争的女孩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死——永远地消失，永远地不存在了。那么它

到底是什么呢？是一种状态，还是一种方式，或者是一种游戏规则？总之谁都会经历它的，迟早的事。一旦发现身边有一个人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说不清楚是麻木还是紧张，甚至是恐怖。死人是没有任何威胁的，他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死人又是最有威胁的，他引发出来的压力和意念让人不可抗拒地去想，去思索，去担心，去恐惧。不错，高丽敏是永远不会再出现在学校里了，但有没有人知道，永远到底有多远呢？

生命存在的问题太过于深奥，深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沐金沉默了一阵，将那遗书还给林思。此刻上课铃声大作，同桌鲁队见他一脸无动于衷的表情，不信他在这里坐了一个课间，趁铃声未落拍拍他的肩膀笑道：“怎么不去外边走走？”

沐金收起打坐的心思，见是鲁队，想以实相告，却有什么东西噎在喉咙里发不出一个音来，只好含混地笑了笑。铃声落下，教室静下来，鲁队也没有再问。有时候笑是应付尴尬的最有效的一种武器，仿佛美人手中的团扇，既可以平添几多妩媚，也可以了却些许尴尬。

他想起来今天自己的两个肩膀都被人拍过，根据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步步为营”的战术，下一个受打击的应该是脑袋了。可怜它刚才自己内部斗争了半天，已经是气息奄奄，再受外来打击实在于心不忍，只好腾出来一只手保护，姿势相当难看。正磨练脸皮的厚度时，数学老师辛世阳抱着一捆资料进班，在一片嘘声中点起一支烟，命令课代表发放。辛世阳的卷子好比微软的 Windows，不但所占

的空间是巨大的，而且经常死机。沐金最头疼的一科便是这数学，一套卷子做下来能从朝霞做到落日，并且时不时被打击得痛不欲生。眼看着老辛又拿来一份催命符，他感到手脚冰凉，竟有目睹僵尸跳舞的恐惧。苍白的卷子发下来时，沐金想起国外有人建议试卷纸用粉红或者是浅绿来作底色，真是理解万岁。无奈中国从唐朝就开始白纸黑字的考试了，千余年的传统不好改变。

不料老辛兴奋道：“同学们，这是今天才到的‘高考冲刺’的练习卷子，数学组的老师们看来，拍手叫好。从今天起，一天做一套，到高考前正好完成。今天做第一套，立体几何部分。”台下的众人看着老辛脸上浮起的笑容，纷纷以发自肺腑的嘘声来响应。老辛不以为然道：“不要嘘，嘘也没有用。学生做卷子，天经地义的事情嘛！”沐金想中国未来的数学家就是这样被一批又一批地打造出来的，怪不得自陈景润后数学界没有了昆仑一般的人物，天才和希望都变成了对数学的无比恐惧和愤恨。想当年老子也参加过小学生数学竞赛，回答什么“一个苹果吃了一半还剩多少个？”之类的问题。

台上老辛第一支烟已经英勇献身，第二支在二次革命。第一排的两个女孩不无厌恶的扇着鼻孔前方两厘米处的空气，恨不得手里拿的是牛魔王的芭蕉扇，扇飞了老辛才算解恨。沐金顾不上烟雾缭绕，战战兢兢去看那试题。题目倒是很热情，一览无余的陈列在那里，好比供人挑选的 call girl。一节课下来，题目做了不到四分之一，胆战心惊地找了份可以当作正确答案的女孩的卷子来对。发现

刚刚竣工的题目全成了“豆腐渣工程”，十道选择题坍塌了六处，宛如少了六颗牙的少女的嘴一般惨不忍睹。在沐金看来，上了高中以后，女孩的优势愈演愈烈，男孩的水准则是死海的水位一跌再跌。就拿这数学来说，女孩注意曲线美，自然对几何心有灵犀；为了将来独裁家庭财政大权，对代数也颇为敏感。一来二去，男生对几何没有女孩的热情，对代数没有女孩的专注，自然无法相提并论。

正无可奈何之际，又想起今晚还有党课要听，白白消耗掉一个多小时。那讲课的老刘老谢真真能侃，居然大谈长征的感想。据私下里几个好事者的推算，长征时他们最多是两岁的娃娃，即使是父母背着过的雪山草地，那惊人的记忆力也令人叹为观止。不去听还不行，只有带着本政治课本自学。

时值傍晚，感觉胃里库存不多，便昏头昏脑地跟着几个人去离学校不远的拉面馆吃晚饭。拉面馆的老板娘和他们特熟，热情地在门外摆了个桌子。老板娘以前介绍说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翠四红”，不过往往萝卜快了不洗泥，真正吃到嘴里的拉面比家里的面条强不到哪里去，很难按照正宗的标准来要求。沐金想起刚才的数学卷子变成了奴隶集体殉葬的墓穴，心里一阵发堵，只是用两根筷子研究漂浮的面条。同桌鲁队笑道：“怎么了，还想着数学哪？得了得了，就是你数学不及格，语文也能补回来嘛！”沐金权当这句话是省招办的主任说的，平空安慰了自己一把，方才低头来消灭拉面。

拉面馆里的生意很兴隆，人们来来往往乱哄哄你方唱

罢我登场。老板娘激动得要给拉面师傅的两条胳膊上机油，几个小姐端茶送面，灵活得好比花丛中的蝴蝶。一起吃饭的几个人饭至半酣，话也多起来。男生甲道：“弟兄们，我有一道题，有意思得很，要不要看看？”男生乙的战斗已经进行到“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阶段，不想在这里耽误时间，头一个反对。鲁队和沐金进展较慢，战役还未开始，便举手赞成。男生甲得意洋洋地掏出一张纸，递给沐金。沐金今天被这“白纸黑字”吓怕了，不肯接，倒是男生乙抢了过去，念道：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

我去炸学校，老师不知道。

一拉线，我就跑，轰的一声学校不见了。

A. 第一行借景物描写表达了作者去炸学校前的愉快心情。

B. 第二行作者借“小鸟说：早早早”暗示他自己实在不想伤及无辜，所以赶在其他同学到来之前，去炸学校。

C. 第三行“老师不知道”是用反语的手法表示：老师也痛恨学校，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D. 整首歌词蕴意丰富、起伏跌宕，是现代中国音乐黑色幽默学派代表之作。

沐金和鲁队听后抚桌开怀大笑起来，碗里的面条随桌子起伏鱼跃龙门。这道题除了立意有待商榷之外，格式、手法、气势都与历年的高考题如出一辙。有了这道题目佐餐，前进速度加快，很快解放了硕大的碗。鲁队岁数最大，众人便把各自的钱交给他统一支付。老板娘连声问吃饱了没有，其实就是回答没有她也舍不得给你再下上一碗。离开从人到饭无一不虚伪的拉面馆，几个人匆匆赶回教室。

教室里饭香浓郁，仿佛刚开过世界人民大会餐，各地的菜色都有。后门处扔的塑料袋姹紫嫣红好像桃李竞艳，可惜黑乎乎的斑点是苍蝇不是蜜蜂。人在疲惫的时候两个地方最有吸引力，就是卧室和餐厅。沐金刚从外边回来，准备大干一场，萦绕在鼻孔的饭香让他安心地找瞌睡虫去了，不一会，嘴角洋溢出来的口水湿了卷子一大片。鲁队不忍打搅他替某处分洪，索性由他去吧。

段 松

六班的“黄昏派”大概想不到，在本班进展得相当艰难的“黄昏恋”计划，在别的班里早有失败的案例。男主人公是三（五）班在野的班长段松，这班长在野好比总统下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想牵挂也无物可牵。中国的干部大可分为有权有威，有权无威，无权无威三个类型，中学的学生干部是最底层的阶层，即处在这无权无威的层

面上。在任班长尚且如此，下野班长更不用提。段松怀念无权无威的日子像贾平凹怀念狼，时不时来一段魔幻现实主义，玩几出人狼互变的把戏。怀念的时候长了，发现心里空虚得厉害，学习又如同漂在水里的死鱼眼睛不上不下，索性有了“恋爱一把”的心愿，也算是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那女孩芳名叫佳雪，和某化妆品同名同姓，在当时的高一（3）班现在的高二（3）班。二人从小学起就是同学，初中时佳雪因为成绩不好留了一级，段松深以为憾。幸好高中又凑在一块，他便自以为是缘分。其实缘分这东西不过是情人见面的理由，要多少有多少，全在一念之间。段松认定佳雪是上帝派来安慰他仕途不畅的，感谢上天之外加紧行动。男孩追女孩，最忌讳的就是故作老练成熟状。情圣和情盲的差别就在于脸皮的厚度不同，而这厚度又是假装不来的，尽管男生个个都是表演高手，可是女孩里糊里糊涂的观众很少而目光老辣的批评家甚多，故行骗者生还的机会很小。段松意识到这一点，决定采取先写信的办法，方法越古老成功的概率就越高。

佳雪虽然年纪轻轻，却熟读琼瑶、席娟、亦舒等人的文章，脑海里模拟了无数次激情演绎，也算是知识丰富，只是尚未真刀真枪实干过。某天佳雪接到一封信，从包装上可以推断出自席娟的某篇小说，马上在脑海里重温了一遍情节，继续看下去。女孩子看第一封情书的表情很容易辨认。一个关系和她最好的女孩趁她两眼陶醉得微闭之际一把抢过情书，大凡女孩子尤其是终于有人问津的女孩

子，并不计较秘密有人知道。几个闺中密友出谋划策了半天，替佳雪策划了第一次约会的方案。地点定在离学校不远不近的一家蛋糕房，时间是周五下午放学后。

到了时间，佳雪前往赴约，自我感觉良好不必细说。段松见如此顺利就把人约到了手，欢喜得忘却了下台的悲惨，老听说赌场失意情场得意，原来官场如赌场。段松脸上的青春痘和胡须成反比，前者兴旺后者稀疏。青春痘多代表青春年少，无奈女孩初恋一般喜欢成熟一点的，段松真可谓出师不利。等见了面，佳雪自然是含羞不语，段松则是不语含羞，连一旁招待的小姐都替他们心里痒痒。终于，佳雪含羞道：“你为什么约我到这个地方？”

段松奇道：“不是你约我的么？”

一旁的小姐心里闷笑，勉强忍住继续听。

佳雪一愣，心想还有这么迟钝的男孩子，于是低头，让故意蓬松开的长发挡住脸。

段松意识到说错了话，又着急又不知所措，憋了半天道：“我，这几天来天天都无法安然入睡，我，我——”欲言又止。

佳雪没想到他连回忆往事的铺垫都不要了，直接进入主题，也有些窘迫，知道女孩此时应该惜字如金，头埋得更低。段松以为到了骑士横刀立马的时候，只恨手中没有玫瑰相赠，想起情圣守则上说“抓住时机，当仁不让，大胆表白，不惧受伤”的箴言，遂鼓起勇气道：“我，我一直想对你说——”旁边的小姐屏住呼吸往下听，一脸的坏笑即将破皮而出。

“我注意你已经很久了，佳雪，真的，已经很久了。从小学就开始了，我记得你总是爱笑，那笑的声音到现在还回响在我脑子里。”

老天作证段松的话百分之百是自己的原创，但佳雪和小姐朦朦胧胧觉得在某本言情小说里看到过。表白的话需要浪漫不假，还需要让对方感到真实，段松的话浪漫有余真实不够，总给人一个偷来的感觉。于是小姐的脸上浮现出对段松的同情，咳嗽了一声以示警告。段松却像是给人用针扎了一下，差点叫起来，扭头尽量压抑住鄙夷道：“小姐，这里不需要你了，有事的话我会叫你的。”小姐满腔的同情霎时间变成一肚子诅咒，恨恨的离开，除了后边几个刚进来的学生，只剩下他们两个。

段松见佳雪并不搭话，只是头要低到膝盖，知道刚才的话拍到了马腿上，忙补救道：“小雪，”尽量温柔自己的声带：“我，我是个很不懂得讨女孩子喜欢的人，但我只是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去保护小雪！’我就来了，我不知道如何将我的情感用我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只好用别人用了千百年的陈词滥调来对你说——”

岂料身后隔着一张桌子，坐的正是佳雪班里的一男一女。听见这活宝的爱情告白，忍不住笑出声。段松满腹的爱意正要酝酿成那三个经典的字倾吐出来，满以为可以达到将佳雪砸晕的效果，不料被这突如其来的两声阴险的笑打断，憋在心里不得而出，结结实实地砸在五脏六腑上，火辣辣的疼。佳雪等了几秒，不见下文，正着急，突然想起琼瑶说女孩应该问一句：“说什么？”恍然大悟，于是加

大了语句里的甜蜜系数道：“你要说什么？”等待回答。

段松以为佳雪是以为自己屈服于那笑声，便铁青着脸豪迈道：“走自己的路，让，让别人说去吧！”佳雪以为他要说的就是这些，几乎怀疑他神经有问题，不过隐约也听见几声笑，明白了个大概。此刻的女孩大多宽宏大量，急不可待地等那句话，什么都可以不去管。段松暗暗气馁，心想不要出杀手锏不行了，此时佳雪也记起应该把手放在桌子上好让段松去握，故意慢吞吞地伸手去拿小勺子。可怜的段松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把抓住那小手，佳雪培养了好久的一声娇嗔才得以出口：“哦哦——”嗔完了，觉得还不过瘾，又加了两个“啊啊”才满足。

段松庄重地说：“曾经有一份真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去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话音未落，只听见佳雪后边的两个人跌跌撞撞地跑出了蛋糕房，留下一片桌椅的嘻嘻哈哈的碰撞声。段松有些莫名其妙。这段话是他从一份报纸上见到的，那是一份相当冷僻的报纸，不是佳雪这些整天离不开影碟机的女孩喜欢的，自以为妙极，完全可以起到一语定乾坤的作用。这“曾经”是代表了以前数年的同学时光，“没有去珍惜”是说自己早有此意胆怯而已，如今幡然悔悟决定表白。这么痴情的话哪个女孩抗拒得了？

不料佳雪天生喜欢香港喜剧片，马上辨认出此乃周星

驰 1995 年拍摄的《大话西游》里最经典的一段台词，像她这样每天不止一次幻想着被人拿浪漫宠着的女孩，不知道默默背过多少次。大凡渴望已久的东西到手后，都是失望和欢喜的成分相同。此刻真的听到了，却好像被人捉弄了一番，尤其知道身后的两个同学是来盯梢的，这一下传出去还不丢死人了！不由得又害羞，又委屈，又怒火冲天，只记得书上说要拿水泼他一脸才算功德圆满，到处找却没有找到，只好愤怒地把手抽回来挥洒着廉价的眼泪逃之夭夭。段松第一次恋爱持续了不到三十分钟就宣告破产，快得像死在母腹外还没来得及擦洗干净的女儿的生命。

恋爱失败以后不去找人喝酒或是打架就对不起自己，不过段松酒量平平又身材单薄，两样都不在行。无奈之下，他只好找人出气，自然不是打架。古代圣人们言杀人可以用手，用嘴，用笔，境界越来越高。他手无缚鸡之力，嘴无咄咄之语，笔无可生之花，不过杀人也用不了这么多东西。他自有妙法。圣人们忽略了一条，意念可以杀人，据心理学家们透漏，意念实在是最有威力的武器——只可惜掌握的人不多。段松以此为鉴，靠意念杀了不少人，才得以度过感情事业双双失败的难关。

想当年段松可是冠冕堂皇地进了沙川高中。中考时，他是全市的第四名，可惜古代只有状元榜眼探花叫得最响，第四名没有名号可封，实为一大遗憾。不过他一进班就被班主任周洋任命为班长，并且一直干到高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在淮北则为枳”，初中里无限风光的段松，

在高中却怎么也找不到考试的感觉，宛如北极熊到了沙漠，饶是力大无穷也没有用。

学习如此，班长当得也好不到哪里去。简单地说就是谁都不买他的账。班主任周洋把一切班级事务揽在身上，段松既体会不到班长的忙碌，也品尝不到权利的快感，只是一味地被闲置着，有置身事外的处境但无超然无谓的心情。整天就管个扫地和去传达室领领杂志报刊，就这还让人一肚子牢骚。贴在门后的打扫卫生值班表都换到第三个版本了，到了周末大扫除时值班员散落在全校各个角落好比白色恐怖时期的革命火种，于是段松便扛个大扫帚满世界地找人，篮球场上找回来几个，足球场上找回来几个，草坪上找回来几个，结果是全都一肚子气，活也没干好。每次都得拖到下午最后一节自习，卫生评比自然都拿不到好成绩。段松就这么窝窝囊囊地上学，窝窝囊囊地当班长，越来越窝囊。

好比阿 Q 还想过进城中兴一把，其实段松也曾试图不再这么窝囊下去。高二元旦时，组织了一次联欢会，本来筹划得挺好，卡拉 OK、笑话、相声、小品什么都有，满以为可以给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送几个节目。可到开晚会那天，求爷爷告奶奶似的借来的 VCD 和电视机联不上，光有图像没有声音，一下子砸了锅。一屋子人偷偷溜走了一半，剩下的几个只顾吃瓜子吃桔子开起了茶话会，本来准备好节目的同学一见阵势也觉得泄气，索性死活不再上台。隔壁六班里玩得热火朝天，两下一对比把段松气得浑身打战，像只没冬眠的青蛙。

段松就这么窝囊地过完了高一和高二上学期。过了寒假一进校门就分班，五班是快班，六班是慢班。原来六班的班长进了五班，一个窟窿里住不下两蛐蛐，段松的班长头衔便不可挽回地被原六班班长周达夺走了。于是段松仇恨的对象又多了两个：一个是周达，一个是周洋。段松对当时的同桌沐金说：“哼！五班成了六班的天下了！世界真倒了颠了，周达算个什么人物！整天就知道往女生堆里钻，涎着脸叫这个大姐那个妹妹，你知道他有多大了？”神秘地看看沐金，像是刚从007那里回来。沐金摇摇头。“不知道吧？他是77年出生的，今年都20多了，哼！不知道留了多少级！周洋也是的，看现在都成啥了，尽宠着六班的人，一点也不顾旧人！罗艳还是团支部书记，班长就得换成六班的啊！哼，哪门子道理？”沐金仍是迷乎着脸，只是心里说：这个段松太可怕，以后可得小心些，这么小心眼，得罪了他可不妙。

沐金的担心终于成了现实。某个下午，该沐金与段松提开水，段松很晚才来，沐金等不及就一个人提了。段松踩着预备铃到了教室，阴森森地坐下，过了几秒钟，又阴森森地用眼角打量着沐金把他瞅得心里发毛，宛如一个被某衙内无端纠缠的良家民妇。终于，段松阴森地问道：“今儿的水是你提的吗？”沐金吓了一跳，好半天才说：“是啊。”段松咬着牙瞪大眼睛像只啄木鸟发现了虫子，头向后一仰身子一挺恶狠狠道：“我猜着就是！”沐金更加摸不着头脑，心想这家伙是不是受了什么打击还是吃错了补药或是神经有问题，这么不着调的话竟然能说出来！沐金

越想越害怕，偷偷看一下段松，只见他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手抖着正在那儿运气。沐金在一边手脚冰凉地挨到下课，正想撒泡尿去去邪气，旁边段松突然扭过头说：“沐金，一会一块领杂志去吧！”沐金吓得一泡尿差点没就地处决，好不容易挤出一个“好”字。

从那次起沐金对段松就有了一种回避的念头，两个人的话越来越少，好几次调位，沐金都想和段松分开。可沐金这边还没坐好，段松便阴森森地迈着碎步过来，一声不吭地把书工工整整地摆上。沐金越来越气，终于找了个机会跟周洋说不想再和段松坐一块了。沐金的成绩要比段松好得多，周洋自然应允，到了又一个调位的时间，当段松又阴森森地走向沐金时，周洋一旁道：“你们俩同桌那么长时间了，换一换环境吧！”段松像被人迎头打了一棒，咬着嘴唇又找了个位子，沐金在自己座位上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只怕段松啣一声过来咬他一口。这次调位成了沐金与段松冷战的开端。只要段松在身边，沐金就浑身不自在，只想赶快走开，而段松经常在沐金身边对别的同学大声说：“某某，一会儿一块去传达室领杂志去！”然后用一种胜利了的目光看沐金一眼，昂首挺胸地走出去。

杜 存 古

杜存古家里有一张沙发，本来是为三个人设计的，后来因为年老体衰，陆续坏掉了两边的两个，只有中间的却

很坚挺，有如亚洲金融风暴里的人民币。不过以前在上面坐着的人，现在走了大半，所以并无“席地而坐”的担忧。惨淡的客厅里四面都是同样惨淡的墙，微微翘起的涂料表皮上落满了灰尘，更加衬托出斑驳的意态。墙上原有一幅中堂，写的是龙飞凤舞的七个大字“野渡无人舟自横”；现在中堂没有了，反倒比有的时候更加寥落和冷清。

尽管本市里还有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但杜存古是不屑于一去的。中国人的不屑分为好多种，具体到他的身上，就像在饭店外转悠的乞丐对于饕餮之徒的愤慨，一样的强烈和无用。杜平原迎娶孔德洁另组家庭之后，杜存古仅去过一次。进门的时候牙关紧咬，出来的时候紧咬牙关，仿佛多说一句话，多呼吸一口气，都是对自己的侮辱。本来孔德洁一门心思要做个感天动地的后妈，无奈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比自己高两头的后儿子的脸像没有除霜的冰箱，离老远就寒气森森让人冷战不绝，于是满心的矜持与慈爱逐渐变成一沱冰水。女人的心天生是用来关心和嫉恨别人的，要么大爱要么大恨，自古由爱入恨易，由恨入爱难，就像富贵人家一夜之间一贫如洗的事司空见惯，沦落街头的乞丐暴得大财的消息就少得可怜。眼睁睁看着老儿子和新媳妇一步步走向势不两立，杜平原像是全身都在死海里浸了个饱，忍不住捶胸顿足又生气又无可奈何。

男人离婚再娶是最艰难的，若是新妇不如旧人的容貌，难免会被讥笑说眼光太俗；若是正好相反，则难逃“秦香莲”和“包青天”们正义的口诛笔伐。幸好孔德洁

的相貌界乎小家碧玉和大家闺秀之间，故意不给好事之徒留下多少口实。迎接杜存古做客的那一天，她特意精心设计了一番，找出一件多年不穿的旧衣服穿上以示勤俭持家，暗示给杜存古看她并不属于那种搔首弄姿的类型。无奈杜存古心里的敌意坚硬得硫酸都未必能消磨掉多少，孔德洁这类“攻心为上”的招数毫不管用，好比在火上浇油，不越烧越旺才怪。眼见一顿马屁全拍到了马腿上，孔德洁不由得恼羞成怒，自然向杜平原哭哭啼啼了一番，把自己的苦心无限地夸大开去，越说越替自己委屈，恨不能把庙里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全改成自己的模样才算甘心。

杜存古自然猜想不到后妈这如许的心思，回到自己的家里，细细回想起刚才的一举一动，自认为不卑不亢，毫无不当之处，暗暗为自己喝彩，满肚子都是农民起义首领上刑场的大义凛然。直到凛然得过了头，才发现刚才那一大桌子的美味佳肴没有吃饱真是一大失误，又不得不劝自己说伯夷叔齐尚且不食周粟，我又何必后悔！于是得意洋洋地去烧开水泡面。

夏天本来是杜存古最辉煌的时刻。沙川市的夏天深得太上老君的真传，比炼孙悟空的八卦炉凉快不了多少；沙川人民的生活水准虽说比本省其它地市要高，但能全方位满足宝贝儿子女儿消夏需求的家庭并不多见。杜存古最得意的就是小学时每个中午都能拿上一瓶易拉罐去上学，拉环上夹着父亲写下的“杜存古今日午睡了，没有出去玩”的条子。拿易拉罐上学的学生虽然不少，能天天都拿的可就是凤毛麟角了。杜存古记得那时一到夏天，夹着皮包扛

着饮料箱子的人就络绎不绝来登门拜访，口口声声说天热得很啦来给杜部长送点饮料解解渴等诸如此类的话。不过杜父往往对夹皮包的更为重视一些，这就让杜存古大为不解。不过只要有饮料可以喝，其它的事到是无足轻重。可惜好日子总会过到头，等杜父搬出去之后，就再没有人来送饮料，好像杜父一搬家，全中国的饮料企业就集体自杀了一样。

没有了杜父的家，冷清得像冬天的老鼠洞，平时除了收水费和上门推销避孕套壮阳药的，极少有人拜访。倒是刚开始上高中还没分班时的班主任周洋奉老郑之命兴致勃勃来家访过一回，后来再也没有来过，原因就不得而知了。中国的官僚好比姨太太，对老爷千娇百媚千依百顺，惟恐一语不慎失了宠；对其他几房的“姐姐妹妹”勾心斗角笑里藏刀，争风吃醋之余不忘落井下石；对手下的丫环婆子则声色俱厉视如牛马，宛如秦始皇再世。杜父身掌本市组织大权，对一方干部的考核提拔任用自然是一言九鼎，仿佛皇上到了晚上翻牌子，相中谁就让谁上御床。

杜存古一天一瓶易拉罐的美好时光到了头，杜父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新娶的夫人深受中国传统的乡土教育熏陶，极为“顾家”，恨不得把所有沾亲带故的都拉到市里来。一有人来送些“土特产”啦、“新产品”啦之类的东西，不但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照单全收，还不经意道出“这墙壁灰头土脸的，该整整了”、“我们家老杜整天忙得腰酸背痛，我可得学学按摩”这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言语。好在来杜家串门的，大多是捞够了油水底气颇足的主儿，自

然精于此道。一来二去之间，杜家的门槛成了几个头头里最高的一个，民间遂有七绝道：

咬定杜家不放松，
任尔东西南北风！
老爷不在夫人管，
只为私来不为公。

一日杜夫人的姐姐来串门，亲姐妹相见分外眼红。只见妹妹流了几滴眼泪后道：“姐姐，我算看透了！这杜家的媳妇不好当，这杜家的后妈更不好当！别看你妹夫那么疼我，全是假的，不过是拿我来洗洗衣服、解解闷罢了。一看见儿子，就忘了老婆了。你不知道那天那个小杂毛来的时候，你妹夫那个仔细啊，唉，我的感冒明明已经好了，他还是再三地叮嘱我说‘你把菜扒出来一部分自己吃，别传染了小古’，哼，就他儿子的命值钱！我又不是不能生，还不是他老说忙，不打算要！昨天他可是又有话下来了，说过几天就是那小杂毛的生日，要我给他买衣服买礼物买补品，哼，这么大一点的小孩就这么娇气，长大了能指望他？嗤！”

姐姐见妹妹如此动容，不由道：“那，你跟妹夫明说呗！”

“明说？他们可是父子连着心嘞！我刚说：‘小小孩子家，要什么衣服补品？可别娇惯了才是正理。’他就恼了：‘不是你儿子，还是我儿子呢！就是你给他买，他还未必

肯要——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不能再拿小孩看他！’你看看，我成什么了，成什么了？”

“那小杂毛个子高得很哪！”

“可不是吗？就那样，还得补，看非补出毛病来他老子才放心！像我这样有病的人，从来就没说过让去买点什么补品。你妹夫疼我，光疼在面子上，就不疼在心里头。又不让我要孩子，唉，我这一辈子算是就这么过了，等老了，连个床前床后端茶送饭的都没有！”

姐姐见有机可乘，忙见缝插针道：“那，小妹，你那几个外甥外甥女哪个你看着顺眼，跟我开开口，我绝对不会不舍得！”

杜夫人倒吸一口冷气，这才明白姐姐此来别有用心，不是单纯来听自己诉苦的。心想你那几个土里打着滚长大的小东西，还不如我这后儿子看着顺眼呢！肚子里冷笑了好几声，才勉强压住。

杜存古自然想不到自己的生日居然给后妈带来这许多烦恼，更想不到她还不动声色地把部长大人要给儿子过生日的事透漏给了几个常来串门的熟人。如此一来，人们不由得感叹杜部长不但老婆，连儿子都派上用场了，正是“要钱老两口，收礼父子兵”。无奈之下，几个人约好了时间，在杜存古刚刚在后妈收拾一新的客厅坐下的时候“不期而至”。杜平原正为儿子肯来赴家宴而欢欣鼓舞，见有客人来，虽然有些不快，想起“棍棒不打送礼的”这样的老话，加上来人送礼的大包小包着实丰硕，也不便发泄，于是含笑让客人入席。杜存古脑袋一涨，脸色难看得好比

破旧的马桶壁。来的这几个人有两个住在老市委大院，他是认识的。两个人一个叫小马，一个叫小牛，都在市委当秘书。秘书最讲究手快眼快心快，二人当之无愧，可就是提拔不快。眼看当年一块分来的同学好歹混上了“某长”，自己仍是“白身”，自然心中冒火。古人早有言曰“发之于心必形之于外”，牛马二人心中的怒气轩昂无处寄托，只好处处找茬。大院里的厉声争吵十有八九是二人的杰作。眼看这两个平素趾高气扬的杂碎俯首帖耳地赔笑坐在一旁，杜存古心里又痛快，又窝火，又瞧不起，只好冷冷笑着盯住电视。

杜父见众人恭敬地沉默着，开口笑道：“就让小古他阿姨在里边忙着吧！咱们吃咱们的。小古啊，今天你可就二十了，以后可就是个小伙子啦！”小牛小马几个忙点头称是，一副羡慕的表情，颇有老鼠对大米的向往。席间几个人不时地称颂杜父教子有方，真是大手笔！还采取迂回作战的惯用套路，大大赞美杜存古年轻有为、一表人才、英俊潇洒，差一点就要说即使是潘安、宋玉再生也未必如此。说得杜存古头皮发麻，生怕那几位老美男子一时气不过，半夜弄鬼来找麻烦。赞誉之词好比胭脂，涂上些许当然美不胜收；若是用来当洗脸水，效果就大打折扣。今天几个人恨不得让杜氏父子拿胭脂洗澡，杜存古首先表示受不了，推说去卫生间，冲着马桶呕吐了几声方才舒服一些。

等他回到席间，主题已经从赞美杜父转向逗他开心。只见小马道：“……‘文革’期间样板戏流行。一次排练

《红灯记》，一个右派因形象不好，只被安排刻蜡版抄台词。那右派战战兢兢刻完了，没来得及看原稿校对。其中一段铁梅的唱词变成‘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儿媳不登门……’”满座皆笑，杜父也不觉莞尔。

小牛不甘示弱，道：“我也说一个：街上一大堆人在买‘福利奖券’，当场开奖，凡是里面印有动物图案的即为中奖者，图案上面的动物的体型越大，奖金越高，奖品越贵重。某人小心拆开一张后，见中了一等奖，喜不自禁，大声叫道‘我是毛驴！我是毛驴！！’旁边一人屡摸不中，气急败坏地说：‘喊什么？只要是牲口，都有奖！’”这一下众人讨好地笑得更开心，小牛的眼眯成了一条缝，好比紫油油的茄子上裂开的口子。杜存古心里一阵悲哀，见不得眼前这争先恐后献媚的场面，于是闭上眼睛，心里却茫然一片，空空荡荡宛如白雪苍茫的大地，到处是冰冻的积雪。

但还有人不知趣，抢着道：“我在乡里挂职的时候，那里的方言太重了，很多话听不懂。一次乡长讲话，主持人说：“咸菜请香肠讲话！”其实是‘现在请乡长讲话！’乡长说：‘兔子们，今天的饭狗吃了，大家都是大王八！’其实是‘同志们，今天的饭够吃了，大家都使大碗吧！’……”

杜存古睁开眼，见几个人都戮力同心地欢笑着，自己家的猫咪老黄都未必有他们如此娴熟的谄媚功夫，心想自己居然跟他们同席吃饭，真是羞煞人也。而杜父在一边泰然危坐，稳稳地接受着这腻腻的讨好。杜存古忍不住开口

道：“几位叔叔都讲了，我也讲一个吧！这是我们学校教历史的高老师讲的，可搞笑了。”杜父正惊诧于儿子的沉默，见状也就释然，笑着点头以示应允。小牛小马自然准备好了一肚子赞美的话，权当发着酵，等一会再喷薄而出。只听杜存古道：

“还是清朝的时候，有一次乾隆皇帝出游，却见路上一大堆王八挡住了去路。乾隆就让太监去问问原因，过了一会太监笑着回来说那群王八修炼久了，想找皇上要官做。乾隆大笑，就让太监回去传话，说可以，等世界上的灯全都灯头朝下了，就让它们做官。身边太监们不解，乾隆就说，这世上的蜡烛都是灯头朝上，何来朝下！朕无非是许个空头愿就是了。众人大笑……”

杜存古停下来，看了看那几个人，一个个迷茫地看着自己，不知何意又不能不满脸堆笑。僵硬的笑容在僵硬的脸上好比毛毛虫趴在树干上。杜存古笑了笑，继续道：

“谁知几百年后，新发明的电灯泡全是灯头朝下，这也奇了。那一批王八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纷纷变成人形，当了一个个小官……”

第十章

周 洋

世界上糊涂的人怕认真的人，装糊涂的人尤其害怕。本来老郑老郭以为高丽敏的事情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结局拉倒，谁知有人一封信告到了市纪委，幸亏被收件的沐森及时扣住，才得以不被扩大开来。检举信好比种子，只要有一颗，没准会长出一片森林。老郑开始以为是高华明的手笔，严阵以待了几天不见动静，觉得老高搜集了这么多材料不会如此就贸然进攻，排除了他，剩下的那个捣蛋鬼仍然神龙见首不见尾，逍遥在老郑的法眼之外。老郑深知“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的危险，行为隐蔽了好多，等着这位高人自动现出原形。想起沐森此次帮了大忙，又是护官符上仅次于杜平原的人物，这个党员的名额就给他儿子得了。这正所谓顺水推舟，作个人情又有何不可。

一日老郑巡视于校园，忽觉腹中剧痛，慌忙取来草纸进男教工厕所作拼死一搏。按照老习惯，他总是跑到最里面的那个便池处解决。等一通废物飞舞而出，从色形味上

可以断定是昨晚的油焖大虾，心里稍稍安稳。

自从老郑在教工厕所里被蚊子的低空轰炸编队摧残一番后，总务上的老费便派专人每天三次喷打灭蚊药。可是如今这灭害灵之类的是为家庭设计的配方，想那家里的蚊子属于大家闺秀型，体质柔弱，稍微一点点药力即可；不料这厕所里的蚊子一个个好像接受了克格勃的魔鬼死亡训练，生命力极强，灭害灵只是激发了复仇的欲望，根本不济事。后来干脆用剧毒农药“1059”彻底地灭了一次，成效显著。不但蚊蝇踪迹不见，就连耗子也惨遭灭门，不过连累了几户人家的波斯猫，吃了死耗子后死了两只瘫痪数个，一时间玉石俱焚好不令人叹息。倒是给生物老师多了一条讲解“生物链”时的实例。

眼下厕所里蚊蝇无影，比起以前真是天壤之别。老郑排泄了敌人的主力部队，剩下少部分兵力慢慢扫荡残余，集中精力翻看手里的报纸。老郑研究报纸的时间比花在文件和理论上的都多，从只言片语里看出蛛丝马迹才是真正政治家的手段。政客之所以还是个“客”，就在于没有猜测出上头的意思，也就没有了主动权；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才是反客为主，自成一家，这“家”，便是政治家之“家”也。

想来天底下的厕所都是两扇门，两个房间，而且大多一墙之隔。沙川高中的厕所也未能例外。这堵墙也没有修得严丝合缝，老郑屁股以下的空间其实是和隔壁联通着的。他蹲的地方恰好就在这墙根处，虽眼不能观六路但耳可听八方。正准备得胜回营之际，忽听隔壁有人道：“某

老师，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周洋怪模怪样的。”

“那又有什么，她不是一直和小于不合吗？这下好了，小孔的班里出了这么个事，小于也跟着受罪。可把周洋乐坏了。”

“周洋她没这么阴暗心理吧？才提的副组长，春风得意啊！”

“吓，这你就知道了。她这么一做副组长，两口子没少打架。你想啊，整天五点多起床十点多放学，两口子能搁到一块么？人家老公也不是没有本事的，成天当家庭主男会乐意？搞不好啊，哼。”

“那，也不一定吧？”

“话是怎么说的！你看其实周洋也挺可怜的，这么多年才提了个‘副组长’，人家小于才分来两三年就提上来了。我看哪，周洋是比不上小于喽。”

“嗯，有道理。那小孔也不是省油灯，当初分班时，好多人都以为是她接快班的。谁知最后是周洋。”

“我看也是。对了，你发现没有，这次的事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对，我觉得也是。怎么，你还知道什么内幕么？”

老郑的脚早已酸麻，却忍住继续听，心咚咚咚跳得好比张飞敲的战鼓。

“我哪里会知道什么内幕，不过周洋她肯定挺遗憾的。”

“就是，小于小孔一点事都没有，她还是有威胁啊！”

“可惜了，小于小孔那么两个老实人，怎么——唉。”

那个“唉”字让老郑的头嗡嗡乱响，仿佛蚊子苍蝇集体还魂来报仇，钻进老郑的脑子里大闹天宫。提上裤子回到办公室，越想越生气。一个人要怀疑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满脑子都是这个人的不是，不同于恋爱中的男女，一想到对方就是一大堆的好处。想到这里，虽然不能就此把一锅的脏水全泼到周洋身上，但她的形象已经从勤奋的老师蜕化为告密嫌疑者。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里，嫌疑犯的“嫌疑”，好比“代某长”的“代”，去掉都是迟早的事；既然是迟早的事，就不必仍然以礼待之，倒显得自己分辨不清，界限不明。老郑的手下何等地精明伶俐，从他的一言一行看出对周洋的敌意和防备，纷纷效仿。

钱钟书的《围城》里说先吃好葡萄的人最乐观，然而最美好的全是回忆；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的人最悲观，可最美好的都在未来，至少还有希望。周洋一直以为自己是悲观者，并安慰自己说希望就在眼前。其实希望这东西，本身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好比初恋的感觉，并无一个具体的概念，只是觉得好像有人趴在耳边对你说“这就是了”，于是你就会认为“对，这就是了”，不会去在乎精确的定位。

周洋心中的希望也是朦朦胧胧。有时一个人坐下来静静地想，除了要生存下去，又找不到多少明明白白的理由。心里萦绕的念头，大多是为了别人，家庭、事业，好比两张支票，预支了全部的思维。我佛如来道：“生又何哀，死又何苦。”实在是浓缩了对命运的讽刺和感悟，远远深刻于一切对悲欢的理解。周洋不是佛门弟子，自然无

缘聆听如来的教诲，于是既不懂生之哀，又不解死之苦，希望更加变得虚无缥缈。

某日在走廊里见到郭桐方，她像往常一样离老远就不惜挥霍着微笑。但她挥霍的货币在老郭那里无法流通，好比拒绝兑换的伪钞。微笑最怕遇见冷脸，如同演员害怕无动于衷的观众。周洋见自己的微笑并没有达到沟通的目的，心里陡然一凛。老郭就在这一凛的刹那侧身而去，隐约还给她了一个微笑。但这后一个微笑太冷而前一个又太热，相撞之后融化成一股水汽飘然弥漫在空气里。

周洋以为老郭家出了什么意外，生怕自己关心的行动迟缓落后于他人。挂急诊般急匆匆回到教研组找人咨询，推开门却见只有高华明在，顾不了许多，辟头就问：“老高，郭校长家是不是出事了？”老高眼里狡黠的成分浓得简直要凝固住眼球，悠然吐了口烟道：“出事了么？我怎么不知道？”语气飘忽得好比青色的烟雾，慢悠悠钻到她耳朵里。

周洋有些累了，颓然坐在椅子上翻开今天的报纸，像是追问又像是讽刺道：“你不是经常研究郑校长的动向么？没有把郭校长一块端了？”

老高的微笑好比手里的烟卷，越烧越旺：“老郑的事，我倒是知道一些，不过今天不是谈这个的时候。怎么，是不是这几天老郭对你冷淡了许多？”

周洋的脸色烟头般明了又暗，竭力装作面无表情，但生硬得可以作铁匠的砧板，除了故意看不出来的人，大概都猜得到她的心情。老高脸上的微笑已经燃烧了好一会，

灰烬好比烟灰一般需要弹一弹：“老郭家里没有什么，是他心里有事啊！”

周洋的脸色平静了一些冷笑道：“是啊，哪个领导在你的小本子上没有两笔？”

老高脸上的微笑燃尽却变成大笑，虽然很压抑但仍然震得周洋心悸。笑毕，老高坦然道：“周老师，你是不是给市纪委写了一封信？”

周洋霍然拍桌子道：“听谁胡说！”声音明显地颤抖，额头上的冷汗层出不穷。

老高诡秘道：“我是听了不少胡说，可也都是有鼻子有眼的，”凑近一些：“我不相信可以，就怕老郑他多你的心嘞！”

周洋的脸宛如雨前的遍地湿气，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只觉得被一只手攥住了心脏。老高好像还有话要说，却见门外过来了几个下课的老师，便生生的把话头咽在肚子里。周洋隐约察觉到了什么，恨不得钻进去看个究竟。

许是她从此心虚起来，几天过后心虚得越发厉害。见到每一个人都像是“古某亭口”下面杀夏瑜时的观众。周洋想找老郑当面说清以示忠心，也不想想忠心这东西是说不明的，好比本来在白纸上就有一个墨点，此时万万碰不得，否则越抹越大，最终弄得不可收拾。

不过周洋心里认为精明的领导的心不是白纸，而是玻璃，有了墨点一擦即去，丝毫不会有弄巧成拙的隐患。这一日来到老郑门外，盘算好言辞，打算速战速决。不料老郑的办公室里十分热闹，由于到了学期末，本省师大和师

院考研失利的学生们相约而来出卖自己。初次见面，可能以后就是同事，就算做不成同事还可以做朋友，做不成朋友还可以权当聊天的伙伴，因而彼此热情得好像一起修炼千年的道友。今年毕业的学生甚多，凡是在校长室里坐着的大多顺利地通过了“研究”，“提前”来和领导见面的。由于“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说起话来也是开朗得好像驰骋在辽阔的撒哈拉沙漠，把大学生目空一切的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老郑今天心情格外好，脸上的兴奋和高兴太多，不得不时时抹一抹让它均匀一些，防止掉到地上。办公室的帘子是竹帘，适合窥视。周洋在门口向里边扫视了一下，立刻知道了里面的布局。老郑在办公桌后坐着，沙发和藤椅上一共坐着七八个人，同声大笑的时候热浪滚滚而来如同沸腾的炼钢炉。里面的人挥汗如雨，周洋猜测老郑此刻未必肯见她，即使见了自己满肚子的誓词也不方便就此宣读，本想转身就走，却被老郑从里面叫住：“那不是周老师么？怎么不进来？”

周洋想这一下不进去不行了，进去说准备好的话更行不通，索性硬着头皮进去，就当是逛街不买东西。忐忑不安之间有人让了一把椅子，道声谢谢之后坐下来。屋里众人见她是老郑钦点的人物，一起住了口，知道有些妨碍，就等待有人提议退下。孰料所有的人都是这种想法，左等没有人右等也没有人说，尴尬起来。老郑故意道：“周老师，有急事啊？”周洋知道不能再沉默了，道：“没有什么急事，就是想向领导汇报一下近一段时期的工作。”大学生们就是再不谙世事，也知道下属“汇报”的东西一般只

能让领导知道，齐刷刷地站起告辞，老郑也不阻拦，摆摆手权做送客。

闲人既然送走，空间大增，正好厮杀。老郑卯足了一口烟缓缓送到风扇前，那风扇把烟一点不剩的全部吹到周洋的脸前，给了她一百杀威棒。周洋无处可逃老老实实挨了一顿。老郑见这阵棍子打得她威风全无，便开口道：“有什么事啊？——桌子那里有茶，你自己倒了喝。”

周洋被烟熏得六神无主，憋出一句道：“噢，我，我是想——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忙着班里的事，校长这边过来得少了，有些事情恐怕和校长的意思有点出入。所以想过来向校长汇报一下这段时间我的情况。”

“嗯。”

“我，私下里听说，郑校长对我有些意见。我也知道自己的工作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高三马上就要高考了，一些事情还得向您多请示。”

“嗯嗯。”

“前一阶段，我们学校进行的几次模拟考试里——。”

“嗯嗯嗯。”

一声“嗯”代表的是赞许，两声则是提示赶快进入主题，到了三声就是明确地提醒已经跑题了。周洋不由得一身冷汗，见装迷糊等老郑开口的打算是癞蛤蟆的理想一厢情愿，只好自行说道：“郑校长，其实还有一件事我想澄清一下。这几天来，我听到一些传闻说——说我作了对不起学校和校长，不顾大局的事。这都是无稽之谈，我来到沙川高中十几年了，怎么会这样干呢？我是把心都交给学

校和校长了，绝对不会那么做的。”停顿一下，恐惧使她忘记了计划中的眼泪，效果大打折扣。

老郑未置可否地道：“你能这么做，证明你还是对学校有感情的。学校把你从年轻的大学生栽培到了骨干中青年教师的位置，是用了心血的。至于其它的问题么，就不是周老师你现在关心的问题了，你的中心任务是把眼下这个高三重点班给我带好，高考拿出成绩来。一切用成绩来说话么！”

周洋见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再汇报下去就只有“哭谏”了，只好表白了一番决心云云告辞出来。出得门来，才觉得头重脚轻，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软得好比融化的巧克力。自慰老郑的眼里她还是“骨干中青年教师”，还是自己人，最差也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起码没有前途之忧。

满腹心事地回到教研组，却见小于正热情地招待几个下学期就要来安家落户的大学生，教研组里热闹得仿佛周末打折的超市。大学里有一点是最公平的，就是无论你多大岁数，总讲究个先来后到。一年一批，级别分得清清楚楚，虽然这“级别”和领导们的“级别”大相径庭，但高人一“级”的滋味的确很受用。这时小于正和两个政治系的毕业生拉上了师兄弟关系，“亲不亲一家人”，反正是套近乎，讲起师承关系来容易得好比西门庆勾引潘金莲，两相情愿的事。只听得小于道：“好啊好啊，这个花和尚留校了还不放过我，看我下次回母校怎么收拾他！”

“华老师还在我们这一届找了个女朋友呢，听说也留

校了。”

“好嘛！真有他的，双宿双飞哪！”

“可不，华老师这个辅导员可没有白当！只是听说他女朋友绰号叫‘小木兰’，只怕没有摩托车那么好骑吧？”

四下里一片快活的大笑。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大学时在耳边萦绕的“床头黄月光”之类的段子又浮现在心里，不由得暖暖地惬意，一下子年轻了好多，仿佛又回到了以往的岁月。小于见就要放学，便慷慨道：“走吧，今天晚上师兄我请客，几个师弟到这里来就算是到家了，反正下学期来就是同事，我这师兄也当不了几天，这顿饭怎么着也得让我请。”师弟们自然不肯放弃巴结“上级”的机会，死活不让小于掏钱，这一点倒是和大学生活有天壤之别。争执了半天，别的老师也觉得肚中肠胃不堪忍受意念的折磨集体擂鼓抗议，小于灵机一动，提议由自己和几个师弟平摊饭钱请全组老师聚餐。这个提议让其他老师真正回到了大学时代，纷纷一跃而起争先恐后地表示赞成。说走就走，临走时，小于倒是客客气气地邀请周洋同去，周洋有气无力地说要回家给女儿做饭，去不了。等所有的人都走干净了，周洋看着空空荡荡的屋子，一种孤家寡人的感觉涌上心头，空有“寡人”的怅然而没有“寡人”的权威，这样的寡人，可算是既“孤”又“寡”，可悲到了极点。

胡言乱雨

这天一早学生们就发现学校里平添了许多彩旗，密密麻麻插满了除羊肠小道之外所有的道路。这彩旗久经风尘，不到耄耋之年也是知天命的岁数，可是新旗尚未出世，不便向老郑乞骸骨，倒是为难总务老费稳稳当当的把它们插到地上。布料应该是没有什么脾气的，加上出生于火红的时代，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大的有。但这旗却倚老卖老，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风来的时候得意地展示老鼠牙齿的杰作，没风的时候抱着颤巍巍的旗杆厮混，挨近了还拿一股腻歪歪的味道讨人的喜欢。总之学校被一片彩旗装点得让人过目不忘，刻骨铭心。

有人以为学校要和其他的高中联姻，或者干脆嫁到外国去，反正这年头涉外婚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仔细一打听，方才明白是学校摊了个什么示范性学校，这次是省里派了个任务叫“素质教育讲座”，得讲够10场。因为没有先例经验不足，不敢让锋芒正盛的高一高二学生来开这个先河，只有忍痛牺牲高三学生一个周五的晚上。周末本来就是电视剧和言情小说里浪漫故事发生的最佳时段，上帝休息的这一天全给了恋人们都不够，还得搭上一个夜晚。晚上的人们最容易兴奋，兴奋起来也最容易受骗，无怪乎晚会和电视剧之类的垃圾在晚上大行其道。

这个周末的晚上夜色很好，天上的星星难得地一现尊

容，可惜没有几个人去注意。被吸引的注意力一旦投入，便很少顾及其余，与“全力出击，得寸进尺，上了就溜”的情圣爱情观如出一辙。今晚的女孩们尤为兴奋，因为是周末所以要洗头发，因为洗头发所以头发会湿，因为时间匆忙所以头发没有干，因为没有干所以不能扎起来，因为不能扎起来所以一个个披散着头发理直气壮地出现在校园，虽然学校规定女生平时不得留披肩发。走得晚的楼上学弟们睁大双眼，没有想到师姐们也如此动人，大有相见恨晚的遗憾。女孩们相视坏笑，有意践踏校规的得意和小小的阴谋被拆穿的满足，使她们更加骄傲。受梁咏琪《短发》的诱惑走错了一步棋的女孩子们万分后悔，羡慕地看着昨天还被自己嘲笑的同伴神气十足，难过得痛心疾首。女生们开心的时候大多健忘，以前的不和统统流放到了一边，亲热得拉着手好比亲姐妹。她们骄傲起来的样子很容易辨认，加上男生们早已心动了半天，乐得由着她们放肆，于是前几十个进场的全是清一色的长发飘飘。随之而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全场弥漫着各式各样洗发水的香味，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开产品发布会；另一个后果是让特别邀请来的主讲人胡言和乱雨立刻鼻孔瞳孔一起放大，初步呈现心力衰竭的症状。

老郑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很进步，反对那种将之局限在弹弹琴、唱唱歌、跳跳舞的狭隘的小农思想，上来就打算来个高雅的，遂将意思传达给了校团委的宣传部长郝宇宙。这小郝离老郝仅有一步之遥，辛苦多年，提升却好比癞蛤蟆眼中的天鹅。见时机难得，就把此次活动当作升职

的重要砝码，受命后不敢怠慢，立马往市文联跑了一趟。人家领导倒是很热情，介绍了半天人员情况。最后小郝觉得上一场诗歌的专题讲座最合时宜，便打听本市诗歌界执牛耳者为谁。主席沉吟一会，心里着实有苦难言。原来那几个经常发表诗歌的并不服文联的统治，自行组织了什么“沉重诗社”，反正人家全是自娱，这边也毫无办法。倒是本市的著名流浪诗人兼前卫画家胡言和著名的前卫画家兼流浪诗人乱雨经常来报到兼顾扯淡和拉生意，听口才也还不错，索性就推荐了胡乱二人。

胡言乱雨接到文办主任的通知，以为是他神经错乱，再三核对无误后，惊喜得推掉了一切室内装修设计的活，专心准备讲座。二人在大学以组织计划外舞会和通宵聚会闻名，讲座也听过不少，不过目的都是出主讲人的丑。比如一次某先锋诗人讲座时放言道唐朝无诗、宋朝无词、元朝无曲、明清无小说，一切传统的东西好比大狗屎。其实这一点是与胡言不谋而合的，但似乎女孩子更喜欢外来的刺激，那诗人令人咋舌的先锋精神把胡言身边的女友熏得如醉如痴。胡言不甘自己的女友被人从精神上野蛮地占有，恼羞成怒奋起反击。抓住一点站起讽刺道：“那么请问，水蜜桃是桃么？”

“是。”

“避孕套是套么？”

“是。”（台下哗然，掌声笑声四起。）

“咸鸭蛋是蛋么？”

“是。”（局面陷于混乱。）

“橄榄球是球么？”

“是——是。”（诗人强作镇定状。）

“机器人是人么？”

“这——”（台下嘘声四起，诗人脸色苍白落荒而逃。）

胡言乱雨在大学风光时想不到日后自己也有今天，好像那先锋诗人阴魂不散，学会了姑苏慕容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招式，暗中戏耍他二人。尽管心中忐忑不安，到手的露脸机会放弃了太可惜。这沙川高中怎么说也是本市的高等学府之一，好比北京的学者到北大讲学一样光荣。拿出大学毕业前集中补考时的拼劲，各挡一面，胡言攻诗歌，乱雨攻美学，几天下来自以为底气雄厚得去联合国辩论都不成问题，气焰嚣张得很。

这一天晚上小郝借用学校的桑塔纳来接这两位高手，正好碰见西装革履的二人气急败坏地修理自行车，赶忙让进车里。穿西服骑自行车的人，自然比穿西服坐桑塔纳的人气短得多。二人当然不是第一次坐轿车，但这次和以往又不同，好比赶考的千里迢迢进京应试骑的是马，得了状元游街时也是骑马，都是骑马却显然是后者更让读书人向往。胡言乱雨虽然远离校园多年，几任女友都忘得一干二净，听讲座时众星捧月的场面却时时在脑海里晃悠，屡放不下。今晚得一偿夙愿，怎不令二人心潮起伏。

到了学校，早有副校长郭桐方等候，再三抱歉说校长郑金铜有急事来不了，才让二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避免了与客户见面的尴尬和身价大跌的危险。据说苏格拉底演讲前必先祈祷一番，以前还以为是出自虔诚，今天才知

道乃为了壮胆。在大礼堂的前厅几个美术、音乐组的老师走马灯般端茶送水，惟恐招待不周。胡乱二人方大悟为何自己听讲座时的老教授一个个红光满面，原来其中大有来头。

掌声响起，老郭含笑请二位入座。胡乱二人抬起脚来却不约而同地发现准备好的演讲词忘了一半，心里虚得好比掏空的南瓜。硬着头皮走到主席台前落座，见几个人拿着照相机左右开弓拼命谋杀胶卷，那闪光灯闪烁得像是鬼火，把剩下的另一半又勾走了许多。幸亏带着稿子，否则丢的岂止是胡乱的人，缪斯女神都会羞愤得再苗条上几圈。二人今天的穿戴倒是很正经，没有多少前卫和流浪的成分，不过胡言手指上的三个金光闪闪的大戒指相当抢眼，颇有孙悟空头上金箍的风采。掌声稍稍落了一些，老郭开始介绍嘉宾，那致词好比大力水手的菠菜，使得二人疲软的信心立刻膨胀起来。听着听着，发现介绍太过于夸大，简直把二人说成了当代的徐志摩，自己听了都脸红。胡言偷偷看了看，没有几个懂行的在座，心里微微放松了一些，心想这老郭没有去外贸部真是美国人的大幸而是我国出口货物的不幸。

好不容易演讲开始，按事先的安排，首先是胡言讲诗歌艺术。寒暄过后，只听胡言道：“诸位同学，这诗歌其实是世界上最通俗和大众化的文学形式。世界上凡有人的地方都会有文学，然而有文学的地方未必有小说和散文，但一定会有诗歌。比如说南极的爱斯基摩人，可以没有小说来消遣，也可以没有散文来陶冶，更可以没有戏剧来娱

人，但一定得有诗歌。诗歌可以用来祭祀神灵，可以用来祈祷丰收，还可以用来求医治病。像古埃及的人民有一首诗道：像急速飞翔的羽箭一般飞向远方/我的咳嗽啊，飞吧/像遥远的太阳坠入大海/我的咳嗽啊，去吧。这么一首诗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几千年前的埃及人就聪明得用诗来表达意愿了！”胡言一口气讲了这么多，以为所举的例子十分好笑，便停下来喝茶，等待爆发出来的笑声。孰料连一边的乱雨都毫无笑意，意识到演讲很失败，以为高中生对外国文化理解力不足，急着挽回面子：“外国的例子并不足道，这样的例子我们中国古代俯拾皆是。北京人时代有没有诗歌，那还要历史专家去考证，不是我们诗人研究的范围。大家都知道，《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开卷第一篇便是这《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恋爱的问题。前几天我去某县采风，见了一条河，据当地文化馆的人讲，这河便是当年‘关雎’的那条。我有感而发，在河边漫步，发现那里至今还延续着古代的好风气，人人能诗，个个能文。比如在桥栏杆上看到一首四言新诗道：‘中裸为体，西裸为用，裸尤未裸，实为中庸。’就颇有关雎的风采。至于那里的青年男女，更是继承了关雎时代的精神。我在饭店用餐的时候，亲耳听见有一个男生对一个女孩说：‘你的腿一定很累了。’女孩问为什么，答案是‘因为你在我的脑海里跑了一整天。’这真是从精神实质上领会了《诗经》的妙处，明明是‘求之不得，吾寐思服’的心情，偏偏要说是对方在脑海里跑，多么巧妙的设喻！

《水浒传》里讲到裴如海勾引潘巧云的时候，引用了苏东坡的四言诗‘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来骂偷情的和尚，也是体现了《诗经》流传的一个例证。还有我在大学时，一位追女孩屡屡得手的男生总结出恋爱秘诀是‘要么不追，追就追上，不追不跑，越追越跑’，也是套用《诗经》的四言诗体。可见这诗，不但在人的精神生活上，而且在民俗文化传统上，也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讲毕，觉得发挥得棒极了，既有事实，又有理论，从名家到平民，从古代到现代，引证丰富得可以去写专著。加上语言诙谐幽默风趣，就是林语堂也不过如此嘛。

听众大多数捂着嘴，不知是在笑还是在吃惊。几个后边坐的老师模样各有表情，哈哈大笑和急骤双眉的平分秋色。记录的几个女孩惊讶地停下笔，仿佛记录下胡言的话就会玷污笔记本纯洁的躯体，老郭的脸色阴沉得可以抓下来大把的水，但是刚才洋溢的热情来不及退潮，僵在脸上好比柳叶上的毛虫，看见的人恨不得伸手把它撮去。胡言停下来等待喝彩的时间过长，却把思路也丢了，着急间乱雨拍马舞刀赶来解围：“刚才胡言主要是从四言诗方面讲了一些诗歌的历程，我再着重从创作的角度阐释一下。胡言刚才说了‘人人皆可为诗’，实在是对极了。比如我在大学时认识一个外文系的男生，自称能背诵英文原版的密尔顿的《失乐园》，很不得了。而他的中文诗的造诣也不低，曾经两度的全校桂冠诗人，后来一次他讲述经验时说：‘写诗好比大便，好诗就是大得干干净净酣畅淋

漓的那一种，歪诗就是大得别别扭扭拖拖拉拉的那一种。可见无论好坏与否，既然人人都可大便，那么人人皆可为诗。想大得好，就得肚子里有货，就得多吃，这就又讲到观察生活，从生活中萃取营养的问题了。生活是太阳，文学是月亮么——”几个老教师愤然离场以示抗议，年轻教师勉强抑止住笑容但目光炯炯地望着胡言、乱雨。老郭的脸业已变成苍白后的铁青，正向漆黑的方向进发，小郝早已魂飞魄散，仿佛亲眼见了母夜叉孙二娘的十字坡饭店里的人肉操作间——“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而自己“挺在剥人凳上”只待宰杀。

胡言乱雨尚未意识到危险，仍是意气风发地讲下去。越讲越有状态，越讲越无拘无束，恨不得把自己顶着流浪诗人的草帽到处留情的事迹也讲出来。台下的学生见老师如同蒸发了一般不见踪迹，顿时有了舍我其谁的气概，一阵阵的欢呼声把胡言乱雨熏得欲仙欲死。等二人把心中所有能说出口的东西全部倾泻出来后，颇有一种裸体狂奔的快感，台下的听众则体会到了观赏精神裸体的快乐，除了老郭心律失常和小郝半身不遂外，所有的人都幸福无比，感到不虚此行，纷纷对胡言乱雨的演讲报以由衷的喝彩。

第十一章

舒 怡

爸爸妈妈：

这是我第几次给你们写信了？我都记不清楚了，I am a forgetter, you see. 爸爸是不是已经去香港了，要是去的话，让他给我打电话。

昨天晚上我翻了翻日历，发现居然来这里已经有一个月了，时间真是过得飞快，记得小学时唱的儿歌说“时间时间像飞鸟，滴答滴答往前跑”，现在想起来，果真像个“flying bird”，真有意思。To return to my muttons，我是想说这段时间以来家里怎么样了？我很想念你们的，可你们连个信都不来，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我一个人在国外，国内你们的消息一点也不告诉我，好像我一出来就不是这个家的人似的。对了，我听说像我这样的要花不少钱才能出来的，为什么非要在我高中最后一年把我送出来呢？在国内时我

只顾着激动，你们也不肯说，就一直憋在心里，现在闲下来了，仔细想想又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你们来信一定要给我说清楚，I have a bee in my head。

OK，不开心的话说到这里吧！There is also a lot of happy things to tell you。

我认识了好多的新朋友，我们的英语班里有一个日本的女孩，很有趣。我们在国内看日本的偶像剧，里面的女孩都很漂亮，可是这一个是exception。其实日本的平常的女孩子都是挺一般的（I don't know how to describe），可能那些明星都是万里挑一的吧！这事要是跟沐金和杜存古他们说了，肯定会很伤心的。说到这儿了，想起现在离高考也不远了吧？嘻嘻，他们大概正觉得背着 the last straw，快晕倒了。我真是幸运得多了，不用感受那种你死我活的 atmosphere。

I have to stop here，全家快乐！

Miss you！

yours 小怡

沐 金

听完了胡言乱雨的讲座，高三的学生们激动了 N 天

才慢慢的平静下来，好比大兴安岭的火灾一般难以扑灭。好在老郑老郭老费之流应变的水平赶得上欧盟的快速反应部队，加大力度痛下决心横扫一切害人虫。几天之内，将早在黑名单上赫赫有名的几对鸳鸯乱棒打散，又及时对新发现的苗头大施辣手，摧残得花枝凋零，哀鸿遍野。在老郭的主持下，将男女生隔离召开青春期健康的知识讲座，既可以用来充数，又有实际意义，把小郝佩服得恨不能以身相许。只是请来讲座的是某医院男性病科和妇产科的一男一女两个老朽。女老朽介绍说经她的手迎接过多少孩子，毁灭过多少孩子，把妇产科手术室描述成了天堂和杀人操作间的混合体。男老朽大吹在他的手里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的家庭有多少多少，有了小宝宝的家长送来的喜糖和礼物多得吃不完要开小卖部。老郭在后边嘀咕说既如此，为何在晚饭时的吃相仿佛伊拉克难民，想必是在说谎。两个老朽的一个共同职业是在电台为药品作名义上的专家咨询和实际上的虚假广告，这次忍不住想顺便推销一番妇科药和壮阳药。这次是所有的老师都红了脸，学生更不必说。影响倒比上一次更加坏，胡言乱语的后果是让学生集体兴奋，这两个老朽是让学生集体沉默。兴奋时的思想动态还能把握，沉默时就一团模糊，低着头什么污七八糟的事情都可以去想，别人却一无所知，不由得大大出乎老郑老郭的预料，暗暗后悔不迭。

某天下午照例是辛世阳来兜售他那一套“高考冲刺”的练习卷子，几何部分已经做得差不多，还剩下最困难的解析几何。记得吉鸿昌曾有言道“不学几何又几何？”真

是一代将才的豪气。沐金没有阿基米德的头脑，也没有吉鸿昌的豪情，只有乖乖地做题。这习题跟人类打交道久了，也懂得了欺软怕硬的必要。碰到了像田铃罗艳之类的数学狂人，急不可待地就把答案交出来，遇见沐金这样经常闹饥荒的困难户，就露出一副穆仁智般替人收租的嘴脸，好一个“见了东家就烧香，见了佃户就放枪”。

沐金被几何题逼得走投无路，连吃饭都放在一旁。随随便便地吃了鲁队捎回来的一份热干面，继续埋头做题。这种阵仗徐光启和利玛窦若是见了，定会后悔将《几何原理》翻译到中国来与后人为难。教室里学习的人少而吃饭的人多，所以书香抵不过饭香，加上外边暖烘烘的郁热和蝉叫，简直是街头大排档的克隆版本。好不容易做完了卷子，想悄悄放在抽屉里藏起来，颇似以前买卖牲口，袖子一伸遮住双方的手，一切交易秘密进行，别人不得而知。偏偏这一次被林思看得真切，一把抓过来笑吟吟道：“嗨，我们对对题目吧？”这对题目好比联合军事演习，唱主角的是人家大国，配合的国家只有干生闷气的份。沐金不止一次地品尝过“弱国无外交”的痛苦，深知林思虽不至于是“超级大国”，起码也是“发达国家”，自己这“欠发达国家”又要被欺负了。

果然林思惊讶道：“我们有这么多题的答案都不一样耶！”沐金没好气道：“那是自然，你的水平比我差得远了。”言罢抢过卷子，恨不能马上学会张无忌的乾坤大挪移，把它重新变回破布头霉木片臭棉絮之类的垃圾才解恨。

屋外的夜色不知不觉地降临，太阳暗红着脸，挂在天角仿佛一片刚切下来的西瓜，散发出来的晕光柔柔得好像牛奶上的波纹。教室里亮了灯，疯起来的电扇吹散了萦绕已久的饭气，让人精神一振。

历史课本不知被翻过多少遍，回忆起来仍然是时而清醒时而模糊，这个学科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严重肠胃疾病的症状，常常是嘴里吃下去一些，不经过肠胃的消化便喷薄欲出，拉得一干二净，只好重新来过。沐金之所以历史较为得意，不过是这循环的过程比别人短一些罢了，Time is everything。

忽然，桌子发出“咄、咄”的响声，把他吓了一跳。这声音像是从一条黑暗幽长的走廊深处传出来的，空灵之余带着一丝惊栗，颇得黄秋生变态恐怖片的真传。沐金悚然地看去，却看到了一根细长惨白的手指。第一个关节处被粉笔染上了一层生了根的白垢，仔细打量会发现它正在颤抖，隐约还有“咯咯”响声。一切好像在拍电影，原来生活之中也可以有这么恐怖的镜头。抬起头，看见的是周洋粉笔般苍白的脸。她的嘴角僵硬地向下耷拉着，好像有人用力在往下拽。目光里游离着捉摸不定的思绪，迷乱之中夹杂些许的紧张。沐金以为周洋梦寐以求的副组长被免职了，私下里暗暗为老郑的英明喝彩，也替下一届的学生感到幸运。不过单是免职恐怕构不成如此沉重的打击，一定还有别的，比如和老公离婚或者发现他另有新欢之类。

周洋把沐金叫出教室，这是她很常用的一种关怀学生

的方式。教室外面天空那半拉西瓜不知被谁吃掉了，又换上了一根豆芽。明明昧昧的星星倒是挂了一片，仿佛晃晃悠悠的小伤疤。周洋的脸在星光底下却没有灿烂的迹象，仍旧是一味的惨白。她看到沐金走过来，面无表情地说：“嗯，到那边去。”

“那边”应该是一楼走廊尽头的几级台阶，旁边是一个长满了冬青树的花坛，后面有几棵高大的法国梧桐，宛如巨大的招魂幡，树影婆娑有点吓人，所以一般没有人去。“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几代亡命之徒的教诲果然没有错，周洋和沐金在花坛边上安安全全地坐下，正好被树影挡住，而他们的身影，也正好填补了树影稀疏的空白，成了一个完整的黑块。晚自习刚刚开始，时间还长，不知周洋要说什么，好像奥斯卡的获奖名单全在她的手里，不到最后一刻不准备宣布。

“沐金，我是谁，你还记得吧？”

沐金汗毛立竖，差一点惊叫出声来，这和某个借尸还魂的恐怖片如出一辙，此境此人此语完美得天衣无缝。

“你当然会说我是你的老师，是不是？”

沐金想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名句，既然她记得是老师，可能会放过自己一马，虎毒尚且不食子呢。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出来吗？你不知道。不过，我还是有很多话想对你说。这两天以来，我一直想找你谈一谈，但是一直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现在，这里就我们两个人，你说，凭良心说，我这三年来对你怎么样？”

“不怎么样。”沐金心里说道，表面上却说：“周老师对我很好，很关心，是个好老师。”还想继续说：“老师的恩情，如高山流水，阳光普照。弟子我定会永生不忘，来世作牛作马也要报答。”又觉得这几句太虚伪，说出来跟打她耳光差不多，就活生生把它们扼杀在脑子里。

“可是你父母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总觉得我袒护别同学，说白了，就是对罗艳偏心，是不是这样的？前天我们班是投了个票，那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往上报名单，总得有个次序吧？最后定的是谁，我一个小小的老师说话有个屁用，那是校长书记的事。我是一点偏心都没有啊！我就是把你排在第一位，那党员的名额就一定是你的吗？”

沐金朦朦胧胧知道了她是在说前天的事。那天晚上，班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投票，选的是往上报的党员候选人。结果是罗艳比沐金多了两三票，排在了第一个。整个过程只有十分钟，简洁得好比比基尼泳装。事后沐金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只是对老爸说了，可他也没有什么反应呀。

“你父亲知道后，可不得了了。直接到郑校长那里告状去了。我知道他是市委的领导，有头有脸的人物，能耐大着哪！在电话里把郑校长问得张口结舌——这是郑校长的原话——还说这党员哪里有选出来的？哪里有非党员投票选党员的？一点党章一点原则都不讲了！看看，他对校长都这么厉害，要是找到我头上，我还能有说话的余地

么？”

沐金心里道放你妈的狗屁，你怎么知道老郑他说的话都是真的？就算是真的，我老爸二十多年党龄的党员了，批评两句有什么不行？我也学过几天党课，党章上说得明明白白，普通党员都可以监督省委书记，凭什么我老爸说几句你们就受不了了？哼，心里有鬼就是了！

“沐金，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也有错误。这几天来，校长、副校长、主任轮流批评我，本来他们对我是很放心的，很信任的，看法一直也不错。我倒不是贪图什么升官啦、发财啦，一个老师能发到哪里去？在学校里，官作的越大，吃的苦就越多。我真是把那些主任、组长看得很淡——很淡。”

沐金感觉到周洋的话音中断，料定她有些心虚，偷偷看去，果然在深呼吸壮胆。心想有错误了就得不怕批评，说你不当官？简直连狗听了都摇头。

“说实话，我想你和罗艳，一个是左手一个是右手，哪里偏心过？就算是这一次因为我没有让你入党，那你拍拍心口说我就对不起你了么？你爸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这学校有头有脸的多了，什么都得让着你？不过你这一次确实争气，考了个第一么！你爸就有理了，说论学习论品德你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你说，沐金你自己说，是这样的么？”

沐金肚子里的话太多，实在忍不住了，便小声说，“怎么不是？你不是整天鼓吹一好遮百丑吗？”

周洋察觉到什么，警觉地问：“你说什么？”

沐金忙矢口否认。

“我知道，你不服。你觉得沙川高中数你了，第一名嘛！可这是政治性的东西啊！讲的是威信。说学习，罗艳这次的确不如你，可是人家前几次模拟考试和你也不相上下，学习成绩一直很稳定，又是团支书，经常和同学接触，威信自然高一些。咱班女同学多，你又整日不搭理她们，她威信比你高一点，得票比你多几个，又有什么不正常呢？”

这一次沐金倒是无话可说，不服气地继续听。

“何况我也没有忘了你是第一呢？我不是给你了个市优干么？我觉得你就可以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唉，你还小，不知道这社会上的事。我理解你父亲的心情，爱子心切，一急之下什么也不多考虑。你父亲以为到校长面前一闹，他们就怕了，这党员的名额就一定是你的了，事情有这么简单么？事情要是这么简单就不是中国了，就不是共产党了！我好歹也是个党员，这点原则还是知道的！”

听口气，只有她才知道中国和共产党的真正含义，真可怜煞枉为中国人十几载、梦寐以求加入共产党的人们。沐金想到这里，反倒有了几丝笑意，忍住不露出来。周洋仿佛听到他肚子里的笑声，幽怨地看了他一眼。沐金惊诧于她的透视能力，慌忙将笑意扼杀。

“你是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在家里，到处是冷冰冰的。在学校，还是到处冷冰冰的。唉，大人的事你还不明白。我在家、在学校，都憋着一肚子的难过，一

肚子的委屈，我又能向谁说呢？学校里，我从来不敢向哪个老师提起过，咳，不提他们也都知道。我真是觉得丢人哪！自己来这个学校十几年了，到现在带着个班出了这么大的事，让校长跟着受罪、丢脸，看人家才分来没有几年的老师都搞得有声有色，我，我到底图个什么呢？学校里委屈，在家里也委屈，我是无人可以倾诉啊沐金，我今天是实在忍不住了，晚自习见你满不在乎，跟没事人一样，我心里有多难受你知道么？我是再也不敢有什么痴心妄想了，什么主任、组长都统统去一边吧，我只是想赶快把你们都顺顺利利地送走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沐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只觉得颇有临终遗嘱的味道。记得《西游记》里经常说“但见某某把脸一抹，现出原形”，恨不得上前将她的脸抹上一抹，看看她到底是谁。

“好了，快下课了，你回去吧！”周洋脸上泛滥着两条明亮的小溪，流过脸颊后陡然直下，所携带的那一丝冰凉仿佛流到了沐金的脑后，把那种冰凉的颤抖也带到了那里。

段松的日记

×月×日

今天周洋果然承认周达是班长了，哈哈，不

出我所料。周达一进班我就看出苗头来了，看他那份傻样儿！书都还没放好就跟女生打招呼。亲密得不得了，真恶心。教室外面喇叭上让三年级各班班长去教务处开会，周洋正好在教室。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她，看她让谁去！周洋连犹豫一下都没有，该死！就看着周达说：“周达，你去一下吧！”看把周达美的，连话都说不了了，兔子一般从座位上蹦出来，一阵风地跑出教室，教室里面原来五班的人，都叹息了。只有周洋！看她，喜滋滋的，一点同学们的意见都不听！

×月×日

今天过得真快活，周达挨政教处主任张老师批评了！哈！老天真是有眼。还是个班长呢！连早上跑操都组织不好，稀稀拉拉来了几个人，方队都站不好，一点组织能力都没有。周洋啊周洋，这回你可知道用错人了吧？

×月×日

晚上总也睡不着，好多事得好好想一想才能明白，今天我才知道，原来那么多人都在背地里头说我坏话，怪不得周洋她把我撤了。轮我今天摆放教室外面的自行车，我和沐金一起去了，开始还有说有笑，后来我发现不对劲了。来了一个

又一个同学，他们所以都把自行车放到沐金摆的那一排，而不放到我这一排！放就放好了，还亲热地跟沐金说话，开玩笑，沐金也迷迷糊糊地跟着傻笑！完全没有把我看在眼里。哼！我早就料到了，我现在不是班长了，不是“头”了，不是“官”了，他们就这样耍两面派！好啊好啊，我算看透你们了！周达推着车过来时，怪怪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想笑话我，似乎又害怕我，似乎想害我！这个胆小鬼，有种你就上来吧！教室里肯定有人在议论我，说不定满教室的人都在议论我！哼，别以为自己在教室里，玻璃窗又反光，以为我看不到，哼，看不到我也很清楚！交头接耳地议论我，又怕我看见，又怕我听见，教室里的人，推着车子来上学的人，都是如此！有一个二班的老同学，大概也得到风声了，远远看见我，张着臭嘴，对我笑了一笑，笑、笑、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不就是我没有当上班长吗？这些个势利眼！

我可什么都不怕，我有什么好怕的，我仍旧是大义凛然的段松！我推开门走进教室，好几个人马上把头扭了过去，别装了，我知道就是你一直在说我的坏话。有种的到我面前说给我听！胆小鬼。真没想到，连严勇也说我坏话了。对了，他和周达家住的挺近的嘛。原来如此！周达来了还不到一星期，就向他摇尾乞怜了，这些个势力

眼！以前我和他关系那么好，我来拉着他去传达室领了好几次杂志呢，这么快就变了。

我终于明白了，都是周洋和周达搞的鬼！

×月×日

今天不上课，终于可以摆脱那个贼眉鼠眼的教室了，真痛快！

×月×日

又到星期一了，今天周洋可能良心发现了，又让我和沐金去升国旗。哼，想想就知道他周达根本不是这块料。他能管好这个班么？还有沐金，你还是识趣一些，不要和周达套那么多的近乎，没有用的！过不了几天，她周洋就会重新考虑的，以五班为基础建起来的重点班，六班来了就是客人，哪里有喧宾夺主的道理？周达，你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月×日

今天晚上周洋居然要找我谈话了，她让我明天课间去她办公室，很多人都大吃一惊。哼，他们都盼望着周洋把我忘个一干二净才好，别看周达一脸不在乎，周达肯定坐在那里，像热锅上的蚂蚁，肯定是的，他才害怕周洋找我谈话呢！你害怕什么？你也知道害怕啊？哼，你干这两周的

班长，都干成了什么事儿？卫生红旗没拿到，自习纪律弄得一团糟，老师上课时也乱哄哄的，班长死到哪儿去了？哼，周洋可能是知道她犯多么大个错误了吧！还是我管得好五班。他周达算个什么东西，整天就会往女生堆里扎，讲个酸不拉叽的笑话，要是靠请客吃饭收买人心。明天周洋会对我说什么呢？让我重新当班长吗？很可能，这个班除了我，还有谁管得了！等我一当上班长，周达！有你的好果子吃！原来说我坏话的那几个小子，想亲近我也没门了。那几个整天围着周达乱转的女生，哼，想讨好我也不行，真是下贱！严勇那几个，唉，算了吧，我的心好，要不是看在以前交情上，你们也逃不了……

明天，我就胜利了，我才是当之无愧的班长！

×月×日

（无文字，纸页上有几道钢笔划过的痕迹，用力很深，穿透了好几张纸）

×月×日

我算是明白他们的手段了。周洋、周达，我可算明白了，其实也犯不着这么复杂，直接一句话在班里一说：“段松同学不配做班长，让他做一般老百姓吧！”不就行了，何必这么精心准备

呢？唉，我算是心灰意冷了，周洋居然是这种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昨天周洋在办公室等我，我敲门进去以后，周洋正在那里发抖，说话声音都不一样，我真好笑，还以为她要把班长的位置让给我呢！她说：“段松，你这一段时间来觉得学习、工作怎么样？”我说：“还行。”她说：“有一些同学反映你在班级活动中不太积极，有没有这种情况……不，你先别说，等我把话说完，”周洋突然板起了脸，恶狠狠两眼凶光毕露地说：“这次分班后，六班原来的班长周达到了咱们班，六班也过来一大批人，基本上是对半。按照平衡的惯例罗艳的团支部书记还照当不误，班里的班长就得由六班来出。周达这个同学工作能力是老师和同学们公认的，公平地说，你和他的确有一些差距，……你不要急着说话嘛！（我怎么能不急！）是的，你在五班干了两年的班长，猛地从班长的位置上下来，会有一些失落，这可以理解，但是这并不是你对班风报着消极态度的理由啊！作为一名班干部，要顾大体识大局，不要因为一些个人的事影响了整体工作，像你这样的态度就很不好嘛，况且，分班才两周，班干部还没有确定，你的职务还没有明确嘛！不要那么……小家子气，大度一些嘛……”周洋越说得轻松，最后居然有了笑意。说话时有几个同学来交作业，也都低着头，

冷冷地微笑着，慢慢地走进来，又缓缓地走出去，满眼都是凶光，又怕我看出来，低着头向着地板，却从眼镜的横框射出一两丝得意的笑意，不时有几个老师进进出出，和周洋亲热地打着招呼，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以前我来的时候，他们从没有这样过，这一群老师没想到这么势利！

明明是想害人，却又躲躲藏藏，何苦来，我站起来大声说：“周老师，这个班长本来我就不想做，现在正好，我也不会再对班里的事说什么看法，我一定积极参加班里的活动，谁当班长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我能力不够，条件不好，脸皮不厚，我的确不如周达。”说过之后，我转身走出办公室，该周洋在那里嘿嘿地冷笑计谋得逞了吧！还有周达！

×月×日

今天周洋又找我谈话了，我一声不吭，不过，我还是对她承认了错误，昨天不该那么激动。她说：“年轻人嘛，这可以理解。”其实我岂不知她的账本上又狠狠地记了我一大笔。哼！我怕什么，再过半年我就毕业了！她能把我怎么样！

×月×日

好像所有人都知道我和周洋大吵了一架，要

不然，他们看见我时，怎么会用那种眼神呢？一个个眨着鬼眼睛偷偷地冷笑，心虚地笑。原来我当班长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个势利小人。我一进班，好多人原来正说笑着马上闭了口，想看我，又不敢直接看，眯着眼偷偷打量着我，我岂不知这目光里有多少嘲笑的目光在内？去吧！去讨好你们的新班长吧！我坐在前边，但我很清楚后边的周达在说什么！别看我跟他隔了好几排，他周围坐的那些女生也竟然听他的，其中还有几个是原来五班的呢，唉，人的变化就是快，两个星期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周达能说我什么？他能说我什么好话吗？看他那得意样，课间十分钟，他们还在那里说笑，还一点惭愧都没有，别人还要休息呢，一点纪律性都没有，算个什么班长！整天就知道往女生堆里凑，就知道往老师办公室跑，自己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还有什么资格管别人！

×月×日

这几天来，我发现我身边的几个人也被周达收买了，在我身边坐的，除了沐金和田玲，都是六班的人，特别是林思，看她那个熊样！还没问她两道题就一脸不耐烦，两个鬼眼睛一转一转，像是在嘲笑我，又不想被我发现，算了，以后再也不问你题了，几个六班的人见了我，脸上总有

那么一丝隐隐约约的微笑。你们笑个什么？你们怕什么？你们怕什么，只有胆小鬼才怕呢！你们得意个什么？不就是你们六班的人当上了五班的班长吗！哼，别忘了你们现在也是五班的人，不管你服不服。还有沐金，这个傻乎乎的小子整天跟林思眉来眼去，说说笑笑，你别忘了你是原来五班的人！立场这么快就动摇了，真让人生气！

×月×日

沐金终于和我反目了，离我而去了，背叛我了，虽然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可我仍然为他这么迅速就叛变而吃惊。今天轮到我和沐金给班里提开水，我中午睡过了头，去晚了一点儿，谁知我刚到教室就发现开水已经有人提了。明白了，全明白了，好你个沐金，竟然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来使我难看，下不了台，好在同学们面前出我的丑。不，这不会是沐金的主意，沐金绝对想不出这样的鬼主意，肯定是周达给他出的主意，对，肯定是。我记得我进教室门周达鬼鬼祟祟地咳嗽了一声，原来如此！他是存心让所有的人都知道、都看见。一个前任班长，现在还想当班长的段松，居然为逃避提一次开水而故意来迟到，我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把戏。我告诉自己要镇定，我穿过桌子之间的过道，坐到座位上，哼，我发现沐金的手在颤抖，他作贼心虚了！好你个沐

金，我对他一直很好，可是他也背叛了我，他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晃了起来，我都能听见椅子声，终于沉不住气了吧？心虚了吧？谁让你作出这样对不起我的事，我用眼角看了他一下，看着他嘴唇不自然地哆嗦着，脸上的肌肉紧紧地绷着，我心里真替他难过。这又何必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我忍不住问他：“今天的开水是你提的吗？”哈哈，一句话就把他打晕了！这个胆小鬼，他紧张了半天才答道：“是啊。”我简直要笑出声来了，和我想的一点出入都没有，果然如此！哈哈，我一下子就看出你们的门道来了！我真想开怀大笑，就盯着他说：“我想着就是！”看你还神气去，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周达啊周达，随你的便，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办，想怎么害我就怎么害我，想害我又怕我知道，自己想对付我，又怕我反击，于是找了这么一个傻乎乎的人当枪耍。沐金啊沐金，你考试时的机灵劲都跑哪儿去了？简直是个弱智。那节课真不知道沐金是怎么过的，手一个劲地抖，身子一个劲地晃，我都有点可怜他了，要不跟我作对时，犯得着这样么？心虚去吧！后悔去吧！内疚去吧！我才不管你呢！一直熬到快下课了，他急得不得了，屁股怎么也坐不到椅子上。怎么那么着急？哈，我明白了，是急着向周达汇报吧？等着周达称赞你几句？哼，白

日做梦！我岂不知周达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正在后面等着你呢？我才不会让你们得逞呢！我故意对沐金说：“下了课一块去传达室领杂志吧！”他果然被吓坏了，哈，又被我猜到了。哼，我就是不让你去周达那里表功！顺便再给你个机会，要是再这么错下去，就别怪我没警告过你！



◀
新乐谱

第十二章

井 小 彦

今天的天气好得一塌糊涂，让人一点发脾气的理由都找不到。可是市某银行家属院的看门老赵头却说这不是个好兆头，一九七五年发大水的时候也是连着好几天这么好的天气。随即几个退休的行长副行长摇着蒲扇反驳说上游也是很长时间没有下雨了，大水从何而来？恐怕是你老赵头晚上自个发大水吧！于是一伙老头兴致勃勃的要检查老赵头的床单，看昨晚又尿床没有。其实这老人尿床和皇帝长虱子一样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只是把难受自产自销而已。

井家的早饭历来是分成三次来吃。井小彦得去行里上班，又不肯坐井父的车，只好最先吃；井父是领导，不必赶那么急，可以从从容容地第二个吃饭；井母在行里的资料室工作，闲得浑身生锈，无聊到每天靠跳棋打发时间，自然是最后一个吃。不过今天井小彦还要处理昨天遗留的文件，无暇吃饭就要上班，勤快得让井父都看不下去。

路过门口，老赵头摆脱众人高声道：“小彦，上班去

呀？来来来，大爷托付你个事。”井小彦无奈地跳下车，听他道：“你上班路过沙川河不？路过的话帮大爷瞅瞅，看看河水涨没涨——这一群不知好歹的老东西。”言下之意是他尚且年轻，与这帮人不可同日而语，老当益壮的气派恐怕魏武曹操都不敢与之争锋。

井小彦觉得他们都是老顽童转世，又好气又好笑，答应了一声出门。街上满满的都是上班的人，好比从锅里沸腾出来的水，又热又多。每天在上班的人流中挤上几个来回，想不苗条都不行，那坐车来往的都是领导，无福享受这免费的减肥治疗，所以个个大腹便便。

好不容易从千军万马里杀出一条血路来到市行办公楼前，保安已经在打扫卫生了，可怜这几个小伙子，每天头顶烈日站岗还得义务作清洁工，那管后勤的谭主任也真够黑的，使唤着几个苦力不但让治安有了保障，卫生状况也大为好转。不过如今沙川市里下岗的人要多少有多少，有个工作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谁还顾得了这么多。管仲有教诲道“仓廩实而知礼节”，这几个小伙子的仓廩离“实”的地步还有一段距离，自然置礼节于度外，不去管它。

虽说才是早晨，全楼的空调就已经开始轰轰然。这几天热得出奇，家里呆不住，所以大家上班都是积极踊跃，颇有春节发福利时的劲头。进了门，人已经来了七成，遍布了五大洲各个角落，除了南北极各大洋和撒哈拉大沙漠之外，可算是人满为患。办公室里多为女性，仅有几个男的不是管事的的就是跑腿的，可见男人们的两极分化严重到

何等地步，大有美国贫富差距的势头。却给了女性们良好的发展机会，一举占据了中间的大部分的地盘，克伦威尔曾豪迈地说：“上帝管两头，我来管中间。”用在这里才真是名副其实。

今夏女装的大潮流是肩膀和肩胛的裸露，因而吊带的裙子和上衣特别走俏。职业妇女号称“职业杀手”，专门扫荡一切流行的服饰，所以办公室里成了亮光光的肩膀的海洋，到处都是浑圆而闪亮的肩头。那两根细细的丝带给人以无限的遐思，引得隔壁几个男同事有事没事总爱来凑个热闹，工作效率特别高。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卡耐基的名言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职业女性成堆的地方闲言碎语肯定少不了，好比经常放煤的地方地面都不会干净。井小彦刚刚坐下来，还没有来得及开电脑，旁边的牛大姐便神秘地凑过来。牛大姐名叫牛嫦娥，——真不理解她的爹妈是如何想起来取这个名字的，但见牛大姐小声道：“小彦你知道么？门口坐的胡丽菁和她老公离婚了！知道为什么么？嘿，原来是她跟隔壁的小花有一腿。”牛大姐曾经和小胡大吵一架，原因记不得了，反正是什鸡毛蒜皮的事。本来她最爱喊别人“小某”，以示亲切和老资格，从那以后提及小胡必说全名，以图达到将“胡丽菁”和“狐狸精”混淆的险恶用心。

井小彦却无动于衷，小胡在她心里的分量还不够她的一声叹息，不像余秋雨见了一块阿拉伯砖头就要发发千年一叹。倒是隔壁的小花挺老实的一个人，背地里干了这样

的事，很让人吃惊。那牛大姐却不依不饶又讲了一通，无非是她早已察觉二人的关系很可疑，举例若干；上次吵架时小胡做得如何绝情，其实我老牛还是很讲情谊的，又举例若干。听她说话好比听老和尚念经，明明心里已经不耐烦到极点，还要装出恭恭敬敬的模样，对耳朵和心灵是双重的折磨。

这一通演讲消耗的水分不见得比跑 5000 米少得了多少。等牛大姐心满意足的抹抹唇角的唾沫，回头去寻杯子补充水分，井小彦手袋里的呼机又自弹自唱起来，经过层层阻拦终于把声音送到井小彦的耳朵里。办公室里的呼机、手机的噪音堪称公害，一者让没有手机呼机的人心里忿忿难安，感慨世事不公；二者那刺耳的尖叫仿佛夜半时小孩撒尿的警告，让人不寒而栗。井小彦索性不去管它，假装若无其事，等几双仇意浓浓的眼睛找不到发泄对象恨恨而去后，方才拿出来看，见上边显示着：

井先生请你速到他的办公室一趟，有急事。

井小彦想老爸真是胡涂了，刚才什么事情不好在家里说，偏偏要到这里才讲，好像生怕人家不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这里上班似的。无奈又被那“急事”给吓住，匆匆来到行长办公室，见左右无人，推门而入。办公室里却另有他人，正和井父侃侃而谈，两个人意气风发颇有当年曹操刘备青梅煮酒的场面。见她到了，那人回首打量一眼笑道：“真不愧是老井的千金，才离开学校几天，就成了大

姑娘了！”语气亲切得好像是看着她长大的。井小彦这才看清楚那人是沙川高中的校长郑金铜，几天不见，手头还是离不了一根烟卷，只是鼻梁上多了一副茶色眼镜。那眼镜着实宽大，几乎遮住额头和颧骨，黑乎乎的看不清后面的眼睛，让人望而生怯。听说人遇见熊的时候，惟一逃生的办法是与它对视，瞪得它心慌而逃；老郑带上这茶色眼镜，别人寻不到他的目光，而他的却能出其不意，可以收到出奇兵的效果。

原来老郑除了来向贷款方通报工程施工施工进度之外，还告诉井父今天下午是市医院来高考体检，既然井小彦一直想参加考试，就得走体检这么个程序。今天是抽血化验，恰好井小彦上午没有吃饭，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其实即使不去也无所谓，每年都有几个乙肝之类的被检查出来，到头来不还是没事。井父感谢老郑想得周到，老郑更得意，于是义不容辞地提出开车送井小彦回学校，井父这才给她打了传呼。

井小彦被真真假假的热情和关怀弄得进退维谷，只好屈服于井父的命令。桑塔纳被老郑训练得服服帖帖，一路顺溜得好比猪八戒吃人参果，不一会到得学校。几个月不见，学校里并无多大的变化，只是迎面的科技楼已经初具风采，间架结构一目了然，简洁得像小孩玩的积木。

还不到体检的时间，每个班都是乱哄哄地仿佛养鸡场，就连臭烘烘的气味都很相像。人类也是适应能力“巨”强的动物，遥远的例子是进化为地球的主宰，稍近一些的则是井小彦很快地融入了这个环境，一如当初她的

离开。

高 华 明

老高这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先是肠胃发动起义，后来是左腿神经集体哗变，干脆下不了地，一挨地就钻心地痛。医生检查后说是以前摔伤过，没有注意完全恢复就参加了重体力劳动，显然是不听大夫的劝告。老高不记得自己曾有过带伤工作的高尚行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还是胡言、乱雨帮他想起来，是他大学时打篮球摔伤了腿，等不及全好，就披挂上阵，难免留下后遗症。当时年轻气盛，个把伤痛不放在眼里，时至中年就品尝到了苦果，就像当年西楚霸王放着刘邦韩信不杀，结果留下了大患。

老高只得老老实实补大学时欠下的休息。高妻趁机撺掇他辞职拉倒，省得受气，老高安慰浑家说大功即将告成，到功成名就时再急流勇退，像法国世界杯时的雅凯多好。其实老高骨子里还是想当这个老师的，就像胡言、乱雨命里注定要靠歪才和运气过日子。他这样脾气的人到了社会上未必有人肯听他的，而在学校守着一个班几十个人，服服帖帖地听他在讲台上面对侃侃，那种惬意哪都找不来，还就得在学校。怪不得《茶馆》里买卖妇女的刘麻子对王利发说：“有什么法子呢？隔行如隔山，您老得开茶馆，我老得干我这一行！”

好在几天之后，老高即病愈重出江湖，得知胡言、乱

雨大闹礼堂的光辉业绩，深感遗憾，嘴巴咂吧得像 eating pig。一回到学校就去班里问每天晚自习的历史背诵间断没有，回答是被其他老师占用了太多，气得老高左腿又痛起来，恨不得立刻找人谈判把失去的时间夺回。不料趁虚而入的不止一个，讨债的最怕欠债的不还；就算不赖账又怕欠债的太多，老高这两条全有，只好作罢。倒是周洋还很仗义，请了一天假，让给了老高几节课。

想当年举子们进京应试，大不了做几次会文权当复习，现在一本习题册不是全国的某某中心策划就是北京的某某名师主笔，噱头大得吓得死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书商的心肠统统死啦死啦的，寄来的资料含金量介乎石头与金块之间，把握得想当到位，让人想用费劲，欲扔不舍。老师们的一大任务便是这淘金的工作，有道是“千淘万漉随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既为人师，虽九死亦未悔也。

这一日高三的学生体检，一个上午没有课，老高便端坐教研室披阅一本《全国各地重点高中毕业班模拟试题海量题库精编大全 * 历史卷》，看到一则材料解析题：

.....

材料二、清朝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侮辱农民起义领导人歧视妇女，假借天王之名伪造“十该打”条规：“.....硬颈不听教二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

老高记起大学时几个学生为了让某顽固的老教授犯心脏病，苦心搜集了相当多的太平天国的反面材料，分量足以搞掉洪秀全“男女平等”的高帽。结果老教授看后如获至宝，声称早就有搜集此类材料来——批驳的雄心，不过因年迈体衰而耿耿于怀久矣，今天才得偿所愿。此事被记入当年度的历史系狂人日记，故而老高印象深刻。凭记忆，这“十该打”的确是他洪秀全的大作，怎么跑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旗下了？心中大为疑惑，惟恐高考命题组的高人也看见这个材料。不由得越想越害怕，仿佛逃犯听见警笛声越来越近。情不自禁地跑到图书馆去要查个究竟。

沙川高中的图书馆颇有年头，山墙上画着一个有待商榷的世界地图，据说是当年造反的革命小将扬言踏平地球时的作战地图。本校每一任地理老师都对这幅地图恨之入骨，声称是平生最大的耻辱，好比声乐教授容不得跑调的歌。但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能挺身而出将之抹去，可见还是修行不够、用心不诚。

图书馆深谙躲避敌人轰炸、保存知识火苗的重要，隐蔽在学校最西南的角落，几棵法国梧桐忠诚地守在四周，树冠刚好挡住这幢两层小楼的顶部。进了院子，倒是别有洞天，只见“鸟语花香”——鸟是麻雀，花是野生。庭院不大，刚好摆下两张麻将桌，几个牌友整天激战不厌，乐此不疲。阅览室和书库仅一墙之隔，中间有小门供工作人

员出入。工作人员一男一女两个老师即将退休而屡屡退不了休，顽强地坚持总也到不了尽头的最后一班岗。学校没有“退休教工活动室”之类的设施，每每有老教师找上门来，老郑就打发他们说：“学校困难哪！一时建不起来，各位受委屈啦！那也不能让老同志没地方去啊，先到图书馆将就一下吧？”于是图书馆成了退休人员及其预备队操练人马的大本营。

今天按安排是高三的师生来借书，学生没有人来，老师倒来了几个。老高进了院子，见赵老钱老孙老李老正噼噼啪啪地搬方砖，那麻将牌仿佛是用纯钢制成，不但经久耐用而且响声极大。旁边一片刀光剑影，仿佛义和团的大师兄在设坛亮拳，仔细看去，是周老吴老郑老王老在练太极拳和太极剑，动作是很到位，只是过于柔弱，既上不了战场也杀不了八国联军。老高感慨他们过冬萝卜般皮老心不老的精神，不敢打搅，悄悄从一边绕到阅览室。

里面已经有了几个人，抱着儿子的薛老师正拿着本《三百六十五夜》往外走。老高见了这书，顿时惊诧得像考古学家看见马王堆的帛画，嘴巴张成了大写的O。原来这书七八年前他也给儿子读过，封皮上被儿子画的那个乌龟历经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居然仍然栩栩如生，宛如被咒语封住的睡美人。看着这积年的老书还在发挥余热老高心下怅然，此行前的信心先是被麻将牌拍去了一半，又被刀剑砍去不少，剩下的些许希望全被这乌龟叼走，料想此行会像巴以和谈一样一无所获，又多少有些侥幸心理盼着有奇迹发生。

老高鼓起勇气，向女管理员道：“林老师，我进去查查资料，没有问题吧？”老林见此人眼生，又不像是学生，不由得警惕起来，目光好像正义的派出所所长。在座的几个老师见状暗笑，纷纷介绍，老林这才放心，让他签名后进去。这书库是名副其实的“COOL”，影影绰绰几排一人多高的木质书架肃立在昏暗的屋子里，冷眼看去好像待斩的死囚。虽然这图书馆已过古稀之年，但图书却是古而不稀。中间的几排全是文学类的书籍，看模样还是新的，走进一看，却是成排的《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不胜娇羞地站立着好比待嫁的老处女。李白在世的话，不妨让他来找历史书，肯定会将《行路难》改成《找书难》——“噫嘘嘻，找书之难，难于上青天！”

老高后悔来时没有带防毒面具，此时霉腐气汹涌而至，柔弱的鼻毛不堪一击，很快全线崩溃。这书库除了老鼠和麻雀以及微生物不计较环境之外，任何动物都是呆不住的。他支撑了十几分钟就落荒而逃，出了门，嗅着阅览室内的空气如同美女身上的女人香，闻上千百遍不会厌倦。老林看着他，笑道：“怎么，没有找成？我给你找吧？”老林浓重的乡音把“找”说成了“好”，倒把老高吓了一跳，仿佛听说狗不想吃屎了改西餐了，《花花公子》不登裸体女郎了改龙门石窟了，心想图书馆什么时候兼做这种营生？这老林也太老了呀！

幸亏一边看杂志的老孔训练有素，一跃而起替老林招呼，才算避免了尴尬。老孔端着放大镜把老高的条子看了个仔仔细细，惟恐漏掉什么。老高猛地受此待遇，顿时受

宠若惊，深情款款地目送他进了书库，生怕他一去不复返。时间不大，老孔果然遗憾地出来，脸色绛红原来是一口气憋到现在，着实是惊人。看来这图书馆还可以兼做潜水员训练基地。老孔说本来好像有这么一本书，前几天老郑打发人来借走了几本，可能是在其中。老高碰了一鼻子灰，宛如潜伏了一夜也未捉住猎物的狐狸，肚子里吱吱直叫。

悻悻地出了图书馆，想到白白浪费了两节课的时间，老高心疼不已。感到查资料好比科学家考古，辛辛苦苦在尸臭刺鼻的坟墓里开掘半天，却发现已有盗墓者捷足先登。回到教研室，不少老师都在，老高便提出来大家讨论。这洪秀全大概该有此劫，几个血气方刚的老师把他的妇女政策批判得体无完肤，简直比“清妖”还“清妖”。得到支持的老高恨不得立刻发表论文宣扬此观点，岂料在一边一直冷笑的某老师扔过来一本学术刊物，上面有一位先生提前半年剽窃了老高的想法，而且篇幅颇长。这种尴尬大有杜十娘纵身一跃时的绝情，一点挽回的勇气都没有。老高只得嘿嘿笑着，那笑声生硬得能把桌面砸出几个坑坑来，其余帮衬的也自觉无趣，只好讪讪地离开。

杜 存 古

今年体检的过程相当冗长而琐碎，市医院岂肯放过这每年一次的肥差，把体检分割成两块，细细地来，好比品

尝一锅恰到好处火候的浓汤，只有一口一口地喝方能延长嘴巴的快乐。体检的严格度大多是前紧后松。医生们清楚除非前边狠下心来多挑出几个有问题的，主动权才算掌握到自己手里。

白衣天使们上午很早就提着日常所用的“杀人”工具来到学校，瞪着圆眼睛来侦察可能出问题的学生，好像盖世太保抓犹太人。等抽血开始，大夫一个个没有了在医院里的潇洒，精工细作的态度仿佛是在摆弄什么玉器而不是血管。老郑老郭原以为他们肯定要把时间磨蹭到午饭的时候，因此早已在不远的饭店定了七八桌酒席，照现在的架势看，连晚饭都得预备下来。老郭忍着心头的剧痛奉命又来定座，那老板正因为中午的大生意开心得手舞足蹈，见他现在又送银子来了，激动得认定这就是应了报纸上鼓吹的“教育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论断。

果然，到了中午的时候，只检查了一半。大夫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扬言要加班加点，老郑老郭忙不迭地劝算了算了吃了饭再说，总之彼此心照不宣。中午的饭局结束之后，大夫们说要回家休息，下午上学时再来。到了时间，气势汹汹来的却是另外一拨人，可见医院对这次体检重视到了何种地步，得轮流上阵以保证精力充沛。吃晚饭前，女大夫们纷纷自言自语道家里的人还等着自己回家做饭哪，不能在这里吃了。老郑老郭恨得牙根痒痒，又只能赔笑说那有什么！让老板多作几个菜带回去就是。这才勉强留住天使们，于是皆大欢喜。只有某跟班的新分大学生还有些看不惯，赶写了一个七律发牢骚：

天使大夫好厉害，
血管整出饭局来。
还好没亮手术刀，
几口肥猪把命逃。
中饭晚饭轮流吃，
临了还把家人思。
幸好校长风格高，
一家老小都管饱。

轮到杜存古抽血的时候，已临近晚饭。大概那护士从早上起就没有吃饭，饿到现在着算是奇迹。虽然于生命并无影响，但那手颤抖得厉害，粗粗的针头咧着嘴在右臂的皮肤上舔来舔去，凉飕飕的像是李寻欢的飞刀。本来他毫不在意，后来见这护士实在是手软，不由得生出几分鄙夷，那护士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一抖手，针头狞笑着钻进血管，竟有几分疼痛。杜存古一龇牙，差点蹦出几句熟练的国骂和省骂。

杜存古还有事要办。中午田垒打了一个神秘的电话，约他晚上河滨公园见面。这田垒自从被学校开除后，不知在何处谋生。想想当时一块犯的事，自己安然无恙，人家惨遭开除，杜存古心里总有些歉疚，于是慨然允诺。等他赶到地方，田垒却还没有来，等人的滋味类似午睡时偏偏有人在楼上练嗓子，既不耐烦，又不忍放弃睡到一半的好觉，只好迷迷糊糊地熬。

天已经黑了下来，一切都像是被一只健硕的乌贼吐了一大口黑黑的墨汁，把个世界染上了一层稀释过后的乌黑。脚底下的沙川河水倒显得很清澈，波光如同碎银一般。一两艘晚归的鱼船正往家里赶，船桨击打水面的哗哗声在河两岸上空传出老远，像是被扩大了若干倍后的蚕吞噬桑叶的声响。白白胖胖的月亮在天空中悬着，却似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像是看倦了夜幕掩盖下的一桩桩市井闲事，又像是根本从来就不感兴趣。前边远远的，去年新建成的彩虹桥，华灯初上，显得流光溢彩。时值初夏，不少人都在桥上纳凉赏灯，只是桥上不见汽车的影儿。杜存古听老爸说，桥的质量不高，市里已经禁止公交车、卡车、载重汽车上去，市里大大小小的头头们的车也尽量避免走这座桥，而是绕道走老大桥过。久而久之，这桥成了定时炸弹一样危险的东西，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后来市里干脆下令从下午6点至次日下午7点为步行桥，严禁各种机动车辆通过。这下也好，倒为酷热难耐的市民找了个晚上睡觉的地方，夜风习习凉快得很。早上起来一看，遍地是白花花的人腿，仿佛是战争片的布景。虽然天还早，已有不少人上桥占位置了，毕竟买不起空调的大有人在，何况今年天气邪门地热。

疯长的草堆里历来是蚊子繁衍的好地方，加上青蛙被大量引进饭店，改名叫油炸田鸡或清炖田鸡，故而蚊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军。这里平时人迹罕至，蚊子不得不远程轰炸，因而留下的大多是老弱妇孺，即使如此，仍把杜存古叮得屁滚尿流，用鲜血验证了三条俗语：姜是老的辣、

狠毒莫过妇人心、初生牛犊不怕虎。

远处有一个已显衰败的凉亭，虽然油漆斑驳，比起这里来还是大有吸引力，就像讨饭的没有资格点菜，有点残汤剩羹就不错了。杜存古从蚊子堆里把两条伤痕累累的腿拔出来，没命地跑过去。亭子果然很少有人来，就是一心躲避世俗眼光的恋人都不屑于这里。好在地上有两张好心人丢下的报纸，可以拿来垫垫屁股。那蚊子的科技还没有发展到远程战略轰炸的水平，不会穷追不舍。又等了一会，觉得比蚊子更可怕的剪径之徒该出来活动了，不由得害怕起来，生怕背后横过来一条胳膊勒住喉咙。独自默默地温习成龙逆境逃生的招数。

田垒那厮终于快乐地来了，还穿着本市统一样式的保安制服，看来刚刚下班不久。仔细一打听，原来他今天第一次发薪水，财大气粗地要请客。杜存古见他并不怨恨自己，心下坦然，宛如一笔重债被债主大气地抹掉。田垒说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咱们虽然去不了×星级的饭店，大排档还是消费得起的。杜存古只是在一边陪着笑。不多时到了桥头的大排档一条街，老板站在门口吆喝得不像卖饭却像在卖人。二人上帝般选择了半天，选了一家“野猪林大排档”，走进进去时却见壁画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内容，可见老板是林冲的崇拜者，送菜的老板娘颇有鲁智深的雄伟气质。二人在这著名的绿林好汉开的店里用餐，格外的豪迈，本想学学他们“大碗吃酒，大块吃肉”，仔细算了算田垒的钱包，忍痛放弃了这个计划。只点了两个凉菜，三瓶啤酒，两碗面。老板娘见状把脸一抹，露出花和

尚恶狠狠的本相，恨恨地走开。酒菜上得倒是很快，不一会菜齐了，面也端了上来，一眼看去可谓碗大肉多，分量颇足。仔细观瞧，却见那花生米干瘪得气得死老鼠；小葱拌豆腐也全然没有一清二白的风貌，豆腐块泛黄起泡，葱叶上隐约可见细微的斑点。捞一捞面条，却个个肝肠寸断，捞都捞不起来。不由得大失所望。

饭菜虽然不好，二人的谈兴倒是颇浓，一如盘子里浓重的油气。田垒现在本市最豪华的“皇宇假日大酒店”里当保安，全靠了田父一张老脸到处求情。现在已经干了有个把月，几欲看破红尘。不过他的看破红尘与和尚的很有不同，后者是消极避世，他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杜存古道：“里面的生活怎么样？是不是天天溜到总统套房睡觉啊？”

“开玩笑，那里是我们这类人去的么？我们值夜班还不是蜷在一张行军床上。”

“那里面有什么好玩的没有？”

“有倒是有的，游泳馆、保龄球、游戏室，好玩的多着嘞！就是玩不起啊！”

“那你们不是也很无聊么？”

“那可不是！不过，也不是整天没有事情做，自己给自己找事呗！比如观察我们的客人，就很有意思。对了，你听说过 girlie 没有？”

“皇宇也有？”

“噫！真是少见多怪。那里是什么地方，什么没有？”

一般是这边客人一进房，那头电话就来了，一来二去生意就成交。我们在门口瞪着那些女的进门，趾高气扬的，连个正眼都不看我们，自以为多高贵哪！其实是人见人厌的货色。”

“噢。”

杜存古发现田垒一提起这个就兴奋起来，脸上的青春痘忍不住颗颗绽放。于是心想这世界真是有趣，井小彦离开学校才几个月，就变得认不出了；田垒也是，原来充其量是“有色心没色胆”，如今已到了二者并驾齐驱的境界。一肚子的感慨如同这杯子里的啤酒，猛地冒起厚厚的泡沫，又渐渐退去，只剩下淡黄的液体。酒汁入口，好比灌进了许多莫名的发愁的种子，在胃里酝酿生命，逐渐长成参天大树。花生米虽然疲乏，仍然被两个多愁善感的男生吃了个干干净净，只好又叫了一盘。这次是老板亲自送上来。这老板倒有几分菜园子张青的相貌——三拳叉骨脸，微有几根髭髯。因而老板娘更应说是那母夜叉孙二娘，二人为自己的比喻相视暗笑。

大排档的一大好处便是老板轻易不撵客人，不像大一点的饭店里等你菜吃完了，小姐皱着眉每分钟来倒一次水，变相地轰人。田垒有心打破沉默，便笑道：“还有个事情说出来你恐怕不信。喂，我说，你到底听不听？”

“好好，你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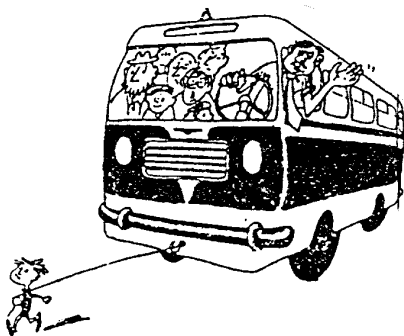
“说出来吓你一跳！知道么？郑金铜去皇宇了！……别别，你先别乐，……对，老郑他去那里很正常，我也没有说他不正常啊？关键是他去了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也去了。……谁？有意思了吧？”田垒得意起来，停顿一下继续道：“老郑是下午两点多去的，去的时候一身的酒气。进屋不久，主角来了。我开始就看着眼熟，一直不敢肯定，后来看见那女的进了老郑的房间，我才意识到原来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跟一个哥们说看看，这就是把我开除的校长，多有本事！那哥们笑笑，上楼去了。过了一会，下来说真没有想到校长还这么无耻。我问他怎么知道，他神秘地说顶楼其实有个中心控制室，每个房间都看得见。我算是大开了眼界，啧啧。”

“……”

“最恐怖的还在后边呢！我不是说那个女的我挺眼熟么？你猜是谁？你猜是谁？嘻嘻，你绝对想不到！……等那女的出门时，我假装去给他开门，把帽子压得低低的，偷偷一看，……嘿嘿，你我都认识，……就是咱们班的钱——小——柔！”

“……”



“喂！这不是玩具。”

第十三章

舒 怡

沐金：

It has been very long since the last time 。好久没有去信了，是不是？不会打搅你用功吧？Oh, it ' s time to the “ 高考 ”，是不是又 work from dawn to night ，就像我在国内时那样？辛苦啦，我知道你一定又是累得够呛。已经把我忘得差不多了吧？哼，我想着就是。要不怎么不知道给我来个信呢？I have bought some lovely gift to you ，现在就需要考虑考虑要不要给你们了。主要是看你们的表现啦！你们现在复习得怎么样了，应该是 no problem 。尤其是你，always in the clouds ，其实私下里比谁都用功，win by striking only after the enemy had struck 每一次考试也都是你考得很 COOL 。是不是要考 Tsinghua 啊？噢，对了，Tsinghua 不要文科的，那就是 PKU 了？那也不错

呀！提前恭喜你了。

By the way，你这几天见过我爸爸妈妈没有？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接到他们的消息了，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很担心的。对了，我上一次给家里去信时没有说要钱啊，怎么我爸爸往我的账户上汇了那么多的钱，把我吓了一跳。如果见不到他们，就去我家里看看我奶奶，问问她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我真的很牵挂他们。

OK, I will stop here。不许不想我！告诉别的同学也不许不想我！好了，就到这里吧！好好努力呀！

舒怡

沐 金

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前几天的好天气逃跑得一二净，彻底得像国民党的豫湘桂大溃败。早上到了学校，满眼是白花花的一片，最浅的积水都能淹到脚踝。本来算是平坦的地面一下子原形毕露，大大小小的坑蓄满了泥浆躲在水面下，不小心踩上就会弄的一腿一身的泥点子。连那条彩砖路的砖块之间的空隙也隐蔽着肮脏的泥水，一脚踩去马上有一股污水恶毒地射出，结结实实的洒在身上。

沐金吃尽了苦头，索性把裤腿卷得高高的，水田里插秧的农民一般走到教室。来的虽晚，周洋居然不在，或许是来了又走了。沐金哆哆嗦嗦地打了个喷嚏，惊飞了几只图谋不轨的蚊子。马上就要高考了，每个人都神经兮兮的，总是盯住什么地方目不转睛，好像上面印着高考试题。

屋子里人倒是很多，由于昨晚电闪雷鸣，没有几个睡得好。《三国演义》里刘备骗曹操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皇叔都害怕打雷，何况平头百姓。因而此时瞌睡虫的繁衍进入了黄金时期，就连一向最用功的罗艳都趴在桌子上闭目养神。几乎每个人都把头压得很低，赫然露出了一大片脖子。由于整日忙于复习备考，无暇梳妆，女孩尚好一些，某些男生脖子上黑油油的分不出是皮肤还是脏泥，颗颗汗珠映着日光灯的照射闪亮无比，看起来宛如水中上下起伏的黑鱼。

后边传来一阵压抑的哄笑，沐金应声扭过脸去，原来是鲁队的睡姿极其夸张，头枕着的一只胳膊直直地伸出去，像白蛇精伸长了胳膊要去拿仙草。同桌的女孩脸上的光晕像小孩子用火烧锯条时泛起的微红，很友爱地让出一大块空间让他在梦中张牙舞爪。鲁队边睡边流着尺把长的亮晶晶的口水，惹得周围一片吃吃格格的窃笑。

沐金坐定，面对着前面一排整整齐齐的课本犯难，好像身在一个着火的宝库，看着琳琅满目的宝贝，不知先抢救哪一个。同桌正和几个不困的吹牛扯淡，不知怎么谈起了学校那间闹鬼的房子。似乎每个学校无论巨细都得有闹鬼的地方，少则一两间，多则一大片，而且大多在女孩子

住的宿舍附近，一切全凭讲故事人的意愿而定。一个学生讲起了刚刚看过的《午夜凶铃》，把周围的同学吓得清醒了一半；另一个不服气，讲了一部《山村老尸》，把剩下的又吓醒了一大批，最后仍然不起来的，不是被吓死过去就是实在胆子大，可以提着桃木剑诛妖去了。

学校里闹鬼的那间房，据说是吊死了一个女学生（又是女的），现在每逢刮风下雨的夜里就呜呜直哭。那鬼屋在学校新分大学生的筒子楼附近，有几个以钟馗的体形自诩的体育老师去捉鬼——大概捉住后也不敢吃掉，因此算是去吓鬼。行动了几晚上就不了了之，后来中文系毕业的老师拿了《易经》、《道德经》和《金刚经》来靖难，觉得儒、道、佛三教的真经皆在手里，足可以镇住三教的妖精，得意地在鬼屋门口连念了三天经文，结果晚上里头还是呜呜直叫。哲学系毕业的某政治老师则认为一切妖精都是幻觉，关键是从意志上将其摧毁，携带了宣布“上帝死了”的尼采厚厚的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鬼屋门口高声朗诵，说来也怪，可能那妖精果真害怕“超人”的意志，从此再未出现。那尼采的信徒于是成了筒子楼的功臣，据说还因此泡上了一个漂亮的女老师，可见哲学的确伟大。

沐金感到周围一时鬼气森森，人人鬼话连篇。有人趁机编造了若干经不起推敲的故事，他本人自然是主角，反正年代久远无人考证。鲁队说他如何三岁就走过夜路，后来觉得太小，连自己都怀疑，马上改为六岁，不过给那路边平空加了几个坟头。沐金也趁机表示亲眼见过死人还

魂，如何如何吓人，具体情节逃不出香港鬼片的套路。几个人讲了一阵，自觉无趣，索然无味地放下这个话题，如同吐掉一口吮尽了甜汁的甘蔗渣。

林思在一边也没有闲着，正讲什么笑话。仔细去听，却是讲班主任周洋。说是有一次政治课代表林思去办公室抱练习用的活页卷子，却发现办公桌右手一个抽屉半开着，露出一个笔记本的尾巴，纸质颜色都泛黄了，借着灯光看得清两行字：……我爱你……给亲爱的洋。林思紧张得脸色发白，见左右没人，便假装系鞋带，弯下腰去把抽屉又拉出来一些仔细看，见是用碳素钢笔工工整整的庞中华体楷书：

我
要用大树作笔
把大海当作墨水
在蓝天上写下
我爱你

给亲爱的洋
1988年9月27日

讲到这儿，周围已是哄堂大笑，不敢想象恋爱中的周洋是什么样子。若把琼瑶奶奶的小说里的女主角换成周洋，再浪漫的情节都显得不伦不类。

沐金也不觉莞尔，又觉得有些离谱，以为是她的杜

撰，便问道：“什么时候的事儿？”

林思道：“快两个月了吧！”

沐金奇道：“那你怎么这才讲呢？”

林思道：“马上该毕业了，哪儿来那么多拘束？再说，以前老觉得老师们一个个都云里雾里犹抱琵琶半遮面，现在看也就跟普通人差不多，谁都神圣不到哪儿去！”

沐金叹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一点师道尊严都没有了，你不是还想考师大吗？也想出来后让学生偷看大学时的情诗啊？”口气仿佛是说这个时代和人心世风一起堕落的，只有师道尊严。

林思撇嘴道：“怎么叫偷看呢？多难听！”

沐金微笑着摇了一下头，任凭她在那里喋喋不休，不再搭理她。到教室里来不过半个小时，出发时的雄心和计划已经恍如隔世。屋外的雨倒是停了，太阳却还没有出来，阴沉的天空像老郑平时的脸。进教室时的自勉以及希望，仿佛已被蒸发，而和同学这么一番玩笑过后，懦弱渺小的情绪却一古脑涌上心头。《滕王阁序》上王勃慨然道：“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看来再有才的人也不会在功利场上一帆风顺。沐金常常暗诮天资颇为聪颖，走进校园以来，一直风平浪静。但这一次集今后人生荣华富贵于一身的高考，能否马到成功却没有把握，至于友谊不容易寻找，名声不容易成就，倒显得无足轻重。高考前的冲刺好比地面上这一摊摊积水，很快就化成气升入天空，不几天打个斤斗又跳下来，不停地重复这一切的一切。所有的人都无限期冀地放飞自己的希望，如同吹出的一大片肥皂泡

争先恐后地飞向高处，未破的五光十色，破了的不知去向，而破了的不可再找，未破的却迟早要破，正如《茶馆》里崔久峰最绝望的那一句话：“死马不可再活，可活马早晚得死。”每个端坐着或趴着的同学心里，差不多都这么想过或者正在这么想吧！刚才无拘无束地拿周洋调侃，是很有趣，但倏忽之间又是无尽的空虚。那种情绪恍惚变化正如昨晚在窗边听雨点打在塑料雨搭上的声音，时而急，时而缓，中间夹杂着些许的雷声和电光的伴奏，不响也不亮。雨点带来了好多腥腥的气味儿，如同破了表皮的鱼肝油。雨开始是丝，继而线，再后来是绳，最后终于密密地织成了一个大网，网住了天地之间的万物。沐金觉得永无休止的奔腾和喧闹下面必然掩盖了诸多的空虚与无聊，现在也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努力呀！奋斗呀！迷迷糊糊奋斗了十年，该高考了又是一肚子的迷茫。窗外的太阳已经升了起来，被雨水浸泡得失去了耀眼的光芒，只是泛白的明亮，像墙上一面静静的小镜子。这一切不知被沐金看过多少遍，如今又看到了，不知今后是否还要继续看下去，忽然鼻翼抽动，酸酸的感觉遍及全身。似乎要流泪，又似乎想苦笑，涩涩地打了个哈欠，把头沉重地搭在软软的胳膊上。

杜 存 玲

杜存玲从小就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子，可能是家族遗

传的缘故，她从小就比别的女孩子高挑，即使是军营那种清一色的国防绿主宰的世界里，也难以掩盖杜存玲天生的清纯与可爱。上到小学二年级时，杜存玲跟着父母回到了原籍。临走时一个老师唏嘘不止，惋惜说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孩就要去北方了，不知那里的风沙会不会把她的皮肤吹粗糙，言下之意是北方除了面条就是风沙。另外一个教了杜存玲几年舞蹈的老太太也是掉着眼泪，感叹说从来没有教过这么有灵气这么有天分的孩子，甚至幻想杜平原把女儿留给她再多教几年，由她养着，就是再麻烦也不在意。杜存古那时已经 12 岁了，听说有人要拐走妹妹，恨不得把她拴在身上才放心。然而几年之后，妹妹终究被姑妈领到了更加遥远的一个小城——临别时瞒着他。

今天，黄衫白裙的杜存玲却很惹人注目出现在沙川市委大院。尽管还是傍晚，天色已经有些黑了，大院里晚饭后出来散步的大小干部才刚出门。与其说是 15 岁的少女杜存玲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眼光，不如说是那辆挂着 0006 牌号的奥迪车，熟知市委领导坐骑的干部自然知道他的主人是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兼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的杜平原。自从前年在这个大院住的杜副部长毅然决然地离婚再娶之后，这辆车就很少来这儿了。今天它却出人意料地停在杜平原前妻及儿子住的楼下，而且下来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不能不让许多试图一窥杜家秘密的市委大院的闲人关注。

所有这些，当事人杜存玲却没有一点察觉，她把随身带来的那个小旅行袋提下车来，谢绝了司机送她上楼的好

意，一个人走进了有些黑暗的楼道。楼道很黑，幸亏对面的一户人家里的灯送来一丝光亮，杜存玲有些费力地打开门，扑面而来的是熟悉的家的气息。她眼中一下子充满了泪水，那晶莹的液体像是从一眼无穷无尽的清泉里渗出来的一样，一下子填满整个眼眶。

灯，缓缓地亮了起来，还是那盏灯，还是那个橡皮小狗。一切都没有变，像是被沙丘掩埋了千年的城市。雪白的墙壁上依然残留着和哥哥玩墨水时留下的掌印。卧室里哥哥的背心、袜子和脏兮兮的鞋扔得哪儿都是，一股酸酸的臭味。杜存玲把旅行袋扔在客厅的沙发上，蹲下身来默默地整理着凌乱的房间，墙上许久不动的挂钟也来了精神似地努力转了起来，猫头鹰也兴奋地眨着眼睛。杂乱无章的房子，仿佛迎来了自己世界尽头的保护人，一切都显得精神起来，整个房间充满了奇妙的和谐与安静。

时间已经是晚上9点了，杜存玲疲惫地靠在沙发上，等着盼望已久的兄妹团聚的时刻。亲人的团圆，早被古人总结出了一个词叫“近乡情怯”。想见，又怕见；心情像是反复波动的水面，一圈还未荡到岸边，却与回来的波纹纠缠到一起，乱纷纷理不清头绪。或许头绪无须去理，且把它们浸在忘川的水中，一切的忧郁都将不复存在。

一个多小时的忙碌，原来乱糟糟的家变得井井有条，像是格式化后干干净净的硬盘。杜存玲望着玻璃杯里漂着的茶叶，轻轻地吹了一口气。袅袅地上升的水蒸气被这股突如其来的气流打断，在空气里乱旋，还没有持续两秒钟就又安安稳稳地向上爬着，爬着，直到变小变淡，最后消

失在空气里，如同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在做鬼脸。三年前那只老猫还在，还是像三年前那么懒，见有人进屋不叫也不跑，只是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摇摇尾巴，算是打了招呼。

杜存玲想起小时候这只老猫就特别听话，尤其是听她的话。它的名字“老黄”还是她给起的。老黄顶顶喜欢睡，一年四季最常干的事儿除了睡觉还是睡觉，从白天睡到夜里，从夜里睡到白天，尤其是在杜存玲膝头睡。有时杜存古为了让人知道老黄更喜欢他，不顾她反对，硬是从妹妹膝盖上把老黄抱下来放在自己的腿上，在她的记忆里这老黄总是一边抗议着，一边以最快的速度跳下去重新跳到自己腿上，于是她便开心地大笑起来。这只猫从来没有逮过一只老鼠，那怕是一只极小极小的小老鼠，或者说它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老鼠为何物。三年前的老黄正值壮年，英俊得很，总与隔壁阳台上的猫眉目传情，甚至有过越轨的历史。终因一次在完成阳台之间惊心动魄的跳跃动作时，不甚失爪，一头栽进一楼的鸡圈里，真是鸡飞蛋打一塌糊涂。被人送上门来兴师问罪的老黄士气大挫，再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终日无所事事，早也睡是晚也睡，在太阳地儿里睡，在墙角阴凉处睡，饱了睡，累了睡，甚至饿得不狠时也照睡不误。偶尔一觉醒来，跑到杜存古脚下要东西吃，吃饱了要是精神头上来，也会玩一会儿，要么叼着自己的尾巴跑上半天，要么追着一只可怜的小飞虫满世界地跑，做完了这些，仍旧是睡觉。现在应该还是这样，只不过不再睡在杜存玲膝头，而是睡在一个脏兮兮的方垫

子上。她向老黄拍拍手，嘴里发出三年前最常用的唤它的声音，可老黄只是笑咪咪地闭上眼，这次连尾巴也不肯摇一下了。

杜存玲的心里一凉，像是上面飘落了几片冰花，不由得又叹了一口气，这一次却没有打断茶杯口上的水蒸气——茶已经凉了许多。抬头看看表，已经10点了，窗外夜色很深。她轻轻地打了一个哈欠，整个屋子里静极了，只有老黄在椅子上剧烈而有节奏地鼓动着肚皮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像集体忏悔时只有风铃晃动的教堂。墙上的破挂钟不知何时结束了回光返照，连猫头鹰也疲惫地闭上眼；里边卫生间的水龙头好像坏了，懒洋洋地在那里滴着水，整个家一副衰落的大家族模样，一切都还是原样，但又已经都不再是当年的一切。人的心情变了，眼神也就跟着改变，所看到的一切更是迥异于以前。刚才进门的一刹那，只看见泛黄的墙壁和天花板，蒙着灰尘的家具，没有多少轻盈流动的生气。她记忆里的家不是这样子的，她的家要好得多了，但一定要说出来它的温暖和幸福，又仿佛远在天边，模糊得无法形容。倒是眼前的现实，却是不能回避。

眼前的墙壁上，那个小小的五角星斑驳着还在。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教用钢笔写字，杜存玲乐昏了头，弄得两手墨水。见杜存古正睡得欢，偷偷在他脸上画了个小乌龟，然后躲在一边装着睡着忍不住地傻笑。哥哥发现之后不做声地悄悄在墙壁上画了一个五角星，洗干净了手向杜母揭发老妹。杜存玲两手黑乎乎的可算是人赃俱

获，被罚不给买新裙子。她越想越委屈，自然是大哭不止，哭得天昏地暗也没有把裙子从商店哭回来……

杜存玲美丽的大眼睛在房间里每一个可以看到的物体上久久地逡巡着，仿佛新生儿好奇地打量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一个书架，一本书，一支毛笔，甚至是一枚螺丝钉都能引起她无边无际的回忆。人在回忆的时候总是会忘却所有的疲惫和不快，似乎过去的一切是架奇妙的钢琴，凝固在乐章里的每一个音符都在这架钢琴的键上汨汨地流淌，一如流走的岁月。然而流逝的永不再回来，拥有的却难免要失去，每一个人都要情愿或是不情愿地坐在琴前，弹奏着过去和将来的生命。任何一个人想到“生命”的时候，世间万物都会沉默下来于是房间里一下子静了，只有老黄在那里不紧不慢地打着呼噜，因为所有的人事变迁和喜怒哀乐都与它无关。

郑 金 铜

老郑新配的茶色眼镜颜色深度几近墨镜，不愧是校长，牢牢地把握住了二者之间的距离，不幸的是许多人纯属虚构地抹煞了这一距离的客观实在性，生硬地将之与墨镜划上了等号。于是在“铁蛋”之外又送了一个绰号给校长大人，名曰“黑瞎子”。被郑金铜私下封为造反派头头的老高对此评价却是无限的光明：铁蛋他心虚得不敢再与人民雪亮的眼睛对视，“媚来笑迎，盯来瞪挡”，如今一副

墨镜表明老郑是不敢猖狂了。

尽管老郑对外宣称是“患了眼疾”不敢受强光刺激，这一奇闻还是不脛而走，全校皆知校长戴了个墨镜。墨镜发展到今天，遮阳的功能逐渐衰微，代之以“扮酷”和“偷窥”。以老郑的高龄要扮酷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偷窥的成分大概不少。不知哪位同学想起某部香港搞笑片里的孔夫子也是架一副墨镜，另一些更高明的则顺着竿子扒出了不少荤段子。

老郑这两个镜片如同角斗士手中的盾牌，既可以抵挡对面砍来的斧子，同时可以趁机刺对手一刀。茶色镜的灵感来自蒋介石，据说蒋总裁逃往台湾前众叛亲离，危机四伏的那段日子里，天天戴一副墨镜示人，后来竟也偏安一岛得了善终。老郑虽感到形势不妙却也不认为四面楚歌，墨镜大可不必，取中庸之道茶镜既可。戴上几天，发觉被注视的人面有恐惧之色者居多，心中颇以为然。对惶恐尤甚、目光尤为漂移不定者，无不打入另册，严密监视。

镇压的确很巧妙，不过反抗也颇为精彩。学生们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对总务老费辛辛苦苦粉刷的墙壁和隔板上下毒手，涂抹得面目全非，语句很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佳作，诸如：“校长大人就餐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看校长不如狗”、“一二三四五六七，校长是只大野鸡”、“需要性服务吗？男女不限，专人服务，包你满意，电话：×××××××，联系人：郑先生，地址：沙高校长室，有专人等候”。还有新写上去的：“注意注意！铁蛋近日忽架一墨镜，图谋不轨，意欲何为！高中期间，凡我同胞，

不得与其正面接触，以免不测，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路过此地见郑铁蛋女士产卵无数，慈爱无比，特题此留念”。

学生们第一步行动成功，于是把目标投向了教工厕所。学校明令禁止学生吸烟，但不限制老师，深感不平的学生烟民纷纷涌到教工厕所，趁灯光不亮大肆吸烟。某晚学生甲、乙、丙、丁联袂而入，先点上烟，边吞云吐雾边谈天说地讲了大段大段最近新出的关于老郑的段子，却忽略了躲在角落里一泻千里的老郑。校长今天中午澳洲肥牛火锅吃得太多，此刻正腹中绞痛得上天入地，站也站不起。四人俱开怀大笑。老郑听得牙齿打战，好比一肚子蛔虫遗传变异一般疯长到了脑袋里，恨不能一跃而起抓住二人以儆效尤。还未运好气，甲又说道：“这还有一出处。香港一个爆笑片里孔子就是戴一副墨镜，跟铁蛋的差不多，这个段子便由此而来。”乙丙丁三学生闻此便更加开怀，笑声响彻厕所，四点红光晃动成四只妖精眼睛。老郑牙齿的颤抖扩大到全身，连腹痛都顾不得，正要大喊，又觉不雅，何况四人是小解，一扣拉链就能逃之夭夭，自己出大恭，手续繁琐得如同出国办签证，若抓不着，岂不坏了名捕之风？罢罢罢，由他们去！岂料四人越侃越上瘾，丙说道：“听某铁极了的哥们说，那日他见老郑带一女孩到了市郊别墅区，鬼鬼祟祟让人可疑。”丁道：“那算什么？我听一哥们说，他有铁证如山，证明老郑监守自盗，和高三一个女生好上了！”甲乙丙惊呼不已，甲道：“不想老校长居然老树开花，于生理不通，于心理有病。”乙晒

道：“话不能这么说，说不定铁蛋焕发第二春后是否精力旺盛采阴补阳为学校再做贡献，养出个小铁蛋也亦未可知。”四人复大笑。可怜老郑蹲在便池之上两脚酸麻，又被此污言秽语所伤，一腔捍卫礼数的义愤和满腹肥牛火锅被胃酸消化得一干二净，排泄时居然没有了大小便之分，一概喷薄而出，浑身冷汗层出不穷，恨不得有长臂猿的一双长手抓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再说。

不幸的是不知哪位圣贤说过一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老郑与钱小柔的事一时间沸沸扬扬，老师尚不敢公开评论，学生却早已摩拳擦掌，一鼓作气创作出五六个不同的版本，加上钱小柔请了一个月长假，不能不让人想入非非。后来演变成传播者大义凛然，附和者义愤填膺，旁观者跃跃欲试的格局，大有当年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势头。愈演愈烈的声势让老郑焦头烂额，老郭则借口主抓高三备考分不开身，不愿替校长分忧。剩下的一批亲信充当打手绰绰有余，出谋划策却毫无天赋，只得事事由校长亲力亲为。许是这一天老郑八字不顺，上午刚上班便有封信通知他去领包裹，让司机领来之后，宾退左右，独自打开来看。但见一个严严实实的牛皮纸包着四方块，另附短信一封，其文如下：

郑校长：

展信盼佳。近日郑校长与贵校高三（六）班女生钱小柔艳事传得无孔不入，在下曾为一沙川学子，但已被开除，现四处流浪混口饭吃，饶是

如此亦有所耳闻！学生如今濒临下岗，无路可走，好不可怜！今日特向校长写信求援，代价么？是一盘黄色录像带，主角即是郑校长与钱小柔小姐，情节曲折，屡有波澜，欲将此录像带连同复制品一同送还主人，不知郑先生肯纳否？

为表明诚心，先送上一盘复制品，效果尚可。若郑校长观后欲做此交易，可在某某银行某某账号存入人民币二十万元。若郑校长毫无兴趣，在下只好另寻买主或干脆广为传播了事，望郑校长放在心上。一月后若不见存款，既自行处理。

前沙川高中一猪狗不如之败类谨上

录像带封皮上还附有小诗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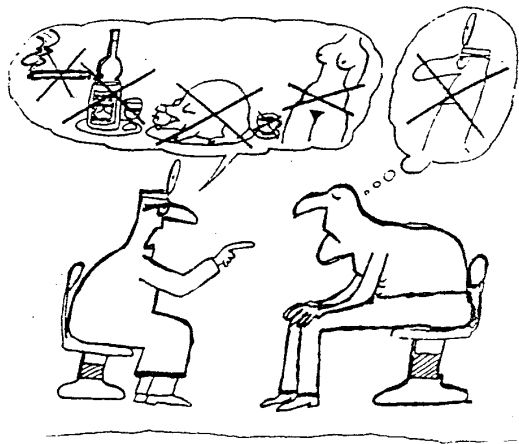
校长大人真如意，
二八女生软如泥，
二十来万不算啥，
买来快活还归你！

字体歪歪扭扭，像仓颉造字时的演草本。老郑脑袋哄一下大成了箩筐，没有别墅之前他和钱小柔每次都约在了皇宇假日饭店，自以为常客无所顾忌，岂料别人早在看着一出出好戏！颤巍巍把牛皮纸袋撕开，果然露出一盘黑森森的录像带，上面还有编号“001”，可见真的复制了不少。老郑只觉得两个乌洞洞的齿孔里各伸出一只手来捏住

自己脖子狠命地挤，撞出了周身上下一片热乎乎的粘液。把录像机打开。电视上出现一阵雪花，焦急的几分钟过去，画面上出现的恰好是老郑和钱小柔！老郑眼前一阵漆黑，觉得自己的身子慢慢地沉入地狱又飞一般升上来，一时间地位、名声、前途统统成了风中飘摇的残烛，没有一点重新燃烧的迹象。老郑头都要炸了，脑子像被搅成了一腔混沌粘稠的物质，再没有运转的可能。有心破口大骂，无奈人家自称为“猪狗不如之败类”，自己也想不出更为文雅的恶毒字眼，所以急也急不得，骂也骂不得，拿着遥控器的手不由自主地上下抖动，似乎全部急速的思维过程都改由手来进行。老郑明白自己之所以常常不怒而威的秘诀在于怒在心内而不发于外，一旦外露则好比爆发过的火山，人人都敢近而渎玩之。于是强迫自己堵住火气，退出录像带来恨不能踩个粉碎。左思右想，既找不到一个地方足以秘密保藏，又想不出一个方法干净地销毁，反倒觉得所有的人都看过这盘“001”号录像带。若是如此，那002、003号以至更多呢？岂不是人人皆得而观之？想想想着，老郑脸上的皱纹往外丝丝地冒白气，青筋一条条爆起宛如粗大的蚯蚓。钱是万万给不得的，谁知道这小子安的是什么心，有了第一笔，就会有第二笔，但若不给，又无法与之联系。若拖延时间，事情闹大就不好收拾。务必有一个万全之策，找人帮忙看来是免不了的，但人要越少越好，知道的多了这一番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无奈造物主是公平的，给了此便不再给彼。世上万全的主意太少，双赢的更不多见，化祸事于无形之中又神不

知鬼不觉恐怕只有孙猴子办得到，老郑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想来想去，纷纷然一地碎头发似的毫无头绪。只感到那个无形中不断在缩小的绳索的长度已和脖子的周长相吻合，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即便不判个无期，十年二十年也罢，七年八年也罢，倘还能出来，路人指指点点就能把自己羞死。要真如此，倒不如趁早了断，死了干净。老郑英雄气短，绞尽脑汁无法想出一个自我挽救的办法，于是连自我安慰的勇气都没有，方才明白苏军攻占柏林时希特勒为什么自杀，眼睁睁看着是死路一条，连一条自救的法子都找不到，除了等死，别无它路。此时此刻老郑心里真应了高中语文教科书里那个不多见的精彩句子：一种浓黑的悲凉。



第十四章

段松的日记

×月×日

今天晚上，又没有看几页书。本来可以好好学习的，都是周围的人影响我，怕我学得好。哼，他们都记着我是进校时的第四名呢！想影响我，又怕被我看出来，故意咳嗽，故意把书本翻得哗啦啦乱响，以为这就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其实他们这鬼把戏我岂能看不出来！

看那沐金，和鲁队坐在一块，心里得意了吧？我偏偏不许你这么高兴。不知你怎么和周洋勾搭好让我不坐到你身边，你就以为我不能怎么着你了？哼，我看你是想错了！我故意走到他身边，和别人说笑，看你还高兴不高兴了！

×月×日

现在沐金完完全全是我的死对头了，看看他

那一副冷笑的样子，以为我怕他呢！今天早上我一进教室，就发现他正往地上吐唾沫，为什么早不吐晚不吐偏偏在我进去的时候吐呢？明明是向我挑战！他以为这样就行了？我岂能饶了他。早自习下课的时候，我特意跑到他面前，当着许多人往前边吐了一口唾沫，真开心！哼，我不用回头就知道他一定是害怕得颤抖起来。

好像不止沐金一个，所有的人吐唾沫的次数都多了起来。肯定有人在背后捣鬼，是谁？还用想么，一定是周达那个小子！都快毕业了，都快高考了，还不肯死心，不知他究竟要折腾到什么时候！我是早就不在乎了，算什么呢？不就是个班长么？

×月×日

全都是那个周达！我算是知道他们的方法了，就是千方百计地影响我，让我分心，让我无法专心致志地学习，让我考不上大学！想害我，又怕我，不肯直接来破坏我的学习情绪，也不敢。于是就想出来这么个自以为是的主意来。可恨的是他那一帮爪牙，不知得了他什么好处，这么地为他卖命！特别是沐金，可怜他还是我的前任同桌呢！现在如此地吃里扒外，对我下起手来了。

不等我翻开课本，咳嗽声、吐唾沫声就此起

彼伏，像青蛙一样呱呱乱叫。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情景，现在我静下心来想，他们的鬼心思就昭然若揭了。原来所有的人都想害我，都不放过我，好，我也不会放过你们，一个都不放过！

沐 森

本省常抓不懈的工作目标是“一高二平三稳定”，是说“人均 GNP 提高，人口增长率放平，保持社会稳定”。被下级干部融会贯通成了酒令——将烟盒竖起，喝的是“一高”；烟盒侧放，喝的是“二平”；烟盒平躺，喝的是“三稳定”。沐森昨天晚上的“革命小酒”就喝得有些过头，虽不至于醉倒，却也有飘飘然的感觉。同行的人都说沐主任把握得恰到好处，比一喝就醉的“易拉罐”强得多。沐森笑道这好比处理问题，得高度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

今天早上到了办公室，准备关门打狗好好补补觉。刚把茶沏上，传达室老王进来送报刊和信件，信访办的检举信用文件袋另装着，厚厚得让人心里痒痒，幻想着要全是钱就好了。沐森喝口茶，仍然觉得喉咙生疼，好像有人拿烙铁烙过一般。报纸是全天最重要的消遣，万万不可马虎过去，等休息好再说。拆开文件袋，以为又是一大堆的检

举信，谁知只有一封。检举信不比高考作文限定字数和时间，有多少就可以写多少——只要不把看信的弄得不耐烦。沐森的精神被这意外的事情弄得回光返照，索性拿过来细看，只见信封上写着：

市信访办沐森主任亲收

那“亲”字上还圈着个圆圈，以示提醒。最特别的是那一行字是用毛笔隶书写的，显得很古朴。遥远的东西反倒让人感觉很亲切，就像楼兰女尸一样激发人的兴趣。沐森撕开信封，抽出厚厚的一叠信，足有二十多页，密密麻麻的全是钢笔隶书。隶书据说是秦始皇的奴隶们开发研制的，自然把一腔反抗的怒火藏在间架结构里，历来是用来写状纸的最佳选择。但如今肯老老实实练字的人少得像真正自愿去献血的群众，猛地见到一个，大有想感慨一番的冲动。

信的开头既没有“尊敬的”之类违心的客套，也没有仇视意味甚浓的字眼，好比剥去蛋壳的鸡蛋般一清二白。清汤挂面历来不被大多数人喜欢，却不见得讨不了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一小撮人的欢心。沐森又抿了口茶，细细把玩起那信来。

检举信全文如下：

市纪检委信访办沐森同志：

作为一名有着 20 年党龄的党员，82 年的大

专毕业生，向市信访办写出这样一封检举信，的确让人踌躇。我现在在本市一家国企的宣传科工作，职务为科级；我爱人是这家国企计财科的科员，收入不多但也够温饱。有一女儿，今年 15 岁，马上就要升入高中。由于是独生女，不想送到县里高中去吃苦，就一心想考进本市的沙川高中。持续了好几年的“预备招生”今年还在继续，并且名额扩大到 150 名，而据我了解，沙川高中每年招生人数也就是 300 而已，这样说剩下的 150 个名额会有 100 个是自费生，并且沙川高中快慢班分开教学是个公开的内幕，如果不能在这个考试里进入沙川高中，无异于自动放弃了上大学的希望，我正是出于这个考虑，给女儿报了名，参加了他们自己组织的考试。

一周后我们领到了分数，距沙川高中自定分数线仅差 0.5 分。分数下来的时候，我们家如同天崩地裂，一家三口成天不说一句话，才 15 岁的女儿整日以泪洗面，学也不去上了。我这个当爸爸的只恨自己除了闲下来的时候舞文弄墨的本事有，巴结上级勾搭权贵的能耐一点儿也没有学会。我们先去学校查卷子，一科 20 元，查下来 100 块钱，人家老师板着脸说“经查无误”，我们家长都是连卷子的影子都没碰到。100 块钱算是白白打了水漂。

想让女儿回初中复习一年再考，但女儿死活

不愿再回到初中，宁愿上个一般的高中也不想复读。我们知道进了一般高中想考大学门都没有。我们这一批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想吃的时候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想学的时候碰上了“文革”，想干的时候遇上了市场疲软，想提的时候遇上了抓大放小，真是无可奈何。我和我爱人最大的愿望就是亲手把女儿送进大学，这在我们心里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只好一边让女儿继续复习，准备全省统一的中招（虽然我们知道这对进沙川高中来说已毫无意义）；一边顶着毒日，丧家之犬一样来回地“跑”。我今年快五十岁了，自谓从政20多年来，从来没有“跑”过什么，这次为了女儿，我什么都不顾忌了，到处说好话，见人赔笑脸，自以为脸面都丢尽了，还是巴掌大个希望都看不到。眼看着家不成家、人不成人了，我只好厚着脸皮到沙川高中去找哪怕只有过一点交往的人，老师也好，领导也好，甚至是校工我都陪着笑脸装孙子说好话。

但是一切仍然是毫无起色，我从沙川高中报名处的值班老师那里听到，剩下的150个招生名额中，有100个是自费生，50个统招生，但将与提前录取的学生分开编班。这150个学生可以预先交报名费，数目为5000元，若考不上，报名费概不退还；若考上，再补交7000到10000元的后续费用。到我们去的那一天为止，已报了

132个人，为了不至于连最后的一点希望都没有，我咬咬牙把给女儿上大学置下的钱取出来交了上去，好歹算是留了个退路。

在交费的时候，无意中见到我年轻插队时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干个体户，本想给他女儿也买个上学的座位，可他女儿死活不想再上学，干脆跟着她爸打工挣钱了，他问了问我情况，表示很同情，说到无奈处，他还真动了感情。他说你们两口子就这么认了？也不去想想门路？我说两条腿都跑细了，嘴也磨破了，连人家的屁都闻不到一个。他听我说完，不由笑我说，你真是有病乱投医，这考试是人家沙川高中自己搞的，你跑别的地方还不是城东失火你往城西跑，还是往学校几个管事的家里多坐坐有用。

我苦笑说这几天连沙川高中把大门的老头都神气得赛过张飞，连正眼都不瞅你，我还能找谁去？他却说你还是去找找吧！一回生两回熟。要不你再好好合计合计，一年招350个人，提前进了150人，这剩下的200人倒又有100人是自费，干干净净坐收二三百万，还有100最少也得拿个万二八千的，是你一个小科员掏得起的？话说回来了，闺女的分又不低，就咋不会想想也找个熟人，照顾一下把小孩圈进去？我说那咋可能？学生家长都知道预备生只招150个，哪能有圈进去的？他冷笑着说你这20多年机关算白坐了，

哪一年学校不是说只招 150 个？可你去看看，人家哪个班规规矩矩只有 50 个孩子？每个班都多出好几个，你都不会想想那是咋回事？还不都是开后门进去的？再说为啥成绩分数线都出来一周多了，大红榜咋没贴出来？为啥？人家校长主任坐在家里敞开着大门等你哩！别人都快把门坎踢破了，你傻乎乎地还在这儿发愁哩！

我叹气说这 20 多年，从没有像这一周这么低三下四，劲算白费了，可沙川高中的一尊又一尊神仙我连一个都不认识，请神不易啊！他说那样吧，我不忍看老弟和弟妹为难成这样，我就明说，我本来有个关系，在沙川高中校办当主任，是酒场上认识的，一来二去，我觉得以后用得着，逢年过节不忘送点礼去看看他，这一次本想让他给你侄女安排个板凳坐坐，唉，谁知你侄女是生成的狗肉上不了桌，一提上学就吵就闹，图个省心我就让她跟着我算个账啊啥哩，那个关系一直没用。其实我刚才就注意到你了，现在跟你说了两句知道了闺女的情况我也心疼啊，干脆明天我陪你去找找吧！不过请神不易，送神就更难，你可得有破费的心理准备，我忙说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心里真是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

第二天和老朋友一块去了那位主任家，主任姓老杨，和我的朋友果然关系不错，寒暄几句，

切入正题，老杨主任面无表情地“嗯嗯”着，最后沉默了好一会才说孩子的事，确实很值得惋惜，不过像这样差半分的还有9个。那9个中有市优干，有市三好学生，有竞赛得奖的，而你的孩子什么辅助条件都没有，能摆到桌面上的干货不多，事情不大好办……不过，既然老王都亲口说了，我也不好一口回绝了，没办法，考分在那摆着哩！那样吧！我去跟招生的同志联系一下，现在招生的人员还在沙川宾馆集中，只要他们愿意，一块儿坐坐，聚一聚，啊，这成功的希望就多了一点儿。不过，个人稍微招待一下，没问题吧？我忙说，没问题，没问题。

来的这几天，我们全家连饭都懒得做了，整天瞅着个电话，女儿的压力大得昏倒了两次。到了第四天头上，几乎都没有指望了，老杨主任有电话来，说好不容易说动了亲自管招生的校长郑金铜，同意晚上聚一聚，地点就在市郊的皇宇餐饮娱乐城。我知道皇宇里面一块地毯都值我们厂几个职工一个月的薪水，但为了孩子，也豁出去了。和爱人商量了半天，害怕钱带少了尴尬，就把银行里没到期的一笔存款取了一万出来，带在身上，家里还留了两千以备急用。去沙川宾馆接了几个神仙，就一起去了皇宇娱乐城。

杨主任在内一共请的是五个人，全是男的，职务最高的就是郑校长，还有三个女老师没来。

老杨主任说这个事你看着办，这几位领导的夫人和那几位女老师一共7位，不表示一下过意不去吧？我忙说那好那好，你看送点什么好？老杨说天热了，一个人送一件梦特娇冰丝短袖衫吧！也不贵，7件也就是两三千块钱。我说哪能是7位啊，尊夫人也不能少的。于是在路上，我俩中途下车去川亚购物中心买了八件，共三千出头，我付钱时候差一点犯心脏病。这是我们一家节衣缩食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国企的效益沐主任你也了解，我们两口子一个月也就是一千多块的进项。我爱人平时连知道有这么贵的衣服都不知道，见都没见过，摸是更没有摸过，这一下买了八件全送了人了。

皇宇餐饮娱乐城，天还没有黑透。我们一行六人进了包房，老杨给我介绍了半天，在场的有沙川高中校长郑金铜，政教主任张肃荣，教务副主任付华，还有两个老师，一个姓赵，一个姓钱。小姐不一会儿开始上菜，无非是生猛海鲜，山珍海味，宴是流水宴，菜吃不到一半便撤下去换新的，光是凉菜就上了十盘，时令水果更是不计其数。众人开始吃喝，有些海鲜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看他们吃都看傻了眼，特别是听说什么腥不拉及的东西一两就一百多块，更是让我心里堵得慌，一点也吃不下。吃喝了二三个小时，众人都半醉了，老杨给我说结账吧！时候不

早了，我去收银台，小姐说花了两千二，我心里格登了一下，带了八千块钱转眼一半多就没有了。苦笑了一阵，掏出钱来付账，连发票都懒得要。那小姐悄悄对我说，这拨人这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来，每次都不是自己掏腰包，每次请客的人都不同，并且大多都没开发票。我这才明白招生组的人是忙得很啊，怪不得等了四天才答应坐坐，感情是天天排今天才轮到我呀。回到包间，问老杨还有节目没有？老杨说当然有，然后大声说：诸位，舞林高手请上二楼舞厅，大展身手的时刻到了！于是一拨人忽拉拉上了二楼。离开包间时，小姐来收拾桌子，把一盘盘的菜哗啦啦全倒进了黑乎乎的垃圾袋，可能是习惯，一点也不心疼。我算了算，至少有 600 块钱的菜没有动，并且将近一多半的菜还几乎保持原样。

一行人开进舞厅，果然是熟悉得很。一群小姐早已上来围着，老杨指挥着一个人分了一个搂着去黑暗处了，我一辈子正派惯了，受不了这个，老杨暗示我快进场，我说不习惯这个，还是免了吧，老杨说你算了吧！这都是街面上有头有脸的人，还不计较，你是迂个什么？我只好指了一个女孩，那女孩坐到我身边，见我并不去跳舞，就问是不是第一次来，我说是，她便说是为了自己孩子的事？我一惊，话都说不囫囵。那女孩倒是看得很开，对我说她也是沙川高中的学

生，去年才毕业，因为是普通班的，没考上大学，索性到这儿来了。她说来的那几个她都认识，别看在学校里义正辞严地有模有样，到这儿一来还不个个都原形毕露了？这一段时间大概又是他们招生了吧！几乎天天来，她们这班小姐他们一个个都叫得出名字来，可就是没有一个人认得出我来。她还看得出我是个平时一门不出三门不迈的人，要不是为了孩子，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正说着，老杨又回来埋怨我为什么不下场？还说既然来了，就别清高，该玩就玩，该乐就乐，千万别因小失大，惹得几位大神不悦，反而耽误了正事，钱就算白花了。我只好借口去洗手间，抽了几支烟回来，见舞场里已经没有了诸人，又没有在放东西的座位那里。剩下那个女孩还在喝酒，我只好坐过去，她说领导们都去那边包厢了，黑咕隆咚天知道在干什么。她还说，看吧！他们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你，楼上桑拿浴，是他们每次非去不可的，你剩下多少钱？不够赶快让人送来，不然你这一宿算白忙活了。我听了虽然吃惊，却还有些侥幸，已经花了好几千，怎么着也该让他们满意了吧？就说得多少钱啊，我还剩两千多，不知够不够。小姐冷笑说差不多，应该还剩个回家的车费。我吓了一跳，正要细问，那小姐又说：上不了沙川高中的重点班，还

真不如去上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去，学个专业也比我这样的浑身上下一点儿实用的技术都没有，只好吃青春饭。说完就唉声叹气，也不好再问。

我觉得自己已经被逼上了梁山，连一点点退回去的路都没有了。苦熬了两三个钟点，几位大爷跳也跳够了，喝也喝足了，时间已是半夜 12 点多。老杨过来对我说，好啦好啦，领导们潇洒够了，也该放松放松了。于是我去收银台结账，光饮料水果就是四五百块，还得给小姐们小费每个人 88 块，直接在账上扣下了。在舞厅门口，老杨堵着我说：“老王交待时要我把工作做到，我可都给你点到了。说实话，生猛海鲜，山珍海味，美酒小姐，这班人谁没见过？谁见过得少？人家都不在乎。你这种请法，最多是水过地皮干，有什么用？到时候，人家嘴巴一抹，‘对不住，上头有规定，下头有群众，这事违反政策，我们做不了’，尽力了办不成，你能说个啥？一大捧黄连自己慢慢嚼着品吧！再说，请客吃饭跳舞，是你托我厚了脸皮请人家的，这是周瑜打黄盖打了你就挨的事，两相情愿，你还能去哪儿告状去？这种事，我算看透了，你要不给他们来点刺激的过瘾的给他们留下点难忘的印象，只是仨核桃俩枣的温吞水，一切都白搭！他们桑拿倒是没少洗，据我所知的都是 100 元一位的，那 100

和 300 的有什么不同，100 的是自己蒸蒸自己出来喘气儿，300 的呢？蒸过了，有小姐过来给按摩，你这老兄是聪明人，还要我多说么？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一竹竿打在七寸上，再毒的蛇也得玩儿完！吃了我的，喝了我的，供你跳，供你玩，到时候不给我办能行？毛主席说了‘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谁怕谁’就是得玩一手绝的！农民起义的头儿们谁情愿背个贼皮啊？这不是逼的吗？你就是得往供养土地爷的分上供养他们，那才能有求必应哩！不过，话说回来，孩子是你自己的，我可把话都敲明了，办不办，还得你自己拿主意。”

我这次算大开了眼界，枉我比他大五岁以上。可现如今我连孩子上个学都得来这一套素来不齿的东西。原来闹了半天我这半个晚上供他们吃喝玩乐还没有打到 7 寸上，连一点深刻的印象都没留下来。事到如今，我也无话可说，我想起了刚才那个小姐的话，上不了沙川高中的重点班就算完了，我怎么能让女儿落到这个地步。为了不半途而废，我去了桑拿浴的收银台，数了 1800 元，付过去，小姐拿出六块牌子扔过来。一个牌子 300 元，我捧着牌子，一个牌子是我们厂一个工人一月的生活费，一个牌子可以养活一家人。我像捧了一块火碳一样站着，老杨领着几个人过来了，老练地一人拿了一个牌子，我有心

退一个，却又怕他们不尽兴，于是只好过去。

搓过之后，每个人拿出自己的牌换上浴衣，若无其事地按着牌子上的号找到了自己的按摩小姐，乖乖地成双成对地走进包间按摩室。按摩室很小，仅有 50 平方米的样子，那小姐说老板别不好意思，想叫她做什么，尽管随意说，她什么都可以做，保证老板你满意。其实我没进包间之前，已经有了这些疑惑，这下子水落石出了，我算是明白了什么叫 300 元一位。我坐在那里想着隔壁的老杨、校长几个人正在腾云驾雾一般，不由得恶从胆边生，怒从心头起，这群混账乌龟王八蛋！一个个看似人模狗样的，暗地里做过不知多少让人恶心令人不齿的事，就这样的校长，这样的老师，居然能掌管一个全省的重点高中，并且有那么多痴心的家长把儿子女儿一窝蜂似地往里送，还一个比一个虔诚！我们没有错，子女也没有错，这几位大爷那么自由自在，当然也不会认为自己有错，可这里也真的没有一点的不对么？这简直是欺世盗名，误人子弟，我真想把他们一个个都揪出来，带到沙川高中大门口拴在树上让人人都看着这群披了人皮的鬼！

简单地说吧，凌晨五点多时，我们出了皇宇娱乐城大门，张笑着说没问题，只差了半分，平时成绩不错嘛！发挥不正常而已，下周四发榜，发榜前别放出风去了。其余人也都讳莫如深地笑

着说再见，似乎他们一晚上不是在享乐，而是一本正经地在研究问题。

到发榜那天，我和妻子女儿一起去看，那榜上工工整整标着 150 个名字，却没有我女儿，我们一家三口当时就傻了，太阳底下站着一大群人，人人都兴高采烈，我脑子一片空白，女儿也吓坏。就在这时，才有一个人出来贴了另外一份通知，告知以下 10 位家长去校办找杨主任，有重要的事通知，其中就有我。我忧心忡忡地进了办公室，老杨坐在那儿，好像和屋里另外 9 个人都很熟，寒暄一阵后，老杨说有个情况大家得先有个心理准备，你们这几位的孩子都是初中里的尖子生，因种种情况呢没有在预备考试中考出好成绩，那也好，给孩子一个教训嘛，受些挫折没有什么坏处，大家的情况经过招生小组的认真研究和讨论，都已报到郑校长那里，很快会批下来。至于分班问题要和大家讲明，今年按规定招了 150 人，三个班，将来高二按理二文一的比例分科，一班正好 50 个人，那么要把你们这十个孩子插进去，有些操作上的困难呐！郑校长也考虑过了，你们下去可以到班里看看吗！一个班，也就放得下 50 张课桌，那是固定在地板上的，没法动，一人一个，加人就得加桌子，可这空间本来就小，怎么办呢？有困难，好在学校正在搞基建，新大楼上半年就交付使用，到时候就全部

搬过去，但是现在大家也看到了，有两幢楼工程已经停下来了，学校也没有钱啊！所以呢，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每个孩子来报到时，带上基建费两万元，这钱学校只是借，毕业时原款退还，还按活期利息算，好吧，后天报到，希望大家把钱带来，都没问题吧？

在座的十位家长神色各异，面面相觑。说实话，两万块钱，对任何一个工薪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字，特别是对我家这样工薪阶层中偏下的家庭，已经为女儿的事花了8000元，再一把手拿出两万来，确实很不容易，简直是雪上加霜，回到家，我和妻子抱头痛哭了一场，然后东挪西借，凑了两万。我一辈子从没借过人家一分钱，这一回，什么原则都扔了，只差没有借高利贷了。孩子报名时，我一把手交了两万，学校连个收据都没开，只是说已经记录在档案里了，到毕业时退回。别的家长也都很不满意，但敢怒不敢言，孩子能不能进重点班，不就是靠这两万？若是一言不慎惹得学校不悦，冷起脸孔说你的孩子条件不符，以往的努力就统统白费了！

终于到了孩子进班，说是位置已经安排好。我们家长不好进去，远远地看着孩子们进了班，而且打了上课铃，便一颗心放进肚里，总算把孩子送进重点班了，总算了了一桩心愿。回到家里，做了一桌好吃的，等上高中的女儿回来好好

地吃上一顿。但女儿回来之后，便一头扎进房里，哭声不断，我和妻子很吃惊，问了她半天才说，原来教室里的座位确实紧张，新加进的两个人只好坐到长方形讲桌的两端，一左一右，女儿的位置又恰好堵住了门口，上课时因为挡住了后面的同学，便有人小声说是花钱加进来的，还这么嚣张。下课了有人进出，她只好让开，独自站到一边，等上课时再进教室。一天下来，连原来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的同学都不愿再理她，并且人人都知道她是花钱进来的。现在孩子上学已经一月多了，根本无法安下心来学习，整天恍恍惚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再这样下去，非把孩子逼疯不可。无奈之下，我们动了退学的念头，请客吃饭那 8000 块钱，只当买个教训算了，可那暂借给沙川高中的两万，我们想要回来。但找老杨，老杨反说那两万不是基建费而是入学保证金，防止中途退学的，不到三年毕业，一个子儿也不退。可我到教委、计委询问，根本就没有这种规定，再去找老杨，老杨干脆闭门不见。再想起当初，蒙羞受辱地自己掏钱供他们吃喝玩乐，到头来落得这么个下场。我和妻子均是父母早亡，也无兄弟姐妹牵挂，惟一的女儿要是有个好歹，我们便三口一起自杀，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我带女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神经极度衰弱，已不适合再上学，并愿出具休

学证明。我们又找到老杨，老杨说即使因病休学也一律不再全额退还保证金。这是什么王法？还有没有天理？

沙川高中为什么这么嚣张？就是因为它每年都能送出几个名牌大学的学生，市里领导的子女也有不少在这里，但是，这里的黑幕究竟有多少？我父亲当年的一个老战友，现在是沙川高中的退休老师，据他透露，沙川高中至少以下几个疑团：

1. 每年自费生所交费用并未全部上交市财政，差额那里去了？

2. 基建项目投资与预算严重不符，追加数目投资巨大。

3. 教学楼为什么要用玻璃全封闭？不透空气，根本不适合青少年健康。并且为什么把工程包给校长的亲侄子？

4. 每年自费生收费从一万五到三万不等，并无具体标准，全凭校长郑金铜一人说了算，这其中有没有不可靠人的秘密？

5. 每年新分大学生住在筒子楼集体大宿舍，五年以上才有机会分房，而沙川高中中层以上领导几乎都有两套住房，原因是什么？

6. 沙川高中现在共有公费手机 12 部，每月花费将近 4000 元；但退休教职工，去年的医药费报销问题至今未能解决；长达十几年没有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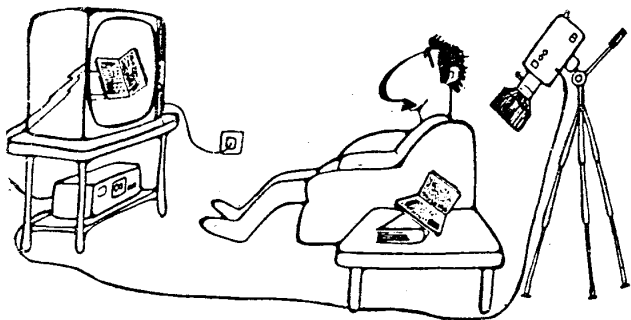
教工活动室，原因是什么？

作为一名有着 2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20 多年来，第一次行使监督举报的权力，我在检举信中提到的沙川高中领导全是党员，对于党内出现了这么多让人忍无可忍的事情，我的良心使我不能不拿起笔。坦白地说，我的确犯了错误并且是不可饶恕的，我宁愿为了这个错误和他们一起受到党纪处分，也不愿他们这种衣冠楚楚的阎王小鬼再嚣张下去，再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健康成长。

此致

敬礼

一位 20 年党龄的党员谨上



现场直播

第十五章

罗 艳

第一节原是周洋的课，看来她有事是来不了了，尽管如此，不少人还是拿出了以前的习题来看。政治上学得好的学生少得像沙漠里的植物，罗艳的政治学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但大凡得道的人脾气都不小，不少人问罗艳问题时，都吃过或大或小的苦头。比如某次沐金问她一个必考的选择题道：“罗艳，这道题选不选 A 项呢？”

“为什么要选 A 项呢？”

他一时语塞，沉吟一会道：“这不是某某某某原理决定的么？”

“那你再看看原理内容吧！”

沐金果真翻书看了看，仍是不解：“书上说的就是这样子啊！”

“是么？那也许是我记错了。那就选 A 吧！”

沐金以为答案果真是 A，自以为可算捞了一笔，大有斯塔尔夫莱温斯基招供的快乐。于是考试时不假思索的

填了 A。试卷发下来才发现错了，大为吃惊。再看看罗艳的卷子，赫然选的是 C，马上兴起讨伐之师道：“你怎么可以骗我呢？”

“我开始也是以为是 A 项，后来仔细看了看，觉得 C 更好一些，就选了它。当时正考试，也没有办法对你说，嘻嘻，不好意思。”

“我——Kao，I 服了 you！”

连沐金都感到无话可说，别人更是知难而退。玫瑰虽有刺，却可以让人闻到些许花香；罗艳仿佛狼牙棒，除了钉还是钉。开始还有人抱着打磨的企图，后来一一被敲得头破血流，因而无人肯再试。三年下来她也倒是落得个清静，然男生清静还可以自诩为陶潜姜子牙之流，女孩清静就只有向尼姑靠拢。

林思却看不起尼姑这个似乎很没有前途的职业，处处与之唱反调。刚才就打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大喷嚏，把教室震得嗡嗡乱响。罗艳正研究某类政治大题的答题技巧，满腹的收获未来得及装仓，被这声巨响弄得灰飞烟灭。煮熟的鸭子飞了。罗艳越想越气，仿佛门捷列夫正做关于元素周期表的梦，不小心被打断了，使得人类文明倒退了若干年。罗艳愤懑地把书放在桌子上，本想用十成功力，临时又记起林思平常的好处，减少了三成；落到一半时，考虑到自己是团支书，出于维护形象又减少了三成；将要落定的时刻慈悲为怀的习惯作祟，又减去了三成。最后落在桌面上是仅剩下一成力量，显得平淡无奇，一点震慑的效果都出不来。

罗艳无奈，暗暗感叹自己的心越来越软。记得刚上高中时女孩之间以看琼瑶小说和电影为荣，看了之后一来算是反抗了老师家长的枷锁，二来也对温柔性格的养成大有好处。她于是买了不少书和影碟来看，结果大受影响的却是罗母。前几天罗母难得地回家了一趟，提议陪女儿看碟子，罗艳就随便拿了一盘，放出来却是林青霞和“二秦”的老片。看着看着，罗艳就到梦乡里找江雁容去了。醒来却见罗母在呜呜咽咽，电视上也不知换了什么片子，只听见不是秦汉就是秦祥林在痛苦地说：

我曾说过要爱你一生一世，而在这一刻我也是爱你的，但是和你在一起，我爱得很辛苦，快要被你逼得透不过气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但感到不快乐，是不是很矛盾呢？我相信爱一个人不是要拥有这句话。所以我希望你得到真正的幸福，因此，我觉得我们还是分手好了……

罗艳不知道这段话究竟有多煽情，倒觉得要是真的有男生用它来分手，肯老老实实听完的女孩恐怕不多，琼瑶也早把失恋女孩由含泪倾听改成了端水就泼，要是在三十年前，这段话说说不定还能有些作用。罗母惊诧于女儿的无动于衷，偷偷跑去咨询了某挂牌的心理医生。那医生本是治痔疮的高手，从报纸上看到心理医生在国外颇为风行，想想肛门和心脏距离不远，就大模大样地挂起了招牌。碰巧那天大夫不在，由好友胡言代为坐诊，见了罗母

一通狂侃说得飞沙走石日月无光，最后总结为一句话：吃饭前，不要跑；吃饭后，不要跳；早睡早起心情好。把罗母佩服得视其若天人，乖乖送上百元大钞一张。胡言见钱来得如此容易，庆幸找到了一个这么容易骗人的行当，恨不得立即拉着乱雨改行作心理咨询。

眼看就要下课，计划却没有完成，好比复仇的侠客努力了半天，发现仇人一个都没有杀死。心里的怨气不由得死灰复燃，偷偷扭头看着林思，回忆起她那个捣乱的喷嚏，只觉得一肚子的不满燃烧到了喉咙，张嘴吐出来却成了软绵绵的烤白薯：“你——不是感冒了吧？”

林思没想到自己的喷嚏居然惊动了罗艳，不好意思道：“噢，嗯，嘻嘻，大概有一些吧！不过我已经吃过了药，不会传染的。”

这么一说，倒显得罗艳不近人情了，忙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铃声打断了她的话，林思吐出舌头笑了笑，罗艳也只好笑笑。第一节课与第二节课是约定俗成的休息时间，教室里呼啦拉躺倒一大片，仿佛割了未收拢的麦子。极少数不瞌睡的是已经在课堂上解决问题的，都识相的出去溜达了，故而教室里安静得好像有人当众接吻。罗艳动了动下巴，打了个半遮半掩的哈欠。这几天来她几乎每晚坐到11点多，早上五点半起床，一天睡眠不超过七个小时。自觉憔悴了不少，如同吕布大醉之后揽镜惊叹道：“吾失形矣！”但憔悴归憔悴，总好比脸上的雀斑，能遮住多少算多少，让别人看出来总是尴尬。很少有学生愿意摆明自

己的成绩是从勤奋中得来，起早床开夜车就意味着先飞，而先飞的总是笨鸟。孰料她的掩饰是梁山泊的军师——吴用，如同窟窿越补越大，时间长了，谁都看得出她爱开夜车。一次林思开玩笑道：“昨天晚上又熬到几点？”罗艳想分辩，一张嘴，居然是个奇大无比的哈欠，全露馅了。

第二节课仍是政治，周洋还是没来，玩过笑过的学生们已觉胜利的空虚，不约而同看起书来，似乎刚才只是给疯狂运转的机器抹点儿润滑油。教室刚刚要安静下来，高华明飘然而至。底下一片抗议声道：“不是历史课！”潜台词是“高老师出去！”老高笑眯眯道：“大家别着急，今天你们周老师——”故意留下了一个想象的时间。按伊瑟尔的说法是召唤结构，召唤着在座的将大喜或大灾填充到周洋的生活里去。脸上纷纷流露出急切的神色。老高悠然道：“有病请假了。”一片“噫——”的响声，不知是放心还是失望。

上午四节课，高明华一个人谋杀了三节，台下学生们听得俯首帖耳。中午放学，一个个睁着从半坡那里刚回来的眼出门回家，罗艳看着一道政治题皱着眉头，读了一遍又一遍。旁边林思打着夸张的哈欠笑道：“还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过不去啊，至于吗？饭都不吃了？”罗艳伸了个懒腰道：“中午我家没人，路又远，懒得回去，一会我妈送饭过来。”林思捂着嘴掩盖着另一个哈欠道：“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好睡眠。这天睡觉再爽不过了，家里躺着空调一开，神仙般的生活，不比这儿强多了？”罗艳有些不耐烦，撑着笑意道：“是吗？有这么舒服吗？我倒没

注意。”林思听了这有些不对题的话，自觉没趣，犹如一个兜售失败的推销员，悻悻而去。

天很热，好像要把人也蒸发了，弄得罗艳一点胃口也没有。孤零零地坐在教室里。窗外昨天晚上没给雨淋死的蝉们活跃起来，叫得格外响亮。太阳也睡足了懒觉，露出半个脸来。空气本来就潮，加上一晒，到处都是湿热的感觉，粘粘地让人心烦。看看四周无人，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历史参考资料，爱惜地抚摸一下封面，像考古专家拂去文物上面的灰尘。这本资料千年之后或许是一件宝贝，好比现在从敦煌的夹壁里挖出来的佛经，但现在充其量是本翻印的习题集。纸质相当差劲，与薄如蝉翼相差无几；字迹也是一块清楚一块模糊，看起来相当费劲。

罗艳倒是考古学家的眼光，对这本资料爱不释手，只恨自己早生了十个世纪。这本书是辗转千里从湖北远道而来的，是一些升学率像那里的长江水位一样高的“名校”内部交流的习题。据说本校为弄到这本资料，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像是进行“阿波罗登月计划”般艰难。由于印数有限，又是“TOP SECRET”，恨不能写上“传阅范围：年级前五名”。周洋把这份资料神神秘秘地给她时，表情竭力显示出随意，脸上的肌肉紧张得拧成一条一条的，最后躲躲闪闪道：“资料有限，就不要让别的同学看了，明白吗？”罗艳何等聪明自然心照不宣，如获至宝地专拣没人的时候看。

教室外一阵车喇叭，她抬头一看，认出是罗母的车，便迎出去。车门开处下来的是罗母的秘书丁小姐，说严总

中午有急事走不开，让她给罗艳送来午饭。罗艳的失望之情在脸上表露无遗，丁小姐一阵尴尬道：“小艳，你妈说晚上一定回家给你做宵夜，快吃吧！搁久了菜就不好吃了。”罗艳无奈，提着饭盒走进班。丁小姐和车就站在外边等着，饭盒是饭店的，待会儿还得送回去。午饭三菜一汤，一荤两素，完全是那个什么胡言、乱雨心理咨询中心定的菜谱。罗艳举着筷子在盘里开矿似地发掘了半天，勉强把饭菜拨乱了一些，做出吃过的样子，就放回饭盒。丁小姐自然替她的严总抱屈，又不敢多话，匆匆上车走了。罗艳一个人回到座位，越想越委屈，伤心的理由像核潜艇的零部件一样多而复杂，拼命忍着眼泪像严防死守长江洪水。但她马上发现自己的堤防其实不堪一击，不一会眼泪喷涌而出，顺着脸颊扑簇簇落下，在桌子上溅成小小的一个圈。

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直到有人进教室，罗艳才仰起头，微红的眼圈招牌一样地挂在脸上，让人一目了然，幸好那个男生并没有注意。罗艳到教工休息室边的水房洗了脸，墙上镜子里的自己像是古代平话小说里被包办了婚姻而寻死觅活的大小姐，只差身边没有个勇敢果断的丫环。她心虚地低着头回到座位上，发现那本历史复习资料不翼而飞。罗艳如同猛遭敌人迎头痛击一般，坐在位子上呆住了，热汗从全身每个毛孔里挤了出来，脸色红得好比结婚的请帖。旁边林思忙道：“找这个？我随便看了看，题出得挺不错，不过我几乎看一个错一个，太打击俺的信心了，还是不看的好。”言罢顽皮地一吐舌头，把资料递过

来，罗艳迟疑间还未去接，另有一双手伸过来，口里道：“让我也瞧瞧什么宝贝？”一把拿过去，罗艳抬头见是后排的女生李舒，不觉羞愤难当，脸又红了，直想伸直了胳膊掐住林思的脖子看她还敢不敢再翻人家的东西。林思倒无所谓，一直笑嘻嘻地，罗艳要是发火，反倒显得太小家子气，太自私了。

林思把铅笔拨得滴溜溜转，眯眯笑着问罗艳道：“罗艳，你那份题哪儿来的？我也买本去！”

罗艳恨得牙根痒痒，又不敢说出是周洋给的，只好说：“是我妈的一个同事找的，买恐怕买不到吧？”

林思一吐舌头，侧身随手在沐金桌子上翻出一本装帧印刷与罗艳一模一样的习题册笑道：“看，沐金从周洋那儿弄了一本。不过是政治题，不是很难，我都快做完了。”言罢意味深长地看了罗艳一眼，罗艳心想完了，这下露馅了！于是更加慌乱，身后李舒手里的习题册不知远征到了什么地方，大有不破楼兰誓不还之势。罗艳勉强笑道：“是吗？那可太巧了！我这本是我妈的同事找的。”说过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真是作贼心虚，重复一遍无异于自投罗网，谎言被一步步戳穿犹如衣服被一件件地剥掉，剩下一个尴尬的光身子。林思不由得微微笑，不再言语什么，只把手里沐金的习题册翻得呼啦啦直响，好比在翻阎王的生死簿。这时候罗艳的习题册不知被谁又传了回来，罗艳看着有明显折痕的书，心不由得狂跳不止，恨不得一把把它撕个粉碎。可怜的习题册宛如被人染指过的妃子，还妄图再博得陛下的宠幸，可惜万岁早已对她厌恶透顶，只差打

入十八层地狱了。

井 小 彦

近日本市所谓的数家影院正播映一部美国大片，据海报说人气可以与《泰坦尼克号》比肩，此类电影多半都是炒作。好比羊肉火锅，油腻腻的小店里一个价，端上五星级饭店桌子上又是另一个价，其实一样的货色。其实除非是苏东坡那样的美食家，一般的人吃不出来什么特别之处。那些吃了“澳洲空运牛羊肉”后大谈感受的，可笑加无聊。不幸的是井小彦办公室里充斥着此类的男男女女。

办公室近日流行的话题不离这部影片，一时取代了婚外恋、贪污受贿、个人隐私之类的传统话题。牛大姐昨天刚刚看过，今天一上班也是连连叫好，她的“好”字尾音特别重，宛如小写“a”的那个向上翘的小尾巴，调皮地挑一下。不过这调皮显得过于沉重，简直要把椅子压塌。井小彦现在已经养成了心有二用的本领，居然可以一边听，一边打字，还能抽空微笑一下显示自己的关注。

牛大姐是办公室的元老兼副主任，既有民间送的美称，又有上头给的官衔，实在算得是“齐人之福”。由于资格老，也有人叫她老牛的，越发不便于分清性别。老牛有一子名叫元宝，人人见了都说“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听得她眉欢眼笑。其实这两个成语不但她儿子用得，就是小狗小猫甚至是苗条一点的猪都用得，可见是善良的人们

有意的含糊。《围城》里的方鸿渐有两个侄子，一名阿丑，一名阿凶，都是妖怪一般的货色，相比之下那元宝也好不到哪里去。元宝今年该上初中，语文不能作文，数学不会算账，简直是中国教育界同仁的耻辱。本来是划片入学，老牛赶快把元宝的户口迁到某重点的辖区，自以为万无一失。谁料知道迁户口的不止老牛一个，结果重点无力应付如此多的学生入学。只得私下里搞了个“语数知识竞赛”，要在辖区的学生中筛选一次。这下元宝抓了瞎，只好临时突击恶补，老牛一下子憔悴成了牛老，恨不得披挂上阵替儿子捉刀。看看卷子，发现数学里的算式还会做，应用题则一塌糊涂；语文更是不知所云，替儿子写的作文被家教老师批道“胡扯八道，思维混乱，错字连篇，语句不通”。

幸好老牛还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人，就是她的弟弟。牛弟今年二十有五，刚刚由别人作枪手在成人高考里混了个大专文凭，恨不得把全国各类的大学生统统谋杀掉只剩他一个人。不知什么时候跑到省城大学转了一转，见那里的男生一狂二黄三放浪，傍晚河边颇有几个操着公鸭嗓唱校园民谣的，深以为得计，把他们当作正宗的大学生来效仿。回到家里，苦练吉他一个多月，最终一无所成，抱怨是那吉他音调总调不准，又不肯买新的，最后不了了之。又记起在省城大学里还见过早起吟诗的，觉得风雅极了，也要模仿。某天清晨准备到公园吟诵一番，临行前为壮气势，特意多加了一碗豆浆和两根油条，自我感觉良好，咳嗽都是金石之音，到了公园，选了一处人流量大的地段，随手抽出一篇《再别康桥》，饱含深情地准备开始朗诵。

不料深呼吸的一口气又多又猛，触发了多年不遇的一连串饱嗝：

轻轻的我走了，（呃）
正如我轻轻的来，（呃）
我轻轻的招手，（呃）
作别西天的云彩。（呃）

那河畔的金柳，（呃呃）
是夕阳中的新娘，（呃呃）
波光里的艳影，（呃呃）
在我的心头荡漾。（呃呃）

.....

但我不能（呃呃）放歌，（呃）
悄悄是（呃呃）别离的笙箫，（呃）
夏虫（呃呃）也为我沉默，（呃）
沉默是（呃呃）今晚的康桥！

悄悄地（呃呃）我走了，（呃呃）
正如我悄（呃）悄地来，（呃呃）
我挥一挥（呃呃）衣袖，（呃）
不（呃）带走一片（呃）云彩。（呃——
呃）

就是这样的牛弟，老牛居然替他打起了井小彦的主意。她很懂得搭配的 necessary，好比历年的春节晚会都是良莠并生，不过人家导演是为了让观众们有个上厕所的机会，她则是纯粹为了炫耀。癞蛤蟆或许有些自知之明，癞蛤蟆的姐姐却天真得够可以，以为全天下的男人无论帅气还是才气都无法与牛弟比肩，就是那点秋香的唐伯虎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婚恋的问题上别人的撺掇往往起着一言九鼎的作用，好多美事其实都是唾沫星子造成的，像武大郎夫妇的邻居“王干娘”便是个中高手。老牛越看井小彦越觉得她做自己兄弟媳妇再好不过，忍不住频频吹风。这一日老牛一番吹捧过后，力邀她一起看电影。井小彦何等聪明，对这种骗局一目了然。现在的恋爱好比提拔干部，得一步一步地来。比如说先由男生发出邀请，然后是女孩欣然应允，接着是吃饭、散步、逛商场、游公园，最后才是一起钻到电影院看看电影，进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黑咕隆咚也”的地步。当然也有青云直上的，不过此类的爱情多像贪官的提拔，上得快，下得也不慢。

老牛见她的立场甚为坚定，不由得急上心头，不忍心像林志炫唱的那样“眼睁睁看她溜走”，决心创造机会让二人见面。背地里请人算了一卦，那半仙说什么“欢喜冤家，见面就好”，还说生辰八字般配得好比原子弹上的零件，就是有心拆散都拆不成。把老牛说得心花怒放，破例给了半仙五块钱。那仙人大呼小气，她也不再多给，恨得他扬言要做法破坏这份姻缘，仿佛月下老人是他的哥们。

某日中午加班，办公室里只有老牛、小胡和井小彦。

牛胡二人曾有过节，至今没有和解，仍在磨练目光，希望有一天可以杀死对方于无形之中。加班就像吃剩饭，本来滋味就不会好，加上是别人吃过的剩饭，更是难以忍受。虽然井小彦和小胡相距遥远，但感情甚好，经常一起上下班。趁老牛出去有事，小胡跑过来向她大倒苦水，苦水刚从小胡嘴里漾溢到桌面，那边老牛进来喜滋滋道：“小彦，看我弟弟送午饭来了，你吃一点吧！”小胡见她过来，脸冰得好像冰柜的内壁，目不斜视地抽身而去。老牛大概闻出了苦水的味道，在她背后冷冷地一哼，把“妖气”统统赶跑，然后侧侧身，把牛弟捧到井小彦的眼前。

牛弟据说在某资本雄厚的公司做事，而他那身躯也跟那资本不相上下，身躯庞大然衣服紧俏，颇似油纸包不住的猪头肉。脑门奇大，应该是经过多少代的开疆拓土才形成的地盘。脸色有些苍白，一见到井小彦，又仿佛是滴在纸上的油渍，转眼间化得满脸都是晕红。胡子刚刮过的样子，像是个返老还童的老头，或是一个老气横秋的小孩，脸的前端赫然扛着一只又大又红又亮的鼻子，颈下的领结异常精神饱满，显然有过一番精心的修饰。仔细看去，和老牛的确有些相像，只不过脸上若隐若现的雀斑在右脸而非老牛式的左脸。见了井小彦，不由得咧开嘴笑起来，满嘴鲜红的牙根肉，上面隐约几颗黄黄的牙齿。

井小彦立刻明白了，恨得咬牙切齿，这姐弟俩好比一对蛤蟆趴在脚面上仰着脸微笑，虽不至于咬人，却把人恶心得够呛。那边小胡见老牛成天介滔滔不绝的弟弟，居然是这等货色，一连串的冷笑仿佛是冰箱在打喷嚏。井小彦

实在忍不住牛弟的笨拙的殷勤，假装有事跑到厕所里“呕呕”了半天才算好过了一些。

让井小彦深恶痛绝的还有一件事，就是爸爸还想让她正二八经地再拿一个财经大学的文凭，井小彦一脸怨气地说，“我也想拿可这不是异想天开么，我原来成绩就没把握，如今只顾工作哩课本上的知识早装进工资袋了，我这一辈子是没有上正规大学的希望了。”井行长笑笑说，“你只要听爸爸的，就能一手拿白领的工资一手拿正规文凭。”井小彦困惑地盯着爸爸。井行长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只小巧玲珑的呼机与几页文件说说，“你将这说明书看好，带着它进考场——”井小彦大惊失色道，“你这是作弊呀爸爸——”井行长笑着摇摇头说，“你不要大惊小怪小彦，我主要想让你受受正规大学的教育，手段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这比花钱买假文凭强多了。”井小彦说，“这要被发现了，可不是小事儿呀爸，我不敢。”井行长笑笑说，“你放心大胆地进考场就行了，一切都安排好了，只要考试那天郑金铜还在校长的位置上站着，就万无一失。”

杜 存 古

晚自习孤零零地游离于白天的正课之外，好比买电脑时商家送的鼠标垫，总给人一种占了便宜的感觉。今晚电业局通知检查线路，说是保证高考用电，其实谁不知道高考全是在大白天。老郑却不愿把晚自习搭进去，他心里清

楚无非是几个电业局的头头嘴馋而已，招呼好就是。于是通知里就把晚自习的时间提前了若干小时。

六班的黄昏派少了帮主后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散沙状，加上这几天节制诸王的东王杜存古又因为妹妹的到来，大有弃暗投明的心思，所以显得更加零散。听说今天晚上的自习提前，给了班里的男女老少不少制造骗局的机会。比如谢克兵得意地长叹一声道：“FUCK！这混蛋的学校！本来我约好了艺校的某校花共进烛光晚餐，这下可好！唉唉唉，好在那女孩对我痴心一片，否则——”连连摇头，仿佛若是换成谢霆锋，都会被那子虚乌有的美女一脚蹬到自由女神像的火炬尖上。周围的人不但听得极顺耳，而且纷纷不觉技痒的模仿。高千文说某哥们请他吃饭，地点还颇为高档，如今自然泡汤了；卢英本既长得不帅又不爱吃，自然对前两者的遗憾不屑一顾，作成熟状说他爸爸讲好今天晚上带他去见某局的头头，毕业后安排工作“还不是他一句话！”慷慨又自得的表情好像结交鸡鸣狗盗之徒的孟尝君。至于其他男友约会啦、出国的亲戚回家啦、参加某某的聚会啦之类的假话，更是多如牛毛不足挂齿。一时间沙川的骑士们和显贵们忙得不可开交，真的假的外事活动极为频繁。

但也并不是人人都醉心于这样的骗局。杜存古对女孩、饭局和工作历来没有什么兴趣。不知什么时候桌子上多了份英语试卷，分数还是老样子，“90尚不足，80颇有余”。只是作文太惨了一些，几乎每一行都有被红墨水钢笔亲吻过的痕迹；而整篇作文，语法不通得好比重感冒病

人的呼吸道，几乎可以直接作为本年度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的“短文改错”，把想考托福、GRE的野心家们难倒一大片。谢克兵把发下来的答题卡折成了纸飞机投掷出去，飞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哇”、“哇噻”以及稍稍古老一点的“呀”、“哎呀”，像歌星们把手伸向远隔几百米的歌迷。随着试卷的到来，班里刚才压抑的声响变得大胆和前卫了一些，敢于变蚊子为苍蝇，由“嚶嚶嚶”变成“嗡嗡嗡”。

温静说据天气预报今晚有暴雨，一脸母性的关怀无处寄托。林鸿渐立刻心领神会地调侃说其实暴雨之所以为“暴”，看重的就是个突如其来 的气势；幸亏现在的气象台的预报是仅次于学校的收费、工商局的罚款、电视台的广告的“第四大不准”，否则连暴雨的到来都可以读秒计算了，那时的世界还有什么惊喜可言，言外之意是他本人既有“暴”的勇气又有创造惊喜的细心。不知是温静容易被惊喜打动，还是这一男一女在进行火力侦察，很快地，两个人之间的说话声就慢慢减小到窃窃私语的程度。不但忘我，而且忘人，公然挑战学校的严打和周围睽睽然的众目。旁观的众人见状叹息，纷纷道若是长江的水位下降得要是有这么快就好了。

天上的暴雨大概受不得那二人的冷落，张牙舞爪一泄如注。只见豌豆大的雨点儿稳准狠地砸了下来，整个天地一瞬间便笼罩在蒙蒙雨水之中了。雨下得还极不老实，宛如翻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排一排地压过去，又像体育场里观众们掀起的人浪，一波一波地涌过来。那雨点越来越大，

越来越密，一个雨点还未落下来，后边的又紧跟着前面的雨点砸下去，于是干脆打乱秩序，像春运时被整得乱七八糟的车次，你挤我，我抗你，变成一团温乎乎的水，没头没脑地浇下来，闹得到处是一片辟辟叭叭的水响和下水道有气无力地咕嘟咕嘟地喝水声。

谢克兵笑道：“‘腥风血雨’来了，‘生死存亡’还会远吗？”周围的笑声四起。原来本校的十场“素质教育讲座”被胡言乱雨浪费了第一场，两个卖补品的老朽各用去一场，加上其他的各方神圣集体谋杀，还剩下最后一次。老郑突然兴致大发，表示要亲自出马，讲的题目是“新形势下的素质教育走向何方以及传统教育模式的检讨”，一个人又立又破，身兼两样角色真是高手。讲座时却像是“文革”时的批斗大会，若是传统教育能够化为人形，定会被老郑迫害得悬梁自杀。其中最常用的便是“生死存亡”与“腥风血雨”，会后竟成了学生们的口头禅，可见影响力之大，胡言乱雨的瞎掰和两个老朽的春药怎能与之争锋。

笑声还未停下，窗外却打了一道闪电，接着半空里轰隆隆一阵巨响，像是有人在半空里敲鼓。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所有的日光灯全部熄灭，像是把人们带到了远古燧人氏还在娘肚子里的时代。众人这才发出不约而同的欢呼，接着是一片手掌与桌面结结实实地亲吻，把非洲原始部落的手鼓技法引进到教室。不知是谁点起了一支蜡烛，还没来得及让火苗睁开眼睛，便有一张调皮的嘴把它无情地吹灭了。同时又是一片快乐的轰笑，而蜡烛的主人也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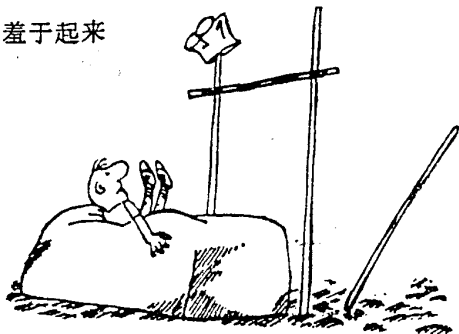
馁地不再去点，也随着大家说笑起来。黑暗是一切秘密活动的最忠诚的盟友，无私地提供着最有效的防御。在黑色的面具下，每个人都变得肆无忌惮起来，教室里的大笑声屋外的雨水声，混成了一个奇特的协奏曲。然而再美的音乐也要结束，门外射进来条条白白的光带成了乐章中的休止符。

无情追风铁手冷血四大名捕各举着一个大手电筒，手里的雨伞还哗啦啦地往下滴着水，手电吐出的雪亮的光像把小铁铲在漆黑的教室里挖开了一条条隧道，教室里的声音马上静了下来。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不屑和若无其事，进行集体作案后的相互掩护。四人站在班门口，手里的电筒像抓人的铁链，瞅了半天一无所获，快快而去。班内便有了几声窃窃地笑。也不知是谁嘟囔着说，与其这样，倒不如先回家，鬼才知道什么时候来电。旁边马上有人愤慨地批驳：“就你家离学校近，蒙着头游也游回去了，这么大的雨我们路远的怎么办？”接着便是争论着雨停的可能性，以及推测家人会不会来接。杜存古一惊，小妹要来送雨具怎么办？这么大的雨要是把她淋坏了怎么办？越想越着急，趁没人注意，抓起角落一把不知是谁的伞，飞快地跑到 IC 卡电话亭那里打电话给妹妹说等雨小了自己回去，千万别来送伞。果然妹妹在那边翻箱倒柜开始找雨衣了，正发愁怎么走。

一路跑回教室，这下彻底成了落汤鸡，或者说是连落汤鸡都不如。那真是，“予羽谯谯，予尾□□，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在大雨里进进出出，踏雪无痕的高手

也难免不湿衣服，就在杜存古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灯光不争气地闪亮登场。杜存古的头发保护得还差强人意，前胸之下就不敢恭维了。衣服被雨水服服帖帖地粘在身子，衣袖还往下淌着水；脚上的两只球鞋吸饱了水，每走一步都发出叽叽的叫唤，同时流出一股水来，像踩着的是两块破抹布。杜存古哭丧着脸坐到座位上一坐才发现原来裤子也湿透了，觉得自己的含水量几乎和成熟的水母一样大，仿佛一个吸到水的海绵，放哪儿都会留下一片湿。谢克兵打哈哈说：“老古，是不是全世界的雨都下到你一个人身上了？想练游泳啊？”周围几个女生掩着嘴笑起来，好像是往冷饮杯里放冰块时“砰”的那时液体与固体撞击的声响。杜存古恨自己倒霉，也觉得谢克兵有些可气，但也不便发作，只是狠狠地瞪他一眼，瞪得如同城墙门上的铜钉。谢克兵一吐舌头，装成读书状不敢再言语。窗外一阵冷风吹进来，仿佛冰作的一样，刮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鸡皮疙瘩，宛如东风吹皱一池春水。

▲羞于起来



第十六章

周 洋

沙川高中各科教研室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老建筑，仔细辨认还能找出一些那个年代特有的标志。虽说房间里面装修过一次，但如同小饭店门口支起的大锅中央赫然漂浮的个把鸡骨头，装点一下门面而已，于饭菜的实质并无多大改善。倒是听说不远处那一幢楼房大修后，会有专门一层给各科老师作教研室，前景颇光明，难怪老师们一个个起早贪黑、加班加点而毫无怨言，就等着那幢老得像骷髅的楼房长出血肉。

教研室当然没有装空调，恐怕搬家以后装的可能性也不大，颇有“高考未灭，何以空调为！”的豪气。伸伸手就够得着的吊扇于斯苦守十年，与老师们相处的久了，也沾染了书卷之气，慢腾腾的活动着四肢。这个城市夏天的大雨过后太阳将出未出的日子，是一年中最痛苦的时段之一。地上的水只蒸发了一半，全在半空中飘浮；半个脸的太阳把这弥漫的水蒸气加热成温湿的一片，人如同在温吞

水里行走、交谈。屋里也好不到哪里去，墙角处黑的是蜘蛛布下的天罗地网，绿的是含羞不语的青苔，灰的是尚未消褪的雨渍，偶尔一两只壁虎爬来爬去，才算带来了一点生机。

周洋看看表，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猛地得到这么一大块空暇，一时不知干什么好。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总爱东张西望，试图从别人的身上找到什么兴奋点，眼睛无意间游移到教高一政治的董老师桌子上。老董年近四十，终年理着个小平头，从背影看还真有些像董建华，也被人戏称作“董特手”。“特手”者，特务之中的高手也；老董生平一大爱好便是没收学生的东西，尤以小说、杂志、漫画、游戏机和磁带最为经常，因此有学生恨恨地造谣说他的前世是狗，被人踢打惯了，今世要补偿回来。这个说法很巧妙，一则在前世莫须有地教训了老董一番，二来为如今受气找到借口，占尽了便宜。

老董的桌子上放着一盘磁带，照例又是没收来的。现在的高中女孩视找老师承认错误如同失掉贞操，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讨要，故而老董的战利品大多由教研室老师瓜分。磁带的封面有些斑驳，不过花花绿绿的还是很惹人喜欢，不由得伸手拿过来，抽出磁带来看它的曲目。歌手是个长头发的女孩子，第一首歌名叫《约定》，周洋随意地看了看，心里却有一种怦然的感触，大有蓦然回首却见灯火阑珊里初恋情人的动情，但见上面写道：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

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
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
是为祝福我两而举行

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
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
累到无力总是想吻你
才能忘了情路艰辛

你我约定
难过的往事不许提
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
要做快乐的自己
照顾自己
哪怕有天一个人孤寂

你我约定
一争吵很快就喊停
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
我会好好地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短短几句，宛如初恋少女的表白，也像暮春少妇的追忆。周洋看了却一下子说不出话，只觉得一切变得澄净起

来，仿佛前边似见非见的水汽变成了水晶的质地，一触便有铮然的声响。大学、夏日、傍晚、河边散步、月下蛙鸣，好像就在眼前；而感情付出时的甜蜜，天各一方后的痛楚，此刻凭空降落在她的心头。颤着手拉开那个抽屉，天蓝色塑料皮的笔记本躺在那里犹如一块澄清的蓝水晶。里面的纸页已经泛了黄边，像旧小说的手抄本特意选用的金边纸，翻到中间的某一页，一片干枯的白玫瑰瓣飘落在桌面，露出来一首工工整整的诗：

我
要用大树作笔
把大海当作墨水
在蓝天上写下
我爱你

给亲爱的洋

1988 年 9 月 27 日

一段一段的回忆连接起来，却无法断定这真的就是自己的过去。匆匆然来到这个城市十年了，而自己的全部生命历程也不过 33 个寒暑；三分之一的生命如此一滑而过，如同掠过情人脸颊的手指。匆匆来报到，匆匆了却第一段感情，匆匆与另一个人结婚生女，而此刻连女儿都匆匆地上小学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流水般逝去，无情之余，还多

了些许的匆忙；至于柴米油盐的琐事烦心，鸡毛蒜皮的无谓争执，想来又多么让人黯然伤神。理想中的生活距离现实却是不远不近，总是给了希望，又不允许得到，无穷的美景烟雾般漂浮于前面不远的地方，时而真切时而虚无。做女孩时的梦想，此时已破灭了大半，意料之外的困难却联袂而至，不由得让人想起无名氏那句未卜先知的名句：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间一转头；人生放下休。

周洋正冲着对面的墙发呆，忽然闻到一股浓重的烟味儿，沙川高中四杆烟枪之首的老高推门而入。他仍旧梳着教授的发型，穿着民工的衣服，那股烟味仿佛不仅来自他的口腔，手指上，衣服上，甚至全身每一个细胞都争先恐后地释放着烟草燃烧时的气息。老高虽边幅不整，但为人极为认真，大约历史书看多了走火入魔，做事时有乖张之举。某次着一身甚是光鲜的西装上课，学生与他熟极，纷纷笑问何故，高师慨然答道：“今日是与你们师母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故穿西服以示郑重。”于是众皆大乐。老高与往常不同的是手中多了一个信封，攥得紧紧的，仿佛里面不是传位秘诏就是绝密情报。周洋很少见老高如此的模样，又想到自己正拿着十分暧昧的笔记本发呆，不免有些尴尬，忙掩饰说：“高老师今天真早，上午有课吧？”

“是嗨，上午三四节你们班的课。”

周洋历来在这个问题上大度得很，忙道：“什么‘你们班’，你是教这个班历史的，应该说是‘咱们班’才对呀。”好像这班是不动产，无论口头上如何分割，户主都是她周洋一个人；既然无伤大雅，何妨多许几个婆家。本

来想说“我们班”，又觉得见外，索性很亲热的说“咱们班”。

老高果然开怀大笑，不过这笑像是产生在卓别林的无声电影时代，空有夸张的架子，并没有洪亮的笑声。随着他嘴巴的扩张，浓重的酒气跟在烟味后边弥漫开来，让人怀疑他肚子里的零件是用来烤烟和酿酒而不是别的。周洋见他的眼圈发黑，眼球上的红丝仿佛织成了一片，有心打趣道：“高老师，昨天晚上又喝酒了？没敢在家喝吧？”

“在家喝有何妨？你嫂子还能拦着不成？”

周洋只是笑，并不搭话。

老高收敛住松弛的面部肌肉道：“周老师，”欲言又止的样子，伸手在她的对面拉过来一把椅子继续道：“这里有个东西，你要不要看看哪？”

周洋看着信封，黄色牛皮纸的质地，除了厚实外平淡无奇，便迟疑地看了老高一眼，他的眼神分明怂恿她看下去。信封里有好几份文字材料，随手抽出一份，那信纸上都烟味十足，展开来读，却见第一页首行赫然写道：

沙川市检察院反贪局领导同志

然后是两个粗壮的圆点，化作触目惊心的冒号。周洋吃了一惊，再次抬头看了看老高，发现他脸上的笑意已经毫无，换成了一副坦白的神色，只是因为嘴巴微张露出了烟熏的牙齿，显得坦而面白。周洋分明感到手里的信重若千斤，想撒手，又被老高两只炯炯的红眼睛刺得不能动弹，勉强又看了两行：

我们是沙川高中几个普通的任课老师，在此，我们以共产党员的名义向你们检举沙川高中校长郑金铜以及其他部分领导的贪污受贿以及挪用公款、克扣经费等问题。

在今年高中一年级预备招生和基建施工过程中.....

周洋的心霍然加速，拼命地想与恐惧赛跑。读到“基建施工过程中”时，周洋仿佛看到老郑躲在变色眼镜后面的双眼恶狠狠地盯着自己，不由手一抖，材料落在桌子上。她惊惧地朝左右望了望，似乎老郑的眼睛和耳朵无处不在。周洋伸手把那一份材料弹给老高，嘴里下意识地道：“这样不好，不好，不好。”心里闪电般地告诫自己：千万看不得！一看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老郑要是没有后台没有势力，早被告倒了，一旦与老郑作对，自己奋斗十年积累的声誉、成绩和眼下这个小小的职位，统统一去不复返。

“怎么了，周老师？什么不好啊？”老高又点起了一支烟，悠悠地吐着烟圈问道。

周洋慌乱的心情平静了一些，语气也连贯起来：“高老师，我虽然不是什么久经考验的党员，也有几年的党龄。大事知道的不多，可我也知道这样背后搞领导的黑材料，就是反党；他老郑是本校的一把手，爱护他就是爱护党，党委书记不代表党，谁还代表党？你是教历史的，国史党史你读得比我多得多，那么多政治运动，你还没有看

透么？谁认真谁倒霉。再说，郑校长他对你究竟怎么样，你心里还没有个数？明知道你整天整他的材料，他还是对你委以重任，一点为难都没有，他能有什么问题？官场上的事我不懂，也不想懂。不过现在就事论事的人还多么？说是反腐败、清毒瘤，还不是算计人嘛！腐败腐败，就这么大的一个学校能腐败到哪里去！全校一把手的官衔谁不想要，野心家阴谋家多的是，高老师你可不要给人家当枪使。话又说回来，一校之长下了台，作老师、作学生的脸上能好受么？”中国人圆滑的处世哲学和严肃的党性原则在周洋平静的表白中混淆得一塌糊涂。

老高显然早已料到周洋的反应，微微一笑，把周洋弹过来的材料折好，放进信封，叹道：“周老师，一封信就把你吓成这样，我这里还有给市纪检委的、给法院的、给市教委的、给省教委的，你要是都看了，还会怎么样？周老师，今天我叫你周老师，明天还会叫你周老师，为什么？你口袋里装着烫金的教师资格证呢！叫你老师，自己也得琢磨琢磨，像不像个老师，哪里不像，为什么不像？拍拍心口说，这够为人师表吗？就凭你刚才说‘那么多政治运动，你还没有看透么’、还有什么‘谁认真谁倒霉’我就可以说，你不够！我们作老师的，眼看着他们为非作歹不管不问，还教育学生们说‘要正直、要诚实’，算个什么混蛋老师！你还说‘整领导黑材料就是反党’，他能代表党么？党是他能代表的么？报纸上电视上整天说的腐败，咱们这里就没有吗？我告诉你，有！这就是教育腐败。”

“……”

“周老师，你大学就入了党，我不是，虽说我比你大，可党龄没你长，但我自认比你更够做这么一个党员。我是谁？高华明，干什么的？教书匠。让你看这个东西，不图你支持，也不怕你反对，你要是想去给郑金铜告密，现在就请去，我更无所谓，迟早要破脸皮的事。让你看，就是想让你知道，共产党员该怎么做，什么才叫共产党员。老郑他受贿你不知道？好，他去年招了一百多名的自费生，明码标价从一万到三万，标准谁定的？没人定，他自己定的；收一万还是收三万，他一个人说了算，这一条下来他能没问题？搞基建就好好搞，为什么装修整个大楼非用玻璃搞全封闭？人家香港叫玻璃之城那是人家摩天大楼多！这么一个五层楼全封闭下来多花 40 多万，承包给了他小舅子，他会没问题？李高胜花了 30 万给他女儿买了个椅子，账入到哪儿啦？他会没问题？银行贷款足够盖个比现在更大更结实的楼，他凭空少盖一层，抽掉好几吨钢筋，他会没问题？几百万贷款跑下来到账时就少了 20 多万，他会没问题？周老师，周洋同志，做事得有原则，得凭良心。”

“……”

“周老师，老郑没成绩吗？有，走到哪儿我都说有，可你也看看这成绩怎么来的，老师们拼成什么样了，学生拼成什么样了，有成绩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我们大家的，就算他是我们沙高的法人，一校之长，也不能找着学校的金字招牌往自个儿兜里捞钱！你随便打听一下，沙川

高中在沙川市区这几十万市民心目中是什么形象，有谁不在背地里说‘沙川高中真黑’，依我说真是黑，不但收费黑，就连基建都敢偷工减料，前几天不是听说临阳的一处楼塌了吗？塌得好！让质量检查单位来查他老郑一下，肯定还不只是这些问题呢！周老师，今天我既然敢让你看这材料，我就是有了十成的把握告倒他老郑。当校长六年，就在市郊区有了套别墅，公家的车成了私家车，平心而论这二年来他管了多少教学工作？倒是把心都放在一心一意捞钱上了！我说的对不对？教务处进了那么多人，谁研究的谁批准的？外面正规的师范本科生都进不来，这后门一开，师专、中师甚至没学历的人都进来了，每天写个通知用得着十几号人？周老师难道你能没有发现现在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学人员持平了，再这么下去，马上就超过，他老郑不是非把沙川高中搞砸是什么！”

“……”

“沙川高中这局面，周老师你还没看清楚么？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有几个超过40岁的？哪个不计划再干个十年二十年，一个正职，三四个副职，分官分完了还能拿什么分？在沙川高中，要评高级职称，上有几十年教龄的老辈，下有初出茅庐的晚辈，咱们这夹在中间的难不难？话说回来，老教师有资格，年轻教师有后台，你呢？什么都没有，也好，评不上职称咱就努努力，混个一官半职去，容易吗？有话我就不爱闷在心里，周老师，你完了，你被老郑耽搁了！信不信？你开始在教高一普通班对吧？郑金铜见你水平可以，给你调到重点班，你觉得提升了，

感激他，不错，后来又叫你教高三普通班，你觉得升了又是感激，其实不然。为什么？很简单，一教普通班，就是差班，教不好，前功尽弃，打入另册，教得好，像我，连年带差班带出名了！这可好，高考一点儿成绩都出不来，什么都没指望。高三差班你教了两年，好，不错，调你去重点班，教两年又是不错，让你当班主任，从头带高一。这么一划拉十年了，到现在你30几了？有35了吧？周老师，就算张肃荣、方律行干不到头，只干五六年，那你也40多了，年龄不小了，心里原来又没放在评职称上，获奖、发表的论文、成果什么条件都不具备，到头来两头不落一头。老郑不告诉你说要提拔你吗？你等的这个工夫人家有关关系的该评职称的评职称，该做官的继续做官，苦熬十年下来，什么都没了。你信不信，你说这老郑是不是耍你？周老师你觉不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你不敢看完这材料无所谓，不敢签上名支持我们也无所谓，但同事一场，这几句我还是要给你点明，往心里去不往心里去就由你了……好好想想，看是我老高害了你还是他老郑害了你。”

周洋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如同做了一场噩梦，人已离开，梦还未醒。朦胧之中好像被人戳穿了心事，火辣辣地又麻又疼。老高说的话赤裸裸地毫无遮掩，却又像莫高窟石像的轮廓一样言之凿凿，周洋感觉若诚如老高所说，自己也快成了行将就木的残朽，没几天的活头；若老高仅仅是在挑拨自己与老郑的关系，那就大可不必去理他，不过他的话明白得如同奔流不息的沙川河水，根本用不着怀疑它。周洋从来不信有“命”这回

事，电视剧里不少女主人公凄凄惨惨地对情人说：“×哥，这就是命罢！”周洋不以为然，若真有命，何以她自己从一个封闭的农村闺女做到今日这堂堂正正的城市高中班主任？恐怕该一辈子老死在家里吧？

周洋的情绪从蜜意绸缪的咖啡杯里一下子掀入惊心动魄的现实波涛中，仿佛过去几十年的感情经历这一下子全过了一趟，不知不觉忘却了时间的流动，直到有人走进教研室。抬头一看，却是老董。他夹着一摞试卷，坐下来，照例点上一支烟。周洋这才想起今天是高一期末考试，怪不得前两节政治组没人来——急忙看看表，已经到了第二节下课的时间，被高华明这么一折腾，居然忘却了上课。

老董吐口烟，唇上欣欣向荣的胡子立刻蒙上一层青青的物质。周洋由于刚才的激动，脸上的颜色还停留在无法掩饰的苍白。老董长叹一声说道：“这理科学生太不像话，考政治又不给你计分，偏偏想出了什么鬼点子，让文科生先做好，再把选择题答案打到呼机上。瞧，被我抓了一个，唉，连作弊都用高科技了！”脸上的义愤与恨铁不成钢几乎破皮而出，手里捏着链子，黑乎乎的一个小呼机仍在左右摇摆，方头方脑地惹人发笑。

周洋也觉得诧异，便问道：“一个这样的呼机多少钱？”老董答道：“八百块吧？咱们穷教师哪儿配得起啊！”随即凑近了一些，压低声音道：“听说了吗？对桌小于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还是在省级报纸上。这下，他的学历、发表论文数量、教研成果可都够条件了，你的高级职称看来和他还有一拼哩！”又把身子挪开大声道：“我可没别的

意思，其实周老师你这几年是太放松职称这事儿了，你想，现在不比你来那会儿，一个本科学历压倒一片，现在，连教高一历史的都得是本科——本科都滥了街了，不是有那句话么‘博士一栋楼，硕士满街走，本科不如狗’。你学历占不了优势、教研成果又拉不开差距，论文吧，数量又不多，可有些危险呦！”二度凑过来低声说：“不过你放心，民意测验时我肯定支持你，老同事了嘛，这点还不照顾照顾！”哈哈笑起来，周洋一抬眼，正好看见他黄黄的牙后边鲜红颤动的扁桃体，不由得一阵的反胃，酸水直涌到喉咙口，勉强咽住。

老董见周洋并没有预料中的热烈的反应，不免沮丧，却仍忍不住说道：“周老师，我再给你说个事儿，这几天，可有人在背地里刮你的黑风啊！”周洋一激灵，也不反胃了，脸上突兀的怯意让老董很舒服，缓缓说道：“有一个李明华不是你班里么？——这就对了。好事的人说他是花了30万的，其中……”那拖音细幽幽地像是往地狱里拉，周洋感觉一股冷气从脚趾窜到发梢，顿觉手脚冰凉，继续听到：“其中倒是有一万是给你的。”老董脸上有些尴尬，仿佛不是为自己，倒像是为那些说这些话的人。周洋气急而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感到天旋地转日月无光。

呼机突然兴奋地在桌子上叫起来，如同吃了兴奋剂的兔子。老董抓过来看，边看边摇头。看完，递给周洋，她发现呼机湿湿的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想必是老董的手汗，不由又一阵反胃，呼机屏幕上显示着两排文字：

市防汛指挥总部五号汛情通告：近日，沙川河上游连

降暴雨……

老董在一旁自语道：“听说上游真是下雨了，不过咱这沙川市 20 年没见过大水了，这次应该没有事。”周洋觉得洪水远在天边，似乎可以不用去管它，倒是眼前的危机气势汹汹不得不防。想到这儿周洋已经清醒了许多，冷冷地站起身来，冲董老师一笑说：“你改卷子吧，我这还有课。”董老师一摆手算是回答。出了教研室，觉得外边阳光直刺人眼，好像老高刚才的目光。远远地望见一楼自己班里他正手舞足蹈，不由后悔刚才的谎话太笨拙，但也无需改口。周洋脸上充满了忠诚和敬意，迈着凌乱的步子向前走，走到一间办公室门口，看了看门上钉着的“校长、校党总支部书记室”的木牌，却又踌躇起来。

李 明 华

虽然是中午，教室里也没有几个空位了。现在的人仿佛都懂得“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的道理，放着名正言顺的课堂时间不用，偏偏找这最容易睡着的时候用功。中午的太阳好比打下了巴黎的希特勒一样志得意满，把教室晒得七窍生烟。李明华坐定，只觉得头晕眼花，脑袋里头像是有个蜜蜂嗡嗡直叫，好不心烦。慢吞吞地收拾着桌子，发现又有两本书不翼而飞，仿佛这书也知道择良木而栖，不肯眷顾她这根朽木。李父李母听说后，不由得慨叹市中还没有县中的学习氛围好。李明华反驳说

不然，市中和县中里想作孔乙己的大有人在，只不过县中人太穷，偷也无从偷起。李父私下里觉得这个逻辑跟克林顿越花越能治理好国家的信仰一样可笑，自觉比喻得高明，勉强忍住不说出来卖弄，只好连连咳嗽做掩饰。

李明华这一段时间以来，总算渐渐找到了感觉，而与其他人的关系，却似乎更坏。除了林思，难得有几个说话的朋友。倒是颇有几个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来套近乎，目的不是讨一些她手里花样翻新的零食，就是翻翻她总是领先一步的参考书。几次应酬下来，李明华也寒心，不肯再学礼贤下土的战国四大公子，索性板起面孔示人。这冷面孔好比刺猬身上的硬刺，足以达到拒敌于千里之外的效果。虽如此，没有人搭理的滋味好比未成熟的杨梅一样酸涩，只好一遍又一遍地拉林思吃饭；而林思十分乐意吃大户，加上本来就嘴馋，见了她仿佛瞌睡的人见了枕头，自然来者不拒。

那天放学得早，由于本校食堂饭菜的质量和校外饭店饭菜的价钱同样让人不堪忍受，决定回家的大有人在。老天仿佛为食堂悲哀，阴着脸飘落几丝细雨，把归心似箭的众人挡在教室里，宛如困在铁笼里的小兽。张学友有一首老歌叫《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可惜没有几个人记起，否则定会引起共鸣。只见远远的天上风起云涌，像是老天在闹肚子，折腾了半天也没有掉下来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倒是众人腹中战鼓喧天，恨不得立刻出兵围攻食堂。

李明华和林思坐在后边看雨，不知道是去食堂还是去校外，讨论了半天毫无结果。古龙笔下有一个“恶人谷”，

不曾想这里有“饿人班”，丝毫不比它逊色。最后考虑到不能给奸商赚钱的机会，一致决定去食堂。其实是林思早饿得上天入地，无力将讨论进行到底才是真的。

到了食堂里，才发现决策失误，只见人头攒动不知是吃饭还是看球赛，二人站在门口向里边望去，估计连馒头稀饭都会脱销，更不用说排骨和鸡块。李明华有心就此放弃，晚上回家再吃，无奈林思教诲道“气死事小，饿死事大”，活脱脱《还珠格格》里赵薇的口气。李明华天性懦弱，经不起生死的考验，被林思强拖到校外。不料校外的饭店也相当抢手，老板老板娘双双出动在门前摇旗呐喊招徕顾客。店里的桌椅板凳像日本飞机轰炸过的重庆，乱纷纷毫无章法。

二人于废墟间小心翼翼地找到两个坐处，桌面的本色已经看不到，拿利刃来刮足可以弄下来几块猪油。老板娘过来，全然没有刚才的热情，冷冷的样子像是招待讨饭的，口气极不耐烦，仿佛李林二人无权点菜，给什么就得吃什么。二人未曾开口，先折一阵，只好要两份米线，害怕老板娘不满，又加了一份鸡蛋汤，方才把瘟神嘟囔着送走。林思见把李明华领进了黑店，暗暗内疚，口气上自然软了许多。李明华却毫不在意，只顾和她说笑。不一会饭端了上来，只见那米线根根皆有小拇指粗细，利剪都未必较得动；鸡蛋汤里只见汤不见鸡蛋，与食堂里的瘦肉粥只见肉皮不见肉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二人相视苦笑，把饭菜调戏了个够。正在懊悔，却见一批又一批的傻瓜被老板娘哄进店来，有人作伴的感觉自然比独自受苦强，心下坦然

了好多。

忽然李明华小声道：“喂，你看！”

林思应声投过去视线，只见不远处本班的段松正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女孩，目光大有很受伤的心痛。而那女孩却全然不顾，只是一个劲地和身边的一个男生说笑。林思笑笑道：“那女孩叫佳雪，高二（三）的学生，就是把段松甩了的那个。”李明华虽是初来乍到，段松的韵事却颇有耳闻的，不由得多看了那女孩一眼。佳雪大概早已习惯此类目光，因而不屑一顾，段松却仿佛看透李明华的心思，恶狠狠地替佳雪瞪了她一眼。

大凡失恋的人最忌讳看到过去的情人和别人相好，故而有人说治疗失恋的最好方法是再找一个。无奈段松过于痴情，决心为佳雪守住纯洁的初恋，不肯再找——即使找也未必找得到。不料今天亲眼看见佳雪和新欢一起用餐，不啻被迎头痛敲了一棍，恨不能马上变做一粒毒药飞到那男生口中。小两口吃罢，佳雪嫣然一笑道：“回去吧？”声音牢牢把握在温柔万端和清晰洪亮之间，故而除了故意听不到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那男生也微笑着站起。这一站立刻让屋子显得低矮起来，只见他身高大概有一米八五到一米九零，佳雪站在那里才到他前胸，两人一副默契的模样好比马戏团里猴子牵着大象散步，所有的人见了都不免莞尔，感慨他们真是绝配。段松的脸如同新娘的红盖头，额头上的汗水仿佛流苏上闪闪的花边，实在看不下去拍案而起——没敢狠狠地拍，只是将筷子扔在桌子上——估计他即使跳起来也未必有那个猩猩高，好在硬拼不成还有游

击，那十六字箴言说“敌进我退”，今天就是退却的时候。

李明华刚从县中里出来，那里的恋爱模式是“借鸡生蛋”，某男某女各自怀春，碍于家长和学校不好直接表达，只好走些通幽的曲径。例如搞一个什么文学社啦之类的幌子，挂起羊头大卖狗肉，说是研究文学，多半是冲着“吻学”来的。恋爱进行起来也颇多姿多彩，最常用的法宝就是写诗。诗歌在县中堕落到今天，除了表达决心和追忆缠绵之外的功能并不多见。男生是天才的诗人，一见到心仪的女孩，诗才灵感便喷薄而出，想收都收不住。诗作写成，首先可以证明自己的才气，其次足以用来威慑情敌，实在是暴利行业。但市中的女孩业已接受了防诗歌的疫苗，对情诗的蔑视态度好比伯夷叔齐之于周粟，难怪徐怀钰得意道“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虽然诗在她们眼里统统难逃一死，但其防御也并非坚不可摧。比如将段松拒之门外的佳雪，就被那个经常来沙川高中打篮球的体校“高”材生迷倒，放下一切武装等待高材生进攻。无奈佳雪在观众群里无论身高还是容貌都不是一般的不好，直到几番暗示和明示之后才得偿所愿。想那段松文不能构思新鲜的表白，武不能正手反手扣篮，自然不受欢迎。

出得饭店，却发现门上挂着的牌子是“好再来饭庄”，言外之意是不好就别来了，可见老板夫妇早有心理准备。感慨着回到教室，两个人都感觉该看看书了，毕竟不是像六班的同学那样“哀莫大于心死”。李明华觉得高考对她而言，名牌无望，重点堪忧，一般本科倒还值得一拼；就像钱不多且有自知之明的人，大饭店进不起，大排档里却

可以叱咤风云，也不失乐趣。这时班长周达上台讲话，底下稀稀拉拉几个人鼓掌，像刚才饭碗里的米线。

“同学们！马上就要高考了，换句话说呢，马上就要毕业离校了！”周达自以为语言幽默，停一下等待笑声，不料刚才的饭菜之坚硬让众人的面部肌肉累得痉挛，肯笑的不多。

“嗯，哪，我们就要离校了么！离校之前，同学们中有不少人都提议搞一个聚会，一块欢聚一下，抒发一下三年来的友谊——”

这下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只是附近有几个学生恨恨地拍了拍课本，小声嘀咕说：“奶奶的又要收钱，这下连回家的钱都成问题。”李明华心里暗想不知道市中也有如此贫寒的学生，又想起李父说去巴黎时还见到成片的贫民区，又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我向周老师请示过之后——”台下众人意识到了结局，纷纷愤怒地报以嘘声，那几个抱怨的也全部倒戈。“她说还是不办的好，建议高考之后再举行。”这话更是等于放屁，高考过后的学生仿佛正度蜜月的情侣，什么朋友都不想去见。

“我觉得还是听周老师的意见好，她也是为我们着想么，这也不能怪她的。还——还有一件事，”周达察觉有人在蓄意捣乱，鄙夷的表情交织在脸上：“因为大家马上就要分别，有好多同学都在写同学录，大家也都知道礼品店里的很贵，为了减少大家的负担，我通过一个极铁的同学进了一批——”

不等他说完，台下的学生集体哗变，他脸上的鄙夷不知何时被克隆了几十份散发给了众人，一下子堕落成了千夫所指的坏蛋和利欲熏心的奸商。周达在唾沫星子乱飞的环境下的生命力真是顽强得好比沙漠里的仙人掌，一边拿心虚的目光去刺来犯的敌人，一边坚持道：“物美价廉的同学录，和礼品店的一模一样，并且还有赠送的贺卡——”

听者恨不得高呼口号“打倒资本家！”“还我纯洁的校园！”并准备了无数精神上的臭鸭蛋扔上台去。周达虽然强装镇定，却也难免心慌，加快语速取消了标点之间的停顿道：“——品种有五十页的还有一百页的还有加厚型一百二十页的价钱分别是十五块十八块二十块我的抽屉里就有现货下课了可以去我那里看看都是同学还可以给大家打折优惠量大从优批零均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眼动心动不如行动大家记得来看看我这也是想同学之所想急同学之所急为大家服务嘛好了我说完了大家继续学习吧要注意班级秩序不要大声喧哗……”

第十七章

郑 金 铜

佛祖所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全然是胡扯，连老郑都想不到关键时刻会冒出来这么多援助的手，不但多，而且热情。且不去想伸手的人究竟有什么打算，管他是君子还是小人，先把这难关渡过再说。几天来老郑的双眼急得冒火，真是得了急病，幸好未卜先知地配了一副茶色眼镜，正好派上用场。整日扛着它东奔西跑，倒也收获颇多，先是那大亚集团的李高胜满口答应找找街面上“混”的朋友，看能不能找到偷拍的人。接着被市纪委的沐森告知又有一份很有分量的检举信被他扣下，可谓有惊无险。不过表面上是柳暗花明，实际上危机却未解除，李高胜答应是答应了，找到与否却不肯定，就是找到了，也担心经了他的手会不会雁过拔毛；沐森虽然胸口拍的响当当，未必不会暗中留一手。如此看来革命尚未成功，老郑仍需努力。

思来想去，李高胜家大业大，个把钱财动不了心，只

有智取，看来一个党员的名额是少不了给他女儿了。沐森虽是官场中人，未必不贪图银子，不过爱子心切，还是也拨给他一个罢了。主意已定，心下坦然了不少，走进家门时的脚步重新恢复到事发前的水准，“咚咚咚”的声音既可以用来壮胆又能够威慑对方，对付老婆历来是十拿九稳。此日走进门来，却见家里混乱得像龙卷风刮过，除了值钱的大件安然无恙之外，纷纷然遍地是散碎零乱的各类小玩意的尸体。老郑感觉全身的血液沸腾般向上飞涨，冲得天灵盖热乎乎的难受。举目望去，却见老婆山一般屹立在眼前，手中赫然擎着扫把，头发散乱得像犹太人在全世界的分布图，两眼之中怒火熊熊燃烧，古时圣贤尚且是“众口铄金”，比起她这“双目烁金”的本领差的远了。

郑妻姓杨，本名杨小钰，老了之后改名叫杨钰，空有她本家杨玉环的身材而无其相貌。年约50岁，体态魁梧，孔武有力，只可惜投错了胎成为女身。据说年轻时也算貌若天仙，不过下凡时是脸部先接触的地面。与老郑结婚至今，像日本神户地震带时不时来一个地震敲打老公。本来凑合着也过得下去，忽一日接到匿名告状信，说是老郑和本校一高三女生如何如何，言辞恳切得不像是在告密而是在道歉，不由得杨钰不怀疑。女人是天生的侦探，尤其是浓醋在胸时跟踪自己的老公，更是天衣无缝百发百中。虽然未曾捉奸在床，却也相信了大半。今日估计老郑回家，特意大闹一番，舍不得砸冰箱电视，便对老郑多年来搜集的瓷器之类痛下杀手，直砸到满天星斗无处下脚方才罢休。

邻居街坊听见郑家石破天惊的一声巨响，不知是不是陨石坠落，想管又无人肯出头，于是都强忍住好奇等着。接着又是登峰造极的一声怒吼——声音太大而分不出性别，却把整个楼道的声控电灯全都吓坏，不顾现在是白天就集体发光。此后余震不断，巨响连连，直到安静下来，才有人上去劝架。只见老郑已不知去向，但见地上剩下一个黑得出奇的假发套，杨钰坐在地上大哭，正是“老郑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发与妻”。杨钰见有人来，哭得更上一层楼，仿佛要把前世今世来世的眼泪哭个精光。那泪腺蕴含丰富得好比科威特的地面，挖个坑就源源不断地冒出石油。几个女人一边苦劝，一边奉老公的阴谋指令想套出些话来。不料那杨钰只顾学习孟姜女，却把说话的功能淡忘掉，仿佛哭才是最有力武器。好事者见劳而无功，纷纷气馁，索性弃她而去。她又哭了几个时辰，幸好没有像古人眼泪不够“继之以血”最后闹出人命来。

老郑一气之下搬到自己的别墅改小住为长住，自然少不了负责装修的胡言、乱雨频频地上门服务兼刺探情报。把这消息通报给老高，不由得士气大振开始计划总攻方案。情场无比失意的老郑，其它战场却得意起来。李高胜来消息说录像带的事他已经完全搞定，请郑校长不必挂怀，却绝口不提归还带子的事。老郑也不敢硬要，只得从长计议。沐森那里更是干脆，直接把所有有关的检举信复印了一份送过来，喜得老郑大有曹操看见关羽人头的快乐。眼见风平浪静，自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有心就此休掉杨钰，却害怕她将满腹的蛮醋洒向人间都是泪，弄得满

城风雨反而不美，暗暗诅咒她如何如何，言辞之恶毒连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听了都得不寒而栗。

某日老郑从别墅驱车赶赴学校，因为心情舒坦，汽车也变得飘飘然。路过某十字路口，车流受阻停顿下来。堵车在沙川并不是常事。由于正是上班高峰，领导的坐骑和百姓的公车交织在一起，喇叭声仿佛过年的鞭炮此起彼伏。本来照惯例是大车让小车、国产让进口、大众让红旗、红旗让奥迪，今天统统被打破。数辆公车仗着头横冲直撞，把轿车挤到一边咬牙切齿，排气管里冒的不是油烟而是火苗。车上的平民百姓早就对公款轿车恨之入骨，这下逮到了发泄的机会，在车里一个劲地撺掇司机说：“撞！挤！看他个小舅子的躲不躲！”“姥姥的看你还神气不！”对轿车所有的亲戚不分远近一律杀无赦。那司机仿佛李逵附体，恨不得立刻下车，劫法场般“火杂杂抡着大斧，只顾砍人”。老郑刚放下车窗要看个仔细，耳朵里就灌满了泼妇般的毒言恶语，只听见：“奶奶的，那是哪家的卡车，偏偏拣这个时候拉屎！”

“嘿，那还用问么？想早些进城逃个收费，估计晚了一会，就厕到那儿了。”

“瞧瞧，多少当官的都堵上了，这下那车倒了霉喽！”

老郑心里一动，慌忙迎着腥风血雨打开车门，站直了往前一看，不由得暗暗叫苦。那阳痿在街上的，正是本校基建工地的车。本来再三叮嘱工地的头头说这是本市繁华路段，千万运建材时注意躲开上班高峰；这下可算是扒了个大窟窿，掉进去一条街的大车小车，谁知道以后补上补

不上。越想越生气，觉得心脏仿佛深入地下几千米，被挤压得动弹不得。哆嗦着钻进车，恨自己不能把全世界各类宗教的祈祷词统统念上一遍，只得找“阿弥陀佛”求救。估计过了二十多分钟，老郑的车终于踱步到那卡车边，恨恨地望去，只见几个民工笑嘻嘻摆着检阅仪仗的架势居高临下地看着，大概觉得这么多的车放慢脚步是为了瞻仰他们的英姿。老郑目睹此景，方才明白“无知者无畏”讲的是什么。

中国人做事讲个当头彩开门红，老郑今天全然颠倒，落了个当头棍开门黑，心情差劲得直逼出庭受审的克林顿。进得办公室，发现门口的地上塞着一个信封，抽出来是一张大大的白纸，密密麻麻不知写了些什么。拧亮灯，凑近看去，却是一篇奇文：

夏日偶书和郑校长金铜先生之中堂曰：

才不在高，有官则名；学不在深，有门则灵。这个衙门，惟我独尊。前有吹鼓手，后有马屁精。可以搞特权，徇私情。无批评之刺耳，有颂扬之雷鸣。青云直上天，常念护官经。群众曰：臭哉此公。

沙川笑笑生某年月日书赠郑校长金铜道兄
谏言道君不闻圣人有言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君虽年迈然心力矫健应深思之今引刘禹锡陋室铭为祝代君明志也

全校无人不知校长办公室里有一幅龙飞凤舞的中堂，写的就是这刘禹锡的《陋室铭》。如今有人窜改一番送上，却好比饺子皮里包狗屎，直熏得老郑头重脚轻，差一点晕倒。《三国演义》上说诸葛亮将《铜雀台赋》胡诌一番，气得周瑜铁心抗曹，可见篡改的威力，虽流传千年至今，仍然不失杀手锏的本色。

杜存玲和杜存古

家中的安静仿佛草履虫的结构一样单纯，除了杜平原来了两次送了些东西之外，就再也没有人来过。小学时的朋友，现在大部分已经联系不到了，仅有的几个，又都忙着中考，不像杜存玲这样消闲。保送上学好比排队打饭，里面的大师傅高声吆喝说某某的糖醋里脊炸排骨三鲜汤已经准备好了，快来端吧！于是听见的所有人脸上的表情像满汉全席的菜色，酸甜苦辣咸应有尽有。

没事的时候，杜存玲就翻翻小时候的照片，看看哥哥用过的高中课本。照片和书有一个共同点，从来不会因为什么而改变自己；它们固定下来的，说是记忆也好，说是知识也罢，仿佛一面镜子，镜中明明白白的，正是好多年前的一切。没有来沙川的时候，以为心已经历了三年的锤打，早像铁块一样不会再睹物伤神；谁知身临其境，方知它其实脆弱得如同风化的窗棂纸，一点即破。回到了陌生

的故地，如同遇上多年不见的老友，想热烈拥抱又怕对方稟性已改，欲恪守礼仪却恐缚节伤及友情，只得矜持地微微一笑，把多年来的一切感悟和感伤化作礼貌的几声问候。

在这一点上，动物就明显地高于人类。譬如眼前的老黄，并不因为故主的到来而万分喜悦——连装出来的都没有——只是懒懒地睡在脏兮兮的垫子上。厨房里杜存玲手里捧着影集看得出神，液化气上炖着排骨——哥哥最喜欢吃的东西。窗外下着大雨，虽说已经七点，天色却还亮着，不过是一种透着红光的那种亮，有些吓人。天空中的红像是往一杯清水里滴下了一滴红墨水，慢慢地扩散开去，或一线，或一缕，或一片，直至整个杯子都呈现出一种淡淡的红，红得虽不热烈，但也让人无法忽略。她从小就害怕下雨天，或许是小时候格林童话看多了，总以为只有巫婆住的地方才是既刮风又下雨。大概是家里许久没有炖过排骨，好比空荡荡的胃，对香味十分敏感。老黄像是吸了兴奋剂，抽搐着鲜红的鼻子一路闻将过来，围着杜存玲团团转，仿佛散发香味的是她而不是那锅。

手里的影集像是老唱片，幽幽地释放着经年的气息，与排骨的浓香比起来，显得清爽得多；仿佛拈着一朵百合走在牡丹园里，铺天盖地的浓郁之中，还是那一抹清新来得新鲜和有生气。里面最有趣的一张是杜存古的鼻子和上嘴唇夹着一支铅笔而她伸手去要，铅笔正要掉下来的一瞬间。那是一个军区报社记者下基层采风时抓拍的镜头，后来冲洗出来后寄给了杜存玲，当时的一张相片好比褒姒一笑般难得，拿到相片后的她兴奋得话都说不圆了，只知道

一个劲地指给哥哥：“看！快看，有你，还有我！”

半空中还飘着漆黑的雨丝，把天与地涂成了一团缄默，只剩下偶尔的雷声仿佛感冒病人的喷嚏，有气无力地响着。下水道咕咕咚咚地喝着积水，水面上形成了几个小巧的旋涡，几片叶子顽强地打着转，拼命往外爬却终于被吸进了一个又长又黑的所在。教室里杜存古望着窗外的雨景和夜色发呆，其余的人也是各行其是，嘈杂的教室仿佛古罗马的大角斗场，却不知是在看谁的表演。这几天老是下雨，好像沙川钻进了龙王的肚子里。据某个以琼瑶小说为生命的女孩考证说，天底下伤心人儿（不知是此女还是琼瑶的原话）的眼泪积攒到一定的程度，老天也可怜，就会化作雨丝飘落人间。谢克兵立刻反驳道此说差矣，想那可怜人的眼泪化为雨水一个劲地下，弄得洪水肆虐，结果是伤心人更多；循环下去岂不是这雨下得没完没了了？言罢自以为妙语不凡，岂料连男生都觉得他像酒筵上的烤白薯大煞风景，纷纷报之以嘘声和不屑。

杜存古的新任同桌是一个李煜式多愁善感的人物，名字也吓人，叫林鸿渐。刚分班时彼此不熟，此公仗着人生地不熟屡屡行骗得手，得力武器便是名字、徐志摩式的黑圆圈眼镜以及一个特大号的茶杯。据他说，这“鸿渐”二字并不是钱钟书的专利，想当年“茶圣”陆羽的字便是“鸿渐”；要说偷，反倒是他钱老先生不轨在先。不过也有人捉弄他说既然“陆羽”等于“陆鸿渐”，那么“林鸿渐”就等于“林羽（淋浴）”。开始他的智慧全被身边的女孩拖住，无暇琢磨，竟得意洋洋地把“林羽”当作别名，直到

真相大白时才后悔羞愧得头皮发麻，气焰消逝了大半。

林鸿渐这个晚上用看家宝《徐志摩诗全编》屠杀了一节课，抬起头来却让杜存古大吃一惊。只见他“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只差没有脱口而出“你可都改了罢！”杜存古虽然未曾通读《红楼梦》，却也觉得此举不像男生的所为。故作关心状道：“怎么了志摩，又读到什么好诗了？”

林鸿渐不理他的揶揄，昂首喃喃道：“How Great my Grief ……”

杜存古不解，掂过书来看，迎面正见一首，题目如同林鸿渐这名字一样有趣，叫《别拧我，疼》：

“别拧我，疼，”……
你说，微锁着眉心。

那“疼”，一个精圆的半吐，
在舌尖上溜——转。

一双眼也在说话，
睛光里漾起
心泉的秘密。

梦
洒开了
轻纱的网。

“你在哪里？”

“让我们死，”你说。

杜存古看罢，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想这诗居然也看得出眼泪来，真不亏他带了一副徐式眼镜。林鸿渐抢过书来，仿佛那书在杜存古手里多呆一分钟都是对徐志摩的不敬；接到手里后爱惜地摩抚一番，鼻子里叹道：“世无知己，使愚人得意。”大概他这话只说给舌头听。杜存古虽觉得他嘟囔什么，但以为是跟梦中情人对话，也不去理会。林鸿渐见偷骂得手，大有鞭尸的欣喜，端起茶来咕咚咕咚连喝几大口，把那茶叶的苦涩吐在空气里一半，转移到脸上一半，顿时四下里变得沧桑了好多。他虽嗜茶却不讲究，只图个“浓”和“酳”，以致茶杯里的茶垢像他日常所吹的牛皮一样厚实，茶水更像是用黑水河的河水沏成，浓得仿佛志摩兄的秋意。大概他最近一次的恋爱又是无功而返，遂把那茶叶的分量加了一倍，弄得闻到的人个个精神倍增。

杜存古受不了他的茶叶味道，感觉像是刚从泥土里刨出来一样，又腥又苦。肚子备受刺激，不想这浓茶还有健胃消食的功效。人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在饿的时候偏偏会想那些最美味的食物，如同卓别林在《淘金记》里的那个饿鬼把活人都看成了鸡一样因而导致饿意更浓。想到妹妹正在家炖着排骨，仿佛鼻子里长出了长臂罗汉的双手，伸到家里抓来一把香气解馋。饿人容不得香味好比恶人见不

得良家妇女，不一会，杜存古就气息奄奄地趴在桌子上，等放学，等雨停。

童年的记忆像是钉在天空中的风筝，遥远不可及；但总有一根细细的线来牵挂，不至于遗忘。少年的记忆像是荷叶上的青蛙，正待靠近却见它敏捷地跳入水中，只留下一声清脆的回响和一圈圈涟漪，别的都很模糊。然而无论童年还是少年，都有一种单纯的快乐，好比一杯浓浓的Cappuccino，无论你说它苦也好，香也好，但一经入口，只是一味地感到它醇。

杜存玲靠在软软的枕头上，手里还是拿着那本相册。没有占到便宜的老黄趴在不远处，瞪着眼睛看她，就是看见老鼠也不会如此专心。杜存玲察觉到了它的抗议，抿着嘴送过去一个微笑，可惜老黄终究无法领会这个举动的友好，咪咪叫着恨恨走开。房间里重又陷入一片静寂。

相册是很简单的绒面的那一种，摸上去的感觉就像抚摸一汪静水，只有偶尔哗哗的响声。打开相册，就像拧亮了一盏夜灯，那幽幽的晕黄色光线找到了记忆中的每一个瞬间，轻轻地涂上了一层润泽绵柔的色彩，一张张遥远的黑白照片，因为这层色彩而鲜活起来。时间该是多么奇特的物质啊，像白胡子老人手里的那本厚厚的魔法书，像小天使手里的那根魔棒，一切难过的事情在它的作用下悄悄冷却，所有幸福的时刻经它渲染变得更加澄明。浏览一本相册，仿佛抓住一把细细的沙粒，看着它涓涓地流下来，再重新抓起，一遍一遍地重复。

记得小时候去老师家学舞蹈，也碰巧赶上雨——就像今天的这么大。于是一直在老师家呆到晚上，吃了晚饭后那雨才小了点。老师一开门，却见一个人蹲在门口，撑着把伞正打哆嗦，仔细一看竟是杜存古。老师问什么时候到的，他说早就来了，只是见妹妹一直不出来，以为课没上完，就一直等。天一直灰蒙蒙地下着雨，也分不出时间，就这么一直等到现在，连晚饭也没吃。老师听了感动得不得了，忙让哥哥进屋吃饭，他大概也饿昏了头，一口气吃了两个馒头，两碗稀饭还有一盘排骨。那时他只是个 12 岁的男孩子，把老师一家吃得目瞪口呆，还以为他有病了呢！

杜存玲不由得笑出声来，柔柔地放下胳膊，把一个满足而惬意的微笑掩在手掌里。

厨房门口，被香味诱惑得神魂颠倒的老黄终于撞开了紧紧关着的房门，正要狂喜地一跃而上煤气灶，却发现怎么也迈不出那一步来。煤气灶上，锅里的肉汤早被煮沸、煮干，溢出的汤汁浇灭了火苗，可液化气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外冒，那“吱吱吱”的声音与紧闭的窗户外边的雨声混合成了让人心碎的安魂曲。

今天是周一，照例是校长郑金铜做“校风督察”。这几天老郑的运气像 1929 年华尔街的股市般绝望地狂泄，连喝水都不自在——口腔里有个饱满的花生米大小的纯白色溃疡，折磨得老郑说话时必须学广东话的发音，否则说话连广东人都听不懂。虽然刚刚请过电业局的几个头头去皇宇大吃了一通，电线又出了问题，结果它们今晚突然发

威，弄得全校回到了富兰克林放风筝以前的时代。

整个教学大楼人声鼎沸，过节一样的欢乐。还没等气急败坏的校长主任们跌跌撞撞地冲向教室，灯一下子又全亮了，像是电流打了个哈欠。突如其来的灯光，把领导们现身的地方照得雪亮，仿佛当年买卖奴隶的交易市场。老郑好像把眼睛长在了手电的头顶，瞪成了拳头大小恶狠狠地扫射着起哄的学生。可是人们忽拉一声潮水般退向教室，一个捣乱的也没抓住，大有拿破仑得了一座莫斯科空城的遗憾。

郑金铜身后，站的是政教主任张肃荣。看着老郑的耳朵根红成了鸡冠子，不由得惶惶然道：“郑校长，我看还是高一预备班的学生刚来，太浮躁了，入学教育一定要抓好。”

旁边的教务主任方律行马上听出了两个意思，一是预备班学生确实太放肆，二是教务处工作没做到，两条没有一条是说自己的好话。于是也红着脸说：“对，政教处上次对高三几个差班的学生处分很及时，要不，比现在还不像话。”言外之意是现在的教学秩序也不怎么样，都是政教处督导不严所致。

杜存古在教室百无聊赖地翻着历史课本，他觉得那一个个年代啦、人物啦背下来，好比洗脏衣服，洗了一批不过几天，还得再洗一批，仍旧是其脏无比。想到家里的排骨，更是无心恋战，恨不得马上越俎代庖宣布放学。班里也很少有人在看功课，唉，谁都知道高考无望，大学没戏，好比身上出的星星点点的痱子，再痒也得等它自己下

去，抓破了反而难受。教室里倒是安静下来了，只是趴到桌子上的多，端坐学习的少，坑坑洼洼的场面如同掉了几颗牙的嘴一样让人不舒服。

后门吱呀一声开了，教室里的人却毫无反应，仿佛进来的不是气流就是昆虫。老郑阴森着脸来到后排，身后几个人影子般地紧跟着。谢克兵正翻着《多情剑客无情剑》，李寻欢的飞刀到底抵不过老郑修炼多年的眼神，被老郑瞅了个结结实实。老郑归隐江湖已久，不想刚刚复出就大有收获，喜得他嘿嘿冷笑道：“你看的是什么？”

所有的人都觉得是废话，偏偏得意的人都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谢克兵把书往桌子上一扣，扭身就走。两个主任双双飞马赶到，将其拉住。老郑像只没被厨师割断脖子的公鸡，顿时跳了起来，指着谢克兵道：“你……你！”可能现在他的词库里只剩下了这么一个代词可以调遣。

见校长发了火，一屋子人傻了，大眼瞪小眼。此时下课铃响起来，仿佛饥饿的人嘴里有气无力地叫唤。老郑站在屋子中央，如同顶天立地的不周山，张肃荣、方律行几个人屏息肃立，在座的学生谁也不敢动，心里无不痛恨这个讨厌鬼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滚蛋。杜存古恨不得大喝一声直扑上去，却听见他被香烟折磨得通红的喉咙里挤出了一种奇怪的磨擦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两块泡沫塑料沾了水后相互磨擦后叽叽的效果。

“这像是沙川高中的样子吗？像是高三学生的样子吗？现在是上课啊，外面下着大雨，多少家长在外面等好半天了。可是再看看你们，有几个在学习？有几个把时间抓紧

了？后边的那三个空位是怎么回事？逃学？好，每人一次记大过处分，明天张主任你就把处分决定公布出来，不错，六班是普通班，可学校并没有对你们放弃啊！可你们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了……”

“前几天你们搞什么足球告别赛，这个名字是谁提出来的？拿什么告别？拿足球？还是拿球技？有你们几个，中国队照样冲不出亚洲去，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浮躁，啥都知道，就是不知道沉下心来学习！老师们、领导们整天心都操碎了，给大家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去备考，可是……可是……”

停顿了一下，指望看到台下众人赧然地低头认罪，却不见有人反应。于是更加着急和气愤，声音变得像劣质的短波收音机的噪音。

“现在啥时候了？攻城掠地，旦夕之间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有几个不想上大学的举手！有几个想再复读一年的举手！有几个现在就不想上学的举手！怎么都没有？那你们肚子里究竟打的啥主意？混！混个高中文凭？高中文凭现在一文不值！在座的有几个家长是干部？是大款？是有权有势的？考不上大学，有几个能凭关系找个好工作？我还是那句话，考上了大学什么都有，考不上就等着当下岗工人吧！等着回农村去大有作为吧……”

老郑新染的一头黑发，又着一黑色的短袖衫，黑色边框眼镜，显得那张烧饼脸越发残酷地白。台下的听众麻木多于敬畏，听惯了训斥的狗都知道什么时候该乖乖地趴下来，何况人乎？老郑发威之后，喘着粗气的鼻孔如同蒸气

火车的烟囱。杜存古坐在最后一排冷冷地撇着嘴，云端里看厮杀一般，悠远漠然地看着讲台上的几个人。老郑拿茶色眼镜后面通红的眼睛扫视了一遍讲台下澹然的学生，心里长叹一声，流连着背着手出去。等他的人影被黑色的雨滴染得再也看不到了，教室里才发出一阵极为压抑的欢呼，像白公馆的人庆祝开国大典。

杜 存 古

临近午夜的救护车警报铃声比平常更为刺耳。杜存古的这幢楼住的大多是市委的干部，有人认出来是杜部长家出了事，慌忙给他打了电话。等杜平原赶到医院，闻讯蜂拥而至的医院领导和值班大夫正在忐忑不安地盘算怎么开口。其实杜存玲送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倒是杜存古中的毒轻一些，总算保住了命。但护送的人再三强调这是市委杜部长的子女，口气强硬得仿佛是李公公在传老佛爷懿旨。医生们小声嘀咕说除非是阎罗天子的亲戚，这么重的毒谁都救活不了，却也不得不做做姿态，装模作样地抢救了一番，无非是输了一点氧，打了几剂强心针。

杜平原站在急救室门口，一边是白布单蒙着全身的女儿，一边是挣扎着站起来的儿子，只觉得心像地震般轰隆隆裂开几个缺口，火辣辣地疼。伤心和痛苦不能讲给身边的人分担，就只能让他们欣赏；那种煎熬的感受仿佛两个9相连，却是9的9次方而非9加9。医院的头头和护送

来医院的下属把杜平原围在中间，谁都知道他心里痛苦得满天星斗，再被簇拥下去跟受刑差不多；有心悄然散开又怕部长见怪，难受得像架在火堆上烧烤的野鸭。

刚吸了氧的杜存古从病房里勉强扶着墙出来，想到昨日还眨着大眼睛的活蹦乱跳的妹妹现在在一片洁净的白色中离开了自己，不知她脸上是不是还有她静静的微笑？天地万物一刹那间显得那么虚伪和多余，一切东西都好像努力地向你献媚，但后面都隐藏着那么多阴险与欺骗。洁白的床单下掩盖的是一具僵直的尸体，朦胧的灯光下上演了一个生命的终结。一个善良的女孩做错了什么事，这个可以容纳那么多让人咬牙切齿的败类的世界，居然容不下一个与世无争的脆弱的生命。杜存古眼中的一切东西统统蒙上了一层血色，血红的床单，血红的墙壁，血红的脸和血红的眼泪。他脑子里时而像盘古开天辟地时那样的一片轰响，时而又如太初混沌时一阵死寂。杜存古霎时忘了一切，脑子里只有最原始的一个字“跑”！当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被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吸引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医院，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拦。他的脸已经完全被刻骨铭心的悲痛所扭曲，从这张变形的脸上一点也找不到人类经过千百年进化才得来的克制与理智，杜存古仿佛一刹那间返回到了人类尚且不为人的时代，毫无顾忌，无拘无束。

脸上的眼泪多而且浓，黏在腮边雨水都冲刷不掉。跑在漆黑的冷雨夜里，任由极度的悲伤充斥身心，逐渐麻木起来，再不觉得雨水的冰凉和夜风的寒冷。整个意识里只

有刚才的那一片血红在刺激着脑髓，头脑里思绪弥乱纷然仿佛这飘雨的夜空。前方是哪里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也不知道，只有砰然的脚与积水的撞击一步步地将他传递给远远的一团漆黑。天空中雨点多了起来，稠得像糨糊一般，转眼间一道闪电又过去了，把黑色的天幕撕开了个口子，流出淡淡的红色。杜存古的步伐像出轨的火车，脑子飞快地转动，仿佛听见另外一个自己在喊：原来生命如此的脆弱，纯洁的生命如此不堪一击！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是谁在操纵着一切？是谁主宰着生命？是谁？是谁？为什么把那么一个乖巧的女孩从人世间带走？把她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什么权力来剥夺她欢乐的生活？让他惟一个最亲最近的人也飘然而去，不让她再快乐地笑，不让她再甜甜地去喊哥哥，不让她再回忆一段小时候的故事！

杜存古猛一下地站住，大口地喘气，冰冷的雨水掺搅着眼泪浸透了他的全身。散落在全身的痛楚在一瞬间集中起来，使他呼吸都变得艰难无比。生和死，完全是一念之间的差别，如果妹妹做饭时再细心一些，如果自己放学早回来一些，如果该死的郑金铜不作那个混账王八蛋的训话，一切都不会发生了！一切应该是完全不同的结局：妹妹欢天喜地地给哥哥端上来自己亲手做的美味，深情地看着哥哥狼吞虎咽地把它一扫光，边吃边说“太好吃了，真是太好吃了！不愧是我妹妹！”然后两个人一起刷碗，打扫，最后开心的互道晚安，第二天一定雨过天晴，阳光明媚。可这一切再也不会出现了，美好的东西总是太过于匆

匆，而取而代之的又是如此不近人情的肝肠寸断。杜存古想到这里绝望地大声哭了起来，腿发软一下子跪在雨水里。他拼命地拍打着面前的水，好像要在溅起的水花里找回失去的一切。

不知拍打了多久，杜存古麻木地停下来，呆呆地望着前边，雨一点也没有要停的意思，仍在无休止地倾泻，仿佛天晴是另一个世纪的事——它也是在为妹妹的去流泪罢！眼前全是浑然的一片：

漆黑的夜 漆黑的雨 冰冷的风 狂暴的闪电路灯下水道口
疯狂舞动的柳枝 广告某某香烟 玉米太阳 政教处历史课本
医院台阶 吸烟有害健康 团结严肃 勤奋活泼 桑塔纳 金黄的蝉蜕
罗纳尔多 炸雷刺耳的警报 英吉利海峡 第一次亲密接触 排骨
煤气灶 老黄自行车 风扇 眼泪花瓣 鞋 星星夜空 刀子 护士药瓶
针头 氧气瓶 爸爸 保险丝 白裙子 书包 照片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担架 北美十三洲独立 My heart will go on 立体几何 公告板 彩
虹桥 单行道 秦皇岛 周末游 救护车 不自由勿宁死 五折大酬宾
英扎吉 马克·吐温 等差数列 郑金铜 处分 鸽蛋白 美白 大揭密
恋曲 2000 弹壳做的口琴 沙川高中 波音 747 希望工程 郭桐
方 轻舞飞扬 高丽敏的贺卡 乔达摩·希达多 沐金模拟考试 特
大暴雨 西瓜 四毛一斤 闪烁的车灯 人在堤在 严防死守 相册 奥
迪 心动不如行动 看风景 太阳也能就业 致富几何 老师的红裙
子 钟声响起 回家的信号 花季少女 为何自杀 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总是心太软 山洞里的裸体女尸 飞雪连天 射白鹿 百年润发
路遥知马力 四大烟枪 对面的女孩 看过来 雨点 闪电 远处 朦胧
的车灯 急促的车喇叭……

杜存古疲惫地站起来，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往下淌水，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变成了热乎乎的水在往外涌。冷不丁打了个哆嗦，狗抖毛似地浑身打着激灵，把身上的水抖出去大半。刚才像是梦境里见到的那辆奥迪，此刻喘着粗气来到自己身边。车门开了，下来两个黑黑的人，不由分说把水淋淋的他往车里塞，又一溜烟地开走。杜存古突然觉得弥漫着汽油味儿的车里真的很温暖，很舒适，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给他擦脸，此时的他身心疲惫得无一丝力气，及脑子似乎也不会想东西了，不知不觉地昏睡过去。身边的杜平原拿着毛巾的双手颤抖着，一颗豆大的眼泪夺眶而出，慌忙偷偷拭去；看了一眼开车的小王，小王一边小心地开着车，一边自言自语般地说：“听上游的人说，他们那里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了，沙川河也涨了不少，说不定今年还真是得上大堤呢！”杜平原没有言语，只是觉得雨点噼噼叭叭地大口蚕食着这个世界。



第十八章

沐 金

今天是党课的最后一节，也就是说党员的问题快要水落石出了。讲课的老谢老刘今晚联手大开杀戒，把台下的听众折磨得死去活来，配合得又极为默契，像是从桃花岛逃出来合练九阴白骨爪的铜尸铁尸。先是老刘说把以前的讲义总结一下，让大家拿出笔记本来。其实上他的课若是记笔记，不如回教室自己抄书，反正是照本宣科——连用照本宣科都不足以形容老刘的不劳而获到了何等地步。老谢见他冗长，深以为耻，等轮到自己时开恩道：

刘老师，做讲演，真是言简意赅涵义远；
我老谢，本领浅，想说的话被他全说完。

学生统统为之一震，纷纷打哈欠伸懒腰准备散场，不曾想老谢慢条斯理接着道：

同学们，不要慌，共产党员讲究定力强，他的话，很全面，实在没有更多可以侃，但是我，在这里，仍要突出若干个重点，一是那，共产党，一心一意为人民着想，二是那，……………

学生们大呼上当，仿佛被拐卖的良家妇女，只得继续忍受老谢的快板。好不容易等老谢的讲话结束，全体人员恨不得高呼万岁，两个老朽偏偏不许这样，那老刘激动地说：“现在，我宣布——”底下的众人举好了巴掌，好比航天飞机等待点火的。孰料老刘故意放下了语速，像是等人伸过手去把话从他喉咙里掏出来。二老朽笑咪咪地看着众人，一起道：“沙川高中第一届业余党校闭幕！”然后又勉励了一番，把众人气得毫无脾气。

由于这几天阴雨连绵，弄得这中等小城颇有威尼斯的风采，坐公交的人激增，把司机和售票员喜得忍不住烧香还愿。沐金抱着书包挤上公车，喜见最后一排居然有位，大有卓文君初见司马相如的快乐。坐上去方才知道上当，那座位上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液体，被他这么一挤压，噗噗声不绝于耳，屁股马上感到一片清凉。旁边一个女孩忍无可忍地笑着，沐金羞赧地稍稍扭头，却见一个抱着小孩的年轻妈妈正强忍住笑意朝窗户外看，怀里的宝宝瞪大了双眼打量他。沐金立刻明白了，羞愧加羞愤使他坐不安稳，仿佛屁股下伸出一双手来搔痒痒肉。想一跃而起，又觉得太过于尴尬，不如就这么坐下去，反正总共只有两女一男

还有个不知性别的小东西知道。想当年韩信连胯下之辱都受了，自己无非是尿上之辱，实在是不足挂齿。

进了家，首先是换衣服，气愤得手直哆嗦，纽扣都扣不好。正在幻想中训斥那小孩，门外却是老爸的声音叫道：“沐金，快出来一下。”

沐森刚刚请“易拉罐”吃了一顿澳洲空运肥牛火锅，直把他灌得上天入地。席间“易拉罐”终于拍胸脯保证只要沐金被学校推荐上来，就“一切包在我老易身上了”。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不由得沐森不高兴。见儿子回来，真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喜欢，忍不住把儿子叫过来趁着酒兴教诲一番。

沐金坐下之前，惊弓之鸟般摸了摸坐垫，确信没有水分才算放心。沐森笑道：“学校里的情况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们党员培训的事怎么样了？”

“今天晚上才结束，具体的名单还没有出来。”

“你觉得把握大不大？”

“我觉得没戏。”

沐森惊讶于儿子的淡漠，嘴巴张得像是生吞了一个苹果，急道：“怎么会没戏呢？你是听谁说的？”

“这还用听谁说么？明摆着的事。全校就五个，文科最多也就是一个而已。”

沐森没有听懂，更着急：“只有一个怎么了？”

“那还不是罗艳的啊！”见沐森的脸色骤变，继续解释道：“条件上不是说得很清楚么？必须年满18周岁，我还

不到嘛！”

“就因为这个啊。”沐森长出了一口气，笑道：“这个不算啥，谁去管它。上次你们搞得那个什么排名，作废了吧？”

“谁知道——”

沐金不懂他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件事。共产党员在沐金头脑里向来高大得很，记得小时候看打仗的电影，一有困难就是“共产党员站出来！”其次才捎带说“共青团员站出来！”可见团员就是不如党员。虽然老刘老谢的讲课水平和门口的水坑差不多，但也让他得以认真看了看究竟“党”是什么，“党员”又是什么。看过之后，不由得汗颜。想起“朝闻道，夕死可”，虽不至于立刻就去见马恩列斯毛，却也将那现在就入党的念头抹去了大半。心想照这标准要求，恐怕如今不合格的党员数不胜数；若是要求自己，更是萤火之亮与皓月之光，根本没有可能。

沐森见儿子沉思不语，以为是在担心，笑道：“担心什么，不瞒你说，你这个党员的问题，老爸给你解决了。你就等着入党宣誓吧！”

这下子沐森嘴里的苹果跑到了沐金的嘴里，他张大嘴巴说：“什——么——？”

“你老爸已经上上下下都打点好了，你还担心个啥？那罗之彦打个官司还行，这事就不是他下得了手咯！老爸在市委楼上混这么多年，这点成色还是有的。学校里那几个杂鱼，嗤，敢说个不字？你们的头头就有多少个把柄落在我抽屉里嘞！就凭这，敢不推荐你？笑话！再说市委组

织部那‘易拉罐’也给我咬了牙印，全市就是只批下来一个，那也是非你莫属！这不是你老爸一手操作的么？咳，什么年龄，算个屁。他郑铁蛋今年多大了？档案上说是55岁都四五年了，哪能是长到55岁就不长了？儿子你听我说，这个党员咱是当定了。这么好的条件为啥不当？这要是不当才是傻瓜嘞！”

沐金只感觉到天旋地转，仿佛脑子里刮起了沙尘暴，到处是黑压压一片辨不清东西南北。想说什么，惶惶然不知如何开口，只得情急之下道：“不，我不做，坚决不做！”

沐森的脸色像剥了皮的兔子，难看之极：“你说什么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反正我不能当，不是我不想，我也知道当上了对今后大有好处。要不然你会这么操心么？但是，”沐金发觉自己也找不出太多的理由，又见沐森气得脸上的肌肉都一颤一颤的，更加着急：“但是，我觉得——我还不配。就算是年龄问题可以不考虑，我就够格了么？上了这么几次课，虽然学到的东西有限，可我还是明白了好多道理。入党是我从小就有的愿望，但不是眼前——更不能接受你用这么多手段帮我弄来的党员招牌。照你看，党员成什么了？成个遮阳伞了！这样的党员有什么意思？离课本上说的十万八千里啊！我想入党的心思还有，但要靠我自己。我就不信凭我自己踏踏实实的走，在大学、在工作单位入不了党，只要我的条件真是够格了，我就不信党会不要我！我现在真的不想入党，为什么非要我这样呢？强扭的

瓜不甜，我实在是不想啊老爸！”

周 洋

上一次在老郑的门口徘徊再三，终究没有进去，好像是看着老鼠夹子上的诱饵团团转的老鼠。过了一两天，见风平浪静，以为老高只是贪图一时嘴巴的快活，并没有真的把那一摞状纸寄出去，心下稍安。再见了老高，总有一些尴尬，想起那次被他上了一节党课，不由得羞愤交集，目光中满是真诚的敌意和故作的不屑。老高则是坦然得很，眉宇之间的不屑是她的两倍，仿佛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相比之下，倒是周洋占了不少下风。

周洋记得那一次找老郑坦明心迹时，给自己的定性是“骨干中青年教师”，看来他心里的猜忌已经减少了许多。其实中国人的仇恨像小孩玩的橡皮泥，想捏成什么样，就能捏成什么样。既可以大事化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又能够君子报怨十年不晚。老郑接到沐森送来的检举信复印件后，恨不得立刻请福尔摩斯或是 007 来做鉴定。端着放大镜甄别了半天的真伪，居然无比地肯定其中有一封是周洋所为，便恨恨地把上次给她的封号统统撤回。可怜周洋尚不知情，仍以“骨干中青年教师”自诩，殊不知这头衔好比婚礼上神甫问的话：“某某某，你愿意娶某某某为妻，无论……都……她吗？”一样没有上保险，虽然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我愿意”或是“I Do”，但凡事若是真的如

此，世上就没有如许多的离婚案件扰人烦心了。

周洋这日偶感风寒，便去医务室打点滴。本校医务室是教工家属的集散地，有顺口溜说：

只要老公有办法，
就能穿上白大褂，
信手打针如抽筋，
随口胡诌害死人。

虽如此，由于肯用一些虎狼之药医治感冒鼻涕之类的小病，如同大炮打苍蝇，却也治愈率颇高。今天值班的大夫叫贾懿笙，乃是政教处名捕吴处铎的狂追对象。颌下一粒西瓜子大小的黑痣，据说在上学时也是万人迷倒的角色。见周洋来，热情无比，大凡漂亮的女人都爱找比自己差劲的最好差得多的同类聊天，贾懿笙也是如此。聊过几句，周洋已感觉头晕眼花，额头上的冷汗如同雨后春笋纷纷露头，遂摆摆手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贾懿笙大为遗憾，就把她安排到“点滴室”。虽说是“室”一级的货色，看了却让人大跌眼镜——只有一张床，一堵墙，其余三面都是靠白布单遮拦，乍一看大有临时厕所的架势。这医务室和校长办公室仅仅一墙之隔，加上老郑素来以那一篇《陋室铭》为荣，即使墙上有个把破漏之处也不放在心上，巴不得让所有人都看见。女人的炫耀是靠衣服的美丽，男人的光彩却是办公室的破烂，造物主真是分工明确。

点滴仿佛婴儿撒尿，大部队已经过去，剩下的小股力

量磨磨蹭蹭不肯出来。周洋只觉得那液体不像药水而是病毒，本来还算通畅的鼻孔此刻粘稠无比，像两筒蜡烛油凝固在了里边。脑袋里更是乱钟齐鸣，好比“江南四百八十寺”集体超度亡灵。就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刻，忽然隐隐约约有人说：“郑校长，有个事得向您说说。”

“嗯。”

周洋对这“嗯”分外熟悉，确信无疑是“郑”版。不由得惊诧于这房子良好的通风性，居然连校长办公室的对话都听得一清二楚。有意偷听的人算不得光明正大，无意偷听的人则不再是偷偷摸摸，有了这个念头壮胆，周洋便竖起尖耳朵听下去。

“郑校长，前天是我监考高一期末考试，中间回教研室拿个东西，无意中听到了高华明跟周洋说——”

周洋感觉血压骤然升高，把那滴进血管里的液体统统顶了回去。原来是老董！天知道这个老东西会讲些什么鬼话。事已至此，再痛骂他也于事无补，只好哆哆嗦嗦地接着听。

“跟周洋说了一大通诋毁郑校长的话，言语恶毒之极。可恨的是周洋居然也是跟他一唱一和，一点反感都没有。回到家，我思索再三，还是得来向郑校长您汇报一下。我倒不是告密，这怎么会是告密呢？这全凭我一个老党员的良心！在家时我就想了，我虽然不是有什么有多大成绩的党员，也有二十几年的党龄。大事知道的不多，可我也知道这样背后搞领导的黑材料，就是反党；郑校长您是本校的一把手，爱护您就是爱护党，党委书记不代表党，谁还代

表党？再说，郑校长您对她周洋究竟怎么样，她心里还没有个数？年纪轻轻就委以重任，周洋这么做压根就对不起您的栽培！郑校长，现在就事论事的人还多么？胡说是反腐败、是清毒瘤，还不是千方百计地算计人嘛！腐败腐败，就这么一个连年受上级表扬的一个学校能腐败到哪里去！全校一把手的官衔谁不想要，野心家阴谋家多得是，周洋说不定就是和高华明一伙的。郑校长，我知道您一向鞠躬尽瘁，虚怀若谷，对这样的跳梁小丑不放在心上。可您也得考虑考虑保护自己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保护了您，就是保护了咱们学校十几年来教改的成果，就是保护了这面红旗啊！……今后您一定要小心防范才是。”

周洋听得手脚冰凉，恨不得一跃而起跳过墙去给老董那个混账王八蛋几个耳光才解恨。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枉他还自称“老同志”！明明知道她是和高华明对了真刀真枪的，却颠倒是非说是“一唱一和”，更无耻的是把她驳斥高华明的那几句话算到他的头上，还偷得天衣无缝，简直是要脸的老狗！周洋被隔壁恶毒的攻击激出一身的热汗，加上液体药力发作，感冒竟好了许多。想当年武松在柴进庄上拿炭火取暖，被宋江踢了一脸，身上的风寒竟不治而愈，想来不是平空乱诌。

后来两个人又说了什么，周洋再也听不见，仿佛那药水把鼻孔里的黏稠物统统转移到了耳朵里。迷迷糊糊中贾懿笙来拔了针头，等她出得帷帐，却见吴处铎在外边深情款款地削苹果，看架势好像在雕刻玉玺。周洋此刻连开玩

笑的心都没有了，急着投胎般匆匆离去。其实情侣们大多拿别人的消遣当美餐，巴不得那玩笑越大胆越好，所以虽然粉面含羞，心里却是美不胜收。今天二人把戏作足，却见周洋毫无调侃的念头，无人喝彩的恨意丛生，约定下次周洋再来看病就给她的药里放上二两巴豆，看她有反应没有。

李 明 华

昨晚忙活到 12 点多，李明华才沉沉地睡去，心疼得李母让保姆跑过来看了好几次。保姆也不敢催，后来李母亲亲自出马也管不了女儿，只好由着她熬夜。其实她根本不是在学习，而是玩疯了文曲星上的小游戏。几天下来她挖地雷玩专家级不到 150 秒就能搞定，搬运工玩到第 120 关，真是战绩显赫前无古人。可叹李父自以为得意的文曲星，到了女儿手里，不过是个游戏机。让人不能不佩服李家大小姐，真可谓毁遍天下无敌手，再好的东西，来一个毁一个，来两个毁一双。

早上 9 点多才起床，反正高考近在咫尺，不去上学也罢，古人早就准备了“债多不愁，虱多不痒”这样现成的借口。即使去了老师也讲不了什么新东西，好比一盘磁带听了一遍又一遍，都快听烂了还是得听，的确让人不耐烦。李明华揉开眼，桌头柜上放着早餐，因为天气热，今天豆浆里放了冰块，抹了果酱的面包片整整齐齐地放着。

昨晚只顾玩游戏听音乐，连下了场大雨都没在意，还以为朦胧的雷声是鼓点的节奏。趴在窗台上往下看，花园被昨夜的疾风骤雨摧残得七零八落，不但“红瘦”，就是“绿”也不肥。两个保姆正忙着打扫，看着花瓣和污泥搅和在一起，李明华不由得生出一丝怜惜，想起《红楼梦》上黛玉对着花冢说“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这下可好，若是让她见了，定要哭上三天三夜。

学校可以不去，课本不能不看，历史课本翻了一会便意兴阑珊，明明把知识点全记在脑子里，回忆的时候却一个个通缉犯似的逃得无影无踪。屡屡的打击之下，李明华漠然起来，仿佛殡仪馆的人见惯了尸体，再难看的也会无动于衷。看见眼前的山头屡攻不下，萌生出急流勇退的心思。悄悄放下书，凑到门口打开一条缝往外观望。只听见一声朗笑，袅袅地从一楼升上来，一听便知是家里的私人医生夏世仁。此人省医科大毕业，年方 40，前年从医院跳槽出来干个体。如今这赚钱上是医院不如药店，药店不如诊所，诊所不如单干。反正都是职业杀人，换个名称好比妓女不叫妓女叫“小姐”、姘头不叫姘头叫“情人”一样简单实用。虽然医术不很高明，但骗人有方，浪迹沙川医药诈骗界十数载还没有翻过船。作职业杀手有暇时频频在报纸、电视台露面，传播一些夏防蚊虫冬防风的生活小知识，兼答“蝙蝠是不是老鼠偷吃了盐变的”、“吃了羊肉和西瓜会不会中毒”之类幼儿园水平的读者来信。后来看到心理咨询业方兴未艾，便奋不顾身地要开拓领土；孰料早有本市两大奇人胡言乱雨成立的“胡言乱雨心理咨询服

务台”，双方严阵以待大动干戈，到底还是双拳难敌四手，老夏败下阵来。

夏世仁喝口清茶，润润嗓子道：“说起这药茶，我倒是有些研究。我刚才说过，贵千金的病属于典型的夏季常见的病症，西药只治一时，不可治本，在这上面中药就有威力了。不如让她喝竹茹芦根茶，将竹茹芦根各 30 克，生姜 3 片，煎水代茶饮。这竹茹便是竹的第二层青皮，《本草蒙荃》上说它‘主胃热呃逆，疗噎膈呕哕’，正好对症下药。至于贵夫人的病，也好说，得喝玄参果茶。拿玄参 10 克，青果 4 个，玄参切片，青果捣碎，煎水代茶饮，《品汇精要》称玄参可‘清咽喉之肿，泻砒根之火’，《本草纲目》上说它‘滋阴降火，解五毒，利咽喉’，对嫂夫人的慢性咽喉炎大为有用。方子我已写好，回头让人抓好药送过来。”

大凡庸医治病，必口引经典不绝，一向别人炫耀，二为自己壮胆。夏世仁胡乱引用了半天，生怕引错了导致晚上几个医学家的英灵来算账，连连咳嗽掩饰。李父听得头头是道，却又茫茫然，笑道：“夏先生真是学识渊博，我照办就是。”

李明华听了则直撇嘴，心想这位夏世仁圆滑得好比荷叶上的露珠，肚子里的“偏方”却多得像乞丐窝里的虱子；记得他的名片背面印着两排古雅的字，还是一副对联：

偏方能治大病，

草药气死名医。

名片正面印的是：中华偏方草药学会某某省分会常务会长兼秘书长

若不是小小名片空间有限，还要印上“兼理事长兼理事兼惟一终身会员”。李父家大业大，历来视金钱如粪土。只把这养生，看成重中之重，目标是根本不给病毒们入侵的机会，因而对夏世仁之流的建议一律照单全收。

李父酒量不小，迷魂汤量却似乎不大，几勺迷魂汤被灌下肚，忘乎所以得把夏氏药茶当作“包好包好”的灵丹，喜得夏世仁只差没有当场叩拜李时珍的在天之灵。话锋一转，李父问道：“夏先生对这个小区 20 号住的那家熟不熟？”

李明华不由偷笑起来，家里谁不知道 20 号住的是郑金铜？神神秘秘地明知故问，不知搞什么鬼。夏世仁因为刚才买卖做得异常顺乎，心中颇为得意，全无防备之心，不小心反倒喝下李父的迷魂汤，脱口道：“去过两次，未见主人，一个老妈子和一个二十左右的姑娘。”

李父脸上露出一丝秋毫般不易发觉的得意，沉浸在喜悦中的夏世仁自然无法明察。楼上偷听的李明华却一身冷汗，郑金铜只有两个儿子，哪里来的二十岁的姑娘？怪异怪异！却听李父追问道：“噢，和我女儿差不多大。20 号房虽然没有这边大，但也小不了，就两个人吗？”

夏世仁道：“我去时就两个。”

李父放下茶杯，悠悠然道：“是么？只有两个啊？”

这句话才是李父今天约夏世仁来的真正用意。虽然几碗迷魂汤下肚，听了这句话，夏世仁也清醒了大半，暗暗后悔刚才出言不慎，露出了话头。想收却收不住，惶惶然不知所措。

李父却笑道：“没什么，随便问问，夏先生为难就算了。一院的方大夫退休了，听说他那一手内科工夫可是炉火纯青啊。夏先生，你跟方老先生熟不熟？”

夏世仁始觉商人都不好哄，李父这样的尤其不好哄，分明是威胁要另寻高明，却一脸的体贴人意。就像跛足道人给贾端的“风月宝鉴”一样，正面是王熙凤的玉照，反面是骷髅。夏世仁心中的骂声如翻江倒海般奔腾不息，生怕一张嘴便汹涌而出，拼命压抑一会儿，方才勉强说：“方老先生医术医德是没说的……不过也没什么为难，只是人家姑娘才二十岁的样子，这事传出去不大好说。”

李父朗声笑起来，高声说道：“夏先生不必为难，既然夏先生对药茶颇有研究，我倒是有一壶人送的广西碎红茶，不知真假还请你跟我到书房看看，鉴别一下。”夏世仁点头称是，借李父转身之机，拭去了额头一层凌乱的汗珠。

李明华听得真真切切，朦朦胧胧有些感觉，却如冬天哈出的气不可捉摸。李父的书房在二楼最东边，和她的卧室隔三个房间，等着书房门“咄”一声关上，便轻轻打开自己房间的门，小猫一般爬过去。亏得厚厚的地毯吞没了一切声响，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听，并下意识捂住了心口，害怕里边的人听到“咚咚”的心跳。

屋里李父递给夏世仁一个精致的紫砂小坛子，顺手打开，是一卷不厚不薄的百元大钞。李父笑问道：“依夏先生看，真的还是假的？”

夏世仁合上盖子，一脸的不解，斗胆道：“李总，事情倒不难说，只是不知李总为何对此事如此关心？”

李父脸色陡然一变道：“不说也罢，我自会另外请教高明。”

夏世仁忙摆手道：“李总误会了，误会了，请给我一支笔。”

李父示意他桌上有笔，夏世仁提笔在一张便笺上随手写下一处药方，递给李父时说：“这就是她的方子，纯中药的，病人也是坚持这个要求。”

李父一脸的鄙夷说：“我又不是中医，你最好写清楚一些。”

夏世仁咬咬牙，提起笔在便笺的背面又写了两个字，手不觉一哆嗦，好像刚才是在阎罗天子那里签了到。李父接过，这才舒心一笑说：“宝剑赠英雄，既然夏先生爱茶懂茶，那一坛广西碎红茶就送给夏先生了！”夏世仁脸上的红先是出于心急，后是出于无奈，现在则是出于自卑，拿起坛子向门这边垂头丧气地走过来，李明华早已听傻了，忙爬回房里一下子躺在床上喘气。

书房里李父望着药方，微笑起来，但见上面写着：

义术、水蛙、艺虫、乌头、附子、天雄、牛
腾、意苁、蜈蚣、红花、大黄、桃仁、杏仁、沉

香各三钱五分，蜜制成丸，黄酒送下。

更重要的是背面那两个字。正所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下郑老鬼你可算是被我抓住了痛处。正想着，司机小赵来电话道：“李总，人我找来了，要不要带上来？”

李父道：“事情说好了吗？”

小赵回答道：“一切都说好了，东西和说明都带来了，说明还挺详细，听他一说我就懂了，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李父沉思一会又说道：“既然你懂，就别把他带来了，怕小华有些害怕。把东西和说明书交给小华就行。”

小赵道：“是，我这就过去。”

李明华下了楼，见老爸和小赵已经坐好。小赵是熟人，快30了，是港台片里给老大拿手机的角色。茶桌上摆着个精致的盒子，全是英文，她也懒得去理。

小赵看了李父一眼，从他眼中读到了允许的意思，便说道：“小华，这件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保密，任谁都不能说。”语气严肃得像是头头给特务布置暗杀任务。

李父不言语，只是威严地点点头。小赵继续说道：“小华，你打开这个盒子。”

李明华不得要领地打开盒子，见是一个很小巧的呼机，不由一愣。小赵说：“用呼机传答案你听说过吧？”

李明华这才明白过来，吃了一惊，脱口道：“高考答案也能传？”

小赵笑着点点头，文与可画竹子时的表情也莫过于此：“很简单，我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了名，和你一块参

加高考。开考半小时后，就把试卷抄下来，带出考场，找好了人站在那里等着，马上做题，做好之后立即传给你。你在考场可以不做选择题、和填空题，只把大题做了，我们可以把答案在收卷前 20 到 30 分钟给你传过去，并且正确率很高，我们试验过，最低的也达到了 85%。”

李明华听得心惊肉跳，像广岛被炸后收尸的幸存者，正想开口，却被李父严厉的目光堵了回去，不得不继续听：

“现在我给你解释一下这说明。这是我们几个人琢磨了半天，最简洁明白的。每条信息的 1 2 3 4 代表 A B C D。其中英语共有 75 道题，分 5 次传给你，每次 15 个。每条信息前都有编码，表示起始号码，像 010 表示从第一题开始，016 表示从第 16 题开始。综合科有 A、B 卷之分，有些麻烦，不过这也不难，我们两种试卷都会搞到，因为不知道你是 A 卷还是 B 卷，我会把两套答案都输入给你。像 110 指从 A 卷第一题开始，216 指从 B 卷第 16 题开始。其它科，语文、数学最少能保证选择题、填空题全给你传过去。你这个 呼机是改过频的，肯定接得到信号，到时不要自乱阵脚。记住，呼机一定要调到震动位置，不要惊动旁边的同学；至于监考老师，我们一切都打点好了，在沙川高中还会有郑金铜校长摆不平的吗？你大可放心，任啥事儿都不会出。李总，你还有什么要说？”

李父望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女儿，脸上写满了舐犊深情，“没什么了，小赵，你们模拟一下。”小赵找出了一套高考模拟题库，翻到参考答案那一页，在手机上开始了输

入。李明华则盯着呼机，像盯着外星来客。一会儿，呼机轻轻震动起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她颤着手按下键，只见一排数字：110323144124312，过了一会儿，又是出一排：210312421443212。李明华提笔写道：A卷，第一题开始：CBCADDABDCAB。B卷，第一题开始：CABDBADDCBAB。

小赵拿过来对着答案一看，一点儿也没错，不由笑道：“不愧李总女儿，一点就透，小华，千万别害怕，千万别心慌，到时候一切都安排好了，绝对出不了事，你一百一十个放心就是。”

李父语重心长缓缓地说道：“小华，爸爸可是用心良苦啊，你的学习成绩距大学有多远你自己也知道，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不管咋整，都得叫你有好学校上，千千万万别让爸爸失望啊?!”

李明华握着呼机，百感丛生，觉得自己的意识正处在两条交汇河流的汇口中，不由自主地旋转着，继而七零八落地散开了，看眼前这两个人无限希望地瞅着自己，一种异样的冲动涌上心头，竟然使她无法回避这种特殊的关心，从而拒绝他们的好意。于是胆怯地说：“非用它吗？不上大学不可以啊？”

李父被女儿小心翼翼的神情弄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一时竟像狼吃刺猬不知从哪里下嘴，过了一会儿才说：“不用，为什么不用？你想想，有几个人能用？几个人能用得起？小华，别傻了，傻到头苦的是你自己，老爸不会害你的，照老爸的做没错儿！不上大学，不上大学你干什么？你上大学是我心头上的事！我还得让你上好大学呢！

你知不知道我的办公室用的秘书一大堆硕士都争着抢着来！你看小赵，开个汽车还想读本科呢！就你说糊涂话。好好回房学习去，再说这不着地边儿的话看我咋收拾你！”

李明华撅着嘴回到房里，瞅着乖乖躺着的呼机，胡思乱想了大半夜，也理不出个头绪来，连文曲星都懒得去玩儿。对着坐在床上呆头呆脑的 SNOOPY 发了半天火，又抱着它沉沉入睡，许是太困，连梦都没做一个。

第九期《内情通报》摘要

本月十八日，我市柳江路一处民宅发生一起谋杀案。川南分局会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有关领导赶赴现场，进行勘察询问和调查。被害人头部被钝器击打致死，尸体被藏匿在一件大衣柜中，据随队法医鉴定，估计死亡时间在一周以前，经过周密的布置和细致的调查分析，已失踪两天的被害人之子段松成为本案重大嫌疑人。段松，男，现年十八岁，高中文化程度，曾以全校第四名成绩考入市某重点高中，在高一、高二期间任班长，在高三任副组长，学校业余党校学员，曾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一次区级优秀学生干部，学习成绩中等偏上。

十八日晚八时，我市林阳县公安机关将潜逃至林阳的段松逮捕归案，经过突击审问，案件真相大白，震惊全市的 6.18 杀人案宣告侦破。

据段松交待，段母自己身体不好，他的学习生活主要

由她照料。进入高中以后，他的成绩大幅度下降。为了督促他的学习，段母禁止他与同学联系，禁止段松听小说连播，禁止段松看报纸看电视。段松本人喜欢足球，段母将其球衣球鞋搜走并锁起来，不让段松再分心。母子间矛盾越来越尖锐和公开化，据楼道邻居反映，经常在深夜还听见母子在激烈争吵，并时有段母打段松的事情出现。而且，段母还经常当着段松的面向邻居哭诉他的不努力不争气。

6月11日，是段松进行周考的第一天，政治科考得十分不好。段母得知实情后十分生气，责怪段松平时不努力，“净想着看足球比赛，没有把全部精力投入学习”。段母接下来开始哭诉并指责他的不争气。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多，段松感到非常心烦，以前压抑许久的不满逐渐涌上心头。过了一会儿，段母停止哭泣去卫生间洗脸，段松无声地推开自己的房门要睡觉，但他突然发现墙角放着一根钢钎，浑身一震，血液涌上脑门，呼吸急促起来，卫生间里传来段母的抽泣和哗哗的流水声，段松毫不犹豫地抓起钢钎走过去。

此时段母正好转身要走进自己的卧室，段松从后面向母亲后脑勺用力砸了下去。段母一声尖叫，疼得双手交叉捂住后脑勺，不容她转过身来，段松居高临下向她正头顶砸下第二棍。段母向前抢了几步，倒在床上，段松跟上去，用钢钎狠命地砸。在他的连续打击下，段母很快失去知觉，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段松突然发现她还有微弱的呼吸，手指偶尔有明显的颤抖。他已逐渐平静的

心重新又被疯狂统治，向母亲头部进行第二轮砸击。直到发现段母已完全不能动弹，连极微弱的呼吸也没有了时，才停下手。这个时候段松无意中碰响了手腕上语音报时的手表，一个冷冷的女声告诉了他这个血淋淋的时刻：二十三点十八分。（段松在交待中对这个细节非常肯定）。

段松在确定母亲再不会醒来之后，销毁了作案现场。把段母的尸体放进了一个大衣柜，在翻箱倒柜中发现了段父所藏的 2000 元现金，收在身边作为潜逃的费用。

十二日上午，段松按时参加了周考的数学科考试。

十二日中午，段松与同学吃饭时拿出一百元大钞付账，在同学好奇之下，谎称是替母亲在银行取的工资。

十二日下午，段松参加了周考的政治科考试。

十三日上午，段松参加了周考的历史科考试。考试结束后，找班主任老师请假，称其父母出差在外，无法出席 15 日晚召开的家长会。

十四、十五日，段松按时到校上课，情绪稳定，没有异常现象（同学语）。邻居证实，段松杀母至潜逃这几天中，每晚都回家过夜，见邻居还打招呼，神色自如，问及其母，则称母亲已往省城就医。

十六日上午，段松上完人生中最后一节课。在家中，接到同学郑某打来的电话，郑某让段松下午将他的一本参考书带到学校，段松说他家有急事下午无法到校，郑某提出到段松家取书。中午一点半左右，郑某如约来到段松家中，“段松神色正常”，“谈笑自如”，“根本不像有事的人”。

十六日下午5点，段松乘上去临阳的公共汽车。晚上7点到达临阳，用“汪铁城”的化名在临阳汽车站地家旅馆住下，直到十八日晚被临阳县警方抓获，连夜押回沙川。

6. 18 恶性杀人案在二十四小时内宣告破获，显示了我市公安机关过硬的素质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了确保我市的社会治安，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尽快实现我市今年内成为“社会治安达标城市”的目标，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领导同志要求公安系统的所有指战员，一定要认真总结在 6. 18 大案中积累的经验，在今后的工作，下大力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十九章

沙川高中每间教室里都有一台 20 英寸的电视，高高地蹲在黑板的一边，好比百姓家的门神。从最后一排望过去，勉强能分辨出红黄蓝三种原色。有幸碰到古装戏和文革戏，大概还能分得出角色的性别；不幸遇上前卫一点的现代爱情故事，演员们个个长发飘飘，男女的鉴别工作就相当困难，只好借助声音。这一批电视似乎都有声音与图像不许得兼的脾气。好在校长主任们明察秋毫，把节目处理成有声无像或是有像无声，一来锻炼听力，二来便于欣赏无声电影，真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近几日天天刮风下雨，雷电交加，如同回到了地球刚形成的时代。岂料竟因祸得福，一番折腾过后，电视们纷纷悔过自新，从新做“机”，居然肯播出声像并茂的节目来。正好市教育电视台放遍了几乎所有港台 1~3 流的武侠剧，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套北京的名师讲座。这今天的名师和古代的名士有诸多相似之处：大多仕途不畅而专攻学术、四处讲学而颇有声望、拉帮结派以互相支援等等。据说其中颇有几位在 8x 年参加过高考命题的老先生，权威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于是决定在某某时段播出。因为节目的确诱人，加上害怕电视长期不开生了锈，校长郑金

铜批示可以开机，那几台被供养得高高在上的电视们终于要显灵了。

沙川高中决定开电视不说是千载难逢也可以说是百年不遇。高三的学生们不愿在卷铺盖滚蛋前放弃这么一次填补空白的机会，纷纷按时赶到学校以待佳期。沐金老早就赶往教室，拿出笔记本做谦虚谨慎状，静候电视显灵。旁边的同学乱成了一锅粥，好像存心看电视的并不多，好比参加鸡尾酒会的绅士太太们没有几个一门心思地品酒，要么是为了谈生意，要么是为了比晚礼服，酒会倒成了形式。林思在兴致勃勃地与别的女孩议论一个香港的长发小生抛弃曾许诺“要照顾一生一世”的女友另觅新欢的消息，而这位新欢不巧正是沐金的梦中情人，不由气得他七窍生烟，暗暗在一旁运气要杀人。记得古书上说“上士以笔杀人”，沐金苦于不知道那位长发小生的地址，无法写信去杀他。

电视里吱扭出一声得意的叫唤，把众人吓了一跳，如同滚汤里浇上一瓢凉水，教室马上安静下来。屏幕上出现了一条窄窄的亮条，慢慢变大，最后霍然跳出来一个硕大的人脸，仿佛是魔术里的大变活人。学生们便知道节目开始了。过了不到二十分钟，昂着的头低下了大半。那位可能参加过开国大典游行的老先生的面部表情呆板得木头都不想看，姑且听声音吧！谁知下一位大概是前些天才移民到首都的湖南乡党，湖南腔和京味交相辉映，非得看口型不可。无奈脖子毕竟不是拿螺丝拧上的，总会发酸，于是不住地点头，仿佛颇有收获。折腾了一阵后，教室里躺倒

了一大片，沐金也忍不住哈欠连连。

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沐金又抬起头，发现演讲的主角业已换人。唱戏的走了听戏的却未曾发现，这演员的水准可想而知；这么差劲的节目居然吸引了这许多人，不能不说“权威”的力量是无穷的。沐金向林思请教道：“上面那根排骨是谁？”林思撇撇嘴道：“省城大学的心理系教授，”顿了顿，又不屑道：“看他那岁数，都能看两次哈雷彗星了，能懂得咱们的心理吗？”沐金由衷地赞成她的看法：从这位研究心理学的老先生来看，心理学着实老了，老到17岁的人的心思需要70岁的人来揣摩。过了一会，沐金方悟出来，中国人习惯对年长的人坦陈心事，而且岁数越大越好；而外国人向忏悔神甫做忏悔，并不去管帘子后边坐的是谁、年纪多大。由此看来，反倒是吃饭都用刀枪剑戟的老外们心诚。

镜头一转，原来排骨身边还坐着一截大肠。黑色的塑料边框眼镜像两个缩小了的遗像像框，美中不足是只围住了两只眼，剩下耳鼻口在外围拼命往里挤，把头挤成了一个不规则的长方体。头发虽少，足够地方支援中央，遮盖有余而美观不足。偏偏电扇不知好歹地送风过来揭丑，一片薄薄的头发手掌般竖起向观众们致意，露出原本捂得严严实实的头皮。大肠显然比排骨的学术水平低而政治地位高，属于领导内行的外行。问问身边的人，果然那排骨是教授，大肠是系党委书记。排骨仿佛看到了观众们的不理不睬，似乎是给大学生做报告轻车熟路，给高中生做则恨铁不是钢，好比狼吃刺猬一般无处下嘴，急了一头汗。然

额头面积太小，汗水又过于充沛，只得向大肠的额头转移。大肠的额头虽也不大，但头顶上幅员辽阔，可以向那里集体迁移。于是二人在电视里把手里的折扇摇得如同日本军舰上的信号旗，别有一种情趣。

梁实秋有名言道：演讲要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不料大肠和排骨都是中国传统的男士，只对长裙子偏爱有加，恨不得用口水生造出一个超长裙子的吉尼斯纪录。沐金联想到白居易《长恨歌》里“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是白老参加某次会议或听演讲时恨其冗长，心有所感遂得此佳句。沐金抱着脑袋撑了半天，渐渐力不从心。窗外时有领导巡视，却不见几个年富力强的主任和准主任。一打听，方才知是学校组织了青年教职工突击队上了河堤。张肃荣和方律行两大名捕不在，学生们嚣张得好比子夜时分的老鼠。从一楼两头文理科的普通班开始，喧闹波浪般覆盖了所有的教室，乱成了德国轰炸机下的敦克尔克。

电视里的两位权威大概察觉到了观众的不屑，羞愧难当，于是一起又回到了那个窄窄的亮条。教室里的人们依然保持着不屑一顾。沐金受不了林思几乎是刻意的恶毒攻击他的梦中情人，忍不住奋起为她辩护。正斗得你死我活，电视里又变出一个人来，这一次，却是个美女。美女的吸引力显然比斗嘴和名师讲座强得多，一下子吸引了很多目光，教室里也静了不少。只见美女主持人开口道：“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注意，下面播放紧急通知，下面播放紧急通知。”

众人都恍然，屏住呼吸听着。

画面一转，切换到市长那张表情复杂的脸上。

“沙川市广大市民们，市防汛指挥部刚刚发出今夏第7号汛情通报。由于沙川河上游地区连降暴雨，造成我市沙川河河段水位急剧上升，已超出警戒水位3米。沙川市区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市区30多万市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现在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宣布以下决定：

1. 沙川河沿岸的居民、厂矿企业职工和其他人员，在当地派出所和单位安排下向市区安全地带进行有组织的转移；

2. 全市的各级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各系统，务必于今日下午4点之前组织由青壮年组成的防汛抗洪突击队到指定地点集合；

3. 今天下午5点，由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带队，组织人员在指定区域进行徒步拉网式巡查，查看险情，务必于今天晚上11点之前结束；

4.

画面陡然一变，市长的脸和声音一起消失。教室里静得好像太平间，每个人都被刚才突如其来的变化所震惊。沐金想起老爸已经在河堤上一天一夜没有回家，看来险情真的是非同小可，不由得忧心忡忡。周围的学生们也都变了脸色，几个家住在沿河地段的同学更是如坐针毡。笼罩教室的气氛，悄无声息地从喧闹变成了恐惧。人人脸上除了惶恐之外，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恨不得立刻飞到河堤看看由淑女变为泼妇后的沙川河。

控制室里两个年轻的教务也看得目瞪口呆，啧啧发出感慨。正琢磨晚上守堤时怎么打发漫漫长夜，门“咣”一声被撞开。二人刚要发威，却见这个人从头到脚都在向外渗着水，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使他显得更加嶙峋。来人螳螂似的举起右手，指着控制台喊道：“你们，你们还不赶快把它关了！”二人这才借着灯光和声音的双重帮助辨认出来人是副校长郭桐方，大吃一惊，屁滚尿流地去关了机器，回来等着挨批评。

郭桐方原本在办公室里也看着电视，后来实在看不下去，心中暗骂教育台这一帮鸟人眼光统统死啦死啦的，又担心学生们趁机捣乱，身边却没了张肃荣、方律行两大名捕的支持，只好御驾亲征。走到一个班的门口，却发觉静得不像是有人在里边，把头贴在窗户上做侠客偷窥状，只是没有窗户纸可舔。看清楚了才知道省城那两个专家业已退位，市长在那里不知讲些什么。仔细一听，方才明白市长对心理学毫无兴趣，原来是在宣布抗洪动员！郭桐方暗暗咬牙恨那两个郑金铜的关系户狗屁不懂，这样的节目也敢转播。扭身冲进雨里，伞也顾不上拿。大雨丝毫不因为他是校长就有所收敛，仍旧噼噼啪啪地下。郭桐方一个没留神，一脚踩在不知哪个缺德鬼扔的西瓜皮上，结结实实地与大地接了一吻，离远处看好似是跃入泳池的海豚。

郭桐方知道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郑金铜的小舅子，一个是他的外甥。打狗还得看主人，只好强按住火气道：“看看你们闯的祸，这要让郑校长知道了，你们还想干不想干！唉……”郭桐方一时词汇库存亮起了红灯，只好停

下来用“唉”这个常用的感叹词来结尾。不料这化腐朽为神奇的一笔好比古代官僚发怒时把茶杯朝地上一摔，却达到了慑人心魄的效果。两个教务初出茅庐，正好作一对不明不白的姘娥。郭桐方从“唉”中尝到了甜头，继续扩大战果：“唔……嗯……唉……，现在开始到放学，你们在校门口把着，除非有我的亲笔签名，任何学生都不许出去！”二人唯唯诺诺地逃走，如同领到了中世纪教皇发放的赎罪券。

教室里的气氛却远没有控制室那样肃杀，百分之八十的人在滔滔不绝，百分之十五的人在附和，百分之四点九的人在倾听，只有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人无动于衷。罗艳便是这最后一类人。她眼前摊着一本最新一期的《青年文摘》，有滋有味地自得其乐。林思和沐金又为了那位“新欢”斗了半天，后来都觉得过于自作多情，便偃旗息鼓养精蓄锐。门开处两个刚刚说要回家看看的男生垂头丧气地又折回来，说是门口多了两条恶犬疯了一般见谁咬谁，门口聚了一大堆的人都回不去，恐怕只有洪七公马上传授打狗棒法才能突出重围。后边倒是有几个风雨兼程睡觉的，醒来后可以问问他们梦中有没有得到真传。

罗艳似乎对一连串的事情毫不关心，甚至窗外的大雨也不能扰乱她的心思。周围的人好像把她排除在外，很少与她答腔，她自己仿佛并不在意。林思喝了口水，这才发现身边还有罗艳这么一个从容不迫的高人，有心开口聊上几句，又想起以前她不冷不热的态度，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罗艳的脸上露出自在的微笑，表示她自己很满

意这种无人打搅的时光。那几个忧心忡忡的同学在一旁焦急地议论着什么，带动着很多人莫名其妙地烦躁起来。不知谁叫道：“看！六班的人都出去了！”

沐金应声望去，果见好几个人冲向校门口，好比去炸鬼子的碉堡。此时的雨像便秘的病人，时不时拉出一些，每次又都留下一点。地上坑坑洼洼蓄了不少水，明晃晃如同打碎的一块块玻璃。校门那里围了许多人，两个教务顽固得好比老玉米般难啃。教室里的众人逐渐疲惫，放纵久了自然会感到倦乏。几个人夸张地打着哈欠，把瞌睡传染给大家。蓦地一串炸雷跟在闪电屁股后边响起来，惊起教室里一片雌性噪音的共鸣。五班的女生们美丽系数不高，与沙川高中女生的整体水平一样不受人重视。时髦的人士作出了“红颜自古多薄命，沙高女生万万岁”的评语，五班的大多数女孩接近于难看的最底层，自然更无法简单地用“丑”来评价。沐金惊诧于这么柔柔的惊呼居然是身边女孩们发出的，脸上有些不可思议的微笑。

校门口的两个教务被折磨得叫苦连天，又不敢轻易撤退，就是放了学也得等通知好去河堤上卖命，索性随遇而安。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听见铃声比听见女朋友的呼唤还要觉得温暖。沐金和几个男生撑着伞等公车，旁边几个同班的女孩凑过来笑着撒娇要他们陪着去河堤看看，沐金认定不是自己耳朵有毛病就是那几个女孩脑子出问题。打打闹闹之间，人越来越多。后来班长周达道：“咱们一块去看看吧！全凭自愿，决不勉强。”此言一出女生们恨不能把周达抬起来，男生们恨不得把他踩在脚下。可见女孩们

一大法宝便是这撒娇，一哭二闹三撒娇，不愧是现代女孩的三大利器。沐金看着林思的得意样，恨得牙根直发痒。女孩们都愿意去，加上此时风雨停了下来，谁都不想留下个“胆小鬼”的名声，于是纷纷同意出发。集合了一批机动三轮车，正好一男一女搭配。真所谓“男女搭配，和和美美，你笑我闹，各自有鬼”，不一会来到堤上。

堤上的人聚集了不少，水已经与堤面持平，一鼓一鼓的河水像有人引导一样不断向堤上侵袭。女孩们真到了河堤一个个原形毕露，谁都不愿意去踩那泥泞的堤岸。男生们兴致却大增，吵着要上去玩。河水似乎觉察到一群女孩的到来，折腾得更加卖力。一团水流不及，后边又一团水叫着扑过来，抱着前面的那团；而后来的水不由分说继续往前扑，平坦的水面激起无数的漩涡，平行着向前推进。再往后，不再是一团团，而是一排排、一片片的水呼啸而来，让人联想起《三国演义》里常有的“忽见尘埃起处，早有一彪人马杀到”。叫嚷了半天，没有一个人愿意上去。年轻人的兴致，好比水中的浮萍聚起来容易，分手也不难。于是一个人给自己找台阶道：“这水，咳，我见的多了，就那么回事！”仿佛全被那水听到，发起威风叫来了七姑八大姨所有家眷一起使劲，越来越多的水漫过了河堤，得意洋洋地看着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

沐金有些后悔，只盼某一个女孩赶快提议撤退。而那些女孩子的勇敢程度和爱面子程度与她们的容貌成反比，没有一个这么建议。正在举棋不定之时，堤面上跑过来一个泥盔泥甲的人，嘴里大叫道：“谁叫你们来的？简直是

胡闹！你们知道有多危险吗？快回家去！”听了声音，众人才知道是高华明，忍住笑无人回答。老高急得眼睛都要蹦出来了，他用手指指身后的水，话都不连贯了：“你们，你们看看！看看这水！从一九七五年到现在从来没有过！你们还不知道，危险！不是玩的！”

高华明焦急之中还夹杂着火气。沙川高中分的百十米的地段，泡的时间太久成了忽忽颤颤的松糕随时都有决口的可能。全校的青壮年男教工来了大半，就是不见带队的郑金铜的影子。张肃荣和方律行控制不了局面，只好被动地每人分上3、4米的地方各自为战。仅有的一个手机进了水，等于一块废铁。同后方联系不上，家里的十几号人没接到通知上不来，这边又不敢抽人去通知，眼瞅着大堤成了累卵干急没有办法。

老高定了定神，眼前一亮道：“你们现在赶快回学校，叫人去！快让郭校长领着剩下的人全过来！就说晚一点就开口子了！”学生们这才意识到责任重大，顾不上笑，转身骑上车子往学校里赶。岂料早有一阵大雨等着他们，把我军在解放战争时围城打援的战略战术学到了家。沐金他们一头扎进雨肚子里再也抬不起头来。雨越下越大，最后接近于疯狂，在天与地之间扯起了一片漫无边际的大网，把远近的一切统统遮住。风好比是野性的顽童，从天上抓下来大把大把的雨水，狠狠地朝着这群不知好歹的人身上砸过去。雨水直挺挺的好比一根根硕大的筷子，企图把人夹起来丢在一旁。雨点又大又沉，打在身上就像钉在身上一般生生地疼。

仿佛过了几个世纪，沐金迷迷糊糊发现到了学校，门口站着的，正是副校长郭桐方！沐金激动得好比找到了党组织的地下工作者，扔下车子跑过去。郭桐方认识他的尖子生，忙迎上前。沐金结结巴巴地把高华明的话说了一遍，郭桐方听得两腿发软，顾不了许多，领着剩下的十几个人没命地冲向河堤。沐金看见好几天不见的杜存古竟默默地跟在队伍后边，大吃一惊，拉住他道：“不要命了？那边河水都，都……”沐金急得思维中断，死死抓住他。杜存古的脸在风雨之中变得很模糊，只听见他幽幽的声音道：“我知道，我决定去了，谁也拦不了我。”言罢挣脱沐金的手，尾随着教工的队伍赶往河堤。所有的人站在校门口，似乎在等着有人喊一声：“我们也去！”然而却始终没有人这么做。

郭桐方领的十几个人上来，全傻了眼：河堤上的水已经深到了脚踝，并且一直在涨，好比一双从地狱伸出来的手一点一点地把人往下拉，高华明他们正没命地加高河堤。走在河堤上如同踩在棉花堆里，根本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脚步。远处天上的雨和地上的水连成了由上到下的一片，铺天盖地而来的除了水，还是水！天地之间已经成为水的世界，人们好比在浑然一体的雨水和河水的混合物中苟延残喘。模模糊糊之中，只能看清附近几步远的距离，稍不留神，就有掉进水中的危险。郭桐方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心想完了，这能守得住么？

杜存古扛起一包土，加速冲上河堤，刚才放的一包土已经找不到了，只得随便一放。还没等他转身，只觉得脚

下猛的一空，身子再也当不了家，被一堵墙似的洪水平着推出一丈来远。杜存古拼命就势抱住一棵树，再回头看河堤，从中间赫然有一个十几米的大口子，滚滚的河水一泻如注。堤上的人有的穿着救生衣，有的没有，都在水中沉沉浮浮打着旋。杜存古什么都记不起来，只知道死死地抱着颤抖的树。水流越来越高，越来越急，掀起了几尺高的浪头，好比一张粗糙的手掌，野蛮地把决口扒得更大。杜存古感到身边这棵树急剧地摇晃，好像下面有一头健硕的黑熊在不停地摇着。他惊恐地四下张望，却只看见白茫茫的一片。杜存古绝望地叫喊起来，那声音如同陷入狼群中的牛在吼。蓦的，有人游到他身后，杜存古一把抓住那人，却是高华明。老高的头发贴在额头上，沾着不少的泥巴和树叶，仿佛特种部队的迷彩伪装。他边呛着水边道：“你，穿上我这个！”不由分说把橘黄色的救生衣脱给杜存古。杜存古紧张得手脚僵硬，好不容易穿上。老高喘着气道：“唉，这倒霉的水，把老子的烟都冲坏了，”看了看杜存古，又笑道：“小伙子，害怕了吧？别怕，一九七五年的水比这……哎哟！”一个浪头打来，树摇得更加厉害。于是老高放弃了愉快的回忆，抓紧时间喘了最后一口气道：“你，你，千万不要松手。等着人来，千万……”又是一阵排山倒海的巨浪打来，老高借势朝另外一棵树漂去，临走还对杜存古点点头，脸上居然有了笑意。他的烟真的冲坏了吗？杜存古哆哆嗦嗦地想，坏了咋办，高老师没烟哪行？

决口里的水还在肆虐，但势头已经明显地变小。杜存

古感到树下那头黑熊大概也疲倦了，慢慢平静下来。他试探着松了松手，刚一松开身子就箭头般的下沉，只好再一次紧紧抱住树。雨下得小了一些，眼睛也慢慢适应了周围的光线。他睁大了眼睛四下寻找老高，附近却没有他的身影。一个可怕的念头幽灵一样浮现，是不是……不会的，杜存古拼命让自己相信高老师的水性，一九七五年的水都过来了，还怕这个？……

又不知过了多久，杜存古突然感到极度的疲乏和饥饿，仿佛浑身上下都被掏空了。夜幕不知在什么时候降临，阴森的水面上只有冒出水面的树冠，好比鸡蛋汤上漂浮的几片菜叶。杜存古觉得眼皮沉重得足以压塌这棵饱受打击的树，又不敢睡着，只好痛苦地硬撑着。天上没有月亮，但不知从哪里射出来一片又一片惨淡的光，如同半明半灭的鬼火。这鬼火游来游去，把水面涂满了森然的色彩。杜存古胆怯地大声喊道：“附近有人吗？还有人活着吗？高老师！你在哪？快说话呀高老师！”一直喊到嗓子火辣辣的疼，才停下来。忍不住试着喝了一口水，又咸又腥又臭，喝到嘴里好比喝了汽油，碰上一点火星就能点着。

上游漂过来什么东西，搅乱了森然的光影组合。杜存古屏住呼吸看去，竟是一个抱着一块木板的小女孩！苍白的脸色和水面浑然一片分不清楚。杜存古拼命地挥手叫道：“小妹妹！小妹妹！到这里来！”同时用力拍打着水面。这沙哑的声音和巨大的水响在死静的夜里飘出很远。那吓傻了的小女孩手脚并用地划着水，半天才靠近他。杜

存古见她不过十二、三岁的年纪，浑身的衣服被水冲得只剩下一条短裙，周身的皮肤被水泡得泛白，两只眼睛惊恐地圆睁着，好像刚从希特勒的集中营逃出来。

杜存古问道：“小妹妹，怎么掉下来的？”小女孩哆嗦了一阵方才答道：“和另外几个一般大的一起玩，忽然水下来了，就冲走了。”杜存古见她冻得嘴唇发紫，浑身不断地颤抖着，他想也没想，脱下救生衣给小女孩穿上。过了一会，小女孩天真地问：“你，是解放军叔叔吗？”杜存古笑了笑道：“不是，我还是学生呢。”小女孩又胆怯道：“哥哥，我，饿……”杜存古也饿得头晕眼花，心想这辈子还要受这种罪，怪不得武松在公堂上叫道“饭也吃得，路也走得”、“一百杀威棒如数打来”。自己在这鬼地方饭也吃不得，路也走不得，还要受这不止一百的杀威棒，真是要了小命。

天色渐渐黑透，明昧的鬼火也逐渐消亡，留给杜存古和小女孩无尽的空虚。那种空荡荡的感觉好比明眼的人忽然失去了视力时的绝望，对未来渺茫的幻想。杜存古想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还有那么多人同在海面上漂泊，至少可以聊作同病相怜；而眼下这一切仿佛是到了《未来水世界》，问茫茫大水，还有人否？忽然天空远处一道闪电好比僵死的蜈蚣，带来了一连串的炸雷，好像就在前边几米的地方炸响。小女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那哭声尖而利，匕首一般扎着杜存古的心。可能又要下雨了，杜存古觉得一生的力气都在这一晚用尽，现在一点“余勇”也“贾”不出去了。

身下的大树痛苦地剧烈摇晃地起来。杜存古知道树倒是迟早的事，对小女孩道：“你，穿好救生衣，抱着木板，一会树倒的时候，你要拼命蹬水，直到浮出水面，明白吗？”小女孩的泪水把脸上的泥土冲成了几个长方块，嘴唇开合着说不出话来。猛地，树朝一边沉重地倒下去，杜存古感觉整个世界都开始向一边倾倒，如同回到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时代。天穹朝着水面跌下来，落入水时一定有更大的声响。杜存古沉入水中，四周浑浑噩噩的一片黄色与黑色的混合物，小女孩死死地抱着自己，像抱着全部的希望。杜存古想大喊：“你松手就浮得起来了！救生衣浮不起我们两个人！”刚一张嘴，大块大块的泥巴和不知名的东西就涌了进来。杜存古什么都顾不得，拼命地挣脱她的双手，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她往上一推，同时自己跌入万丈深渊一般迅速地沉下去。杜存古突然觉得全身翻江倒海似的喘不过来气，他疯狂地摇着脖子，挤出最后的力气叫着：“小玲……”

那犹如朝雾般带着尾音的心底的叫喊，是杜存古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声音。

并非尾声

七月五日 杜存古、高华明的尸体被找到。

七月六日 沙川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理站实地考察后，宣布沙川高中新建的科技楼为不合格建筑工程。同日，沙川市教育委员会宣布取消该楼作为今年高考考场的资格，并同时公布了应急措施。

七月七日～九日 沙川市市区一千余名考生顺利参加高考，全部考试于九日下午圆满结束。

七月十二日 沙川市人民检察院正式逮捕郑金铜。

七月二十四日 高考成绩公布，沙川高中爆了大冷门：考生李明华名列全市第三名，全校第一名。以社会青年名义报考的井小彦名列全市第五，全校第三名。

八月五日 第一批录取工作结束，李明华被北大录取，井小彦被中央财经金融大学录取。沐金、罗艳各被一重点大学录取，林思被一南方大学录取。

八月十日 郑金铜被市检察院以六项罪名提起公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即日开庭公开审理。

八月二十九日 原沙川高中副校长郭桐方就任代校长，周洋任教务处副主任。

九月一日 沙川高中举行开学仪式，隆重纪念因抗洪

抢险英勇牺牲的教师高华明与学生杜存古。

十月六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郑金铜一案，旁听者之多创历史纪录。同日，市报以整版篇幅刊发题目为《全民行动起来 警惕教育腐败》的评论员文章。

十月二日 沙川建行常务副行长井洪民放贷时因接受郑金铜的回扣被市检察院逮捕。三天后提起公诉。

十月九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判处郑金铜有期徒刑20年，被告声称准备上诉。

十月十五日 罗艳在学校接到父母的一封信，告诉女儿他们已在半年以前正式离婚。

次年二月十五日 久别沙川的舒怡携夫回故乡看望因用公款在澳门狂赌而服刑的父亲，成为当地一大新闻。

次年三月二十日，沙川高考舞弊案被新闻媒体披露，有关责任人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的严肃处理。李明华、井小彦等人被所在大学开除，并勒令五年内不许重新报考。

后 记

2000年这个郁热的暑假，我是在愉悦的创作快感中度过的。所谓的校园小说家和青春小说家的批量生产达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在这个时候给他们泼泼冷水、对他们说：“放手吧，这里有一本小说，十年后才可能有人超过它。”的确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我说的并非是“大话”或者是“狂话”。被推崇的“中学生作家”的作品，无论是风格，或是语言，或是思维方式，都摆脱不了中学生习作的窠臼。从最早的《花季雨季》开始，中学校园生活成了中学生小说描写的惟一题材，中学生也成了中学生小说的惟一写作者。那些“家”们手中有一张王牌——最贴近生活，从而在无形之中确立了一个思维定式，“只有我们才能写，只有我们才能写好”。与其听他们胡扯，不如让我们仔细看一下，他们究竟给我们写了些什么样的中学生活：

首先，必须得有一个足够漂亮又足够孤傲的女生，最好还被一个要么成绩很好要么成绩很差的男生公开的追

求；同时，还得被一个很特别的男生默默地喜欢。注意，这“特别”涵义甚多，可以是家境贫寒，也可以是学习邪门地好或不好——总之肯定是这女孩的心中的王子；然而误会重重直到毕业还是相互猜疑。

其次，与“首先”相对，还有一个同样优秀但家境极为不好的女孩，一般家里总有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亲人。与“首先”不是好友就是仇敌，而且注定要和她卷入三角恋爱之中。

第三，有一个与现行教育制度不共戴天的英雄好汉，经常与老师作对，成绩自然差劲到极点。最重要的是敢爱敢恨，虽屡屡闯祸，但爹妈有权有势，总能够摆平。一般是暗恋“首先”，最后良心发现感悟到强扭的瓜不甜，放弃了事。

第四，有一个相当相当理想化的老师，却备受学校的排斥和打击；有一个刘文彩式的恶霸老师（大多是教数学或者是教导主任）大权在握，与之交相辉映。这两个人物天生是为了对比，前者的好处必然是后者的缺点。

第五，有一个经常生病学习又不好家境又困难的女孩，这还不够狠心，偏偏要安排她与另外一个条件好得多的女孩争夺同一个对象——“第四”里的那位好老师。

第六，牵涉到家长，不是已经离婚就是在闹离婚，如果是儿子就破罐子破摔，如果是女儿就整天的哭哭啼啼。中间少不了自杀、老师上门家访之类的套路。

根据这六条，足以宣判以往的此类小说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类小说，可以算

是琼瑶小说的变种或者说是琼瑶小说的“幼儿版”，情节设置和故事结局都有师承关系的明显印记。大概琼瑶的小说过于古老，便有聪明人生造出这许多低幼儿智商水平的小说来，满足广大中学生的生理发育需求和企图偷窥中学生的成年人的欲望。套用李敖一句名言，可以概括是“意淫读者，手淫琼瑶”。

这类小说读来，给人的感觉是中学校园是多情种子生根发芽的温室，是不轨爱情的发祥地，是少年反叛者与陈腐教条的角斗场，是少男少女争风吃醋的大舞台。实质性的东西呢？回答是一点都没有。不被全社会认可的中学生早恋，被别有用心地美化了；学生与考试、与学校、与家长的矛盾冲突，被肤浅地固定在一个毫不解决问题的层面，仿佛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些不关痛痒，于事无补的垃圾文字。这类的作品起到的作用，只会是让我们的中学生觉得“恋爱有理，恋爱好得很”，浮浮躁躁地与学校和社会争斗上一番，然后带着双重的伤痕将那些精神鸦片永远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它们早就应该去的地方。

然而现在的中学生作家们聪明了许多，迎合社会前卫的“无性别游戏”的观念，笔下常常是一男儿女或是几男一女的快乐生活、互相帮助，通篇充满暗示和提醒然而屡屡点到为止，比以前的赤裸裸更加用心险恶。还有一批则用大把大把的幽默和机智充斥在空洞无物的琐碎生活里，自以为独创一派，也不过昙花一现。但这好比涂了一身沐浴露的丑八怪，终究不能拿喷香当衣服。冲去之后还是老样子，甚至那反差会让人更加讨厌。

那么，我的小说算什么路数呢？它并不算是完完全全的“校园小说”，但仅凭它里面的“校园”部分，就足以宣告以往所有同类小说的失败。我不想只塑造几个学生，因为我发现造成一切学校内矛盾、冲突、明争暗斗的，不是他们，或者说不仅仅是他们。社会，老师，家长的黑暗与腐败，由来已久的陋习导致的人性的扭曲和变异，种种丑恶现象对学生的耳濡目染带来的危险，都不能用简简单单的上学、在校、放学、在家的套路来写。我要的不是清汤挂面，我要的是麻辣火锅。

小说是用来刺激世人该去做什么、而且是心悦诚服去做什么的。我看到过的最好的两部中学生小说——《我爱阳光》和《三重门》，统统达不到这一点。前者仅仅是把两女一男若有若无的感情纠葛用十七岁早熟女孩的笔力朦朦胧胧地写出来，后者则是彻头彻尾地用幽默和机锋刻画一个混混的生活——俗套的恋爱、无聊的好胜，恐怕该书的成名因素里作者特殊的经历占去的分量远远大于书的分量。

由于我由衷的“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慨和技痒，是我以大二的“高龄”来凑这个热闹。我要写中学生，但又不仅仅是写他们，我要把导致他们沿着这样一条谁都满肚子牢骚谁又都不得不遵循的路走到天黑的所有原因——表面的，内在的，以前写过的，以前没有写过的，“家”们想到的，“家”们想不到的，“家”们敢写的，“家”们不敢写的——统统写出来，即使流上个把眼泪和鲜血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我的目的。

同样内涵的目的，将近 400 年前的塞万提斯也有过，他的目的达到了——《唐吉诃德》一出，骑士小说从此销声匿迹。

我的这本小说出版之后，十年之内不会再有同题材的佳作问世，因为我的作品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境界上都穷尽了他们十年之内的发展。

西班牙骑士文学盛极一时，塞万提斯一部《唐吉诃德》结束了一个时代。

我不敢自比塞万提斯，我只有胆量说：自《花季雨季》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校园小说或曰青春小说时代，而这个时代将在我的小说面前老实上至少十年。

南飞雁

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七日

寻觅诗意的教育

陈继会

几年前，已经在读小学的儿子曾说过的一句话，使我感慨，至今难忘。一次，正在看少儿节目的他突然说：“人要是一直不长大，住在幼儿园多好！”我理解他的意思，因为那时他已经被不轻的书包压得歪歪斜斜。事情正像人们知道的那样，从小学到中学，书包越背越大，负担越来越重。清晨，在天色未明中离家；傍晚，在暮色中返回。其疲惫与沮丧，让人不忍多看。如今他正读高三，老师说现在才真正到了“拼命的时刻”。“拼命”意味着什么，还用多说么？于是，本来应当是充满着诗意和情趣的校园生活，却变得沉闷枯燥，让学生感到压抑无助。本来应当是弥漫着尊重、感念与爱意、亲情的师生关系，许多时候反到变得非常隔膜、紧张，有时甚至是近于怨恨！每每至此，我和他母亲都深感震惊、悲伤和忧心。

作为一位家长和教师，长时间来，我一直试图在以一

种双重的身份去体验和思考这一问题。于是我极力回想我的中、小学时代的学习生活，搜寻这一生活留给我的印象。印象是复杂的。当年老师提醒“考试临近，务请加油！”的声音虽然依然犹在耳际，仍然让人感到压力和紧张，但是，许多比较美好的印象仍难以忘怀第一次挎上书包走向学校，其印象之难忘可以说是终身的。新鲜的校园，神秘的老师，崭新的书本，陌生的同学，一个新的世界，一种新的生活，激动而又兴奋。此后漫长的学校生活中，静荡澄明美好的记忆：有趣的物理化学试验，紧张而又兴奋的作文讲评，春游平野，秋登高山。还有每天清晨的上学，都那么的趣味无穷。那时的乡村，因为穷困而不可能有什么定时的闹钟，许多时候常常因为搞不准时间而在凌晨四五点钟起床。一个最早起床的小朋友，可以吆喝起全村的小学生，或是皎洁的月光下，或是昏黑的天色中，十几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走向学校。学校的大门照例紧闭，早来的学生也不在意，只管自个儿在那玩呵乐呵，直等到学校的大门到时打开。一次，两次，有时甚至是故意起早，乐此不疲……今天，以一个即将进入“知天命”之年的人的眼光去看，的确太“小儿科”了。然而，这却是真实的记忆，而且感觉是那么美好。明显的，能够被记忆留存的，全都是那些富于情趣和意义，合于儿童天性的事物，是隐含在这些事物之中的诗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教育即是发现诗意和发展诗意的事业。国外倡导“快乐教育”，关注的也是教育如何以合于儿童天性的方式，最大限度发现和发展儿童感知世界、创造世界的能

力，最终实现教育的目的。

荣格曾对文化作过颇为精当的阐释，他说，所谓文化，即是人格的建构。而这也正是教育的本质和意义所在——即以科学的教育方式，达向健全的人格建构。许多年来，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远离它的本源。教育的多项意义，最终只剩下“升学”这一单项意指。我们曾把这种教育称为“知识教育”，以区别于“素质教育”。认真说来，是不能称之为“知识”教育的，因为我们舍弃了那么多应该教育传授的知识！孔子倡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识字）、数（计算）“六艺”教育，关注受教者的全面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连古人都不如。如果用于衡量所谓教育质量高低的“升学比例”“竞赛指标”一类的东西，甚至仅仅成为个人晋级升职、沽名钓誉的工具，那就简直走入了魔道，彻底背离了教育的本意。

教育现状堪忧已成为全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冰蓝世界》是南飞雁个人的忧思备忘录。他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和较之于高中时代更为理性的视野，去审视、回顾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透过小说所展示给我们的丰富而又独异的中学生活，我们看到了南飞雁和他的同龄人以及他们的老师们的憧憬、追求、困惑、迷茫、读来给人以沉甸甸的感觉。忧患之意力透纸背，呼唤之情溢满卷册。

南飞雁在他作品的后记中，曾对近几年来有关中学生活题材的文学作品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此前的作品过于清淡、单薄，用他的话说叫“清汤挂面”。他追

求的是“麻辣火锅”。他甚至“夸口”说，他的作品要结束“校园小说”和“青春小说”时代，而且十年之内无人可以超越其作。十年还早，尚难论说。但已有的创作却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冰蓝世界》对于此前同类作品的超越是明显可见的。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广度、深度和针砭时弊的尖锐程度上，《冰蓝世界》都已走得很远。作者目光所及，达向校园以外的社会生活。这是这部作品的特色所在。也因此，我同时感到了作品过于成人化的眼光，较多的对于教育的外部问题的关注和表现，多少影响了小说对于鲜活的只能属于学生的那部分生活的关注。怎样在“校园—青春”与“学校—社会”两个向度上同时保持必要的张力和适度的关注，是这类作品创作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新时期，文学的变革和发展，使得我们有了多样的小说观念和评价尺度，但在我看来，语言始终是恒久的和重要的尺度。《冰蓝世界》在语言上所呈现出的鲜明个性是我所特别看重的。通篇文字显示着作者的智性。智慧，幽默，妙喻，反讽，酣畅淋漓，波俏诡谲，几近老辣。作者的父亲告诉我，南飞雁特别喜欢钱钟书，一部《围城》放在手边，几乎读破。可以看出，在语言上《冰蓝世界》明显受到《围城》的影响，并且颇得其妙。对于一位新进的作者，努力至此，已属不易。《冰蓝世界》的写作，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南飞雁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和超越。

2000暑假对于南飞雁来说，肯定会终身难忘。暑热中坐在电脑前面，一行行文字在清脆的击键声中，汨汨从

指间流出，兴奋而又愉快，那感觉美妙得无法言说。我希望南飞雁能够永远保持这种感觉和状态，一直走下去，而且切记不可骄傲。因为文学是一场马拉松赛，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一切才刚刚开始。作为老师，我愿真诚地祝福和嘱托于他。

是为序。

2000 年 11 月于郑州大学西区

（陈继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教授，郑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院长，著名文学评论家。）